

蔣著超先生輯

民權素粹編

沈恩孚

民權素粹編第三卷目次

第四集

小說類都八種 本卷載甲乙丙丁四種

甲種記事 共五通

一飯難

嫠婦血

浣雲日記

三雲碑

花開花落

乙種社會 共五通

乞兒之新年

蘆花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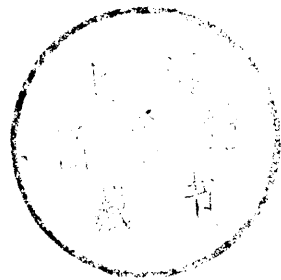
一家哭

湘中巫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2 2713B



冥	箬	昂	海	雙	枕	冥	鐵	君
飛	超	孫	鳴	熱	亞	飛	冷	木

280009

第三卷 第四集 小說類 目次

貓頭鷹

丙種言情 共十五通

汝爲誰

似儂

妒花風

蕭郎謠

碧兒

瓊華第二

真正之愛情

曹碧碧

空山人語

屈小柳

溪山春雨

慘別離

海漚

花奴

同上

霽鶚

花奴

天醉

韻琴

冥飛

同上

同上

枕亞

南村

同上

流雲斷月

燕市斷雲

文字因緣

丁種歷史 共四通

清宮慘史

愛國鴛鴦記

金陵半月記

刺馬記

海 憲 瀕

箸 民 瀕

超 民 瀕

海 瀕

同 上 瀕

甦 庵 瀕

悟 痴 瀕

痴 瀕

民權素粹編第三卷

第四集一

小說類都八種

本卷載甲乙丙丁四種

甲種記事 共五篇

一飯難

君木 原第八集

天凝地凍斜陽半死老烏尾畢逋伏木末噤不得發吻小烏銜枯魚口以哺麀寒啼嗚嗚其聲淒斷道周冰沙沙一老叟龍鍾踏冰行破衣決踵脚瑟縮且凍脚凍猶可腹空奈何

無何抵一家門牆墜粉皎若雪銅鋪半掩老叟側身入既入不升堂不由房足趨起徑向竈屋趨竈門火殷然竈觚飯香翳然竈右椽柱間火餒魚臘林林然竈後複室中有少婦衣重裘袖手擁爐坐口蚩蚩猶呼冷回面見叟面面立沈

嘻汝又來汝奈何又來來此無益汝汝不如早去休

叟拄杖偃僂立兜其頷簌簌顫瞪目注少婦欲語氣先咽

唉我亦知無益顧天寒腹中空不凍死亦餓死匪汝求將求誰

少婦色若動以目。目廚娘亭亭入房。去廚娘盛飯。訖揚手招叟前來。姑與汝一盤飯。汝其急急食。急急去。緩則主人歸。汝必無幸。

叟得飯。有喜色。目睚冉冉動。先出十僵指捧飯盤。慰手令柔。然後以左手擎飯盤。執箸右手。霍霍爬入口。齒禿。勿能嚼。則盤旋其舌。咀以嚙嚙時聲。滯滯若與飢腸雷鳴聲相應。和。

飯方半。窗前履棗棗。一裘服少年自外入。見叟。面而立沈。

咄。汝又來。誰遣汝在此飯。此地豈有汝坐位。速去。毋淹留。

叟不語。俯首盤中。振其箸不少停。若深惜。此半盤飯。將不得爲己腹中物。猶冀多食一口。得多延一刻。飽者張頤鼓吻。乃不暇答少年語。

少年躁。遽入。逼近叟前。怒目直視叟。勢齷齷若欲奪叟盤。叟有懼色。但力把其盤勿失。口中猶滯汨作聲。亦以目睨少年面。

唉。汝母然。我今日盡此飯。後必不復來。汝怒目向我。又胡爲者。

噴。我怒目汝。汝便奈何。我有飯寧饑狗。決不許汝舌舐我盤。決不許汝口銜我箸。汝便奈何。汝便奈何。

少年語罷。即紵叟臂。奪叟盤若箸。折箸成四段。覆餘飯地上。蹙口呼狗食之。盡。狗得食。揚尾大嘯。目閃閃視叟。面色若死灰。泪癸然緣頰下。噉食喉底。欲吐不得吐。惟伏身椅之背。以手摩其腹。少年戟指指叟額。咆哮作狗聲。

申申嘗。

誰耐煩看汝死模樣。速去速去。

立。益。叟。腕。掖。叟。走。叟。憤。懣。相。掌。距。過。檐。下。遽。騰。一。臂。挾。檐。柱。跄。跄。勿。前。少。年。怒。擊。其。臂。擗。之。臂。瘠。如。枯。柴。被。擗。格。格。作。響。叟。負。痛。釋。柱。以。膝。若。蹠。委。地。蜷。局。而。行。叟。似。鼠。少。年。似。貓。叟。似。羊。少。年。似。屠。者。叟。似。死。麕。少。年。以。猛。虎。牽。出。門。力。摔。叟。胡。投。之。地。叟。仆。於。地。少。年。猶。悻。悻。意。似。欲。踐。蹂。之。以。洩。忿。者。忽。見。一。小。兒。蹣。跚。出。牽。少。年。衣。呼。阿。父。少。年。眉。立。展。手。撫。小。兒。頂。攪。而。抱。之。懷。闔。戶。竟。入。

識者曰。少年是子。老年是父。又曰。少年是秀才。

木居士曰。此吾慈谿事。篇中所摹寫。皆實狀。無虛構者。慈谿以孝鄉稱。不幸學界中。產此梟獍。吾草茲篇。吾心滋痛。

蔡婦血

鐵冷 原第二集

籬。豆。搖。風。秋。蟲。吟。露。有。室。焉。柴。扉。半。掩。蠟。炬。無。光。忽。聞。嗚。咽。聲。呻。吟。聲。自。室。中。出。隨。風。上。下。隱。隱。與。寒。蛩。相。對。泣。如。怨。如。訴。若。斷。若。續。一。似。氣。竭。身。顫。不。勝。慘。痛。也。者。噫。斯。室。也。誰。氏。之。居。耶。

茅。屋。一。椽。僻。處。城。隅。而。荒。郊。負。幽。溪。倚。松。柏。以。爲。友。擁。秋。葵。以。爲。城。禪。寺。無。其。靜。也。當。此。干。戈。擾。攘。之。秋。人。靜。更。深。之。候。誰。復。來。此。絕。境。訪。其。廬。舍。問。其。起。居。况。屋。主。人。蔡。婦。也。琴。悲。別。鶴。鏡。痛。分。鸞。操。矢。柏。舟。素。垂。清。譽。且。也。墨。

突不黔久呼庚癸更有狂暴之徒犯此清夜耶。

未幾弓月西沉寺鐘敲罷路芳草掩淅瀝有聲一人破扉出短衣窄袖軀幹魁梧趾高揚氣意頗自得望而知爲壯男也然可疑者椎髻高聳雲鬢陸離似淮北逃荒之難婦追足音漸近睨而視之面目黎黑衣衫藍縷似青非青不綠而綠蓋垢膩雲集不經浣濯者殆三年於茲矣又酷似鹽阜間農家之懶婦然決非英武之健兒也然則威風凜凜烏靴橐囊又胡爲也哉正疑慮間隔溪鄰舍危牆之下古樹之陰有二人出舉手相招曰來何暮來何暮某疾趨直前握二人手作雀躍歡曰空谷佳人音如金玉笨漢亦想親其懿範耶二人笑曰色雖可餐爾已染指毋再喋喋使我涎流也某猶殷殷推測曰柔荑其手凝脂其膚非絕世豔姬耶何爲居此陋室獨身無偶也耶二人不耐久聽狂曳其臂反奔曰速導余往此區區者何足深究以余視之必大家閨秀匿居於此者無疑其一人又曰余等豔福曾不淺哉於是三人踉蹌而前行近嫠婦居二人爭先恐後執不稍讓厲色惡聲互相衝突勢將以武力解決者經某力勸始已。

某甲挺身入見室中幽暗閔焉無人大聲呼嘯摸索半晌不聞聲息異之反身急呼同伴曰出火柴與余燃其積薪焚其廬舍可也乙旋入點燈共燭之始知嫠婦匿榻下瑟縮作響力曳之出則見顛折頰涕唾流沫腐氣逼人不可嚮邇而玄髮童童早缺其半手足拘攣瘡痕徧體固一殘疾人也甲乙熟視良久嫠婦啾唔乞憐話不成聲二人惡其惡臭掩鼻飛奔而出詈某曰瞎眼兒妍媸不辨幾何不誤我好事情耶悻悻而去。

某追曳之間共故。甲乙不答。某問益急。二人戲語之曰。空谷佳人。體美容冶。西施再世。誠非過譽。特瓠犀顯露。蕪池洞關。與余等臭味。差池不堪。消受此幸福耳。某聆其言。始知黑暗中誤。以嫫姆爲南威。佯笑不絕。隨携手偕行。改道他適。不知所往。

有頃。胡笳長鳴。吳榜雷動。不逞之徒。咸陸續登舟。向綠楊城郭進行。閱者知擾此。嫫婦者何人。即辦大帥部下。素有紀律之兵士也。繞豚尾。若雲鬢。被藍衣。若囚徒。皂靴與花鞋並着。烏髮與黑面齊光。官兵歎盜賊也。閱者又知嫫婦何人。安宜城東王氏婦也。氏故夫課蒙爲業。不安於職。因與皂吏伍恃刀筆爲生。涯據雙海。爲菟裘。晚年病殘。疾死。氏遂染焉。然束身自愛。羞謀故舊。面因收括囊金。避五都之市。來沉寂之鄉。自以爲與人無爭矣。不意附郭而居。雖無塵囂之氣。然左倚雉堞。右亘運河。去堤僅數十武耳。適當張兵南下之衝。狼子野心。有滋擾者乎。

氏丁此深夜。犖犖獨居。內無長男之助。外無鄰舍之援。加以殘老餘生。唇舌不能呼。顙手足不能捍。衛而萬籟俱寂。中惟聞啞啞欲語。音急聲嘶而已。噫。慘矣。異日聞其事。鄰里多踵門慰問者。氏慚且恨。自縊死。噫。此嫫婦者病而老。老而貧。猶不得免其辱。吾不知鐵甕城中。若此嫫婦者幾何人。不若此嫫婦者。又幾何人。吾述其事。吾爲嫫婦悲。吾不僅爲嫫婦悲也。有心人。盍三復余言。

沉雲日記

冥飛 原第十集

冥飛抱幽憂之疾。凌晨獨步明聖湖濱。夜雨留潤。纖塵不興。斜月在林澹欲無影。市聲未起。風來轉清。芊芊芳草。一番絮。秋嫋嫋垂柳。羣鴉啼曉。放目遠瞻。山色湖光。一碧無際。乃質瓜皮艇子。聽其所之。輕颺襲襟。攬古愁以俱去。朝陽射目。佇炎氛而未來。飛燕掠波。游魚噴沫。蘭漿擊水。淙淙有聲。容與中流行。已遠。空明景色。如入畫圖。頓使萬斛愁腸。化作冰心。一片未幾。纈舟孤山之麓。登樓外樓。索飲卯酒。微醺徑赴西冷印社。撫鞏金石文字。借消永晝。已而月光當午。驕陽炙人。散步至放鶴亭。籍綠陰小憇。枝頭好鳥。畏酷吏而不聲。蘋末清風。期故人而不至。百無繆賴。乃枕石仰天而臥。

雷聲隱隱。層雲四合。疾風挾雨。倏來逼人。余急避入巢居閣。山氣溟濛。面目全失。蒼溜若瀑。直瀉山脚。奔騰澎湃。恍聞溪聲。巨霆匝。棟宇搖搖。若將動移。臨水柳枝。爲橫風所僂。時時折腰至地。一雨成秋。頓覺羅衣瑟縮。因喟然曰。狂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正不知碧翁翁向人作態。能得幾時。

雨脚斜飛。斷虹明滅。遙望嚴城。萬家燈火。已近黃昏。獨游興盡。顧倦不思還。於是舍舟往惠中旅館宿焉。

斗室精潔。陳設亦華。顧時時有粉氣脂香。襲人鼻觀。侍者具晚餐來。余飲大醉。夜闌渴極而醒。呼侍者不應。覺得殘茶冷飲之心地。略見清涼。再息偃於床。反側不復成夢。起而循牆走。偶得句思錄而存之。并記今日之游。素衣袋中。鉛筆猶在。而苦無紙。開桌屨覓之。見戲單報紙。亂疊其中。憎其汗而別覓。竟不可得。乃取出檢視。詎故紙堆中。突見有錦裝小本。冷金籤。上以八分書。署曰「浣雲日記」。知爲女郎手筆。倚枕繙閱。不覺東方之既白。乃泛

舟趁曉而歸。

日記縱四寸橫二寸許。桐花箋紙略以朱絲字作蠅頭小楷。娟娟有致。記事甚瑣屑而詳略得宜。吐屬亦安雅。不知誰家少婦有此雋才。適灋公來訪。因與共觀。灋公歎曰。今世國學銷亡。乳臭小兒。駮俗之子。相與掉弄筆墨。譁然自詡爲文豪。文字有靈。自應痛哭。今閱此乃信。謝生所言天地美靈之氣。不鐘於世之男子。而鐘於婦人。爲不誣也。午後天熱如火。與灋公賭圍棋一局。未竟。忽聞電話室鈴聲。錚錚。余趨往答問。則惠中旅館司帳人所發也。略謂有人來覓遺物。爲日記一本。詢余見否。余答已在余處。當返之。約傍晚晤於湖濱之公園。灋公詢何事。余以告灋公。曰。惜哉。胡不靳之。余曰。物自有主義。當返灋公。曰。然則摘取其雋語最錄之。若何。於是研墨鋪紙。逐日選錄。甫竟而時計已鏗然六鳴。偕至公園。司帳人已坐候。乃出日記予之。司帳人匆匆欲行。灋公止之曰。何人所遺。宜以見告。司帳人曰。有少年夫婦。自滬上來。寓旬日。夫忽感疾。以得滬電。乃輿病亟行爾。今茲使人來覓遺物。幸得之。可以報命矣。語畢。竟去。灋公謂余曰。吾子。胡不一加點綴。卒成一則佳話耶。余領之。散步移時。湖山向暝。乃別灋公而歸。夜坐無聊。挑燈捉筆記之。以留雪中鴻爪之痕。（此下皆日記中語）

某月日。大雪。枕流嘯霞姊來時。方在寒假中。強拉漱雲姊柔雲妹去作消寒會。枕流寓江北新車站。樓臨鐵道。倚窗遙睇。見農事試驗場。萬木兀立。空枝綴雪。皎然瑩潔。場左一片荒郊。四望皆白。枕流肅余姊妹入室。室中明窗淨几。廓然無塵。東壁列紅梅盆。數本。芳香襲人。膽瓶中插天竹一叢。水仙數枝。葱蘢可愛。室隅煖爐。火光熊熊。

鐵已燒赤。狂熱逼人。枕流嘯霞。固北人慣受烘灼。余姊妹則均不可耐。頭目岑岑。爲之旋轉。急主人以鐵屏蔽爐火。并起窗吸清新空氣。久之乃定。既而命酒共酌。嘯霞舉觴。政須首舉。雪字故實之成語。續以石頭記中語。以傳奇名。一語意須關合有情佳者。賀不佳及不成者。罰衆皆諾。嘯霞首唱曰。

詩思在壩橋風雪中。驢子背上咱們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雪中人。

次及漱雲。漱雲曰。

風雪夜歸人。是跌了人。值錢呢。跌了燈。值錢呢。憐香伴。

次及枕流。枕流笑顧漱雲曰。

膚肌若冰雪。綽約若處子。生生被雲了。頭。糟蹋了。風求風。

嘯霞笑曰。雲丫頭果然估盡人間豔福。漱雲面發頰。舉酒罰枕流。枕流不辭。立罄一盃。時漱雲子歸。始月餘也。次及余。余曰。

戰罷玉龍三百萬。不言多麼熱。鬧呢。風雲會。

嘯霞飛一觥。至余前曰。罰汝首句。余曰。戰罷玉龍三百萬。非雪故實邪。嘯霞曰。奈汝未明點雪字。何。余不能辭。次及柔雲。柔雲曰。

明月照積雪。影自娟娟魄自寒。梨花雪。

嘯霞曰：我尙有一聯。祇首句出於近人筆記中。微嫌不典耳。

好事者堆雪爲彌勒。像我就去做和尚。

枕流已微醉。呼曰：我亦有之。

雪裏芭蕉我最愛。芭蕉就算蕉下客罷。

嘯雲笑曰：安得有傳奇名。可爲此二語之鐵板注脚者乎。衆笑。枕流亦笑。遂罷酒。余姊妹歸至家。已夜漏三下矣。某月日晴。余及柔雲妹由學校歸家。

是日。余父由京寓書余母。將以浣妹字年家子李懷。並寄相片來。探余母意。會浣妹以星期休息歸家。余託詞謂有人向余小姑求婚。使浣妹決之。妹以爲可。余以告母。母意決。浣妹婚事遂定。今親迎期已近。浣妹聞人道及李字。輒羞沮。走避。故書此以調之。嫩雲注。

某月日晴。桃花嫁女。風日清和。天氣困人。芳心若醉。是爲浣雲與余結婚之第一日。

某日晴。浣雲同學戚來稱賀。讌笑終日。屏余不得入闥。

某日大雨。賓客不來。浣雲乃得與余鎮日相對。水晶簾下。肩撫輕描。玉鏡臺前。小名低喚。歡砌如雲。春深似海矣。余于歸後。久不與筆墨親。懷芝夫子搜得余日記。囑余補記結婚時情事。余不可懷。芝夫子乃代記如右。浣雲識。

某日晴。余母携柔雲妹偕漱雲姊來。竟日作葉子戲。日西趨後。金母欲行。而柔雲妹依依。余側不勝離羣之感。嗟乎。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思之可傷。晚間捉筆書此。不禁淚涔涔下也。

某日晴。柔雲書來。以數術題乞余作式。繁複搆思甚苦。窮週日之力。乃始得之。復書去後。乃散步庭院。蘇息。余腦時尙藥盛開。佇立延賞。領略色香。奈斜陽照眼。生纏方思。走避。而懷芝適歸來。携手花陰。不覺日暮。

某日晴。日中微雨。懷芝醉歸。強余奏風琴。懷芝歌以和之。斷續不成聲。聞者咸大笑。懷芝亦笑。又強余奕。三戰三北。懷芝怒。奪棋子擲諸地。而踐之。棋子旋轉於地。懷芝幾躓。余扶使臥於榻。懷芝高唱西皮二簧。嗚嗚不已。薄暮酒醒。余歷舉醉態笑之。懷芝爲之絕倒。

某日。日余歸懷芝一月矣。將偕懷芝赴滬覲舅姑。余母及漱雲姊柔雲妹。同學中若枕流嘯霞。均來視余。慘然相對。皆有離別可憐之色。不必握手臨歧。已黯然魂消爾。

某日晨起。偕懷芝至天津城站。登津浦路車。送者余母漱雲姊柔雲妹。枕流嘯霞懷芬等二十餘人。汽笛一聲。白巾飄颻。車輪轉轉。遂離此天津而去。自是寸寸與生長之鄉遠矣。夜宿濟南。此行仿西俗蜜月旅行例。沿途名勝皆擬一游。故不乘津浦通車。

某日晴。晨起。游趵突泉。泉後爲殿。祀呂純陽。泉前爲茶棚。池方丈餘。水深尺許。清見底。瓦礫歷歷可數。池中泉脈上騰。湧起八九寸。水流出牆外。道旁有溝。闊三五尺。居民咸臨流洗濯衣物。水色漸不若池中之潔。昔人所謂出

山水濁。慷慨係之矣。隨往游大明湖。湖在城中。水不甚深。顧湛然而清。北方多濁流。見此。心目爲之一爽。徧歷鐵公祠。歷下亭。諸勝。轂津門。攷工場。李公祠等處。一塵囂。一清淨。未可同年而語。然雕琢亦嫌太過。究山水之真。惟歸時。晚霞如錦。倒影入湖。幻作奇彩。蒲菰迎風。蕭蕭瑟瑟。尙爲天然景物耳。舍舟登岸。詢黑虎金綫泉所在。無知者。（曾見老殘游記載四大名泉所在地。惜當時忘之。）悵悵然歸。

某日陰。既登火車。雨作。初擬至泰安作泰山之游。車過泰安時。雨傾盆不止。乃補購往徐州車票。夜宿徐州。某日陰。侵晨。登尋常通車。傍晚抵浦口。渡江。宿江甯城外下關。

某日。登滬甯快車。午後抵滬。偕懷芝之家。廟見畢。拜翁姑於堂上。戚友來者甚夥。余不得不作新嫁娘之狀態。思之殊堪一噱。新嫁娘舉止羞澁。以過遇之人。皆非素習也。余今質言之。所謂羞澁者。殆專屬於對待夫子一人而已。凡人縱非素習。固無所庸其羞澁。蓋吾儕初與師友晤。生澁則有之。羞澁固不必也。獨夫子素非所有。而又爲生平第一親暱之人。身當其境。烏得而不羞且澁也。乃今余與懷芝相處。月餘矣。而猶必強作新嫁娘之狀態。思之能無失笑。

某月日。懷芝擬偕余作西湖之游。請命於舅姑。得允許。欣然於午後由上海乘特別快車來杭。宿西湖惠中旅館。是夕月明如晝。懷芝偕余乘小舟。容與中流。水中雲影。若相摩盪。青山碧樹。寂無聲響。遙見燈火。一帶人聲。喧動。則傍晚時經過之湖濱新闢市場也。放舟往三潭印月。登岸。見竹影交橫。池中翠蓋亭亭。露珠跳白。堤上垂楊嫋

嫋煙霧輕籠。再前至臨湖一亭。見碧波深渺。映月澄鮮。三石塔矗立水紋中。如如不動。迎面南屏山下。雷峯塔聳出林表。彷彿老僧入定。時而晚鐘一擊。使人萬慮皆清。飄飄有羽化登仙之想。盤桓久之。露下如滴。宵深寒重。浩然歎歸。返而登舟。並肩而坐。遠望市場。僅有二三燈火。明滅其間。仰視遙天。疏星數點。閃閃不定。風來襲肌。使人起粟。衣香互覆。握手取煖。靜極忘言。默然相對。及抵旅館。已午前三句鐘矣。

某日晴。余以連日泛舟外湖。所謂園也。莊也。祠也。皆寓目及之。有丹楹刻桷者。有藻綉雕瓊者。結麗華靡。極宮室團囿之觀矣。然於雅潔二字。相去太遠。又其甚者。乃仿建西式。層樓磚石。藉若猪肝。尤爲俗不可耐。不知誰何胸無點墨。目不識丁之儉。殃及土木。褻瀆名勝。一至於此。余不復欲觀。因與懷芝賃籐輿。作三竺之游。道經靈隱寺。乃至冷泉亭下。小憩。瞻仰所謂飛來峯者。峯峻而不險。雄而不麤。或者竟從靈鷲飛來。未可知也。呼猿洞淺而顯。特沈陰積冷。使熱中人當暑入其中。殆將作退一步想。冷泉亭之次。有壑雷亭。皆面石壁山。谿水至亭前。瀦而爲池。磴石爲壩。以障之。水流石隙中。聲淙淙若戛金玉。蒼松翠柏。率高八九丈。篩影滿地。心目皆爲之清涼。延佇久之。懷芝方由峯麓踐磬石。絕流而過。余詢所之。則方自顛頂來。峯後層巒疊嶺。蜿蜒起伏。不知其若干里。峯腰有一亭。曰翠微。宋韓蘄王所建。清光緒時。何人重修。則懷芝忘之矣。（余書此時。懷芝薄飲微醉。坐案頭目澄澄視。余不少瞬。余詢其游况。答語不肯詳。殆不欲余以筆墨消此良夜也。）既偕登佛殿。至羅漢堂。五百座真像。眉目耳鼻。坐臥蹲踞。無一同者。此種美術。而今恐不可再見矣。寺僧以茶果來。逢迎可厭。乃斥香費而行。未幾。至下天。

竺沿途老樹扶疏。修篁葱蒨。風泉鳴於幽澗。足滌塵襟。由下天竺至中天竺。道中風景絕勝。林木蒼蒼。中時露。竹籬茅舍。村婦提甕出汲。儵然若有自得之樂。水禽磔格。山鳥鈎轡。時時飛集。門欄傍人不驚。憶古人海客無心。白鷗可狎。二言洵不虛也。由中天竺至上天竺。一路多茶館飯店。及鬻香燭之肆。夾道成衢。市聲盈耳。嘈雜不堪。時有和尚與婦人並肩譁笑。可憐淨道場。淪爲賊禿淫僧之逋逃藪。觀世音有靈。必不歆祀於上天竺矣。肩輿至法喜寺山門。余掀簾語懷芝曰。興而來。興盡而返。不必參拜菩薩矣。可仍往冷泉亭下。一洗余來天竺所見之汗穢。懷芝笑以命輿夫。返至靈隱。席地坐冷泉亭中。進午餐。游人見者。訝而聚觀。余笑謂懷芝曰。此眞燕雀不足。以知鴻鵠也。懷芝亦笑。懷芝方負手循行室中。時來憑肩視余書。余記至此。懷芝曰。可以已矣。漏且三下。君眞令人笑不得。哭不得也。餐畢。議所適。輿人舉濟顛僧靈蹟。勸往淨慈。余不欲。因記麟見亭所著鴻雪因緣中有玉泉觀魚一則。詢玉泉寺所在。輿人謂去此可三五里。復乘輿往玉泉。行入平原。驕陽炙人。頗不可耐。風來挾塵沙。大類北京。幸不久已。至玉泉寺。寺中清涼。不若天竺之喧赫。廊廡庭宇。皆徹舊。顧氣味純靜。尚不失爲高人修士之所居。轉入回廊。見一池長方。大可畝許。金鱗翠鬣。湧於水面。登水榭。見綽楔上大書魚樂園。點畫秀勁。爲董香光筆。恍惚憶是董香光所書。以詢懷芝。懷芝不答。俯瞰池水。深不過三尺。魚長大率尺有咫。色有紅有藍有白。種有鯉有鰻有鯽。洋洋圉圉。樂而忘機。寺僧以小鰻首進。余拈以擲水。魚爭來奪。含有躍半身出水面者。有爲衆魚所扛。全身離水者。信屬天下之奇觀。而魚水之樂。一至於此也。懷芝從後來奪去余筆。余今日記事乃止。

於此。

某日雨。寓樓正對孤山煙樹蒼茫。不辨牛馬。旁舍旅人以天雨不得出。相聚博。喧嘩不已。殊惱人。余因謂懷芝。古稱西湖雨比晴好。今日不可不一賞其奇。懷芝以爲不如清談佳也。余固請借游。懷芝許之。乃泛舟出西冷橋。雨絲風片。全湖皆在溟濛中。乃詣平湖秋月。立石橋上。觀久之。仍議往三潭印月。雲氣傍水而飛。舟行湖中。正似天上坐。四圍山色盡隱。水紋著雨。亂如散綺。未幾。艤舟登亭亭。雨驟大。荷蓋擎露。旋轉低側不定。風奪傘欲去。又吹雨點逼人。余髻爲濕。旋至卍字亭。坐雨久之。亭外竹聲與池裏荷聲左右間作。真清涼世界也。傍晚歸寓。得漚電。促余等歸。懷芝命僕人過湖入城。購杭州土宜。命酒對酌。懷芝醉先睡。余剪燭作此。最後一日之游記。惘然不免。惜別之感。時窗外雨聲甚惡。乃譜如夢令一解。以與西湖告別。余方構思。忽懷芝呼腹痛甚。急呼老僕婦來。視知爲痧。閉以鍼。刺出惡血。又聞藥取。噎乃稍解。余驚惶之餘。不復能捉筆。侯諸異日補作耳。

日記止此。殆懷芝興疾旋漚。故浣雲遺此日記於桌屨中。忘收拾以去也。記中尙多纏綿兒女語。惜余不克強記。未免遺珠之恨。然窺豹一斑。亦可想見閨房之靜好矣。福慧雙修。其人如玉。隨憶隨錄。殺青竟浮。一太白以遙賀之。冥飛識。

三雲碑

枕 亞 原第二集

寂寂荒郊。茫茫曠野。時則斜陽隱隱。暮靄蒼蒼。一桁晴山。倏爾騷然。無色山花。迂路而迴。旋野兔見人而驚。竄冷

風吹帽而欹。細雨沾衣而潤。遠望一帶籬落。間紅杏數株。零落過半。殘瓣委地。花外一酒家矮屋。三間彷彿有犬聲。人影舊青帘高掛於茆簷之上。爲風雨所剝蝕。已成白灰色。狀如喪家之小旛。斷橋之側柳不成行。金絲拂溪作慘黃色。當此縈煙孌娜春光漏洩之時。已有暮秋時荒城古驛黃綠蕭疎之意態。幽禽三四飛鳴。樹巔作鶯作燕。別爲一種淒涼之音。曰「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其聲尖咽而促。路上行人三三兩兩。無不魂銷意戀。心醉神痴。或淚痕界面。或歎息失聲。或躑躅而徘徊。或倉皇而問訊。噫。今何日耶。非所謂梨花寒食斷腸時節耶。斯何地耶。非虞邑北郭外之叢葬耶。若遠若近。忽高忽低。纍纍者皆百十年來公子王孫。錦繡女陸績爲鬼伯所驅入向泉壤中討生活者也。無貴賤貧富無修短壽夭姓名不著於人間。魂魄胥歸於此處。冷煙淒雨之辰。月白風清之夜。惟聞新鬼故鬼哀吟悲嘯。啾啾唧唧之聲。除每歲清明家家循例上墳外。幾爲人跡不到之區。「紙灰化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彼蕭閒無事。游目騁懷。憐惜韶光。留連風景。注意於花香柳色。寄情於山巔水涯。得種種樂趣者。固絕跡不到傷心之地也。

境隨心易。情以地遷。眼前大佳山水。絕妙景色。得意人遇之。自覺其可樂。傷心人遇之。則柳寵花嬌。觸目儘足傷懷。燕語鶯歌入耳。都成苦趣。矧對此半樹殘紅。迎人似訴。數聲幽鳥。喚客去休。又復日慘無光。雲愁如夢。斜風細雨。咄咄逼人。似此光景。淒苦已到十分。尙何有一點陽和氣味。能不歎歔。慨歎目斷天涯。涕泗沾巾。行行又止。斯時遠遠有一少年。手持香帛。貿貿然繞郭而來。其行起起不前。似憊極不能舉步。眉宇間一種陰慘之氣。令人望

之、而、驚、一、似、重、有、憂、者、平、原、十、里、一、望、無、垠、行、行、重、行、行、煙、雨、迷、茫、不、知、去、路、視、少、年、如、墮、重、霧、中、一、步、一、蹶、情、狀、甚、形、狼、狽、其、鬢、蹙、之、容、突、現、出、惶、遽、之、色、時、而、前、行、時、而、却、走、東、瞻、西、矚、若、遠、若、近、仰、測、雲、霄、俯、駕、瓦、礫、步、履、之、艱、一、以、當、百、使、天、公、可、憐、人、者、放、一、線、靈、光、收、拾、風、雨、淫、威、此、去、之、少、年、其、痛、楚、尤、難、於、筆、述、而、况、形、雲、密、布、雷、電、交、作、無、情、之、雨、塊、劈、頭、而、下、哉、於、時、之、少、年、膏、髮、爲、絲、羅、衣、盡、濕、併、步、前、進、不、少、休、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可、樂、者、常、苦、而、眞、苦、者、且、不、以、爲、苦、無、論、風、馳、足、電、擊、影、雨、點、滾、滾、披、其、肩、雷、聲、隆、隆、繞、其、頂、而、少、年、之、疾、行、自、若、也、然、而、衣、已、沾、泥、雨、還、着、體、雖、傷、心、之、有、自、非、麻、木、而、不、仁、行、數、丈、恍、惚、若、有、覺、始、知、行、風、雨、中、已、不、知、其、幾、許、時、刻、矣、一、片、荒、原、奔、投、無、路、乃、仰、首、四、望、陡、見、一、物、隨、風、飄、揚、直、接、於、眼、簾、再、一、注、視、知、爲、酒、家、招、客、之、青、旗、少、年、如、得、指、南、針、如、遇、好、望、角、向、青、帘、所、在、踴、躍、前、行、而、此、細、長、之、竹、竿、破、爛、之、旗、布、迎、面、若、相、引、導、者、漸、行、漸、近、愈、近、愈、明、復、行、數、十、步、已、見、斷、橋、邊、之、茅、舍、急、趨、而、前、亦、不、遑、問、訊、主、人、逕、向、矮、屋、中、僮、僕、而、入、此、酒、家、主、人、翁、爲、一、八、十、餘、歲、之、斑、白、叟、當、壚、者、乃、一、童、子、風、雨、瀟、瀟、日、之、夕、矣、門、外、絕、無、來、客、童、子、枕、壚、而、睡、老、人、則、據、案、兀、坐、引、壺、自、斟、飲、興、正、高、突、見、少、年、踉、蹌、入、愕、然、起、立、而、少、年、若、無、覩、以、手、據、門、而、喘、老、人、直、前、而、問、曰、「客、胡、爲、來、」而、少、年、殊、未、聞、又、大、聲、而、問、曰、「客、胡、爲、來、」聲、如、破、鐘、耳、鼓、爲、其、震、動、時、老、人、酒、紅、上、臉、甚、和、藹、可、親、少、年、聞、聲、仰、視、知、非、下、逐、客、令、者、乃、帶、喘、而、答、曰、僕、失、路、人、來、此、暫、避、風、雨、固、非、買、醉、來、者、主、人、幸、勿、拒、我、語、時、踟、躕、不、安、喘、猶、未、已、老、人、聞、言、意、殊、憐、憫、含、笑、言、曰、風、雨、長、途、少、年、人、寧、解、此、苦、猶、含、雖、隘、尙、有、容、

膝地。先生且住。身上衣濕透矣。其速解下。我有敝裘爲先生易之。濕衣在身。恐釀病也。時少年神魄已定。言笑如常。聞老人言。徐徐脫去外衣。懷中出香置几上。蓋少年中途遇風雨。帛已棄諸草間。香則藏於袋內。幸未沾濕。老人隨取裘付少年。易之。方兩人問答時。童子已爲人聲驚醒。雙瞳炯炯。注視少年不少瞬。少年易裘。畢將濕衣授童子於爐上烘之。此時兩人各無一語。目視童子烘衣。惟聞風鳴簷鐸聲。雨敲紙窗聲。淒淒切切。若相問答。半晌。老人言曰。先生今日苦矣。察先生情狀。殆爲上塚來者。風雨垂暮。尙欲何往。少年曰。將赴頂山。正欲問叟。其地離此若干程。老人曰。頂山乎。西去半里許。行且至矣。先生母躁。俟雨止。當遣伶兒導先生行。不誤先生事也。壺中尙有殘酒。先生且盡一杯。以禦寒氣。語次。傾壺出酒一杯。勸少年。少年接杯飲盡。拱手言曰。謝叟厚惠。抑僕更爲無厭之求。欲得上品清酒。少許爲設祭。用叟其許我。老人笑曰。此事殊易。當爲先生置之。窮途日暮之少年。遇此慈善之老人。問媛。噓寒。殷勤。倍至。寧非不幸中之大幸得母上帝垂憐。俾之獲遇救星。以償其半日顛連之苦。脫少年不遇此老人者。縱不爲風雨所淹斃。亦將爲陰寒之氣所中。而致病。上塚人與塚中人。把袂期不遠矣。

出表檢視。已過四時。門外雨聲漸歇。少年遽起欲行。老人別取瓶一杯。付童子。命其先行。少年亦取几上香。與老人別。出門隨童子而去。雨止之後。天忽晴朗。樹頭殘滴。因風作響。時有小點落於襟袖之上。俄至一處峰巒簇簇。樹木森森。周視四旁。無非叢塚。至此。童子即止不行。少年披榛而進。至一塚前。視其碑石。雖爲籐蔓交纏。其文

則清晰可認曰「嗚乎東海三雲之墓碑」童子亦隨至以瓶杯授少年少年舉瓶傾酒半杯置於草地上繼取香焚之倒地而拜拜已而起兩手撫墳而呼曰「三雲安在亞弟在此野祭慘酒半甌清香三炷魂其有知庶幾來享」語時淚隨聲墜以袖掩面不勝其悲徬徨良久已近黃昏童子收拾瓶杯促少年行少年亦無語但對塚洒淚作別快快隨童子行

約行半里已遠遠望見老人拄杖倚門而立既至天色驟暗回視來路昏黑不可復辨少年遽取爐上衣易着欲歸老人止之曰此間離城五六里長途昏夜四無人家即到城時亦已重門下鎖先生將於何處寄宿西舍中設有草舖老夫雖非陳蕃今日爲徐孺子下榻何如少年見老人談吐風流情意懇摯心甚欽感默念夜行未慣道阻且長計不如允其請以失路之勞人遇多情之老叟悲苦之餘深自欣幸雞黍留賓此風已古老人非荷篠丈人少年亦非雄冠劍佩者流而天假之緣會逢其適古事今人偶然巧合欲不謂之奇遇不得也

童子閉戶點燈時爐中火猶未息老人復取酒與少年對飲始研詰姓氏少年自言陳姓別字枕亞西城人也老人訝曰異哉老夫適姓陳住此四十餘年矣日以酒爲生涯夜與鬼爲伴侶得先生良慰寇寔先生今日爲上塚來竊視先生容貌若有無限悲感必與塚中人有密切關係能語老夫否枕亞停杯不飲愀然曰塚中人乎叟欲知塚中人姓氏乎塚中乃兄弟三人皆僕之堂兄也其前二兄天逝較早僕已未及識面得之吾父傳述最後一人死時情景僕所親見而能詳者蘭摧蕙折倏忽亦已五閱寒暑矣南國青年北邙白骨吞聲泉下留恨人問

斜陽荒草一塚。三人幽火靈床。孤帷雙淚思之飲泣。言之恨心不嫌煩絮。請爲叟歷歷陳之。恐年老人聞之亦心與俱酸也。

僕家門衰祚薄。近族無多。伯父生子三人。長名鐘。字嘯雲。次名鏐。字倚雲。三名鏞。字望雲。即今纒然在藝者也。伯父則業商。吾父則業儒。伯父不欲其子復習商業。俾二子從叔父學。嘯雲甚慧。十歲畢五經。拈筆作文。冠其儕偶。十二工詩。歷倒老宿。吾父每喜謂伯父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無何。吾父就館於姑蘇某氏。挈二子往。時嘯雲年十四矣。英姿勃發。丰采照人。衛玠潘安不啻也。居停僅一子。纔十齡。亦頗聰穎。吾父課餘之暇。專授嘯雲以古文詩詞。噫。孰知某氏一紙聘書。即爲嘯雲之催命符。五百年前孽緣。巧合於是乎。嘯雲死矣。

某氏有一女名嬌娘者。年已及笄。姿容絕世。且嫻吟詠。其妝樓與嘯雲書室相隔。僅一牆。風晨月夕。時聞誦聲。朗朗達牆外。嬌娘習聽之。東牆窺宋玉者。未滿三年。已逾兩月。而嘯雲不知也。一日晨起。倚案習黃庭經。時嬌娘方曉粧。推窗傾臉。水嘯雲拾頭平視。四目互射。俱各一驚。一顛倒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我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去半天。自此而嘯雲不能忘情於嬌娘矣。娘嬌有一婢名蘭奴。頗慧黠。嘯雲得藉以通詞於嬌娘。其始偶然。迨尙在若離若合之間。其後漸入痴迷。竟有難解難分之象。簾外衣。香花間。笛韻春光。別去嘯雲。不無寫恨之詩。燕子飛來。嬌娘亦有傳情之作。兩人雖未覩面交言。而啞箋酬答。問已不啻山盟海誓矣。密函往還。皆藉蘭婢作青鳥使。潛來潛往。未爲吾父覺察。但覺其近日課文不甚經意。心竊疑之。矚嘯雲不在。搜

其篋得數箋窮詰得其情大駭託故辭職挈嘯雲兄弟歸未歸之前夜嘯雲浼婢致詞欲與嬌娘一訣別適吾父赴友人招餞嘯雲梯垣而過冒險登樓相見悲咽約以共死嘯雲立草四絕贈嬌娘其詞曰「這回相見劇悲酸苦語聽來切肺肝牽袂無忘今夕會蕭蕭暮雨一燈寒」憐憐惜惜算知音塵海茫茫難再尋願與西山老松柏相期共抱歲寒心」吟箋酬答錦千行詩債偏同情債債淚點墨痕亂收拾一時都檢入行箱」城北農家舊姓徐殷勤別後盼雙魚同心字樣防人覺要把鴛鴦顛倒書」班香宋艷略見一斑亦可以覘兩人情思之固結莫解矣。

吾父歸以情告伯父伯父怒呼嘯雲至痛責之繼以鞭笞嘯雲纔痛慘離又受重責愧悔交集悲憤塞胸不日而病五日夜米水不沾唇奄奄垂斃伯父盛怒之餘不復置問母憐之知其病爲嬌娘也婉語慰之曰彼貴家女寧肯嫁寒儒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俟兒病愈當爲聘一佳婦十倍嬌娘者兒願之乎嘯雲不答但以首面壁低吟曾經滄海除却巫山之句母知其意不可回以語伯父伯父頗有悔意姑挽某友求婚某氏果不允失望而返嘯雲聞信病益劇昏悶中忽轉念徒死無益不如乘隙赴吳門見嬌娘一面死無憾念至此心神忽清病亦漸愈伯父母大喜意其痴念已絕矣不知嘯雲心中固別有一番計算也。

未幾邑中舉行童子試縣試甫畢旋應府試嘯雲別二親同數友赴蘇覓寓卸裝獨往某氏第探嬌娘消息至則門庭依舊人物已非燕子樓空佳人何在詢之隣叟乃知某氏固浙產而僑居吳門者方某友求婚時某氏頗疑

嬌娘拷問蘭婢事遂洩。大悲恐嘯雲復來。遂挈眷歸。時嬌娘正呻吟床褥也。嗣後不聞消息。想久已玉碎香消矣。嘯雲大失所望。歸寓遂病。嘔血盈斗。昏不知人。同寓者大驚。星夜馳檄。促召伯父。而嘯雲即於是夜卒於旅邸。比伯父至。已死。越一晝夜矣。伯父撫屍大慟。莫知其病之由。後於枕邊得絕命詞四章。乃知其仍爲嬌娘也。其詞曰：

「滴殘銅漏夜三更。鬼氣陰陰。淒復清。血淚已乾。雙袖冷。誓心猶在一。鐙明寒風入戶。人無影。殘月滿。天雁有聲。此夜游魂。向何處。黃沙萬里。斷人行。」殘軀終要委風塵。今日方知我是真。死後難拋。應有夢。病中最苦。是無親。長將黃土埋吾恨。誰爲蒼生惜此人。花落江南春去也。浮萍流水。悟前生。」爐灰已冷。再難溫。四顧沉寥。燈半昏。一刻忽分。生死路。十年長負。父師恩。黃梁客夢。將辭枕。白髮親心。尙倚門。剩有天涯朋舊。在登高。應爲我招魂。」

「氣急喉乾力更微。眼前知已絕。生機雁行分散。身常隔。鵲血啼枯。夢不歸。緣待來生終信有。痴雖到死未知非。孤墳願傍孤山築。今古冤魂化蝶飛。」傷哉。殘命如絲。寒燈無焰。雙生紅豆。恨託再世春風。十幅烏絲。痛寫一腔憤血。舊日樓前草碧。猶縈殘淚。今時塚上花開。獨少並頭。或者長生一誓。能感牛星冤死。千年尙留蝶影。情果能堅。那恨人天迴別。緣如可續。他生鸞鳳雙棲。此則僕常爲已死之嘯雲孤憤。書空獨立。痴望者也。

客館淒涼。秋容慘淡。西風黃葉。斷腸時。伯父載其子。柁回虞。南國歸橈。西河投杖。羈魂招不得。老淚痛頻。揮猶幸。借前玉樹一枝。雖折雙璧。猶彰時倚雲年。亦十有二矣。聰穎不亞嘯雲。而其胸中則別具一乖僻之見。解痛其兄之爲情死。於是視女子如鳩毒。夷佳人於糞土。撥開情障。解脫俗緣。立志終身不娶。人咸笑其痴。而倚雲亦笑人。

之痴。年漸長。父母欲爲聯姻。竟方命絕數家。父母雖怒。無如之何也。乃未幾。忽以遺疾卒。二九青春。遽填溝壑。奇才未展。賚恨以終。如倚雲者。無情而有情。即令不自夭折。亦終身鰥居。無復生人樂趣。固不如早離塵網之爲愈也。倚雲死時。伯父年已半百。白髮盈頭矣。長子慘亡。次兒繼歿。直無淚眼。惟有斷腸。老境彌覺不堪。百病因之交。作越一年。亦病卒。望雲纔盈三。五耳。疊遭顛沛。家益中落。望雲質稍鈍。有至性。棄儒埋父。舊業。權子母爲養母。計寡婦孤兒相依爲命。如是者有年。年逾弱冠。中饋猶虛。人有勸之娶者。望雲泫然曰。余二兄皆未娶。老父骸骨未寒。寡母春秋已邁。有我在。甘旨得以無缺。取新婦而賢。則亦已耳。設其不賢。將爲母累。此事俟終養後再議。未晚也。人知之者。咸嘖嘖稱其孝。丁未之冬。吾父見背。擗當喪葬。得望雲之力尤多。吾母每指望雲及余兄弟而言曰。徐氏兩世惟此而已。方冀三人協力。重振家風。以慰先人於地下。乃天不祐吾宗。復奪望雲之算。吾父歿之次年。望雲竟割慈忍愛。捨其六十餘歲之老母。赴地下。尋其父。若兄叙天倫之樂矣。

淒風苦雨。長夜迢迢。四顧無人。萬籟俱寂。一絲冷氣。自窗隙中送入。使人肌膚生慄。此寂寞可憐之室中。別無陳設。一星將滅之燈。半盞飲殘之藥。一病者僵臥床上。時作無力之呻吟。瘦骨不盈一把。支心攪腹痛楚。不勝旁有二人。目視病者而泣。一婦人坐床邊。以手摩撫其胸腹。病者即望雲在其旁者。則望雲之母及余兄弟也。三更五更。天氣幽寂。陰寒境地。忽發出一種極可慘極可怖之聲。浪曰。雲兒。雲兒。雲兒。其聲淒苦。如子規之夜啼。此時望雲已昏暈。數次氣息微微若斷。若續。須臾忽清醒。瞪目視母而言曰。兒不孝。中道棄母。母老矣。無過悲痛。一

綫之延。有二弟。在無憂也。復顧余兄弟。曰。老母敬以相託。語至此。已不成聲。俄聞風撼庭樹。一陣落葉。蕭疎而下。正好男兒斷送時也。死時淚盈眶睫。蓋棺時目猶未瞑。蓋終不忘老母也。遠近聞之。知與不知。無不下淚。命矣夫。斯人也。斯疾。顏天。跖壽。天道信渺茫哉。

己酉之冬。余兄弟扶望雲之柩。葬於頂山之西。并發嘯雲倚雲塚。合而厝之。立碑以爲記。俾之夜臺。有伴無歎。離羣也。嗟嗟。彩雲易散。竟成讖語。怪事有如斯。後事尙何堪。設想死者長已矣。生者將何以爲。情憶自先君棄。養望雲。謝世以來。余兄弟紹承先業。茹苦含辛。迄於今。人情非舊。家道堪虞。門戶支撐。日離一日。徒增風木之悲。益恐箕裘之墜。况近年來。心爲形役。志以病磨。軀殼尙寄風塵。魂魄已歸墟墓。茫茫身世。萬萬年華。今日上三雲塚。有枕亞不知。後日上枕亞塚者。又屬何人也。視宿草之離離。彌傷同氣。撫松楸之鬱鬱。難慰重泉。痛死憐生。撫今追昔。能不百端交集。悲從中來。而不能自已也。

枕亞述至此。涕淚交縈。聲亦漸啞。老人頻頻歎息。良久言曰。老夫偷活八十餘年。今日乃聞奇事。三雲皆未成婚。其情各別。其命則同。嘯雲情種也。倚雲奇人也。望雲孝子也。三人孤行。一是雖非純行。要其遺言。剩迹有足動人。欽慕。供人憑弔者。表而出之。以壽於世。後死者之責也。先生其有意乎。枕亞嗚咽而答曰。唯唯。肴核未盡。酒杯已冷。晨鷄喔喔。東方明矣。枕亞遂別老人歸。歸而濡筆和淚。拉雜書之。所以誌哀云爾。

花開花落

雙熱 原第五六七九十二集

客歲子游海上。得一新雨曰高頤孫。年方壯而貌已衰。髮雖未霜而頭半童矣。與人笑語。精采不異。恒人然。試於靜默時。窺其面額際。恒作波紋之皺。而眉宇亦低蹙。不揚望而知其爲傷心人也。予識頤孫。在昔年。裏時。彼爲上海盲童學校教師。如此生涯。太無趣味。頤孫平居鬱鬱。則集二三知己。銜杯痛飲。借酒澆愁。醉中每流涕而鳴。或叩之。則曰。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予與頤孫交淺。造次之間。正未敢饒舌。向之間。短長也。

居久之。頤孫忽棄擲教鞭。退而隱於酒市。糾酒人。幾輩釀金設酒肆於四馬路之惠福里。而名之曰醉鄉。頤孫日夕持籌握算。司出納焉。帘子新挑之日。頤孫招予飲酒。裏談衷各肺腑。頤孫喟然歎曰。予將終老是鄉矣。舊恨萬千。當可以一醉忘之。然偶廻首當年。予嗜飲。每至泥醉。醉後或露宿風雪中。與乞兒爭階前尺寸地。或迎風而倒。體至毀傷。甚且流血。或嘔吐狼藉。中酒而却飲者。數日。予妻輒戒予節飲。而其看護醉人。又殊細膩。貼今子鰥矣。縱飲更無人戒。被酒顛倒。或至墜馬落井。擔憂者尙何人哉。嗚呼。予之鰥。嗚呼。予妻之死。個中儘有傷心事。予欲言之。更僕不能盡也。

越三日。頤孫又過予。探袖出一冊子。授予。題其簽曰。嗚呼。予妻之死。頤孫曰。君試觀之。倘肯採此蕪菲。飾以文藻。輯成一部新小說。泉下人有知。當盈盈而拜也。予曰。諾。他日當有以報命。咄嗟。他日何日。遷延。直至今朝。甚矣。予之宿諾也。年來杜門不出。予與頤孫久梗消息。頤孫無恙耶。醉鄉無恙耶。今日者。予偶陳篋發書。忽得頤孫當日授予之小冊子。乃本書中意述頤孫夫人之已事。如次。頤孫今安在。倘覽斯文。能無觸目傷心。愴然而涕下耶。

(一)馬勃餘生。老儒入夢來。

頤孫夫人母氏花。其父名景鏞。字韻笙。母戴氏。餘杭戴熙族裔也。女士外父露軒。以名孝廉官黔中。花氏爲黔中聞族。因相結爲姻。姪露軒之女公子適韻笙。年餘而生女士。女士生旬日而母卒。呱呱墮地。小目如盲。尙未識阿母。面長而短。而阿母已棄。此一塊肉而去。藁砧之悼亡。當何如也。念失母之雛。其何能活。姑招乳媪以哺。十日嬰兒口不擇味。小舌咀咀。安然如在母懷。凡七閱月。孤雛解笑矣。蠕蠕躍躍。生氣漸充。乳媪以爲鞠養有功。則放然自大。索值無厭。語侵主人。主人怒。麾之去。屢易他媪。乳入口。輒吐。棄乃父韻笙。試飲兒以米之漿。牛之乳。以餵黃口。黃口甘之一日。兒忽患驚風。夜半突死。舉而棄諸馬矢中。或謂馬矢能壓驚也。遲明視之。果蘇。韻笙喜。復撫之。耐數年抱哺之勞。一顆掌中珠。幸不韜光。沉彩韻笙爲之破涕而笑。然女士之面酷肖亡母。韻笙每對之而揮情淚也。

女士之母夫人。幼從父讀。長而有文名。工書法。蠅楷簪花。得者珍之。韻笙每有著作。抄錄悉委閨人。閨人自孕。女士頗守胎教。不苟言笑。井臼之餘。向綠窗閒坐。騁懷於書城。管城腹中兒之慧根。蓋由此種矣。女士墮地之前。一夕其父夢一老儒。挾叢書而求售。都未經見者也。乃購而讀之。一卷初開。突見一赤色蜘蛛。大徑寸。有光瑩瑩如璽。蹒跚於紙上。驚而覺。家人報夫人臨蓐矣。韻笙曰。奇哉。因名女士曰玉書。字佩芬。乳名寶璽。及女士長。自號曰羣羅。其抱負之雄飛可知也。

女士年六歲。口齒殊了當。伶俐。嘗與阿父言。夢已爲老儒。離家里。許有宅在焉。宅多藏書。書無恙。人亦無恙。一老妻。一弱女。孤寡可憐。云韻笙素講理學。則嗤以鼻。曰。若真夢話矣。然女士屢夢之。而屢言之。韻笙又曰。奇哉。稚子初未出門一步。而夢中歷境何若。駕輕就熟也。戲携女士往。果如夢話。離家里。許果得所謂老儒之宅。門無守犬。屋有啼鳥。女士直前曰。是矣。入門。即見一白頭嫗。方向日取暖。一婦年可三十許。當戶而坐。織佩芬曰。可憐。可憐。韻笙以突如其來。造次無所藉口。乃語嫗聞此。間多藏書。信乎。嫗曰。然拙夫以筆耕自食。今死七年矣。身後無長物。賸有萬卷書。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安得廢物。利用待價。而沽母子。煢煢行且填溝壑矣。佩芬聞嫗言。放淚如潮。父撫之不止。叱之乃止。則牽父之裾。入藏書之室。指盈盈架上書。言某書在某處。某書凡若干冊。父驗之。歷歷不爽。佩芬更與老嫗瑣瑣話家事。一如老儒生前其家母女。咸大駭。韻笙乃以實告母女。竟擁佩芬而號泣。佩芬亦號泣。韻笙乃出二十金爲老嫗壽。而携全唐詩一部以歸。自後嫗每挾其藏書。向韻笙告急。韻笙雖厭之。然以佩芬故。不忍拒。嫗必如願以償而去。韻笙常戲謂佩芬曰。何物腐儒。以漠不相關之家。累累乃翁乎。佩芬惟憨笑。未有以對也。其後老嫗死。佩芬請於父爲之營葬。如禮。嫗有女已嫁。而早寡。歸依母氏。爲活母。今死。女失所矣。佩芬憫之。又請於父。置薄命女於清節堂。清節堂者。乃贍養貧不能自存之嫗孀者也。

著者曰。夢事成真。前生證果。稗官野史。往往言之。鑿鑿予未嘗敢信也。如彼老儒者。入韻笙夢。裏爲佩芬前身。是真駭人聽聞者矣。頤孫老誠人也。其言必不我誑。彼韻笙固理學家。然且稱奇而徵信。予又烏得而不

信哉。頤孫云。佩芬送嫗之。死營女之。生了此。前因如釋。重負。黔人聞之。播爲美談。父老春秋。高今猶能道其詳者。嗚呼。是誠奇矣。

(二) 絕無脂粉氣

戲化木蘭身

佩芬生小。憨跳揚長。可入男兒之伍。爲兒嬉戲。活潑潑地。踢球打拔。無技不精。春日風高。兒童大樂。爭放紙鳶。五色光天。色爲之生媚。佩芬歲必乞錢買紙鳶。入廣場放之。然家園無野風。鳶飛不能高。往往倦飛而墜。佩芬則異想天開。梯屋登高坐屋頂。逸待紙鳶。風父知之而危之。呼之下。佩芬嬌嗔頑坐不聽。焉黔中女子亦尙環耳而束足。而佩芬苦之強之。輒大號憤不食。其繼母申氏恒百方誘之入彀。然終不可得也。韻笙愛佩芬甚。則亦聽之。故佩芬年十六足猶天也。

花氏之居。渠渠夏屋。且饒亭園之勝。其制俱倣維揚式。家有通衢。可通行人。宗族之貧無立錫者。韻笙推屋以舍之。來者不拒焉。於是人煙如織。爲狀殊攘攘。或竟目之爲蜂衙。蜂衙之中。舍老大者不計外。繙其小兒女可得四五十人。此四五十人皆佩芬小時之游侶也。居廬有空舍一。頗弘敞。羣每據之以爲俱樂部。各出其泥娃娃木偶竹馬紙兔之屬。行樂於其間。佩芬每高視闊步。爲羣兒之領袖。有時指揮羣兒。拾斷磚破瓦。縱累而橫架之。以爲竈。佩芬則以竹刀切花之瓣。草之莖。作治饌之狀。狀忙甚。則更拾乾草爲薪。竊火作烹炮狀。有時據案南面坐。爲私塾老冬烘。令羣兒環坐兩旁。讀聲乃如鵠噪。有時集羣兒習爲賓主。應對揖讓狀。而佩芬每喜爲大賓。禮未終。輒

大笑而罷。以爲常。迨後佩芬讀書。誦列女傳。心羨木蘭之爲人。則邀羣兒扮木蘭從軍之戲。佩芬化身爲木蘭。始作當戶織狀。繼作廢織長歎狀。忽起急趨入屋。挽父母作出問狀。父韻笙繼母申氏。初不允。強而後可。佩芬則大喜。演至當窗理雲髻時。佩芬忽棄羣兒。而遁。羣兒堅索不出。人或叩所以。佩芬曰。木蘭終有雌氣耳。堂堂好男子。何事不足。榮顧藏頭。何必終露尾。而現女子身。豈欲以色示人耶。吾是以羞之。聞是言者。咸笑佩芬之憨也。

其父常戲之曰。汝足不束。汝耳不環。絕無些子女兒氣。予將老矣。適不幸而中原多故。汝果敢代父從軍。如木蘭當日乎。佩芬則應曰。敢然。佩芬年事。迨夫娉娉孀孀。十三餘。其心性畢。竟漸化雄而雌矣。對於年相若之男兒。嬉戲不復如平日。每自引避。或尼佩芬復作木蘭從軍之戲。不可得矣。佩芬謂木蘭終有雌氣者。斯言不啻自道也。

著者曰。環耳束足。當之者痛苦何如。謂之曰。肉刑可也。佩芬以倔強而得免焉。是生小而得身體上之自由者矣。其父韻笙。其繼母申氏。能曲從其女。耳不強之環。足不強之束。是愛之體乎。人道者也可風也。

著者又曰。凡吾人於爲兒嬉戲之時。每可於嬉戲中。卜其將來之志。孔子陳俎豆設禮容。志於禮也。宇文深折草爲旌旗。累石爲營壘。志於武也。佩芬之扮木蘭從軍。吾有以覘其將來之志。願矣。

(二) 書城三肱折 家政半肩挑

韻笙之祖若父。嘗服官浮沈宦海。忽也回頭。遂戒後人勿復干祿。田園不蕪。松菊自茂。韻笙方守先人之戒。杜門而隱。其曾祖太好誦李二曲集。韻笙亦嗜之。能背誦不訛。隻字更銳。意攻程朱之學。兼善詩詞。解音律。工篆籀。能

丹青蓋有名士風焉。門前問字之車。有如日中爲市。弟子出入門下者。得數百人。韻笙頗能教不倦也。性又好客。食魚食肉者。爛其盈門。韻笙樂與周旋。狀乃忙甚。佩芬方八齡。韻笙曰。是可讀矣。然以己身倥傯。未暇訓趨庭之。鯉歲以百金延名師。司佩芬之教。韻笙有族叔早故。遺二孤曰景茂景森。年俱幼稚。韻笙憐而撫之。愛之如同胞。繼室申氏誕一女。佩芬年八。其妹纔五齡耳。景茂景森。差長於佩芬。四兒者。同堂聚讀。佩芬稟乃父遺性。固讀書種子也。穎悟冠其曹。初受書。便琅琅熟誦。館師殊器之。再歲而畢。四子書進而讀。詩書易禮春秋。三年而畢矣。十三歲誦全唐選詩。十四讀文選及古文。十五十六講經而讀史。館師凡三易焉。至是韻笙謂佩芬曰。我國典籍。汗牛充棟。讀何能盡。吾家不考女狀頭。汝可以已矣。即所讀者而運化之用之。當不竭。且汝繼母孱弱。多病。汝庶母周娘。又少不更事。汝其輟讀爲我分肩家政乎。佩芬殊不願則伴一妹二叔。讀如故。然日必偷將半日之閒。替阿父料量家事也。其時之館師。爲貴筑廩生張雲浦。黔中昌言革命之第一人。性嗜酒。酒酣每對東道主。使酒罵座。歌哭不常。韻笙以爲奇。韻笙之客。以爲忤。或暴其狀於人。爲黔中官吏聞。索張急去。不知所終。張去韻笙遂不復延師。乃送景茂景森入中學校。而次女則聽其輟學。而嬉。佩芬失師。忽忽不歡。然進學之志終不衰。日手一編。蹈阿父之暇。而求其口。講指畫焉。韻笙顧而樂之。每於靜夜。挑燈爲佩芬次第講。列女傳。勉其尙友。古人知女子立身之大義。韻笙老至耽吟。佩芬方十齡。即授以一字推敲之術。及佩芬年華二八。居然能咏絮矣。佩芬於唐人詩。獨愛韓昌黎白香山之作。謂韓詩濃以氣。勝白詩淡有真味。故佩芬於二人之詩。每如南容之三復白圭津。

津有味。佩芬奪其詩。胎往往得佳句。似頗有韓白風韻云。

佩芬自十六歲後。書城雖無恙。不復坐擁如故矣。則就阿母習女紅。其心靈。故其指亦甚巧。拈針在手。便能肖刺鴛鴦。身且活潑耐勞苦。卽以家人之生產作業。殊了了。渠父韻笙。乃漸委以家政。食用之料理。粗稅之盈絀。慶吊之豐儉。靡不措置有方。韻笙喜曰。汝能然。吾無憂矣。由是韻笙日以詩酒消其歲月。酒滿樽。客滿座。歡聲滿堂。韻笙醉好作梨園子弟。引吭歌。崑曲客有同嗜者。莫不歡聚。雜以絃管。韻笙之堂。乃成歌舞臺。不速之客來者。日可十餘輩。酒食之需。悉責諸佩芬。雖五六席。可咄嗟立辦也。佩芬擅易牙之長。調味無不可口。客既膏其饑吻。往往思量回味。稱善不去。口腹者流。苟一染指於花氏之鼎。以爲如嘗上珍。百肴無味矣。久之久之。花廚之令名。遂大噪。花廚者。花氏之廚也。古有郇廚。今有花廚。是亦可謂雙絕矣。

著者曰。諺不云乎。女子無才便是德。只此一語。便誤盡多少有出息的女子。嗚呼。女子之聰慧。如佩芬者。豈少哉。可惜爲之。父母者。靳不令讀。雖有才美。莫由見也。使佩芬不學。則亦一尋常女子耳。而何足稱乎。佩芬讀書妙在。未矣。歐化非如今之女學生。目僅識丁。便滿口自由。我愛其居家也。往往好粧飾。而不事家事。甚至遣嫁爲新婦。不能入廚作羹。拈針製寫。則婦工之謂何。佩芬肱折書城。肩挑家政。爲女子者。不當如是耶。

(四) 婆心濟貧困 慧眼識奸雄

佩芬生小好爲慈善家。觀其少時。周給老儒之妻若女。可以見矣。及長。益能慷慨。急人之急。親族有告急者。每向

佩芬涕泣。求其先容。佩芬輒以白於父。銜命而周之。苟有不如意。則自脫簪珥與之。或竊父母之私積。以濟事。露或遭斥責。亦所甘也。因是黠者。往往陽涕。以要佩芬。佩芬或受其給。家傭一老嫗。髮矣。嫗有女年二十七矣。貧不能遣嫁。婿家屢速之。嫗無所貸。金乃泣白女公子。佩芬曰。我悔生女。今乃受其累。安所得金而嫁之乎。佩芬憫之。曰。需金幾許。嫗曰。非二百金不可。佩芬乃言於父。父許以百金。嫗鳴謝。而不敢言不足。然猶悄悄向佩芬請益。佩芬竟典衣質金。以足之。會新年。同舍姊妹行。莫不衣服麗都。獨佩芬仍其舊。父母怪之。佩芬知不可隱。乃以典衣質金之事告韻笙。一笑置之。爲之製新衣若干襲。益之以簪珥之屬。而竊嘉佩芬之任義焉。是年韻笙之副室周娘舉一子。韻笙喜。現於面。笑謂佩芬曰。我晚年得此。寧馨得非汝成人婚嫁之報耶。

申氏（佩芬繼母）有姨姪陳祝三者。窶人子也。家多食。指時有急。輒以千韻笙。韻笙以申氏故。不以爲求之無厭。故陳每得如願。以償貌殊。銜感。家事無鉅細。恒往襄之。執役勤甚。嘗爲韻笙課租稅量出入。涓滴歸公。未嘗如日月之蝕也。韻笙於是稱之曰。能知其貧也。則更餽以多金。曰。此償汝勞。佩芬獨鄙陳甚。私語父曰。陳蜂目而豺聲。幸善防之。父嗤之以鼻。曰。汝安有相人術哉。會景茂景森荒學而嬉。入中學校。有初靡終。被擯焉。二人者皆冠矣。茂多嗜好。森亦無行。喜伍執袴。酒食游戲相徵逐。依韻笙而居。恒竊物典質。作浪蕩資。韻笙累戒不悛。常以爲憂。陳祝三乘間譖曰。君縱懷詩酒。而卸肩頭家政於女公子。佩芬妹。畢竟女流。安知外事。二景（景茂景森）實爲君家之蠹。芬妹心腸好。以予所知。已受二景之愚。銷金無算矣。長此而往。君其奈何。即幸予言不中而

二景不皆將婚乎。他日妻啼飢兒號寒。仰給於君。君雖富敵陶朱。恐因之不能長守矣。韻笙曰。守富何爲哉。不凍餒足矣。吾家雖無藏金之窖。然多田宅。計其值可得數十萬金。權其租賦之所入。固溫飽有餘。正不虞二景之蠹蝕也。陳乃默然居久之。又以爲言。韻笙漫應之。居久之。陳又譖二景於韻笙。曰。君老矣。一旦不諱。誰能制二景乎。韻笙心動而色變。陳又默然。陳之譖二景也。二景不知也。而佩芬知之。蓋佩芬之防陳如防賊。陳與韻笙偶語時。佩芬恒屬耳於垣。故夫己氏浸潤之譖。大半爲佩芬所聞。佩芬雖聞之。然尙未知陳之用意安在也。

陳譖二景。旣不遂。乃以一片假惺惺交歡於二景。一日忽問曰。汝兄韻笙何如人也。皆曰。長者也。吾儕不幸失怙恃。個兄憐而撫之。以至於今。德莫大焉。陳曰。君父死時。韻笙得其遺產幾何。二景有慚色。對曰。無阿父易簣後。敝衣數襲。不足以理吾儕號泣訴諸族。無應者。微個兄阿父將靈葬耳。嗟乎。予家亦素封。及阿父而不能守。致一寒至此也。陳爲之作態。歛歔曰。公等仰人鼻息。是何可常。他日更益之以家室。妻孥之累。其亦將寄食以終耶。余微窺韻笙意。爲君等授室。後謂須各人自掃門前雪。不復兼養君等矣。以余所聞。君父死後。實有薄產。遺韻笙。不然何樂而撫養君等哉。君等勿夢夢。盍以言餽之。若不早圖。曠臍何及。二景爲陳所惑。以爲個兄之撫我分也。則益放恣揮霍。凡韻笙之田租家具。信手攫取。韻笙屢勸不聽。甚至反唇相稽焉。二景嘗吐語意於佩芬。曰。汝父……今乃知其慊他人之慨……佩芬白於父。韻笙曰。怪哉。言乎。佩芬曰。兒觀二景對於阿父。近狀至不良。而與陳祝三殊親昵焉。陳祝三得毋構離間之言惑二景乎。

著者曰。佩芬席豐履素爲女公子。使尋常女子處此。其不以富厚驕人者鮮矣。夫富者。浸淫於銅臭中。方寸每中毒而墨矣。其視貧賤者流。往往白眼橫加。漠視而不一援手。偉哉佩芬。心懷慈善。慷慨解囊。濟人之急。雖擲多金。亦不恤此巾幗中之義士也。吾崇拜之。

著者又曰。晚近人心極穢。械變詐之能以直道事人者。往往入其彀而被其害。雖老於涉世者。偶不經心。輒爲若輩所播弄。此待人接物之所以難也。陳祝三者。小人也。覬覦花氏之財。欲爲一網打盡之計。因而效微勞。以見信於韻笙。從而行其浸潤之譖。更於彼方面讒間二景。韻笙也。二景也。皆爲所惑。佩芬獨具慧眼。識陳之奸。是真絕世聰明女子也。

(五) 幹蠱徒勞舌 傾家各喪心

陳知二景業與韻笙興口戎矣。則竊自喜。喜人爲魚而上其鈎也。乃乘間語韻笙。二景不儒不商。游手坐食。近益無行。有如江河日下。君之後患。未有艾也。夫人不執業。烏知甘苦。又何以自立。某不才。而君常稱之曰能。愧無以報知遇之恩也。君乎。若肯以十萬金相付。某當携二景出門服賈。揣摹陶朱公而貨殖焉。如是則君可坐收其贏。而二景有業可執。有勞可服。當漸知物力之艱矣。韻笙曰。然。然十萬金鉅款也。倉卒之間。何自來。即有金將何業。而可陳曰。君慎矣。君非擁數十萬金之產乎。變產而貨殖。不亦可乎。吾黔固鴉片之產地。鴉片好生涯也。湖廣之人來黔業此。而利市三倍者。不可勝數。君亦當習聞之。個中人予半相識。君倘有意。可招之使來。謀定而後行也。

韻笙心動。然首未領也。陳乃日邀鴉僧數輩。以翻蓮之舌說韻笙。韻笙樂聞之。未幾而陳計行。韻笙竟懸大欲於芙蓉城裏。將營鴉片生涯矣。佩芬知之。諫其父曰。阿父誤矣。吾黔不通舟楫。山行多盜。聞人傳說。業士者十有八九。被盜身且死之。東鄰劉固業。此而暴富者。然甚知機。改業久矣。吾家儘有田園。但求溫飽。何必作孤注之擲。求所謂大欲乎。兩叔不肖。阿父可善教之。否則令就傅於商。號習商可也。否則各畀以若干金。令與陳君設肆於市。亦可獲什一之利。然與陳共事兒竊料。事無不敗。阿父若聽陳言。變產而業土行見。十萬金一去不復返矣。兒嘗爲父言。陳蜂目而豺聲。惡相也。近更與兩叔喁喁。私語其不利於阿父也。明矣。父乎。其熟圖之。韻笙聞之而思之。頻點其首。遂守其產而不變。久之。不遣陳行。陳語二景。是必佩芬爲祟也。則共恨之。刺骨陳更鞭策。二景曉曉與韻笙齟齬。陳則絕跡。不過韻笙速之。亦不至而日諷鴉僧交。韻笙以羣口揄揚陳。遲之又久。韻笙信陳益堅。佩芬之言遂逆乃父之耳。韻笙於是鬻其良田。得十五萬金。悉以付陳。命購士携二景俱去。陳挾十三萬金之值赴廣東。命二景各挾萬金之值赴常德。詎陳行至梧州。忽馳電告韻笙。云遇盜。盡祛所有。盜邀劫於荒野。就近鳴之。官以無證。故拒不納。惟有一死以報君予死。家人窘矣。君幸憐而存之。時陳之家人亦得書。則舉家向韻笙索人焉。韻笙大窘。急馳書慰陳。且速之歸。陳得書。疾趨常德。會二景幸。二景之貨尙無恙。陳命二景徒手過歸。報韻笙曰。常德之貨。陳主之矣。謂售之可得三萬金。將携以赴滬。易舶來品。歸而行銷於黔。獲利可倍蓰也。韻笙歎曰。休矣。乃馳電阻陳。而陳已行。陳擁厚貲至滬。遨遊乎銷金窟間。樂而忘返。金且盡。則購製造燐寸之藥材。凡數百金。

將以搪塞韻笙也。陳歸請罪於韻笙，且效婦人之泣，謂予遇盜於梧，僅以身免，復病於滬，幾至不起。韻笙察其面，果有病容，則反慰勞之。陳又指數百金之值，曰：「此以三萬餘金得之桑榆之收，當在是矣。」韻笙無以應，曰：「君且歸，休陳去。」韻笙持其女佩芬而長歎。至於泣下，不曰：「陳祝三誤我，而曰：『此汝繼母申氏誤我也。』申氏此時已就木有年矣。」

居有間，陳疾瘳，往說韻笙曰：「君不欲恢復，所失耶？夫燐寸亦一好生涯也。予近得其製造之法，苟設廠焉，是可專利於黔中。」韻笙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陳曰：「然則予所置三萬餘金之貨，棄之不可惜耶？」韻笙曰：「余更無基本金矣。奈何？」陳乃以公司之說進，以集股爲己任，設火柴廠焉。佩芬泣諫，韻笙曰：「一誤豈容再誤？若聽陳言，萬一再驟而予家蕩矣。」願事已垂成，不可中止，設廠不及一年，果大驟，前後凡虧折數千餘金，而韻笙之產幾無可變矣。從此韻笙書空咄咄，憑吊十餘萬金，每舉家痛哭。此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事也。韻笙擁先人之產，平日兢兢守之，以爲不壞長城，一旦蕩其產焉，至於數薪斛米，其可堪乎？

著者曰：韻笙之忠厚，陳祝三之狡詐，佩芬之智慧，可稱三絕。祝三以狡詐之語誘韻笙入彀，佩芬輒揭破之，揭破之而陳計仍得行，佩芬誠莫如其父何也。彼祝三真奸雄哉！引長繩放遠鷄，使韻笙之家財不復爲二景所侵蝕，祝三然後得聚而殲之。二景亦慎甚爲祝三甘言所惑爲之作傀儡，而交惡於個兄甚矣哉！祝三之弄人也。古之亡國君，往往遠賢而親佞，親之者不知其爲佞耳。韻笙太長厚，致受祝三之佞，至傾其家而

後悟焉。不亦哀哉。雖然韻笙之信申氏。以其爲妻姪耳。世之人以愛其妻之故而推愛其妻之兄弟。蓄以至憤事者。比比然矣。若而人者。盍以韻笙爲鑑乎。

(六) 廻首家何在 陳情鳴不平

銅山崩矣。阿堵空空。韻笙仰屋興嗟。逢人長歎。其懊喪爲何如也。是年(二十八年)秋七月下浣。韻笙一病不復起。三日而歿矣。易箚之夕。汝然顧佩芬曰。予老悖。悔不聽汝之言。致有今日。余今已矣。心不能忘汝也。汝妹已字人。他日能宜其家。予所望耳。予屢爲汝相婿。汝每以自由擇偶爲辭。將來東床屬阿誰。願汝慎選之。嗚呼。芬兒汝夙負男兒豪氣。予今視汝爲家男子。死之後。撫弟嫁妹。惟汝是賴。庶母周娘。年事方青。嫁否可聽之。予身後餘產。猶值數萬。然二景凶頑。勢必蠶食殆盡。汝不常言人貴自立乎。能自立。大佳。汝與弟。其共勉之。佩芬泣不能仰。淚眼瑩瑩。看其慈父。則已作長眠人矣。韻笙死。陳備二景。至向佩芬假惺惺作勸慰語。三數語後。遽問死者身後遺產。安在。佩芬彈淚而慍曰。陳君來何爲。周之鼎何勞。楚問哉。又呼二景曰。叔父尸未殮。遑問其他。叔乎。予父能憫幼孤。而撫叔。想叔亦能撫予父之幼孤也。矧予父遺產寥寥。無幾。叔忍攫之而去耶。二景置不答。則相將入室。舐篋而去。其明日日晡。死者之衣衾棺槨。尙無有也。佩芬急投族長曰。花城者。泣且訴。花城韻笙族叔也。城曰。聞若翁多金珠。盍以畀予。而措資乎。佩芬曰。安有是。早罄之矣。阿父死。僅遺三萬餘金。不動產。昨已爲兩叔據而有之矣。奈何。城乃召二景而詰之。答曰。安有三萬餘金之產哉。屋數十椽。薄田十餘畝。味同雞肋耳。其他家具。

奇零枯窳。不名一錢。雖欲鬻之。且無人過問。矣。城乃語佩芬。若翁不察。偌大家產。敗於陳祝三。今日者。陳則面團。團爲富家翁矣。胡不告急於陳耶。佩芬乃丐城以邀陳。陳至。初不允。佩芬泣而請命。始允百金。此百金者。立促花城及二景書債券焉。佩芬號哭請益。卒不得。乃憤持百金歸。草草以殮。越七日。即營葬焉。家人面面淒涼。聲聲痛楚。困守空屋。火幾不舉。鄰里之心腸軟者。或推食食之。佩芬等雖得食。然悲從中來。莫能下咽。如是者。未匝月。詎有不速之客。突如其來。如占巢而驅鵠。反客而爲主。佩芬等駭愕問故。來者出券以示曰。「此數十椽者。二景已質之於予。易金而去。尺寸非復君等有矣。」佩芬等遂爲喪家之犬。只帶得一片哭聲。而出而當時。鷓寄字下之戚族。亦一例被摩於門外。挺而走險。各不相顧。欲得二景而食其肉。而二景乃善自藏也。

佩芬挈其庶母弟妹。匍匐乞憐於陳。陳以閉門羹享之。投諸族。諸族皆不納。佩芬憤極。導周娘等。權棲某戚之宇。下已則上書陳情。涕泣鳴之。官家財如何被蠹於陳。遺產如何被攘於二景。孳兒女如何被拒於諸族。暢所欲言。聲淚俱下。二三大吏。黔中臬司爲浙江全公藩司。爲雲南石公首府。爲江蘇嚴公。咸赫然怒曰。小人哉。陳祝三也。彼花城者。非守於蜀。而以墨敗居於家。而爲富不仁者耶。乃逮陳祝三。花城及二景。咸大恐鼠伏。不敢登大庭。則乘夜相朋。踉蹌求得佩芬所在。柔聲下氣。請緩頰焉。花城語二景。當以屋三椽。田五畝。爲佩芬等壽。二景唯唯。立書券契。拱手以奉焉。佩芬不欲多上人。訟乃息。然花城已受大吏一番窘辱矣。自佩芬作不平之鳴。得恢復其家產十之一。居於斯。食於斯。一家數口。不至相隨俱斃。佩芬之力也。然一陳二景。恨佩芬刺骨。是案了結可

百餘日。忽有健兒於夜半飛入佩芬臥內。欲以白刃相仇。佩芬幸天足狂呼而逸。得保首領。游刃及其肩。破冬衣數襲。膚微傷耳。呼聲聞於鄰。羣起相救。刺客乃去。佩芬曰。此間不可復居矣。乃移家依其姑母某氏。而三椽不祥之屋。則以賃人焉。時佩芬年二十有一。

著者曰。花城真無情人哉。族人有急。漠不關心。如秦視越。佩芬於是作不平之鳴。花城殺其威。陳祝三及二景。喪其膽。真快人快事也。雖然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今日之人情世態。大抵如斯。是故父子斷。詎兄弟鬩牆。亦尋常事耳。而遑論宗族之間哉。當世儘有千百花城其人。安得千百佩芬爲快人行快事乎。

(七) 悵觸先人訓 悽絕哭親行

可憐哉佩芬。有如小鳥。宛轉依人。其身世之淒涼。何如也。其姑母老矣。劇有人情。視佩芬如己出。臥榻之旁。許其鼾睡。佩芬每感激。至於零涕。無以爲報。報之以力。恒爲姑家服。井白之勞。至靜夜登牀時。輒下思親之淚。嘗語其姑曰。天生我。何爲我乎。實一不祥之物也。墜地十日。慈母見背。年事方青。阿父又棄儂。長逝而華屋良田。又復相隨。物化天生。我何爲哉。天生不祥之我。何爲哉。言次。嗚嗚而泣。不能仰。姑亦歎息曰。烈烈轟轟家世。忽有如是之一日。誠可痛心。然吾知汝甚曠達。勿自怨自艾。他日擇天而戴。後福正未有量也。佩芬之依其姑也。身外無他長物。田五畝。書一束耳。佩芬於窮愁抑鬱之中。輒小隱書城。與翰墨親。然重溫舊書。

阿父之手澤存焉。則又廢書而泣。欲以解愁。轉增悵怛。兩行熱淚。每點綴於字裏行間。一日讀漢書一卷。初開無意。中得一紙書。則其遠祖花杰詔子孫之文也。文曰。

予掇科至翰林。爲官至御史。亦足自豪矣。然服役王家。無異奴僕。厮養喜膝。怒淵朝不保夕。予以彈劾。權貴黜守重慶。旋由鹽茶道遷江西藩司。拾級而升。爲廣西巡撫。時長兒詠春。次讜春。又次訥春。皆由科第作監司。人皆以爲榮。豔羨騰於口舌。然予視高官。味同雞肋。未嘗作駑馬之戀。而有投鼠之忌。予在廣西。骨鯁如故。復以揭參親貴。褫我衣冠。頻年宦海浮沉。一旦田園歸隱。始知家庭燕息。真安樂窩也。予乃馳書速兒輩。掛冠歸來。共享倫常之樂。並手李二曲集而詔之曰。若曹試推想二曲當時。可知國初殺戮之甚。自愛者裹足不敢登小朝廷。而稱臣二曲。負人望小朝廷。欲沾親賢之名。羅而致之。二曲無意出山。有心解組。再三求去。如坐荆棘中。蓋以宦况苦而宦途危也。若曹乎。亦知滿清入關。篡奪明祚乎。亦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慘。無人道乎。吾家原籍廣陵。十日之劫。遠祖「如錦」公。身親受之。幸得餘生虎口。竄避武陵。孑然一身。望故鄉而痛哭。蓋一行骨肉十九膏於虎吻。能無疾首痛心。視君如寇仇乎。苟繩以春秋復仇之義。不當與小朝廷共戴一天也。而吾曹乃釋然若忘。甚至仰其鼻息。戴其衣冠。食其俸祿。遠祖有知。當怒髮沖冠矣。自今伊始。當與若曹共懺悔於祖宗在天之靈。勿許學馮婦下車。子張干祿不妨。世世生。以布衣終也。三子者皆唯唯。雖然。吾恐數傳而後。或有改先人之志者。予故筆之於書。永永詔我子孫。奕俾世遞。相戒勉。

佩芬之父韻笙訥春孫也。韻笙學優而不仕。亦守先人遺訓耳。而佩芬閱「杰之遺訓」。忽喟然歎曰。使阿父而服官。則一般勢利者流。必有所忌憚。一旦作長眠人。其餘威猶足以懾羣小。何至家畜野狼。行如盜賊。胙子篋而席子資乎。而犛犛弱女。何至困厄如鷓。鶴幾無一枝之棲乎。思至此。則又放聲而啼。是日適爲寒雨清明之斷魂時節。佩芬以麥飯紙錢。祭其祖宗父母。於是盡情一哭。血淚杜鵑。佩芬慟矣。

予前書不嘗言佩芬能詩乎。渠自遭家不造。情懷大惡。詩料不佳。疊疊心聲。都含酸意。人苟讀之不啻摩挲墜淚碑也。嘗賦哭親行一章。錄如左。

我。生。命。不。辰。失。恃。失。怙。妹。弱。弟。孤。孤。伊。誰。撐。門。祚。戚。族。悍。且。豪。垂。涎。非。一。朝。焚。身。象。有。齒。徹。土。鷓。無。巢。嗚。呼。
哀。哉。雙。親。死。孤。雛。小。弱。羣。虎。視。甲。作。長。蛇。乙。封。豕。炎。涼。世。態。竟。如。此。陳。尸。堂。上。無。人。收。羣。脅。孤。兒。索。故。紙。故。紙。
堆。中。多。田。園。入。人。之。手。我。心。酸。親。亡。產。破。孤。誰。撫。親。死。有。知。心。不。安。悲。哉。戚。與。族。人。情。多。反。覆。薄。葬。親。骸。骨。厚。
收。親。田。屋。揮。手。逐。孤。兒。孤。兒。悵。何。之。斷。腸。風。雨。夜。鴛。腹。爨。時。弟。妹。犛。犛。各。淒。楚。心。如。蓮。子。心。心。苦。羞。澀。偶。尋。
告。貸。門。可。憐。家。犬。都。如。虎。奮。呼。弟。妹。不。如。歸。我。身。雖。伏。心。雄。飛。居。恒。抱。有。男。兒。志。安。肯。牛。衣。泣。式。微。一。腔。悲。憤。
手。陳。情。鳴。之。於。官。訟。於。庭。不。驚。我。文。驚。我。事。見。者。爲。之。感。歎。頻。感。激。牂。牁。賢。郡。守。呵。斥。羣。頑。如。叱。狗。挽。回。餘。地。
慰。孤。兒。老。屋。三。椽。田。五。畝。事。定。羣。頑。怒。且。怨。欲。食。我。肉。眈。眈。黑。夜。飛。來。空。空。兒。嗷。以。白。刃。來。相。見。一。擊。不。中。
天。相。子。不。祥。之。屋。不。可。居。弟。妹。夜。驚。如。見。鬼。我。不。避。賊。賊。常。狙。孤。兒。弱。女。依。人。字。顛。危。到。此。復。何。語。仰。天。掬。淚。

問雙親。奚後生男。先生女。先生男。今成人。羣小何敢肆食指。豈容伸吁嗟乎。人去春長。在。花開草又青。此身願化。隨風蝶。栩栩飛棲父母塋。

著者曰。花杰訓其子孫之文。可當得一則官場現形記。此老非第明哲保身已也。雖謂之理想的革命家可也。

花杰之言。多機警處。又多痛快淋漓之句。說得厚祿高官。直是一錢不值。一般官迷當爲之齒冷。

著者又曰。佩芬之哭親行。真絕妙好詞也。然而人許其才。予悲其志。斷腸詞裏如聞哭聲。我從來心硬。然亦不能卒讀之也。

佩芬自稱曰。不祥之物。稱其所居曰。不祥之屋。此無賴語也。然足見其悲憤之深。既惜其父不曾做官。又惜其不先生男。此皆閱歷之談也。蓋大千世界之人情善欺。平民善欺弱女子。韻笙身後之一敗如灰者。病在。身未爲官。門無壯丁也。佩芬之言是也。

(八)有膽雄如劍。終身得所天。

方韻笙在時。一般勢利者流。爭欲得佩芬爲婦。巨紳俯而就。齊民仰而攀。箇中求凰者。苟以貌取人。不無翩翩公子。韻笙以爲可矣。而佩芬獨撐慧眼看低。多少執袴兒。請於父曰。以身許人。此女子第一喫緊事。兒不甘引羞而緘默。苟且以自誤他日。不如意。乃抱怨於父母。父平幸許兒以自由。擇婿兒自信。雙眸子殊不盲也。韻笙曰。痴兒

乃醉心歐化耶。然黔風閉塞。昏禮泥於古。自由必招物議。佩芬曰。物議云乎哉。桑間濮上。斯恥耳。韻笙知其不可強也。乃笑而頷之。且曰。汝之相婿。將何求而可。則對曰。富貴家兒非我耦也。兒願得學問志氣相當者耳。雖極貧賤。甘茹糟糠。否則寧爲漆室女。侍阿父以終也。韻笙奇其志。自後有議婚者。必使佩芬隔帷相婿。迄無當意者。一日韻笙忽撰句囑佩芬對。蓋諷之也。句曰。

女子有家胡不嫁。

佩芬應聲而答曰。

人兒無可莫如何。

此足徵佩芬之志堅。而出口成詞。對仗工巧。真冰雪聰明哉。迨韻笙不祿。門祚式微。於是莫有求婚於佩芬者矣。勢利人情。如是如是。黔有遊宦高氏者。家於蘇州之泖涇鎮。有後起之秀。優於學。即予前書所言頤孫其人也。頤孫少年有大志。恥爲小朝廷奴。則長嘯於姑蘇臺上。聚同志二三。時而書空咄咄。時而借酒澆愁。張其心聲。昌言革命。而其密友江某。早樹先聲於餘杭。時則光緒三十年後事也。小朝廷忌黨人甚。郡守咸戒嚴。某之名。早貫官吏之耳。行將羅而致焉。頤孫之謀革命也。雖未彰明較著。然恐當事者附葛牽籐。作一網打盡計。某於是乘桴浮於海。頤孫亦引避。作黔中之游。花氏高氏至戚也。頤孫至。遍謁之。問韻笙安在。曰。物化有年矣。居有頃。遇佩芬。縞衣素裙。如梨花一枝。容光照人。頤孫固不相識也。或曰。此韻笙之女公子也。頤孫乃以戚禮見。揖而妹之。

頤孫居黔久。雄心不死。有口難緘。則結新雨之同心者。設會而講學焉。其實借講學之名。羣居終日。侃侃作革命之談。頤孫雄辯而多智。衆乃擁之爲領袖。佩芬微聞之。每往觀聽。每就頤孫絮絮問長短。頤孫爲之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事。佩芬聞之。亦怦然心動。請爲女革命家。頤孫心異之。居久之。過從益審。佩芬知頤孫文才槃槃。則願師事之。出其平日所著。示以。頤孫讀其文。誦其詩。筆揚墨舞。吐屬雄飛。驚喜曰。吾不得雌視之矣。與談時事。聽輒了了。間有論斷。多驚人言。頤孫又驚喜曰。果可與言革命也。遂諷佩芬在黔設女講學會。於是頤孫日與過從。傾談益入港。蓋不盡英雄行逕。而忽攙將兒女情矣。士正求雌。女猶待字。碧翁多情。爲之作合。

佩芬視頤孫。所謂學問志氣相當者也。遂微露相從之意。然懸約不遽決。相互觀察。至九閱月。許乃各推誠相許。攝影相贈。俗以指環而婚約成矣。方是時。自由結婚之風。尙未盛行於中土。黔中人未嘗有行之者。行之自頤佩始。

頤孫『北美以美會』教友也。黔中牧師某。英人也。爲北美以美會中重要人物。頤孫往以婚事告牧師曰。若曹爲黔人倡。亦婚姻史上。一佳話也。予願證若曹之盟。且給允許狀。其亦笑予多事否。頤孫喜曰。固所願也。居有頃。頤孫倦游思歸。佩芬挈其弱妹。從焉。南下止於鎮江。入禮拜堂而結婚焉。監禮者爲美人郎登。撫掌高呼。爲新人祝。福從而賀者。男女數百人。且爭擲花朵。戲打鴛鴦。亦殊榮也矣。

著者曰。有父有家之佩芬。人皆以爲寶。甚至巨紳俯而就。齊民仰而攀。無他以花氏故。官裔而富室也。則無

怪無父無家之佩芬羣視爲不祥之物無過問者矣蓋世人取婦每懸大欲於德容言工而外使佩芬不遇頤孫者雖欲不爲漆室女不可得也

著者又曰晚近女士自由結婚者夥矣甚至桑間濮上亦算自由此其荒謬一也貌相許言相媚便爾傾倒我愛儂歡而學問如何志氣何如初不注意此其荒謬二也如佩芬與頤孫者斯可謂之真自由結婚耳頤孫不以佩芬爲不祥之物而願爲之婿自是佩芬知己宜其合也

佩芬畢竟是巾幗英雄爲兒嬉戲喜扮木蘭及遇頤孫願爲女子革命家頤孫奇之予亦奇之

(九)人笑夫妻惹 風生姊妹花

方佩芬別父母鄉而南也當以麥飯紙錢哭於先人之墓頤孫亦偕往展拜佩芬長吁曰父骨寒墓草青矣九泉之下當猶瞻顧女兒憐其顛沛兒今得天而戴惜阿父之不能目覩也兒行且嫁矣冷落一坯土遠離父母鄉父有知當入夢見兒持踵而泣也佩芬於是大哭頤孫欲止之而亦泫然而涕時則白楊一樹烏鳥亂啼瑟瑟秋風其聲如死頤佩風瀾良久始耦鸚比翼飛到江南迨結婚於鎮江言歸於吳下佩芬每好夢不甘啜泣而呼父母頤孫恒爲不歡然心欽其孝益愛憐之

先是佩芬之繼母申氏有姊適郭氏生一兒兒爲申氏之姨姪而與陳祝三爲姨表兄弟郭父曾旅吳作官親方祝三挾資游滬也郭挽陳言於韻笙請以其次女妻其子韻笙次女申氏所出也以故韻笙許之迨韻笙噩耗入

吳郭舍官親不作急携子回瀆就婚。冀援半子例。或有餘潤可分也。比回黔聞陳祝三摧敗韻笙狀。及韻笙身後狀。乃大懊喪。而草草成婚焉。郭郎顧奩賸之。意殊不滿。然而佩芬固已竭其棉薄。鬻爛殘之田宅。遣嫁其妹。其妹爲新嫁娘時。佩芬與頤孫正惺惺相惜。將成眷屬時也。時佩芬年二十四。

佩芬之妹倩郭郎者。俗儉也。一丁不識。惟利是圖。彼以小人之腹度佩芬。其於奩資。謂必肥於己。而瘠於其妹。故郭郎既婚。眷新婦。索佩芬箱篋。幾。佩芬無間言。一笑置之。而郭郎且嘲佩芬曰。若郎高氏爲吳中革命渠魁。予居吳久。頗悉其行蹤。予親某官吳中。嘗銜命弋高不獲。高他日而逮。捕者頭不足。斷也。且其人極貧賤。獨活。維艱若嫁之行。見啼飢號寒耳。佩芬怒甚。然不形於色。鼻間隱隱作聲。蓋郭言之妄也。

著者曰。佩芬哭慕而南行。情狀極悽惻。然自韻笙死。佩芬已早無家。一旦挈如意郎君去。作有情眷屬。吾方爲佩芬賀。韻笙有知。亦當破涕。然則佩芬拜墓而哭。謂之不近人情。可也。夫不近人情之情。斯難得耳。

佩芬可謂不負先人者矣。於異母妹則厚遣而嫁之。於弱弟則隨身而提携之。佩芬可謂恢擴大度者矣。妹肱其篋而一笑置之。郭子冷嘲熱諷。而怒不形於色。尋常器小女子當之。必不肯輕易讓人也。

(十) 剖兒發奇論 救世勉從軍

佩芬自歸頤孫於井臼餘閒。輒坐書城。溫其舊學。頤孫戲呼之曰書痴。佩芬曰。誠然。儂之嗜書。有如蠹。會當三食。神仙字化爲脈望也。儂居家時。阿父以家政委儂。致所學半途而廢。今當彌其缺恨。從君學也。以故。夫妻雙坐。

紅、聞、不、暇、作、情、話、恒、把、卷、論、文、日、不、足、則、繼、之、以、夜、於、是、佩、芬、之、文、學、遂、大、進、頤、孫、常、撫、而、勞、之、曰、卿、真、子、之、高、足、弟、子、也、則、竟、錫、以、頭、銜、曰、女、學、士、而、佩、芬、殊、不、自、滿、曰、學、豈、止、此、而、已、今、世、界、一、學、戰、世、界、也、僅、僅、能、文、章、知、言、學、一、肚、皮、不、合、時、宜、戰、必、敗、儂、雖、女、子、未、甘、自、弱、方、將、力、攻、羣、學、以、與、學、羣、戰、願、爲、健、將、恥、爲、敗、軍、也、頤、孫、曰、壯、哉、言、乎、然、而、新、學、繁、衍、欲、一、一、攻、之、畢、生、不、能、盡、擇、要、而、治、斯、可、矣、會、鎮、江、之、女、中、學、曰、崇、實、新、闢、門、牆、羅、致、桃、李、聞、其、主、要、科、目、有、英、文、算、術、歷、史、地、理、國、文、之、屬、佩、芬、於、是、負、笈、入、學、列、試、國、文、輒、冠、軍、而、於、英、文、亦、精、進、啾、啾、弄、舌、鸚、鵡、能、言、校、長、殊、器、之、一、日、語、佩、芬、鄰、近、有、婦、幼、醫、院、今、方、招、生、院、長、宣、女、士、西、醫、之、有、聲、者、也、汝、願、兼、習、醫、乎、予、可、紹、介、汝、往、佩、芬、喜、曰、固、所、願、也、從、此、佩、芬、狀、忙、甚、一、日、之、間、朝、習、於、「崇、實」、暮、習、於、「婦、幼」、居、崇、實、者、四、年、畢、其、業、則、潛、修、於、婦、幼、醫、院、中、良、以、醫、學、艱、深、忽、忽、數、年、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數、年、乃、畢、業、佩、芬、嫁、後、之、次、年、舉、一、女、兩、歲、而、歿、哭、之、慟、頤、孫、亦、吞、聲、而、泣、曰、玉、樣、一、塊、肉、舉、而、埋、之、黃、土、中、可、惜、可、惜、佩、芬、忽、曰、死、者、已、矣、不、如、舉、而、付、諸、婦、幼、醫、院、爲、宣、先、生、之、解、剖、品、而、驗、其、病、源、是、則、剖、一、死、兒、而、後、來、同、病、之、兒、有、術、以、療、可、活、無、算、頤、孫、曰、嘻、是、兒、何、罪、卿、乃、欲、臠、割、之、耶、何、忍、心、如、此、佩、芬、掬、淚、而、歎、曰、儂、非、忍、也、死、兒、安、知、痛、苦、與、其、埋、之、而、果、尸、蟲、之、腹、曷、若、剖、之、以、資、試、驗、且、剖、一、兒、而、知、其、病、儂、實、欲、因、其、病、而、求、得、起、死、之、方、俾、他、人、之、子、得、藥、以、活、莫、有、如、予、兒、之、殤、者、此、亦、博、愛、主、義、爲、方、寸、主、宰、所、默、許、者、也、頤、孫、驚、曰、奇、論、奇、論、卿、可、將、兒、去、佩、芬、遂、言、於、宣、醫、士、剖、兒、而、視、之、宣、曰、是、患、熱、病、而、死、者、宣、又、詔、佩、芬、曰、孕、婦、於、飲、食、不、可、不、慎、是、兒、之、病、必、由、

汝多食性熱之物耳。熱有毒。毒發不之治。輕則現於外。而體被千瘡。重則熾於內。而致死。此中醫所謂胎毒者是也。

佩芬年二十七。舉一男。殊茁壯。試其啼聲。聲雄甚。竊自慶。幸。頤孫爲之跽。而禱諸上帝。賜福於其愛兒。俾長壽。然而兒生不辰。國方多故。健兒草命。捲地生潮。烽火熾。武漢風鶴驚。江南威赫之義旗。倏指石頭城。下槍林。彈雨決死於戰場。死亡枕籍。時則亦十字會。結隊臨戰地。埋死救傷。出入腥風血雨中。狀忙甚。佩芬既習西醫。例當入赤十字會。實行其天職。於是拋却家庭。不遑將子。隨醫師。筮女士。作秣陵之行。露宿風餐。飽常勞苦。然以救護同胞。故樂此不疲也。內顧愛兒。每形夢寐。而藥砭又臥病於春申江上。欲歸不得。然則撫兒者誰歟。乃托鄰媪。伴其弱弟。哺其孩。提佩芬。每放心不下。恒馳書以訊。且忙裏偷閒。歸家視兒。赴滬視夫。瞬息奔馳。勞人僕僕。莽莽風塵。撲人。想佩芬。改變了朱顏。贏得幾分憔悴也。

著者曰。佩芬之剖兒。創聞也。頤孫以爲忍聞者皆當以爲忍何也。以親生兒。付諸鬻割。亦大不近人情哉。然而世之忍心者亦多矣。或則以貧殖爲累。生兒而輒棄之。或則異母不慈。虐待前頭兒女。磨折其可憐之生。甚或下辣手而斃之。如此者。眞人道之慘變耳。若夫佩芬。剖一病死之兒。其忍心固超出於恒蹊。推其心。欲驗一病兒以救百病兒。則其博愛之心。可以對人而無愧。爲造物所曲諒者也。戲劇中有殺子報。佩芬之死。兒有知。當亦不爲厲鬼也。

佩芬、迥、非、尋、常、女、子、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佩芬有之。尋常巾幗。聞戰事如聞談虎。而佩芬從紅會出入軍中。尋常巾幗。有夫有子。輒如驚馬之戀棧豆。而佩芬能置若不顧。從紅會而長征。佩芬迥非尋常女子哉。彼非能脫然於夫。若子也。徒以愛國良心之督責。出而行其救世之天職。不得已而撇其家庭。試觀其忙裏偷閒。歸來一省。可知其未常脫然於夫。若子也。若果脫然者。人之無情。一至於此。須知佩芬固多情人也。女學士略能詩文。輒自滿。自大。佩芬優爲之。而自視不足。從而攻羣學。願爲學戰之健將。吾願女同胞。皆如佩芬。吾願女同胞。皆如佩芬之博學。

(十一) 狂歌驚太守 送死哭英雄

京口爲頤孫夫婦常住地。佩芬在婦幼醫院時。頤孫執教鞭於孤兒院。兩院爲鄰。相距咫尺。課餘則彼此過從。恒携手出游。喜棹孤舟。放乎中流。登高而攬江山之勝。亦壯游也。迨風雲起於武漢。江南北如同霹靂一聲。健兒之拚命而歎者。倏若蟻蟲之振。頤孫聞革命之先覺者也。聞之能無心動。佩芬亦巾幗而鬚眉者。則撫掌稱快。喜而作歌曰。

昏昏大陸東。沉醉夢中二百年來亡國種。
喚醒我英雄。速礪我兵戎。奪得河山歸漢統。
頤孫方飲爲之浮白者。三歌而和之曰。

少年美弟兄。天賦神人勇。頭顱正黑血正紅。

捐驅衆志同。踴躍快從戎。共歌饒吹。鳴黃龍。

大風起。雲飛揚。聽頤孫夫婦之歌聲。彷彿鼓琴。而作北鄙殺伐之音。足以立懦而振聾。鄰近小兒聞歌。既習則學。舌而歌聲。遍里巷。且傳播於學校。譜爲弦誦。教諸生歌之。而鎮江太守承璋微聞之。詫曰。此革命之聲也。胡爲乎來者。左右或告曰。此歌乃某某作也。太守怒曰。敢爾。乃興問罪之師。躬往窮治作歌者。時則頤孫客滬。上方以歌郵贈鄂軍。且請纓焉。承璋不得頤孫。則咄咄逼佩芬。佩芬慨然自承。且哂之曰。公休矣。革命風潮滔滔皆是。萬口昌言。不可復遏。竊恐鎮江一隅。揭三色旗而起。義且暮間耳。公不能未雨綢繆。而欲臨渴掘井。聞歌變色。叱咤以威弱女子。然即殺我於事。亦無濟公休矣。承璋不能對作色而去。餘怒益張。思欲媒孽而羅織之。以殺此豸。詎佩芬言中。鎮江倏樹革命之旗。不數日而白幟滿城。江山光復。時則龍蟠虎踞之石頭城。猶在槍林彈雨中。有虎負。颯急切。不能下。以故鎮江雖光復。而人心惶惶。茫然無緒。足以語革故不足。以語鼎新也。頤孫乃遣歸。與其同志數十人。創設共和白話演說會於城市中。力闡共和真義。稠人廣衆。無不點頭。而鎮軍使鄭權聞而避之。每七日。輒一蒞會。登演臺。侃侃而談。風生四座。時佩芬未隨紅會行。則與女同志數人有若青春燕子。飛入人家。慧舌翻蓮。喃喃然作共和佳話。贏得萬千白幟。亦眉飛色舞。喜作新民。於是鎮之人。倏若夢覺。醒其心。則夷謠諺。乃息。然而人皆安堵。獨佩芬夫婦不得寧居。頤孫有事於滬。佩芬則入紅會而趨秣陵。戰雲壓頂。鐵血染衣。宿露餐風。停辛茹苦。佩芬一弱女子。而樂此不疲。則其博愛之忱。熱也。

血食相薄。風作死聲。石頭城下。踴躍用兵。紅會塞其十字之旗。出沒於烽煙笳鼓間。拾死扶傷。婆心良苦。佩芬朝

夕蹀躞。司看護焉。有楊韻珂者。戎馬書生也。鏖戰白門。彈花被體。一息尙存。狂呼負負。紅會昇而昇。佩芬。施手術焉。然已無救。人之將死。如鳥哀鳴。而韻珂不然。笑語佩芬曰。戰死沙場。快事。快事。所慮家人。夢夢尙盼。生還。願孫我。故人也。予有一事。欲託之。情不得見。敢以托女士。言至此。氣逆不復成語。佩芬爲之慘然。乃飲以白蘭地。盡一觴。而韻珂逝矣。佩芬泫然而涕。口占數絕弔之云。

男兒戰死勝封侯。笑靨如生喜願酬。他日河山倘還我。知君姓字壽千秋。
手執刀珪爲治傷。血花點點污戎裝。出師未捷身先死。魂魄猶應繞戰場。
易簣酌君酒一杯。儘傾塊壘莫徘徊。故鄉親友如相問。贏得江南半壁回。

韻珂骨未寒。南京已大定。佩芬曰。嗟乎。惜楊君不得目覩。地下有知。當額手慶也。乃爲詩以誌喜曰。

三吳形勝古無雙。二百年來淪異邦。天塹路難平等渡。鍾山鐘不自由撞。幾何功狗邀三考。多少奴才除兩江。
(金田事覆。曾氏昆季先後任江督。彭左繼之)却喜風雲今變態。石頭城下降幡降。

莽莽金陵十二州。仲謀勞死建文休。胡奴負固酬知己。(張口扈駕有功。西后發以雙餉。命駐浦口作養老軍。張感知遇之恩。革命之役。力抗不服。聲言誓以死守)跼狗咆哮惹衆讐。(各省聯軍。虜擊張口)百姓何辜多授命。三苗倖竄免無頭。(事後口及剛毅張人駿俱亡去)南風聲競天興漢。四九晴光永不收。

南京之役。月餘未雨。

(十二) 如何分手早 賸個斷腸人

自神州革命而民氣大張。巾幗者流亦復揚厥鬚眉。不甘雌伏。而佩芬即其人也。佩芬與其女友陶淑芳等。觥觥自負。無愧英雄。時則馳書於白下女同志林宗素等。名譚羣芳。書裁弱素。向南京政府要求參政之權。政府曰可。其速研求法政。俾曉治方。佩芬於是議設女子法政學校於京口。栽培姊妹之花。俾一行桃李。謀國有猷。嗚呼。孰知宏願未償。遽爾病魔爲厲。天之厄佩芬。蓋若是其甚焉。

江南春去紅了櫻花。吁嗟佩芬。香銷玉墮。佩芬以憂患餘生。本是多愁多病。比者負笈學校。林苦志潛修。致身赤十字會。疲於奔命。夙有咯血疾。因之而劇。竟殞其生。佩芬病裏忒煞淒涼。孤兒四齡。戀懷而啼。弱弟成童。扶牀而呼。女友陶淑芳等。時來牀頭。作無聊之慰藉。以至於彌留。而藁砧頤孫。時客滬上。亦竟臥病。不得歸。人各一方。遙憐同病。能無黯然魂銷乎。佩芬死。美以美會諸友爲之棺殮焉。嗚呼佩芬。僅年三十耳。淑芳等哭之哀。迨頤孫少瘳。踉蹌歸。則一棺已蓋玉骨。漸寒。此中有人呼之不出。時則佩芬之弱弟。以一封書與頤孫曰。此阿姊之絕筆也。頤孫啓封。得詩四絕。詩後各綴以短言。

『其一曰別矣夫子』可惜鴛鴦不雙。死生離死別。兩淒淒。有家有子爲君累。休再天涯試馬蹄。

嗚呼。憂患半生。妾本多愁多病。子歸六稔。天斬雙宿。雙飛目斷。天涯游子病也。何如妾也。弱喘延絲。死在旦夕。妾死郎其勿悲。居家弄孤雛。妾當陪笑於地下也。

『其二曰別矣。予妹』骨肉流離。道路遙故鄉。莽莽易魂銷。儂今撒手塵寰去。要汝臨風賦大招。自予南下。與汝大疏。汝今無恙。耶汝之靈砧亦無恙。耶魚雁不來。相思未問。姊今死矣。與汝不復相見矣。臨終賦此。聊托精誠。以訣別。

『其三曰別矣。弱弟』呻吟呼弟。淚潛然撫汝。不終負祖先。一髮千鈞關繫爾。有人佇盼在黃泉。

予父晚得子。所得惟汝。故予雖適人。不忍舍汝而去。方期撫弟成人。可告先人於地下。無如天奪我。年中道舍汝而去。弟其努力上進。他日歸延。花氏之宗。重振家聲。克篤前人之烈。予目瞑矣。汝之姊夫頤孫長者也。弟可師事之。

『其四曰別矣。我兒』自扶瘦骨。強支牀。手抱孤雛。淚兩行。休向娘前嬌。慙泣一朝。失母情。誰將

衰此。呱呱得年。僅四。予懷爲汝之臥床。予乳爲汝之食品。年來予以役於紅會。不遑將子。倩人代哺。固已憔悴煞汝矣。予今無可如何。棄此一塊肉而去。鄰有媪。頗仁慈。因以藐孤托之。不知其能成人否也。

數行絕命詞。哭煞頤孫矣。頤孫義士也。遂不復娶。無賴杜門。弄雛自遣。詎此呱呱者。旋亦隨母而去矣。頤孫之腸斷何如也。從此弔影自傷。往往痛飲千愁。萬恨。恒以一醉銷之。如此家園更無可戀。於是隱於酒園。游於天涯。今其人固無恙。聞猶在春申江頭。作筆墨生涯。度可憐歲月。嗚呼。其信然耶。

著者曰。花開花落。今煞尾矣。十二章中。不如意事。居其八九。佩芬以憂患餘生。慶神州光復。五色旗方於風。

中作得意之鳴。而佩芬已物化。共和滋味畢竟。何如吾知佩芬。且以無福消受。爲恨。嗚呼。休矣。共和之魂。亦似曇花一現。我見其開。我且見其落矣。佩芬泉下有知其亦可以無恨矣。夫篇中小有缺點。如佩芬之妹若弟。未詳其名。佩芬死後。其弟後事如何。亦未有交代。此則頤孫書中所未詳著者。未敢胡謔也。幸閱者諒之。

頤孫書中尙有佩芬詩稿一束。於余篇已插入若干首。舉一可以及三。正不必窺其全豹也。故不備載。

乙種社會 共五篇

乞兒之新年

海鳴 原第一集

舊年除夕。四民息業。即十字街前。唱蓮花落者。亦收拾起芒鞋竹杖。匿居古廟中。檢點殘柴。幾何剩飯。幾何銅元。幾何銀角。幾何如商人子。年終結帳時也。默計一年中風霜雨雪。歷盡艱辛。而此夜所得。乃亦不過爾爾。予爲乞兒抱不平。乞兒乃不自知天真哉。乞兒此身外之作孽物。何須斤斤計較。予思乞兒固來去無牽掛者。破簷下納頭。便睡較富家兒。飽煖思淫。輾轉床席者。有天壤之別矣。願乞兒往日未嘗不如此。今朝大除夕。家家圍爐守歲。乞兒亦爲時俗所染。聚羣丐作牧豬奴戲。呼么喝六之聲。喧於室外。嗟哉。乞兒乃以血汗錢。如此斷送也。予爲乞兒諒。乞兒之貲甚微。胥街頭辛苦得來。較之高堂大廈中之富家兒。擲黃金於虛牝。使祖若父不瞑目於九泉下者。乞兒猶勝人一籌也。

無何天明矣。乞兒亦學得走喜神方。挾其舊鉢而出。以覓喜神。夫喜神之於人。非佑其升官。即助其發財。乞兒固無須此也。世人有以同胞爲同胞者。其一憐憫此哀哀無告之乞兒。即乞兒之喜神。是已。顧乞兒之出。乃終不能覓得一喜神所見者。惟大人老爺少爺與太太小姐奶奶耳。

新年初一天公大作。美晴曠乍放。游人真有人逢喜事精神爽之樂。乞兒躑躅街頭。恨天公生我何亦。予我以目。見彼紅男綠女。均打扮得齊齊整整。嬌嬌婷婷。獨我顧影自憐。有無衣之嘆。嗚呼。乞兒亦人也。何形容憔悴。面目黧黑。一至於此。

穿長街入短巷。乞兒蹣跚獨行。亦不知是否。大二三四五六馬路。惟見汽車鳴。馬車聲。得其中男女要皆顧盼。自雄。乞兒正痴望時。忽吹喝一聲。由後而至。乞兒大驚。急回顧之。人力車來矣。

人力車夫汗點如珠。滴其吹喝也。喘而不能成聲。乞兒自思。以人役人。其樂若此人。而被役於人。其苦若此。獨我乞兒不役人。亦不被役於人。乞兒固大自在也。

日中矣。乞兒過一巨室之側。其中金鼓交作。乞兒詢之。路人知是戲場。自念生平無非。是戲。然此人作之戲。乃未曾見。摸索囊中。尙有銅元十許。乞兒雖濼。不如人。而此銅元固與富人囊中者無異。有錢即看戲。誰能以乞丐鄙之。不過乞兒資微。僅能於起碼廂中觀之。紅氈氈上之人物。如在虛無縹渺間。乞兒有聞能聽。有目能視。原無異於常人。但出費寡。據座遠。有耳有目。終不如富家兒爲可貴。冤哉。乞兒此銅元十許。忒輕擲矣。然乞兒無悔意。

以平日論何能與彼輕裘緩帶者共坐一室爭上下之位。今日以數錢得此甚矣哉。金錢之勢力也。戲終場後日已西下。乞兒之囊已空。年初一已過。一年以內僅有此日。乞兒既視爲奇罕。記者又曷敢珍重筆墨。不爲乞兒一記。

蘆花淚

昂 孫 原第六集

鳥魄停飛。花魂欲斷。夕陽半面照林際。鎔成一片可憐紅。若隱若指。人以憑弔者。余方於醉後作郊外遊。陟見簇簇新石。矗立荒煙蔓草中。俯而視之。則亡女陳愛華墓六字。清明已過。不見灰飛紙錢也。

歸以語余友愁儂。愁儂曰。吾知之。此吾家戚也。死僅半載耳。請爲子述其顛末。

女士浙東人。父亦名宿也。貌秀而慧。教之讀。過目不忘。九歲畢諸經。父愛之若掌上珍。嘗語人云。此吾家女千里駒也。

女士母諳章句。工針黹。刀釜鹽米無不精。一一教誨之。而女士亦得乃母風。遠近求婚者日數起。顧女士性傲。來輒不當意。其父若母并不願其爲。窶人妻爲商家婦也。亦聽之。以是年及笄。猶未字人也。

昊天不弔。陟謁興悲。女士之傷痛若何。可以不言知之。母歿之日。詔女士曰。余病已不起。汝父待余和汝事。余孝生前之福。亦享受幾年。修短隨化。終期於盡。若余者。殆死得其所。可無間然。所遺憾者。生前不能爲兒擇佳婿耳。汝性過傲。親事上恐少有折磨。然汝酷愛汝。必不忍汝之不得其夫也。汝可允則允之。女士唯唯無以應。惟有

以淚洗面。送歸。利天而已。

女士父篤於伉儷。賦悼亡後。立意不再娶。免苦弱女子。有以中年相勸者。則謝絕之。女士泣諫曰。孟子不云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阿父無兒。爲女計。其若祖宗何哉。父爲之改容。乃議繼娶。

繼娶張賈人子也。嫉女士多才。嘗爲其父曰。吾聞之。女子無才便是福。若愛華者。其福涼矣。且自由風氣。流毒海內。子不聞某家女郎。其腹膨脹乎。人謂詩書福人。吾謂詩書禍人。爲門風計。不可不戒焉。女士父本長者。更不能有所可否。於是女士始而輟讀。繼而勤操。作再繼而受鞭笞。惡魔則漸漸而來。趣味則朝朝滅却。欲其不哀傷滅志。事乃母於地下。烏可得哉。

幸矣。天之玉成人也。使果不夭。天年則晨爨夜刺。終受折磨。即婚姻關頭。亦無良果。乃不持久而困。以病既病而益之。以死是女士得爲完人矣。死之時。有絕命詩二章。余從伊父得見之。其詞云。

溼濕寒衾。只自知。斷腸人寫斷腸詩。可憐第一傷心事。繼母嚴威。日日施。

苦樂悲歡命不猶。天無可怨人。無尤何如及早回頭去。不教椿枝感晚秋。

此詩由伊父枕邊搜得者。一坏黃土。痛逾喪明。至今尤未歌弄璋也。余悲其事。爲泚筆記之。

一家哭

箸超 原託名昂孫 原第七集

稽山之麓。有破屋數椽。墜檐仰瓦。不蔽風雨。驟見之。幾疑爲無香火之殯宮也。一耕者日有事於其傍。知之。頗能

審嘗舉以告人。余因具錄之。亦請命書之一種也。

耕者之言曰。之數椽破屋中。不舉火者殆三四晨夕矣。當炎日曝腹之際。子方收拾耒耜。將歸作午餐。則見一老嫗抱一雛兒。出泥席而坐。作無限可憐狀。初見之訝爲鬼。望望不敢近。繼而無日不出。又無日不於是時出。惟雨絲風片吹打零落時。予既輟農事。不敢知嫗之果出與否。以情度之。彼固爲曝兒計。其呵護甚周。至必不忍加以無情之風雨也。

嫗髮半如雪。年事可七十餘。雛兒則猶襁褓也。度其倫必爲祖母。孫子無疑。雖然此呱呱者。恃乳爲生活。以垂斃之老婦而育此窳窳兒。不其大難若曰。以漿米飫之。則如不舉火。何種種可憐可泣之疑竇。設非鐵石心腸。必怛怛動也。余幸非服官者。民間疾苦。置若罔聞。乃釋耒耜就而詢之。嫗聞言。目視余。以手扼兒頂。爲之撫摩者再良久。始言曰。子少年。非有事於西疇者耶。余曰。然。則子吾之同道也。試爲子言。老身陳姓婦也。先夫壯年時。以力耕積薄資。置田一畝餘。糊口三十年。賴以不支絀。即兒室女家亦已了却。向平矣。會革命。以蠲賦號於時。太平之樂。舉室相慶。果不料所謂蠲賦者。乃欺人語也。越年虎役來。追逋急如火。稍齟齬。即以抗賦逮。先夫去。迨賃田賄役得釋。歸然已驚悸成病。不能復起矣。吾子既抱陟岵之痛。重以家室之累。一天汗血。未能謀得三升十指辛勞。只怕贏來一死。由憂而鬱。由鬱而病。由病而歿。今所手抱者。其遺腹子也。孤兒命苦。乃母又以產後驚風。死喂乳。無入水火。不繼行見。相抱斃耳。余聞其言。至爲悲痛。餽以粟五斗。表同病之憐。其存其歿。後莫聞。知真千古。

傷心史也。

嗟乎。古人有言。苛政猛於虎。氓之蚩蚩。不死於水。不死於火。不死於盜賊。不死於檜林彈雨中。而獨死於苛政之下者。可勝言哉。何者爲愛國。何者爲救國。亦曰愛國者。刻削小民之脂膏。以愛國也。救國者。刻削小民之脂膏。以救國也。嗚呼。國而無禮。胡不遄死。

湘中巫

冥飛 原第十三集

湘俗尙巫。巫者假神怪之說以求食。於是巫之所在。鬼亦隨之。巫之術。足以進退鬼。鬼之力。足以生死人。故巫者常爲一班人所信仰。巫者固精於心理學。能揣摩時尙。迎合社會之心理。巫者之言曰。疾病多由於鬼祟。非禳解不可。孩童易爲鬼迷。又非祈禱不可。於是三家之村。十室之邑。人跡所至。鬼亦能往。巫者遂借以爲生財之大道。巫者又能鈎結僕婢。刺探人家之隱事。以嚇唬人。而自神其說。於是世無有不遇鬼之人。巫無有不靈之術。湘中之巫。分爲兩派。其一派曰排教。排教主。祝由科。以符水治病。多不取錢。其有索酬謝者。僞也。以木排商人。多辰州籍。辰州符爲祝由科嫡傳。故曰排教。其一派曰師教。師教主跳神。有打猖。衝齩。划乾龍船種種名目。而關符立禁。收嚇斷家等事。屬焉。其取貲也。視其家之貧富爲衡。自三十三文。以至三百三十元。無定額。賊無空過。猶自解曰。無錢則法不靈。故師教之黨徒最盛。

一人鳴金於前。二人肩旗隨之。二人舁小竹輿。置一尺許神像於中。望塵而趨。謂之打猖。猖神之來也。附於一人。

之身謂之馬脚。高脚能吞刀吐火諸術。則謂之神降。或從而乞藥。馬脚以唾沫丸泥與之。或不與藥。手瓶與帽奔騰。病者室中炊許。時喏曰。已捕得鬼矣。於是馬脚之功用畢。囊貲去而瓜分之。

師教之祖師曰。白石三娘。匪土木偶像也。聞諸人曰。其身裸。余卒未嘗薄觀之。不知其然否。人家有病者。退白虎一階級也。拜斗又一階級也。衝儺則最後之階級矣。衝儺又曰敬大神。蓋白石三娘神之至大者也。初更時。巫者四五人來。設方案爲壇。薰香燭數人。鳴鑼擊鼓一人。冠方巾而跳口中。念念有詞。與鑼鼓之節奏相應。答縛竿爲人衣。以女衣冠以女冠。執之趨於病者室中。謂之白石三娘看病。又索繩爲活結。使病者親屬跪而解之。謂之冤家宜解不宜結。若是者殆數十遍。延至天將明。預賃一豕。殺之以祭神。而衝儺之事畢矣。又有清吉儺人家於無事時衝之。謂可以永保清吉云。

剝木爲小舟。長三尺。闊尺許。作其鱗之而儼然。龍也。具體而微矣。艙中設小龕。祀不知誰何之神。尾後附以一鼓。時時擊之。作淵淵聲。而乞食焉。蓋亦行道者亦能禳災害。迓吉祥。其代價廉於打狷衝儺者什之九。

小兒多犯關煞日者。能推算而知之。巫者能以寄名符保身符本命符等等作用。禳解之。是謂關符。巫者既確知病者爲鬼病。能以神咒禁制之。索甕一。滿貯以水。覆甕於磁碟上。水上空氣所壓。不得出。謂之立禁。謂可以辟鬼也。又有犁頭禁。飛禁。諸名目。用意亦同。又有保安禁。則爲婦人之有娠孕者立之。謂可免小產云。

小兒胆弱。每受有驚嚇。則肝不藏魂。病懨懨不可治療。則有收嚇之舉。收嚇有簡有繁。簡之云。則炷香三。盛米於

杯布繫杯口。持向小兒頭上旋轉之。口誦咒語畢。取小兒父之襪一隻。入以杯中。之米。使小兒枕之。繁之。云則大設壇場。書符誦咒。不終夜不止。或升屋而呼。以期其魂必返焉。

走家一說。惟湘中有之。小兒最忌者。爲四眼所見。即孕婦。違者小兒之魂。走入孕婦之腹。而小兒遂發種種之病。如發燒夜啼不乳。頭髮自落等類。是名走家。不爲禁制者。小兒死矣。巫者遂有斷家之術。除設壇誦咒。應有盡有。外取小兒一。中裹以針。入飯蒸之。針貫衣而出。則小兒無恙。彼婦小產而家斷矣。

鄉人羅某。病火症。延打猖者。以丸泥治之。而愈。歲餘。羅某娶婦。婦以熱入血室。發狂。復延打猖者治之。馬脚。方手舞足蹈。裝神裝鬼。時守者貪觀馬脚。防途懈。婦突出。毆馬脚。幾斃。

王生秋客。少篤學。得病嘔血。治垂愈矣。其外祖母薦一衝讎者。生父重聽其意。不敢不從。乃鉦鼓鑿。竟夜不休。生躁不可耐。血狂湧不止而死。

朱氏婦極迷信。小兒偶病。輒延巫者治之。小兒不得醫。病終歲無已。時適來一巫者。自言能以符水濟世。有萬應符。百有八道。服之不獨療病。且能延年。婦潔一室。延之來。供養備至。三月而符始成。得百金而去。婦逐日焚符。食其子符畢。而兒之靈者。以蠢活潑者。以愚呆大駭。延醫視焉。醫詢知其由。謂朱砂及黃紙灰均阻滯血脈。血脈滯則腦筋鈍。無可爲也。婦大悔。已無及矣。

蔡伯壘蔡伯篋兄弟。素相友愛。伯壘娶於章。生一子阿遂。三歲矣。仲篋之婦唐。適有身。章信媼婢。言禁其子。不與

嬖相見唐亦佻俗立禁將以保安會伯璵仲篋爲其父作陰壽章之母索觀外孫爲唐所見詎章母以果餌食阿遂阿遂當風食之未暮而病章大怒以爲唐有意害其子使之走家也延巫者八九人爲阿遂斷家唐亦憤甚亦延巫者八九人使立禁以相抵制一室之中鐘鼓競作數夜不休唐體素羸又強支長夜遂致小產章以爲巫者之功大獎巫者設宴於家以旌其勛詎唐即以是夕血崩死於是唐之母族羣起問罪謂章以巫蠱殺唐仲篋痛婦死怨其嫂遷怒及兄亦操同室之戈卒至涉訟公堂大損家聲焉

冥飛草是篇竟喟然曰家庭之禍多出於婦女無知識而易惑尙氣而無忌憚漸以巫風懲以婢媼不釀成奇特不可究詰之事故不可得矣觀者僅以是篇爲破除迷信而作其猶非知我者哉

貓頭鷹

海 樞 原第十二集

貓頭鷹者不知其姓名梁上君子也俗呼鷓鴣爲貓頭鷹以爲所至之處多不祥人皆惡之貓頭鷹每至人家其家必有損失人故即以貓頭鷹呼之謂其爲不祥也

七月廿七日天氣昏霾暴風漸長雲花續續從東南來爲獅爲象爲婦女爲嬰兒爲車馬爲龍蛇厥狀奇詭奔駛絕迅須臾天色變成灰敗慘黯如鬼域一中年婦人髮如蝟鬣似狼赤膊着半臂坐屋門前大條櫬上手執大芭蕉扇一柄時拍其背肩或腿際且拍且呻曰偏偏今年蚊較往年爲多每至夜間屋之暗陬即轟轟作雷鳴夜飯既畢碗箸洗滌清楚指望可以稍乘風涼小么魔即陸續前來如索逋客強聒不休搥去彼此又至揮去

此。彼。又。前。令。人。應。接。不。暇。最。爲。可。厭。有。時。哼。哼。從。耳。旁。過。儘。力。撲。之。自。己。還。攔。着。腮。頰。頗。覺。痛。而。蚊。已。嘍。然。遠。颺。教。人。又。好。惱。又。好。笑。人。生。不。幸。作。女。子。身。又。不。幸。嫁。一。沒。用。丈。夫。每。日。過。活。還。須。我。婦。人。家。戳。針。結。線。日。掙。尚。不。足。一。日。消。休。言。一。領。布。帳。當。費。鉅。欸。三。四。番。佛。雖。竭。畢。生。力。亦。不。能。籌。辦。即。蚊。煙。香。數。支。每。夜。亦。須。銅。幣。一。二。枚。已。來。不。及。兼。之。許。多。居。奇。市。僧。重。利。好。商。祇。知。求。自。己。盈。餘。不。顧。家。人。死。活。平。常。日。用。各。物。稍。有。機。會。彼。輩。即。高。抬。市。價。立。爲。販。賣。現。在。不。知。又。因。何。故。米。價。頓。漲。往。日。一。隻。角。子。能。買。一。升。四。合。此。刻。祇。能。買。一。升。二。合。偏。是。荒。年。食。量。又。偏。大。時。常。我。兩。人。一。升。四。合。米。還。不。飽。一。升。二。合。米。焉。能。果。腹。况。且。明。日。米。錢。尙。不。知。出。之。何。所。我。被。蚊。子。撕。擾。徹。夜。不。得。酣。眠。晝。間。即。昏。沉。如。酒。醉。眼。皮。時。用。兩。指。分。撥。之。尙。不。願。開。少。坐。睡。魔。即。乘。之。頭。沉。沉。爲。贅。藤。番。瓜。我。實。無。力。再。爲。爾。作。牛。馬。爾。又。非。跛。癩。盲。聾。支。體。殘。廢。者。獨。不。能。養。活。一。床。頭。人。耶。年。年。歲。歲。向。床。頭。人。十。指。上。竟。生。活。似。爾。爲。男。子。寧。不。愧。死。說。時。褪。其。拖。鞋。勾。其。脚。於。橈。腿。適。一。蚊。刺。其。足。心。奇。癢。因。之。怒。氣。益。發。罵。聲。益。厲。河。東。獅。子。威。乃。愈。張。矣。一。男。子。時。陪。以。笑。歷。時。報。以。小。語。既。而。實。不。能。耐。其。交。謫。之。苦。乃。忿。然。曰。工。藝。我。未。曾。學。習。經。營。我。又。無。資。本。爾。若。逼。我。太。甚。我。只。得。仍。乞。靈。於。我。之。健。兒。身。手。作。人。所。不。齒。之。生。涯。此。類。營。業。本。非。我。所。願。爲。亦。非。吾。之。長。技。每。每。因。爾。吵。聒。不。休。不。得。已。而。出。此。擔。許。多。驚。恐。受。無。窮。艱。辛。重。則。有。性。命。之。虞。輕。則。有。筆。楚。狂。狴。之。苦。爾。祇。知。爾。之。十。指。辛。勞。爲。况。瘁。耶。婦。人。曰。然。則。甘。心。餓。死。乎。男。子。曰。我。尙。非。爲。爾。累。我。寧。爲。餓。鄉。羈。魂。不。冒。此。險。也。吾。今。知。家。室。累。人。特。甚。婦。人。聞。其。語。怒。益。甚。曰。爾。言。我。累。爾。爾。之。生。活。尙。靠。我。我。何。負。於。

爾且爾言作賊非爾所願。爾果有何能者。我不望爾能發財。我飄輕裾曳長袖於脂香粉膩中。爭一日長。但願爾能供一日餐。一冬煖。我何爲樂。爲賊妻固爾不能也。爾又言作賊非爾慣技。然則世界上飛簷走壁之能。能。能。能。穿窬之術。頗不乏人。曾聞有賊學堂。爲彼等畢業所乎。況且人生世上愛財是天然。熙來攘往。誰非爲財者。最貴莫如爲官。人人格最高。亦莫如爲官。人俗語云。窮官強如富百姓。又云。官久自富。試問官有一定俸金。一定薪水。除日用酬應。而外能餘幾何。若非有不實不盡之處。何以揮之如糞土。用之如泥沙。爲官者人皆謂之爲上等。人尙不能無不實不盡之處。爾是何等人比之。爲官人總差許多。級作賊。雖非本分。亦不過作官人之不實不盡而已。却又何妨。何必咬文嚼字。若恐失却爾偌大身分。者真令人惡心。煩說罷。突坐於地。放聲大哭。且聲稱。既爲爾累。不若死却干淨。隨即覓刀索繩。以恫駭男子。男子至此。愈爲之懾服。惟作軟態柔語。以央告之。音細不可辨。第聞偷風不偷雨。今正其時矣。雖有雨尙不大。爾爲我進酒一杯。以壯膽力。婦人哭頓止。男子復取棹上毛巾。濕水爲之搵淚。男子誰。貓頭鷹也。婦人者。貓頭鷹之妻也。

時夜將半。萬象淒寂。月色朦朧。慘淡欲死。猶時時撥重雲密霧。下窺大地衆生。若有無窮幽怨者。沿街燈桿。被風搖撼。軋軋欲折。燈光閃閃。與貓頭鷹賊眼相激射。左溜右瞥。頭播蕩類。鼗鼓且行且思。以爲俗語云。家有賢妻。男子不遭橫禍。今我之妻。真逼得我不得不出此途。倘被捉將官裏去。此冤真無從訴起。轉念苟得手。獲一宗意外財。亦在所難料。吉凶悔吝。生乎動。動雖有凶。亦自有吉。人若不動。豈天上能落下麵餅。我可以仰臥得食哉。此行。

雖不敢言無禍而福亦可以隨之。但看造化何如耳。看在金錢分上亦不忍氣餒。吾妻之計亦未可厚非。思至此與遂高膽。遂壯兩脛。乃覺有力。速率亦加快。脚蹤亦較輕。愈行愈遠。境益幽僻。風勢亦愈烈。家家門戶俱關鎖。甚嚴密。忽見一家朱樓三層。繚以短垣。牆內竹樹紛披。芭蕉櫻欄。肥大尖硬之葉。激戰作異聲。樓窗上藤絲茂。幕幾將窗櫺全罩。中露電燈光。晶瑩透徹。及尋至門首。門乃虛掩。無人門焉者。貓頭鷹乃大喜過望。以爲天假之緣。此室主人若開門揖我者。我安可交臂失之。以負主人雅意。乃側身入。經一段沙路。至其室之前塔。歷塔而升。幽廊闕寂。黑魃類墟壙。復尋至梯處。緣梯登樓。悄窺有燈之窗。見室中陳設異常華麗。然琳琅插架。萬軸紛披。蓋書室也。了無可取者。逍遙椅上坐一豐姿綽約衣服麗都之美少年。而怒容罩面。愁思縈眉。搖椅作前後傾仰。勢心頗不寧。旋又見從衣袋中取出像片一張。反覆諦視良久。噓唇發噫。復將像片插入袋內。喚曰。阿俊。我之馬車尙未回否。吾立須出門。速將來。否則明日爾輩均須逐出。無一許在。吾側者。一年十七八小僮。嬌巧玲瓏。眼溜溜似點漆。掀簾入。垂手向少年曰。車爲少奶奶乘出未歸。此時風雨如晦。想少奶奶必阻於何處。恐刻未能即返也。况風狂雨驟。公子此際亦不便外出。少年力唾。曰。爾何物敢梗我命。我車縱不在。爲我速喚街車來。僮不敢拗。退出門外。頗覺爲難。小語同伴曰。公子向未曾如是暴怒。必有大拂心事。以至於此。斯時何從召街車者。同伴戲之曰。無論公子若何怒。爾尙有不能爲之平者。小僮乃紅暈雙腮。怒而目之曰。爾等真不係好人。我方爲難。向爾述之不能一爲籌畫。斯亦已耳。反詰我今後不與爾等言。遂拂袖欲出。將下塔。猛風一迫。小僮立仆塔下。少年

猶隔窗聲促之。忽聞牆外輪聲碌碌。蹄聲得得。俄而垣之鐵柵門開矣。車已入門。輪齒鐵蹄。嚙沙怒語。倏已至庭。塔三五。僕婦下塔啓車門。一美人珠鑷鑲飾。高髻雲鬢。扶雛婢。盈升塔。革履緣梯。其聲橐橐。然從容上樓。向書室之東偏一室。入一時。室中電燈齊明。貓頭鷹見彼室燈光。大明。遂復輕腳。攝手移近美人。所入室之窗外。見室中美麗。華燦較書室勝且數倍。一鏤金嵌貝西式銅床。懸蟬翼紗。輕帳美人方入帳中更衣卸飾。彷彿姑射仙人。籠罩以輕煙薄霧。電燈光射之。奇彩四生。貓頭鷹斯際。幾忘己身所處地位。忽聞美人輕啓珠喉。鶯嬌燕婉。問曰。少爺回來否。僕婦答云。少爺今日早已回矣。想是風大。故美人聞少年已回。似有驚懼之態。第出神移時。曰。咳。貓頭鷹突被此種清脆音浪所提震。始有知覺。方及見室中美人外。尙有他物。床後朱漆箱櫥。紫疊堆梨。高及承塵。貓頭鷹心念此中儲藏貴重珍品。當不可以數計。能得千百分之一二亦足以殺平生魂夢。顛倒幾欲焚身之慾火。即床頭夜叉之凶。欲又何患不能平服之哉。平時所以拜倒石榴裙下者。祇以勢利不足以勝之耳。苟握珠懷寶。驕之於床第之間。獅子之馴行將不狗若矣。貓頭鷹正異想天開。涎長一尺時。忽聽書室門玻璃撞碎。片片墮地。疑爲風所粹。乃見少年作糾糾武夫狀。力推扉破之。出狂奔。美人室來及門。以革靴踢之。門立闢。兩手插褲袋中。昂然入。逕至美人前。直視美人面目。睛不稍轉。良久乃囁嚅曰。太無廉恥。太無廉恥。可恨造化小兒。狡獪弄人。何來一陣烏風。全園電桿齊折。如切春葱。頓時各室全晦。變成黑暗世界。俾爾輩鬼物遁形。不然豈能聽禽獸脫脫哉。美人聞少年語。轉從容不迫。其冷澀玉容。半顰半笑。謂少年曰。郎言儂誠不解。請詳語儂來。少年曰。哼。

茲事爾還問我。爾其自問可矣。奚必故作態。美人乃發恨聲曰。郎所行事。郎以爲儂不知。視儂爲盲且聾者。郎近來僕碌碌。寢食不安。所爲何來。期望星約月。冒雨臨風。試問郎之魂魄。爲誰狐媚子。奪去郎亦知。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古語有之。我不淫人妻。人不好我婦。又云。淫人妻女者。人亦淫其妻女。郎亦思情。致纏綿處。即孽緣。湊合時。乎儂自問。縱爲蒲柳。姿尙非曩。鹽貌且自侍郎。衾綯婉轉。隨郎意。曾無一事。忤儂有何不德。致郎嫌惡。未遇秋風。已棄捐。爲紈扇。豈眞如俗語所云。妻是人家好。故郎朝朝暮暮。於湖外煙波。巧尋野鴛。乎郎乃莘莘學子。其甘不自愛。下儕於流氓敗類之儔。而自弁髦。道德乎郎何所見。而竟以無廉恥三字。辱儂郎之所行。廉恥何在。儂不敢自視爲千金軀。而常自保如櫃中玉。不待儂言。郎所知者。以桑間濮上。野田草露。穢濁淫亂之夜花園。儂烏肯輕身一涉。足今竟冒然往者。郎亦知謔爲乎。蓋欲覓郎一進忠告耳。適遇同學友某女士。與其婿同游。轉羨他人于飛之樂。儂竟不能得之於吾郎。方自怨自恨。不覺淚盈。女友見儂如此。問儂儂以他事。托詞飾之。女友遂邀儂小酌。以寬儂懷。其婿故亦在座。郎見時女友乃在隔壁。乃即以此疑儂乎。郎果何所見。而竟於衆僕婢前。不惜儂之名譽。不顧儂之面顏。妄以疑似據爲事實。如此辱儂。郎何太忍。郎果疑儂不妨先於無人時。私詰儂。儂果無詞。以對郎。郎然後暴儂之罪。置儂於死地。儂惟自怨何敢怨。郎說至此。紅淚如散珠。簌簌奪橫波出。正如長恨歌所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其嬌柔無主體。態雖腸硬。勝鋼心堅。似鐵亦將化爲繞指柔矣。何況少年。少小夫妻。正在油雲殢雨時哉。萬丈火燄。立時俱消。祇餘冰冷不燃之灰。爲之喟然長嘆。呆立者移時。乃徐徐從禪袋中。出其

手。手中晶瑩光潤長不盈咫之物。隨向案頭一放。不期轟然一聲。硝煙磺氣。彌滿一室。旋聞重物倒地聲。羣呼傷人聲。窗上玻璃被擊破碎聲。美人嬌啼少年自歎聲。貓頭鷹正如看演新劇。如聽試口技。百聲畢作。百態胥呈。忽一物擦耳輪過。貓頭鷹驟爲所驚。手脚略一疎失。突然墜落。適跌花盆架上。盆倒地作巨響。各室人皆驚起。羣呼捉賊。貓頭鷹恐人集且衆。不獲逃。遂聳身登垣。捷若飛鳥。狂竄而去。其家遂之不及。亦遂已。

貓頭鷹得脫。雖自幸未遭擒獲。然大欲未遂。如入寶山空手而回。又懊喪萬分。自念歸何以自解。運真不佳。財星不照命宮。偏遇此少年夫婦。一場口角。彼夫婦影事。影響乃及於我。如此肥羊一遇。何可再遇。其他零星瑣屑。舉不足以動無鑿者之心。寧可歸去受終宵強聒。不願空受此淋漓盡致之苦趣矣。正想時。一陣風來。將貓頭鷹直驅至隔街牆角。頭觸處。墳起成瘤。覆額之破氈帽。已翩然作蝙蝠飛。過一家短牆去。鞋子亦失却一隻。無從覓得。貓頭鷹乃科頭跣足。冒冒然行。既一無所得。反爲脫帽之孟嘉。喪屨之齊侯。自覺損失已甚。鉅益恨。幾自拋沿馬路行來。牆頹棟折。婦啼男號。彷彿戰場。檐瓦墜。時時飛墮。在在可以碎人腦。貓頭鷹急轉一小街。行及一屋角。忽劃然一聲。屋之後壁一段。倒於貓頭鷹面前。去路爲之阻。不及壓者。僅咫尺間耳。屋內頓時叫號喊哭。慘不忍聞。時風勢益烈。貓頭鷹不能耐。乃潛從倒牆之缺口入。藉以稍避。見屋內一燈爇然。其光似豆。淡碧乃古塚燐。一婦人年事不過三十。雖亂頭粗服。而丰韵絕佳。小家儘有碧玉。初不假脂酥粉膩之功。此草莽所以始有真才也。一女孩約十齡。方據木案。塗麵糊黏火柴匣。糊成者。用兩木板夾之。置屋隅。牆旣倒。雨脚斜入。浸浸濕矣。女兒

搬移之。手脚甚忙亂。嬌小可憐人。婦人亦移床挪榻。輾轉不少停。小兒搖籃。放時誤支於短足小椅。忽風來。力撼門開。觸搖籃。傾小兒。滾於地。乃大啼。婦人正理衾枕。見兒跌。急轉身抱兒。不防攔置枕畔之錢。被適開。隨手帶出。床沿包內。番佛十枚。散落地。下碌碌亂轉。四處皆是。婦人急於顧兒。又急於顧錢。兩難兼顧。乃喚女兒抱小兒起。已遂收拾散洋。祇得九枚。仍置床心。執燈尋彼一枚。徧覓不得。貓頭鷹見婦人。只顧覓一枚。此九枚之在床心者。頗可伸手取。既不能多得。亦佳。庶幾聊可解嘲。方欲舉手轉念。我運既否。不能多得。彩尙以爲掃興。其此婦運視我。尤否。并此九枚銀餅。亦將不翼而飛乎。彼美人室中。纍纍者。即多取之。無傷於彼。轉益於我。取之。不爲不義。若此婦貧苦。當與我。我即全取之。於我無大益。而此婦舉家養命之源。竭矣。安知不因此十餅銀。而傾此婦一家生命。是我所得者。有限而害及此婦一家。問心良。不忍。不如此少避風雨。稍止行可耳。俄婦人亦將一枚銀元。尋得歸數包好。復藏之。聞小女呼婦人曰。娘。吾家屋角已坍。屋已通於外門。即緊關亦無用。夜已深。又大風雨。街頭尙有食餃麵。人否。呵。父何以尙不歸。兒看此倒牆洞。向外黑漆漆。心中甚怕。若有人從此洞進吾家來。將我十塊錢偷去。我家明日連買米錢。亦無有。我與弟弟何處弄錢買餅乾吃。婦人乃攬女兒於懷。曰。兒勿怕。我等不眠。誰敢進吾家來者。爾父亦行將歸矣。母女正語時。忽一人越洞而入。直立婦人前。婦人大駭。小女兒首伏其母之懷。不敢視。婦人曰。爾非東隣阿毛乎。來吾家何事。阿毛曰。無他。我涎子久矣。訖未得聞。今適過子屋後。見牆已洞。然且知阿根尙未歸。乃乘間入。與子一歡會。諒子當樂從。再者子有十元蓄積。昨日阿根向我言者。

云借我一用。我照數付利。今亦請子付我。說時。即近婦人。婦人乃大震。狂喊。聲嘶。小女兒被阿毛推倒地上。卷伏如小犬。不敢稍動。阿毛遽牽婦人袖。婦力拒阿毛。曰。狂風驟雨。鬼影皆無。子喊何人。聞者子真不解。人我將不利於子。旋出白刃於懷。婦恐極。而仆。貓頭鷹暗中竊覩。不禁忿火燒膺。義心陡起。英雄膽爲之頓壯。乃悄從牆邊取一三角尖石。伺其不備。突前啄其腦石尖限。阿毛顛骨且寸許。阿毛立倒地。貓頭鷹復擊之斃。貓頭鷹拽其尸。仍從牆洞出。爬掘倒牆磚泥。將尸置下。乃復取碎磚亂砌之。令人見之。知爲墻倒壓傷者。阿毛刀仍插阿毛腰。韞貓頭鷹部署。竟事轉覺。大快。先時一種醜醜污穢之氣。反蕩滌無餘。光頭赤足。行烈風暴雨中。自是坦然。將及己家。念吾妻若再與我爲難者。我當即舍之。他去莽丈夫。何能久屈於閨闔間哉。及至家。見斷壁頽垣。欹斜傾側。入寢室。門床上已堆滿亂瓦。零磚。其妻已血肉狼藉於泥塗中。蓋已膏封家十八姨之饑吻矣。生平雌威。終不若崔郎彰旆力。能制封姨惡。竟被封姨虐。爲之慨嘆不置。貓頭鷹念生前香火情。具棺木葬之。遂去。不知所之。從此月黑星沉之夜。雨盲風怪之辰。不復聞再泣鶴鷗。

丙種言情 共十五篇

汝爲誰

花奴 原第十一集

一帶女垣。幾行秋柳。蕭索景象中。露出小樓一角。斜陽夕照。射入樓窗開處。一麗人凭窗閒眺。時以纖指掠鬢髮。眉峰微蹙。頻頻低語。曰。夕陽且下。胡不歸。儂眼欲穿矣。既而暮色漸暝。回視壁上時鐘。剛交五半。欲闔窗入內閣。

而復開者。再依舊斜倚窗欄。待郎歸也。月上欄干。移花影動。風吹草響。落葉敲階。每錯認郎歸。而郎卒杳然。無何馬蹄得得。自遙而邇。將及門矣。倏又向東馳去。始知是旅客宵行路。經斯間者。忽聞枝頭格磔一聲。獸音怪厲。毛髮皆戴。芳心幾爲警破。急闔窗向內喚僕。嫗不應。乃蒙被而睡。偶從被隙外覷髮髻。有許多鬼怪。充滯室中。猙獍可怕。心頭小鹿不覺如輻輳。上下嫩肌膚粒粒起粟。嬌軀顫動。如臥水窟。屏息吞聲。不敢稍動。忽覺有物如水探入枕底。冷觸蟾鱗。益增穀舄。捫之手也。耳畔微聞有人呼曰。霞卿醒醒。某在斯。霞卿緊握其手。推枕而起。顫聲曰。郎歸歟。歸胡宴也。嚇死儂矣。言時。假依郎懷。欲抱與吻。陡見其面大驚。撒手起立。失聲呼曰。噫。汝爲誰。深宵闖入人家。閨闔意欲胡爲者。其人歎曰。我荅思也。卿豈忘之耶。然兩字霞卿。永鐫下懷。雖千滌不能磨去。不謂卿竟忘情若斯。嗟乎。昔日恩情。卿猶記得。不霞卿瞿然曰。君是荅思耶。言次細審其容貌衣服。久之曰。君旣爲荅思。奈何不知自重。直入人閨闔。須知斯間非君宜履之地。有事請明日來。荅思泫然雪涕曰。好忍心也。青梅竹馬耳鬢厮磨。月下談心。花前密誓。當年情事。猶在目前。曾幾何時。卿竟別嫁。侯門一入如海之深。昔日蕭郎視同陌路。卿真忍心哉。霞卿莊容言曰。儂何嘗負君。君自負耳。今也使君有婦羅敷。有夫往事已矣。可毋須提。宵深矣。李下瓜田。人言可畏。君如憐儂者。迅離斯藁砧。將歸母再重儂罪也。荅思冷笑曰。藁砧藁砧。是特惡魔耳。奪吾所愛。誓不與共戴天。待渠歸。將以此物餉之。言時。於懷間出手槍。實一彈其中。霍然起立。睜目豎眉。勢將搏人而噬。霞卿大驚。卻步不敢前。遙立而呼曰。荅思。汝癡耶。荅思傲然曰。吾何癡哉。卿視此物。玲巧不勃。郎寧爲世界上最著名者。娛

世人生殺權萬能之上。帝且弗如。言次疾捉霞卿。玉腕強與並坐於明亮燈光下。耀示其利器。霞卿極顧無法。遣之。念郎苟於斯時歸者爲事。至險。默籌解救之法。卒不可得。忽覺粉頸上暖氣吁吁然。斜眺微盼。見芥思方吻其香頰。不禁羞怒交并。起立欲遁。芥思已緊抱其纖腰。口出侮辱語。霞卿力掙不得。脫嬌喘微微。申申而詈。正萬分危急之際。忽呀然門啓。芥思遽釋手曰。惡魔歸乎。待吾殲之。舉武欲出。霞卿疾趨越其前。橫身門際。戟指詈曰。惡賊休得逞兇。芥思欲奪門出。霞卿力曳其腕。不聽前顛聲。呼曰。郎慢來。郎慢來。有賊在斯。瞥見芥思手槍在握。乃拔髻上金釵。猛刺其指。指受創。手槍脫手墮地。震動其機。碎然一聲。鎗彈洞窗飛去。霞卿急攘鎗在手。指芥思欲擊。芥思大駭倉皇遁。疾趨下樓。霞卿尾追其後。滑足踣。激刺過甚。暈去。香魂渺渺。飄忽無着。不知經幾許。時始漸蘇醒。星眼朦朧。神思徬恍。耳畔微聞有人呼曰。霞卿。吾愛醒醒。某在斯。霞卿睜目叱曰。惡賊尙未去耶。還吾郎來。其人婉語曰。吾愛殆指芥思耶。彼已遁去矣。斯時在汝面前者。汝心坎上所愛之馨郎也。霞卿強立而起。曰。郎耶。郎歸耶。凝神細視。果然不禁一縷心酸。鮫珠鉛瀉。投郎懷而啼。淚花飛濺。濕郎襟。髣髴雨裏花枝。益覺嬌豔。馨郎出鮫綃一幅。爲之拭淚。溫語慰之。霞卿諦視馨郎之面。若與芥思貌似。不過芥思面色微紫。好穿黑色衣。馨郎則面色白潤。若凝脂。而好穿白衫。兩人之所差者僅此。迺徐舒玉臂。挽馨郎頸而與吻。破涕笑曰。郎貌胡酷似彼萬惡之芥思也。馨郎亦笑曰。誠然。誠然。言時溫存而吻其額。越數日。馨郎手指潰爛。期月方愈。疾時恒納手袋中。秘不示人。即其最恩愛之霞卿亦被瞞過。一日者馨郎獨步水濱。臨流若有所思。忽自擊其首曰。馨郎馨

郎得婦。若霞卿既美。且貞豔。福真不淺。胡尙不足。而妄自多疑。悔不該語。至斯頻回。其首若恐有人躡。其後者繼復歎曰。悔不該罪過。遙見霞卿。珊珊來。手黃花一束。就馨郎曰。郎踴躍。獨行胡所思耶。馨郎笑曰。予何思哉。不過獨行無伴。覺得寂寞耳。霞卿挽其臂曰。偶赴親串。招致累郎。不歡儂既歸矣。郎可母戚。眠色漸斂。盍歸乎。馨郎頷首曰。可於是挽臂同行。既歸。霞卿供花於丹瓶。忽見窗上蟾蜍吐光。現出團圞之影。乃笑謂馨郎曰。花好。月圓。願與郎共之。馨郎亦笑曰。固所願也。

似儂

花奴 原第三集

褚生字如良。楚人也。有才藻。夜讀園中。聞窗外笑聲。吃吃側耳聽之。髣髴女子鶯囀。燕語約略可辨。由窗隙窺之。皎潔月光中。一妙齡女郎。衣淺碧衣。臉嫩膩似荷瓣。挈一雛婢。亦姣小可愛。婢忽笑謂女郎曰。個兒郎終夜啣唔。噓噓似蚊蠅。叫滿口書。腐擾人清興。盍遠而避之。女笑而佯瞋曰。痴婢。女母多言。生不能耐。關門而出。蒼苔露滑。失足仆地。急起立。月光依舊。人影渺然。徧索園中。不獲。狐耶。鬼耶。惑不能解。

明晚輟書不讀。虛掩室門。坐而伺之。久久寂然。扃門就寢。輾轉不能成寐。窗外漸瀝。剔燈起坐。審知風穿窗紙。燭甫滅。笑聲又起。急躡足匿門後。輕步趨出。女與婢倉惶遁。緊踵其後。倏忽不見。

如是入夜。必來來必糾纏。或笑或嘲。迄無寧夕。生無法驅遣。恨甚。迺預伏於林中。偵其究竟。夜半女與婢分花拂柳而來。直奔生室。窺視半晌。謂其婢曰。室暗如地獄。未審渠入睡也。未婢以手弄門環。扣窗格。自語曰。個兒郎真

是。磕。睡。漢。全。無。一。點。風。流。相。宵。深。露。重。不。管。窗。外。人。冷。煞。也。女。掩。口。胡。盧。輕。拍。婢。肩。曰。痴。婢。子。偏。會。饒。舌。無。何。女。扶。婢。行。來。生。欲。乘。其。不。意。自。後。捉。之。轉。念。不。如。踵。其。去。處。再。作。計。畫。遂。潛。隨。其。後。陣。陣。風。來。香。沁。肺。腑。生。樂。甚。而。女。不。覺。焉。漸。近。東。牆。婢。先。度。牆。去。生。疾。捉。女。腕。女。大。駭。欲。遁。不。得。嬌。喘。微。微。瞋。曰。風。狂。兒。欲。何。爲。哉。生。無。語。強。曳。之。入。室。固。扃。其。門。入。後。室。取。火。燻。時。女。已。不。知。何。往。生。蹀。足。曰。個。了。頭。點。甚。悔。不。該。鬆。手。忽。聞。女。笑。曰。風。狂。兒。直。得。如。此。急。法。生。奔。至。床。後。曳。之。出。女。猶。捧。腹。狂。笑。倒。於。椅。中。生。細。視。之。星。眸。微。睜。頰。暈。紅。霞。一。種。嬌。羞。態。雖。不。曾。真。個。也。覺。魂。銷。逗。以。褻。詞。女。亦。不。拒。

窗。前。漸。白。殘。月。西。沉。枕。上。鶯。聲。催。人。早。起。生。綺。夢。醒。來。依。舊。孤。衾。獨。擁。回。思。昨。宵。情。事。玉。人。在。抱。衾。底。春。生。究。不。知。是。真。是。夢。惟。餘。香。猶。在。芳。褥。尚。溫。始。確。信。果。有。其。事。也。然。有。一。事。惑。甚。據。女。來。云。東。鄰。林。學。士。之。女。小。字。似。儂。嘗。聞。人。言。學。士。女。貌。美。而。才。品。格。莊。重。斯。女。也。貌。固。美。矣。而。月。下。私。奔。與。人。言。大。相。左。或。者。人。言。不。足。憑。也。雖。然。得。斯。女。爲。婦。願。亦。足。矣。

是。日。生。赴。友。人。約。歸。已。晏。矣。女。已。在。室。披。閱。古。唐。詩。生。笑。問。曰。卿。亦。解。吟。咏。耶。女。嫣。然。曰。略。解。尖。叉。耳。生。騁。索。詩。稿。女。不。允。無。已。曰。爲。郎。一。咏。振。筆。書。曰。阿。儂。自。有。好。生。涯。不。向。溪。頭。去。浣。紗。乞。得。楊。枝。一。滴。水。回。來。灑。上。牡。丹。花。生。大。悅。曰。妙。語。雙。關。卿。生。敢。拜。下。風。不。愧。爲。學。士。女。堪。稱。爲。女。學。士。也。復。問。女。曰。記。得。卿。有。婢。今。夕。何。不。來。女。嚙。曰。既。得。隴。便。欲。望。蜀。耶。痴。婢。子。偏。會。做。作。不。肯。來。也。生。曰。渠。何。名。女。曰。渠。字。小。嬌。生。拍。掌。曰。好。個。嬌。名。字。自。是。女。

無夕不來纏綿笑謔儼然伉儷焉。

月餘女忽數夕不至。生悶甚。獨步園中。伏牆頭而窺焉。聞啼泣聲。聆其音。女與婢也。生低呼曰。似儂。曷爲哭。女見生益增嗚咽。小嬌度牆謂生曰。家主將有大禍。郎速央媒說合。家人必見允。并乞轉致將牆西牡丹移植別處。則女主或可冤罹災厄。不然無相見也。生諾之。即央至友求婚於林家。并請移牡丹事。學士果然允許。

入夜女與婢同來致謝。生叩以故。女笑而不言。惟曰。後當自知耳。生留之宿。女有難色。曰。旣爲君家婦。來日方長。何在此一刻歡強之。而後可。并欲留婢。女曰。妾已墮魔劫。幾受大難。何可再使。此豸遭天愆。耶。生疑女妒。聽婢去。紅日未昇。女早已逸去。生醒來。得寸柬於枕底。書曰。妾去矣。從茲一別。不知相見於何時。願郎前途珍重。行見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也。惟風朝雨夕。尙須郎護持。則妾感激多多矣。臨書依依。不盡欲言。似儂上白。生覽畢。知女不復至。第一縷相思。何能忍耐。而數窺牆東。卒不見卿蹤跡。悵望巫山十二重。不勝咫尺天涯之感。猶幸婚期不遠。稍堪自慰耳。

未幾婚期已屆。指雙星於天上。締一綫於人間。生自以爲前度劉郎。固不妨稍涉調笑。低問別來許久。未審卿卿安否。孰知女詫甚。曰。妾與郎素未一面。郎語云。何生笑把往事重提起。女堅不承。生剪燭細認。明明往夕之似儂也。詢女小字。是儂儂而非似儂。詢侍婢。有小嬌。否則烏有也。生檢前詩。與小柬示之。女曰。詩固妾之舊作。字體亦相仿。此事大奇。忽恍然曰。郎所遇者。莫非花妖乎。妾家有牡丹一本。妾愛之甚於他花。嘗有句曰。花葉似儂衣。花

色似儂面。因以似儂名之。旁有一枝花。開僅杯大。爲字小嬌。郎來說婚之前夕。妾父母俱夢一妙女郎。貌與妾相似。云妾當配君子。并囑將牡丹移植他處。踰兩日。牆即傾倒。牡丹以是無恙。生聞女言。惘然久之。而溫柔同夢。落紅殷褥。始知女言不謬。他日將牡丹移植園中。每值風朝雨夕。妥爲護持。從其志焉。雖百番禱告。冀其重來。而卒不可得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

妒花風

霽 鷓 原第五集

素芳姓姬氏。本蘇產。寄籍維揚。髻齡喪父。母守柏舟節。家貧不能自給。傭於某大姓家。素芳隨焉。素芳生而娟秀。既長。艷麗絕倫。雖布裙荆釵。而風韻自若。見者疑爲神仙中人。不知其爲小家碧玉也。

媪居大姓家。垂十年。誠樸耐勞苦。頗得主人憐。使素芳伴女公子讀。素芳性絕警慧。過目琅琅成誦。年餘能作小詩。每於月朗花妍風和日麗。輒以吟咏自遣。偶有一二爲人所得。莫不交口稱許之。

時素芳年十六矣。有懽情生者。大姓猶子。而翩翩裙屐之美少年也。幼失怙恃。早掇芹香。具李太白倚馬之才。抱王仲宣無家之痛。且也文章憎命。售世不宜。琴劍飄零。爲人作嫁。適以事南旋。來依大姓。大姓夫婦頗愛憐之。館於耳室。供膏火焉。又以骨肉故。得出入閨闈。無所避忌。素芳執役往來。漸與生稔。然每值生。輒露羞澀態。初未常通款曲也。逾年。大姓以生苦岑寂。使授女弟讀。而以素芳副之。執經問字。與生日益親切。生亦愛其穎悟。用心指導。盡以所得授之。未期年。學業大進。有掃眉才人之目。素芳心德之。

先是媼有子爲某營弁。以侵蝕軍餉。爲人訐發。統將執之。將以軍法從事。媼聞而悲泣。痛不欲生。素芳亦慘然不樂。生見而問之。具以實告。生曰。是易與耳。余友某君。爲統將幕僚。頗得信任。丐之。當可爲力。翊日果商諸其友。百端營救。卒免死。充遼陽軍。自是素芳益感生德。思有以報之。

未幾。生忽抱病。展轉床褥。大姓馭下。素寬僕婢。偷情。竟無伺應之者。病骨支離。益形苦楚。素芳知之。慨然曰。公子遇我厚。且有德。今值患難之際。正我報德時也。乃請於大姓。任看護之役。大姓許之。於是素芳日侍生側。秤藥量水。問爇噓寒。衣不解帶者累月。生疾漸瘳。而素芳委頓矣。

一夕。漏三下。生猶未寢。時方仲秋。輕寒襲袂。冷雨敲窗。坐對孤燈。覺百感俱集。正愁歎間。素芳悄然入。晚粧已卸。睡意猶濃。低鬟烏雲。輕舒紅袖。手持短燭。以藥盞進生。而玉容憔悴。楚楚可憐。生視之。不覺感極而悲。嗚咽良久。乃謂之曰。感卿將護得免。溝壑桃花潭水。莫比深情。惟恨顛倒一身。無以爲報。倘三生有幸。緣訂百年。與卿結茅於六橋三竺之間。花前把袂。月下聯吟。焚妙香。而對美人。此樂雖南面王。不易也。愛我如卿。或不以爲唐突。否。素芳驟聆之下。紅潮滕頰。益增嬌豔。少間。始靦然曰。妾於公子。心許久矣。况身受大德。猶未報乎。今公子不以蓬門弱質。爲宗族羞。使妾得侍巾櫛。何幸如之。惟阿母生性固執。且抱世俗之見。以貧富論人。恐難慨然相許。然當以公子命。婉告之。或有以報命也。生大喜。所以慰藉之者。良厚。燭已見跋。始閉戶去。自是生日盼好音。不復作他想矣。

一日素芳倚窗刺繡。頓觸情懷。俯首停針。脈脈籌畫。媼適至。詢以何作。素芳沉思間。殊無所聞。媼訝之。問曰。何事。縈懷恍恍。若此。母語汝不聞也。素芳至是。始知媼至。思乘間一探母意。具以生語告之。媼不以為可。且曰。公子一貧如洗。家無立錫。以兒好手足。何患無如意郎。以兒爲公子婦。誤爾一生矣。素芳曰。阿母何墮世情哉。公子清才玉貌。風雅溫文。非池中物也。况以小家女而耦世族。又何辱於我。媼聞之。頗怒。且疑女私拒之。愈決。素芳心雖勿善。而無如之何。乃以媼語告生。且囑無以此介懷。但閉戶攻學。倘明歲秋闈高捷。不患阿母不降心相從也。生聽之下。韓攻苦。以待秋試。乃媼自拒女後。防閑頗密。日惟督責女紅。無事不許出庭戶。遂與生日益疏遠矣。

素方雖處深閨。無殊狂狷。清愁萬斛。幽恨千端。咫尺天涯。徒縈夢寐。燈前月下。惟有背人彈淚而已。

曾有張某者。大姓舊僕。新任撫軍之紀綱也。僅識之無自頂。至踵無雅骨。且工心計。爲撫軍司出納。積造孽錢。幾及萬金。舊與媼子友善。忽來謁媼。衣冠炫赫。氣概驕蹇。談次詢及素芳。媼以待字對。張夙稔素芳美。時方斷絃。擬作續膠計。聞媼語。頗屬意。素芳第以馬齒加長。恐不如媼意思。以計取之。於是三五日必至。至必携飲食珍牢之物。貽媼。殷勤問起居。如子姪然。媼頗惑之。有坦腹意。張知媼之墮己術中也。乃倩冰焉。媼果不謀於女。竟許之。噩耗傳來。生驚魂欲斷。憤欲中燒。石脚精術。難慎情海之波。夢驚鴛鴦。徒起愛河之浪。隔紅牆於咫尺。宛若山河。怨青鳥之無靈。莫傳心曲。回天乏術。覆水難收。惟有咄咄書空。自歎緣慳而已。

一日有婢海棠者。以寸簡貽生。拆之。知爲素方所寄。其中有云。母也不諒。字彼僮奴。月暗藍橋。人歸沙吒。自聞噩

耗本斯一死。惟念老母暮年。有如朝露。恐掌珠遽失。悲痛傷生。則妾罪之重。百身何贖。况妾與公子原屬私情。尚無明約。倘效墜樓之節。翻貽身後之羞。反覆思量。柔腸寸斷。然而三生痴願。詎肯隨雲一片。精魂終當化石。嗚呼。今生已矣。但求來世之歡。公子前程遠大。望勿以兒女之情。墮風雲之志。則妾身雖去。而心慰矣。臨穎涕泣。不盡欲言。生覽書大慟。以素芳近狀。訊之海棠。婢曰。素姐自聞許字。張氏朝夕悲涕。不食已三日矣。言訖。匆匆自去。生知之心雖憤懣。而無力挽回。一任妒花風肆其猖狂而已。

無何。嫁期已迫。素芳遂歸於張。然夫婦之間。宛如陌路。張雖百計取媚。而素芳終怏怏也。生自素芳去後。悲歌侘傺。益復無聊。時大府方遣派學生留學日本。生乃挽戚好說項。竟得與選。於是囊琴携劍。蕭然行李。作海外之行。抵日。肄業於早稻田法政大學。在苒五載。畢業返國。就試後。授職庶常。給假旋里。始娶於沈氏。沈故望族。女字叔鵬。美而能文。伉儷相得。時張之主人某撫軍。以貪墨去官。張以聲名狼藉。無留之者。倘來物已。揮霍殆盡。素芳亦蓬頭垢面。非復舊時風韻矣。偶與生話及往事。輒涕不可仰。生憐之。以時周卹。始免流落云。

霽鸞曰。以素芳之才之貌。宜得溫雅如生者。而偕老焉。乃其母以勢利之見。致素芳以貧賤。終其身。雖云其母之失實。亦我國婚姻不能自由。有以致之也。冤哉。

蕭郎謠

花奴 原第二集

蕭韻者。蜀人也。幼擅文詞。長負時譽。貌似蓮花。性復高傲。及冠之年。尙未配耦。蜀中有女者。競欲招爲佳婿。蕭不

願也。時有謠曰：蕭郎蕭郎滿腹文章，誰人嫁得一世榮光。蕭之動人愛慕，竟有如此者。有種菜叟，生女美，遇蕭過，必推窗下視，私窺宋玉已非一日矣。蕭偶與友飲，醉矣，踏月歸來，經叟門，忽有物似落葉，下墜着於蕭之襟，捉之柔軟如棉，聞之有脂粉餘香，視之絞綉一幅，上繡蕭郎謠一首。蕭笑置囊中，仰視窗已闔，痴立半晌而去。

晨起，友人約蕭遊山，暮返，復過叟門，中心若有觸，搜索囊中，絞綉固猶在焉，停趾徘徊，則銅雀春深，紗窗緊鎖，試爲高歌，寂靜如故。昨夜桃源路，今朝難問津，盛興而來，敗興而去，一枕黃粱，又早已忘却矣。

蕭連日家居，閉門，推出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任他風風雨雨，不管落花多少。迨天台仙路，劉阮重來，想起前因，彌增疑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噫，女果何往耶？叩之鄰，嫗嫗盛誇女容，直不啻天上有世間無者也。蕭爲之心動，踵其門，叟肅客入，詢客底事，蕭囁嚅久之，曰：買菜耳。叟曰：青菜歟？白菜歟？蕭無語，虛與支吾，醉翁之意，別有在焉。無如燕子樓空，佳人音渺，而叟復絮絮與語，頗不耐煩，拂袖而出，不願再去問津矣。

無何，一枝紅杏，又洩春意於牆頭，桃花固無恙，依然痴笑春風也。蕭幾日來，高臥南窗，誦嚴華經，忽足音，蹙然，嫗含笑攀簾入，曰：相公安好否？多日不出，老身雖不識，丁料得讀書人，自有樂趣也。蕭笑迎之，嫗曰：小娘剛自鄉間還，囑老身代致萬福，渠父雖業賤，亦知愛慕才郎，不自揣陋窮，願以小娘奉箕帚，撮合山老身擔責任。一對玉人兒，占盡人間豔福，才子佳人，誠天作之合也。特未審相公意下，何如？蕭曰：小生不才，閱人多矣，靡有當我意者，彼

柔。叟。女。縱。嬌。若。天。仙。子。由。我。視。之。亦。不。過。一。副。骷。髏。而。已。承。姥。美。意。敢。不。從。其。如。此。志。不。可。奪。姑。緩。幾。時。果。如。我。意。者。終。當。煩。姥。力。也。嫗。唯。唯。諾。諾。而。退。

翌日。蕭作重度劉郎。再探梅花於鄧尉。適女凭欄刺繡。果然豔若桃李。雖然人心不能如其面。我盍試之。計定歸。即稱疾。女聞之。託嫗問候。時有餽遺。蕭故作呻吟之狀。病數日。粉面何郎忽變爲啖鬼。進士偕好頭顱。非復故我矣。嫗大驚。歸告女。女亦駭然。未幾。郎病告痊。而郎面已非一重黑霧。深鎖廬山狀。若夜叉。煞是可怕。復不揣陋醜。屢屢向嫗申前議。女大恚私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回首前情。悔已莫及。迺辭拒絕。請郎嘗閉門羹。昔日蕭郎。竟然視同陌路。家人俱爲蕭不平。蕭則處之坦然也。從此蕭益縱於飲借酒澆愁。醉則狂。狂過市。昔之擲果潘郎。今爲投石張載。蕭跡所至十里。珠簾一半兒下鉤。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子輿氏之言。豈欺人哉。蕭參透個中好惡。覺世情冷暖。不可久居大塊茫茫。誰是知己。無已其竟。傷心人於荒山野谷間乎。因去而之。他蜀人變易其前謠曰。蕭郎蕭郎。變作周倉。誰人嫁得一世無光。

蕭自出里門。登山涉水。行行重行行。不知幾何里。時正天高氣肅。景象蕭條。旅客他鄉。倍增感慨。忽焉怪峯突兀。如鬼獠。獠遍地。荆榛阻住去路。阮籬竟然窮途矣。盍歸乎休。然蕭不知行路難。摧荆斬棘。履險如夷。卒抵最高峯。傲睨眺望。但見一片荒山。寂無人跡。惟野鳥鏘鏘。枝頭跳躍。蕭樂甚。縱聲長嘯。枕石而眠。不覺深入睡鄉。領略墨甜滋味。

一覺醒來夕陽無語落葉滿身。暝色蒼茫。饑腸轆轤。日暮矣。途窮矣。將作何計畫耶。私念如下山去。覓見山中。人。俗。討。生。活。其。如。崎。徑。苔。封。人。煙。斷。絕。岡。巒。起伏。直是餓鄉。人生到此。欲訴無門。未有不黯然魂鏗。臨潛然泣下者。蕭則參透禪關。本無足懼。仍鼓氣前行。荆榛叢中。指破足裂。腹既餒。力又疲。蹣跚不能舉一步。仆於亂石中。猶強自打疊精神。低歌自慰。歌未及半。而已暈去矣。斯時也。月影模糊。秋聲淒切。寒蛩唧唧。似慰斯人之寂寞。然嗟乎。王孫落魄。沒個人憐。豈長使斯人。與此山終古耶。孰知山中固有人家。蕭特未之覓耳。自蕭之臥處。前行半里許。逾高嶺。止於山之麓。則有編蓬爲屋。籬內植蔬。數畦。門前溪水一灣。鷓鴣犬吠。誠世外之桃源也。先是蕭有舅李將軍。功高望重。歷任要衝。爲佞臣中傷。幾遭滅族。知世事不可爲。挈眷遁去。來至是山。愛其與紅塵遠隔。可避嬴秦。遂家焉。山中別無人家。多猛獸。將軍殲之殆盡。復自耕而食。自織而衣。家無多人。祇夫人與女。女字餐英。織眉皓齒。秀色天然。雅有文才。且諧技擊。將軍恒謂其夫人曰。此吾家不櫛進士也。有入此山者。婿之推將軍之意。以謂此山荆棘縱橫。庸人必不到。此容有來者。定是傷心騷客。潦倒英雄也。果也。蕭以嫉世之故。來至是鄉。一宵已過。日射山頭。霜葉丹楓。偏饒冷趣。將軍晨起。徘徊飽看秋色。忽呼曰。玉奴安在。即聞鈴聲響處。一犬自籬間躍出。渾身潔白如雪。向將軍搖尾。將軍舉手一揮。犬狂奔而去。將軍逐其後。刺時穿林越霧。人犬俱失其影。

頃之將軍背上。荷得黑漢歸來。母女詫甚。私念此山爲人跡不到之處。彼何人。斯竟來空谷。獨不畏荆棘豺狼。耶。

將軍既置蕭於榻。將薑湯灌之。兼進以藥。覆以重衾。停午。蕭已有呼吸。沉沉睡去。及醒。不解何以至此。將軍告以故。互詢邦族。知舅焉。甥也。皆大悅。蓋蕭總角時。曾至舅家。一次。於今已十餘年矣。將軍添得一部。虬鬚蕭復變易面目。是以相見不相識也。

時光容易。倏屆冰天。蕭對此長夜漫漫。尙未熟睡。忽聞左屋矜與女語。繼聞女曰。彼才美而志高。心懷坦白。貌雖寢。庸何傷。蕭知其謂己也。歎曰。是真知我者。明日將軍告以欲婿意。蕭允諾。即於荒山中合卺成禮。伉儷甚篤。一夕。蕭出。黑白錦囊二。指視女曰。此中妙藥。一能韜晦容光。一能恢復本來面目。曩欲避俗。故毀我容。今既逢卿。我何隱爲。女不信。蕭取白錦囊。傾藥少許。和水敷於面。擁衾而臥。一宿既過。用溫水洗之。頓然眉目清秀。面如凝脂。乃開。盧顯影則見鏡裏嬌妻。亭亭玉立。秋水橫波。嫣然微笑。

碧兒

天醉 原第十一集

天醉生曰。一夫多妻之制。有背於人道。富貴者廣擁姬妾。縱其淫虐。而慧質明姿。不幸陷其中。不能自拔。而又不。敢爲放誕之行。以自取戾。卒憔悴以死。夫豈少哉。如碧兒者。可憫焉。

碧兒者。姑蘇人。其母故名娟。頗通文翰。居傍真娘墓。畔風流傾一時。獨與錢塘顧生最暱。顧生病卒。遺腹生碧兒。碧兒甫十歲。母又死。乃依其姨以生。其姨居碧兒爲奇貨。有某宦以五千金購碧兒。獻之某巨公。時某公開府武。爲某國家倚重。性恢廓。門下士雜甚。又好聲色。寵妾十餘人。皆有色藝。某公晝接談。十夜與諸姬飲。往往達旦。諸

姬恃寵。或有蕩檢之行。某公知之。亦不甚禁也。一旦得碧兒。問其年。曰。十有七歲矣。某公曰。少吾五十歲耳。碧兒不敢一語。某公使與諸姬伍。諸姬見碧兒。齒輕而貌出羣輩上。其妒之而碧兒不覺也。性沈鬱。見某公往往默坐。無言。某公所以待之者。無以異於諸姬久而益疏之。蓋中諸姬之讒也。願碧兒行謹。甚諸姬之所爲者。碧兒心非之。以是碧兒勢益孤。少受母教。略識字。能效唐人小詩。無以自遣。時時爲之心知不佳。不欲自眩。一夕。某公過碧兒室。偶窺之。見碧兒伏几作書。乃入而視焉。則碧兒所書者。其所作詩也。某公誦之曰。昨宵春雨濕簾櫳。小院殘花墮。淚紅節物。自隨流水去。莫因憔悴怨東風。某公覽碧兒詩。掀髯笑曰。吾能諒卿意。碧兒默然。某公熟視之。既而曰。卿亦書痴乎。吾明日爲卿選佳士爲卿婿。何如。碧兒又默然。某公逕出。碧兒始終無一語。慳某公意。某公知碧兒雖才不悅。已明日。張廣筵。召門下諸客羣飲。酒酣。起請客曰。善有妾年猶穉也。而能詩。座上客有欲得之者。語我可耳。因誦碧兒作詩。座上客皆起而賀。謂某公大雅宏達。含英吐華。宜得樊素朝雲。以充下陳。杯俎之間。頌聲交作。末座一客曰。楊生者。某公故人之子也。年少能文。以貧故。來依某公。是夕。見某公諛碧兒。心甚注之。方他客辭。頃時。楊生如不聞。目注某公。某公見羣客諛己。心大快。旋念碧兒終不肯事我。老人意頗悒悒。忽見楊生痴狀。則又似恍然有所覺者。謂羣客曰。吾以碧兒妻吾故人子。楊生何如。羣客曰。此種高義。恐古人之所無也。某公曰。吾固樂爲古人之所無者。酒罷。某公入宣言於羣妾曰。吾將以碧兒妻楊生。羣妾既妒。碧兒皆引以爲快。有胡姨者。心計最工。意謂楊生者。雖貧弱。書生而風貌韶秀。吾曾窺見之。何物。碧兒得此幸福。吾必破壞。此事。姨素冀。

與俊僕桂五通夕召桂五來謂之曰子謂楊生何如人今且爲碧兒夫桂五曰吾已聞之姨羨之乎胡姨曰吾安肯偶彼窮酸願碧兒驕心厭此間如鳥困樊今從楊生自謂去牛後而爲鷄口意甚得吾必挫之且吾與子事碧兒知之碧兒就楊生楊生知之殆非佳事桂五曰楊生在此末座之客耳何能爲然姨惡碧兒不欲成此事吾有術焉倘姨乘間謂主人曰楊生素與碧兒有交則主人必怒楊生楊生且逐碧兒且幽此上策也胡姨曰言之無據主人不信且此間主人不以此種事介介桂五曰主人外寬而內忌彼謂碧兒不知有楊生故欲放碧兒去以爲豪舉耳若使知兩人夙有情愫則伎心內發碧兒且無幸彼楊生以依人之客而盜主人妾亦無顏處此矣至於證據可以不僞造而得之胡姨笑曰妙哉計也明日桂五至楊生所靳碧兒之美楊生爲之一笑逾數日桂五又至楊生所曰碧姨念先生甚苦楊生駭之桂五曰此何奇焉此中人皆知碧姨當妻先生碧姨寧不自知近日憔悴消損如患鬱病他人猜之渠恐主人之善忘耳楊生者書生也入桂五言遽曰爲之奈何桂五曰碧姨工詩先生慰之以詩則病且立瘳楊生曰詩易作耳苦無從達桂五笑而去楊生念碧兒不已伸紙賦詩得二十字曰恨積朱絃劇時危白眼多早知紅拂妙無奈越公何吟畢愁歎不已明日覓稿不可得心甚疑之悒悒獨坐午後籌某公手書一紙曰

蓋方念故人之誼爲子謀室子自比李靖而以老夫爲尸居餘氣之楊素少年佻達抑亦甚矣老夫不敏辱劇子之父執念敦古道深不欲以放誕風流之習壞我風教子自計之

楊生讀畢。束裝求去。某公曰：子姑歸家。寧母贈百金而遣之。越數月。某公以事獲譴。革職戍邊。其夫人令曰：羣妾無子者。嫁他妾。欣然去。胡姨挾桂。五夜遁。惟碧兒依夫人不肯去。夫人老矣。平日寡言自守。某公既敗。有子之妾。勢與夫人競。夫人既悲。某公遠戍。又遭家難。房闔之間。惟碧兒爲伴。擁鏡共話。往往道某公盛時事。今茲衰歇。大改昔觀。輒感慨淚下。而碧兒亦爲之泣。一夕夫人謂碧兒曰：吾日暮且死。爾方盛年。何必守此。吾必嫁子。碧兒慨然曰：妾事主人時。主人以妾許妻楊生。夫人之所知也。妾不知楊生何如人。妾受主人一顧之恩。終願守主人之命。生死以之。非楊生不嫁。夫人曰：吾知楊生。彼楊生者。亦宦家而中落者也。願其家在粵。去吾吳千里。奈何。既而曰：吾且作書招之。明日夫人發書招楊生來。碧兒尤日夕盼之。而楊生竟不至。蓋楊生以貧故去。某公署。又挾筆硯遊他方。聞某公獲譴。心念碧兒。事終不能舍。時引以爲恨。而夫人之書竟未獲也。碧兒在夫人所。待楊生不來。意鬱陶甚。時寄之於詩。錄其可誦者數章曰。

曉鏡寒光似月明。深秋霜氣拂簾清。昨宵奇夢何人解。說向菱花似有情。

桃李芳妍自一時。春風開後更離披。如何空谷幽蘭種。種向瑤階也不宜。

人無一面諾千金。往日心期耐細尋。但得相如甘蕢酒。不應深唱白頭吟。

落花時節任消磨。寂寂人間恨若何。一去微之成決絕。書生終古負人多。

碧兒情思纏綿。不能自脫。日侍夫人。敬愛甚摯。而夫人生少富貴。及茲年老。坐見彫零。憤悔既深。積而成疾。羣妾

之子。貌敬心離。嫡子玉卿。夫人所生。隨侍父於戍所。夫人病革。乃致書於子。但云。吾且死矣。如爾父無恙。爾盍暫捨爾父。一歸。俾吾遺蛻。毋委溝壑。碧姨。以爾父言。願歸楊生。冀爾必成其志。書成。命碧兒封之。又數日。夫人卒。諸子草草葬之。碧兒悽寂。既甚。家人視之。尤薄。碧兒心謂。嫡子且至。必有以處己。忍死待之一日。某公長妾夏姨。子曰瑜卿者。逼蒸碧兒。碧兒奔訴其母。其母素不善碧兒。而溺愛瑜卿。聞碧兒訴言。謂碧兒誣害之。咆哮大作。家人悉集。皆以碧兒爲曲。夏姨曰。昔日之事。人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明日召媒。至遣嫁碧兒。碧兒即夕自縊。及玉卿至。則碧兒之死已越一月矣。旋知楊生蹤跡。以碧兒遺骨歸之。曰。吾以竟父母之志也。楊亦悲念碧兒。爲悼碧詞數百首。以寓其哀。詞多不具載。

天醉生曰。碧兒之才不及小青。遠甚其介。然之操。至死不變。亦弱女子之所難矣。某公夫婦及其長子。所以待碧兒者。不可謂甚。非羣小構之。孤懷永闕。豈非天下傷心之事哉。或曰。碧兒爲某公妾。當爲某公死。不當爲楊生死。此言也。腐儒之言也。以云情理之平。夫亦遠矣。

天醉生又曰。吾鈔此傳。其事蓋得之吾友慘佛。慘佛深惡一夫多妻之制。惟吾亦然。如碧兒者。使生男女平權。婚姻自由之世。何至慘死。昔太史公之傳文君。蓋亦奇其雄警。不爲迂論所縛。惜哉。碧兒之非其人也。然而楊生碌碌亦可怪也。夫。

楚南僂生。譚者諱其姓氏。性儂薄。故儂其名。弱冠習拳勇。亦少知書。與衡陽吳某善。吳大腹也。賈岳州僂生爲司筆。札岳介長沙武昌間。然極荒蕪。巨室絕少。生時年二十。裘馬其間。翩翩也。吳家柴家嶺。背山而面湖。肆則北門外。距家一二里許。生與吳日臨視事。一日。生以事獨後歸。已夕陽西下。時方嚴冬。遠望君山。疎林寒樹。歷歷可數。生徘徊湖畔。未忍遽歸。方游目四屬。忽面湖一樓中。倩影飄瞥。驚顧則一女。郎年可十五六。雖荆釵布而麗質清神。輝光動目。映以斜陽。益增妍艷。乍迴眸。知生審顧。即珊珊下樓去。生錯愕。移時幾忘舉步。歸忽忽若有所遺。吳異而詰之。生具以告。口繪其艷。而手描其狀。且曰。脫能爲謀者。感且不朽。吳以生狂易。故笑曰。是不可以草草當悉其閥閼。如可圖。必有以報。然無日之期。宜耐守也。自是月餘。殊無良會。然生猶得數見女。第距樓遠。無由致詞。示目而已。女亦似解生意。頻報青睞。生益惶惑。時寒梅正放。而近湖一株。含吐香蕊之枝。適與樓接。生時躑躅其下。冀得通詞。一日者。女臨樓。見生嫣然。玉硬白露。生心旌搖搖。不自持。方欲近訴傾慕。女忽內顧。手作止生狀。旋即翻然逝。生嗒然如木。鷄有童子者。年若八九。手一筐來湖下。生招至前曰。若能爲而折梅枝者。當畀若錢。童子喜。秣升樹。即以梅下生詢。樓爲阿誰家。曰。里正盧也。女盧何人。曰。女甥也。胡不歸而恒居舅家。曰。不知也。生畀以錢。欣躍去。生歸語吳。吳姍笑之。生忿曰。若而忘。願任蹇修。語乎。曰。然是誠有之。亦不云宜耐守耶。生知其通詞。亦不之辨。吳鄰楊某者。傭一媪。恒來吳家。一日抱一兒至。襁褓也。生詢誰氏子。曰。吳先生僕者金良兒也。金家何許。曰。儂里正盧之居也。共戶乎。曰。然。生大喜。吳曰。是乃可圖也。曷去。諸曰。焉往。曰。但隨而來。生不解。吳曰。非物何。

以達誠。將爲君備鏡臺也。吳爲生購脂粉數事。因媪以致金良之婦。而貽之。女曰。幸爲我謝某君。曰。女兒福薄。不敢辱君子。嘉貺然愛我之德。矢不忘也。金固進女。瑩然泣曰。繫人腋下動而見。尤嫂謂我能保有此乎。是不益藉寇以兵。耶。生遣媪去。心惴惴不克諧。及媪將脂粉。至且白。女言。生曰。則胡不歸。而必鬱鬱居舅氏家也。媪曰。亦嘗詢及之。但俯首泣。是或有難言之隱。耶。生悵恨無已。然自茲見女。則黛眉歛怨。綠老凝愁。雙臉斷紅。不復前夕。陽時矣。生有友黎生者。新主岳釐局事。亦屬生以記室。時黎生病。局方事代謝。不任煩劇。生多代庖焉。局且百人咸欲得生歡。以結於黎。時導生作北里游。然靡當生意。生謝曰。有能爲余通盧氏女者。死且結草不爾。則拳拳之心。終不忍令他屬。座有仇生。巴陵人。固好事。聞生言者。俱目仇生異之。起曰。君乃能耶。仇曰。合爲謀。不能不屬怨。可乎。生曰。但亟圖之。翌日。仇至曰。深愧綿薄。然實不可爲也。強之事。必大埤。生問故。曰。既不諧矣。言之得無益亂君心耶。生固曰。但言適以何途進。仇曰。女有姊。與吾有嚙臂盟謀之。謝不能也。問所以。則謝難言。生曰。女之姊可得見乎。仇曰。能。生因仇得見女姊。姊可二十許。亦頗娟好。生奉二十金爲贄。且曰。僕與令妹之情。君所知也。自睹麗質。今爲數月。魂縈夢縈。迨無寧日。屢與儕人謀。不足爲也。幸見君。願以此爲君壽。姊辭曰。仇郎來已具致。生意先生以小妹之故而辱加惠。窮僻之人。敢不拜嘉。然事可圖也。妾安忍貨妹。不可圖。則受賜爲無名矣。聞小妹近復抑鬱。悽怨。絕想亦以先生故也。幸未爲宵小媒孽。其短妾感先生誠。憐小妹痴合。不計利害。請身試之。其濟也。固佳。不亦得以先生之誠表暴於小妹。生曰。獲蒙矜恤。感鑄肺腑。然有所恐。恐號君已亡。而越人不至。惶

急待命一日爲遙且濟否之耗君又何因致僕也姊曰幾忘之妾不知書但畫紙爲環則諧矣生起謝歸薄暮有童齋函至申紙則素也生懊喪知無可爲計日唯嗟嘆自是過其樓亦不復見女朱明戒節炎早日增方一輪西去時生披襟獨坐忽簾啓一人入趨前白仇生命速生過劉氏宅劉巴陵人陸軍軍官也營新第於柴家嶺已則駐軍長沙宅唯妻數健僕與生素相善也生詢致招故白不知但云必降玉趾生隨導者往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導生入一室燈燐燐如豆然室甚精潔張設亦煥麗僕以茗至且白少待坐有頃忽導者偕盧氏女至以女入即返步闔扉出生心怦怦然殆疑夢寐轉不能道一詞惟見女俯首背燈坐若不勝怨抑者乃徐言曰卿何爲亦來此耶余數月來竭智殫誠冀一晤不可得自別卿姊後心已若死灰不復有他望誠不意人世尙有相見時也然吾滋疑焉此何地而可以出會也女愀然曰兒之自銜實爲醜行然感君甚故甘犯不韙至何以至此則兒亦不敢知也兒謂但見君即佳餘望勿深求也又曰兒自遇君夕陽時候深怪君逼視及數見則兒亦不自知何以君影恒不去兒胸臆間若時見君笑目兒者兒心適適然且自戒懼然遇君欲不窺又不能也至金良歸來則益縈心曲矣兒舅氏常怒兒姊不貞不令兒與居兒時謂姊爲不然今乃知舅氏亦過矣舅氏以兒許賣餅兒父母既歿矣惟舅氏自命不敢違然非兒願也言畢淚漉漉濕衣襟生大動亦泣曰余苦無可慰藉卿者且舅氏約卿嚴即如此會恐亦不可再女曰良然亦視人謀若何耳兒來久有構黑白者則殆矣導君者名拂奴性慧黠可任崑崙也女起爲別生欲有言女笑曰此不可以久淹也天若憐兒二人者且爲後圖君請先歸生乃返翌日仇

生至笑問曰樂乎胡不謝蹇修也生感仇構會曰然所以致之者可得聞乎仇曰言之禍且立至君願既遂矣又何求焉生問拂奴曰不難致但有求也生曰視吾力所能靡不應仇曰是欲謀一扞差耳生慮無缺曰適有白長價者請即以補生言於黎拂奴遂得事感生甚每思任向導生以劉宅險辭不敢往越數日拂奴忽以膏至白得善處但卑陋問何許曰女對戶賣漿者家也於拂奴爲葭葦親家一媪一卅許婦媪拂奴姑婦則表嫂也兄買於鄂恒終歲不一歸婦有不潔行故允爲撮合山云且曰先生但往抵其處自有導者生曰胡不惧曰懼焉目也生遂往暗陬中果有婦人伏焉見生乃前曰非某耶生頷之婦目生令俱室暗無火生懼却立不敢前婦笑曰何太怯趨前握手曰來自有佳境經二室始有光透窗隙推扉納生入曰少選當有伊人來也室小如斗床一已下幔當窗一几椅二粧奩二三事而已然潔甚少間婦果擁女至生起婦即出生前握手女頹然拒之曰兒愛君甚願見之私發於五內故走險以見然兒之心未有他也且度不能終事君幸能不及於亂兒之願也兒嘗聽舅氏述蒲留仙樂仲事每慕瓊華之爲人謂爲出污泥而不染宜其以蓮花脫化也如兒者雖非其人君但爲樂仲不亦美乎生慚阻改容謝曰卿乃能見及此耶余過矣余年十六就外傳即不以德率余徑疑宋玉淫色之辨謂淫爲色果愛果之果實一事也卿乃能見及此耶余過矣然兒女之私不可以告人拂奴卿何人乃能令蹀躞余二人間且卿姊不能致卿而彼乃能之何也女聞言俯首曰但係親類至兒姊則以舅氏之故且不得久近兒違及他耶生以拂奴貌似女知爲兄亦不窮詰乃曰岳俗不長厚夫餌其妻兄餌其妹者往往而有卿自愛者余若

從而陷溺。之爲不仁矣。女泣下。遂黜。然別歲辛亥。會義軍起。湘鄂間。生他適。女耗遂不可知。

韻琴聞之曰。余嘗過岳州。觀其風俗澆薄。子弟貪鄙。社會如此。誠堪浩嘆。然如女者。宜播諸章。以爲國矣。其姊却儂。生幣以貨。妹爲羞。亦有足多者焉。生居是域而多行不義。雖貞順自保。如女者去亂。幾何也。生眞儂薄哉。

眞正之愛情

冥飛 原第十一集

紅葉。成都名妓也。薛濤井畔。代產名姝。頰暈明霞。奪錦江之春色。夢爲行雨。來巫峽之神人。一樹馬櫻。游魂滿。流。年。似。水。美。眷。如。花。秋。月。春。風。等。閒。度。卻。可。喜。娘。已。屆。破。瓜。年。紀。矣。

府城西南。距澆花溪百步。而近有琴臺焉。司馬長卿之故宅也。古木參天。野花夾道。風景幽絕。迴隔紅照。美帶。家。江。嘯。雲。研。粉。調。朱。方。描。寫。天。然。景。物。既。而。挹。石。上。清。泉。燒。林。間。落。葉。箕。踞。煮。茗。注。日。遙。天。白。雲。隨。風。而。舞。幻。作。奇。峯。無。數。撐。入。蔚。藍。更。助。逸。興。忽。聞。笑。語。聲。度。林。而。來。足。音。琤。然。輕。倩。可。聽。願。見。三。五。女。郎。珥。珊。來。前。止。於。畫。欄。凝。睇。含。笑。互。爲。耳。語。似。有。月。旦。之。詞。少。須。翩。翻。連。袂。而。行。掠。嘯。雲。眼。波。以。去。中。一。粲。者。羅。縷。金。衫。子。御。百。蝶。長。裙。再。三。注。視。嘯。雲。嫣然。展。笑。臨。去。秋。波。那。一。轉。嘯。雲。於。此。若。膺。九。錫。矣。

嘯雲世家子。幼失怙。母氏劉撫以成立。外祖性恬淡。隱居不仕。嘯雲秉母教。雅有山林氣。既畢業美術學校。家居。事。母。絕。不。與。聞。外。事。樹。北。堂。之。蒼。潔。南。陔。之。黍。一。室。太。和。融。融。如。也。

里有毛公子日章者。乃父曾爲顯官。數歷中外二十年。巧取豪奪之財。無慮數十百萬。清社既屋。僑海上三年。比川中劫灰既定。乃始旋里。酣象素封。鄉之人無一不知毛公子者。

川中迭遭兵燹。市面蕭條。頽齷屋茅。檐則瘡痍滿目。而高門鉅室。其恒舞酣歌。自若也。况驕兵悍將。類皆十萬腰纏。造孽錢多。自應擲諸銷金之窟。於是女閩之盛。乃倍蓰於前。汨乎蘭亭修禊之年。南風不競。修文偃武。神瑛侍者。所稱述之祿蠹。乘時崛起。舞爪張牙。而北里之游。前者爲赴赴武夫行樂之場。一易而爲翩翩濁世之佳公子。買金輸金之地。至城都一隅。則超然兵燹之外。七鬯不驚。鶯花猶昔。以毛公子盪乎其間。財可通神。姊妹花自應承迎恐後矣。

嘯雲旣與粲者值。惛惛心目。時有一麗人湧現其間。乃默繪其形。以自遣。無聊之况。會有同學友自扶桑歸。強之作狹邪游。遇紅葉於筵上。驚鴻倩影。映入眼簾。固儼然畫中人也。狂喜目灼灼作平視。心突突躍不止。紅葉亦低鬟匿笑。如不勝情。友覺之。牽使並肩坐。曰。不謂璧人一時有兩。吾爲若蹇修矣。嘯雲面作頰。遽逃席去。友大笑。語紅葉曰。吾必導阮郎至天臺。卿歸速作胡麻飯。以待。

有繩。紅葉之美於毛公子者。毛公子徵之。侑觴而艷之。即夕移樽妝閣。傲然有問鼎意。紅葉婉詞却之。毛公子遂守株不去。紅葉方無奈何。而嘯雲之友。率人擁嘯雲以來。歡笑之聲徹四壁。毛公子不耐厲聲召紅葉。紅葉方踰闥。嘯雲之友要遮之。不令去。毛公子大怒。率衆出與嘯雲之友對壘。呼叱聲。辱詈聲。器物。砸磕聲。一瞬並作。警察

來干涉之始各掩旗息鼓而退。

不脛而走翌日其事已喧傳於外。嘯雲之舅聞之。以告嘯雲之母。江母怒責嘯雲。禁嘯雲不得外出。月餘禁少弛。會嘯雲姨母自萬縣來。卜居郭外。以車來迎江母去。嘯雲乃私見紅葉。定情焉。母歸聞之。乃適紅葉所。

珠簾一桁許久。留香花影橫窗。秋陽向夕。紅葉支頤坐安樂椅上。不言不動。靜如入定之僧。嘯雲則捉筆凝思。目注紅葉不少瞬。蓋嘯雲方爲紅葉繪像。竭盡所長。以媚知己。突老嫗報稱江母來覓嘯雲。嘯雲惶急無措。紅葉使老嫗辭以嘯雲未來。江母必欲面紅葉。紅葉乃藏嘯雲於別室。肅江母入江母見紅葉娟娟楚楚。亦愛憐之。乃柔聲詔紅葉曰。余年垂暮。祇嘯雲一子不忍見其浮蕩。以終致斬江氏之嗣。汝能爲我拒嘯雲乎。江氏祖先胥拜汝賜矣。紅葉泫然曰。妾誠與公子。曠不敢爲諱。願嘗以願爲妾婢之言。浼公子告太夫人矣。不識公子胡爲匿妾言。不以告。至煩太夫人今日之詰責妾愛公子。此心匪石不可轉矣。願何敢以愛公子者。轉奪公子家庭之樂。而使公子有不肖之名。太夫人歸矣。妾誓與公子絕。且勉公子朝夕侍太夫人。以慰太夫人倚闥之望。語已。淚不可仰。江母亦慘。但不忍盡其詞。撫而慰之曰。願佛天佑汝。俾汝早得脫火坑矣。亦拭淚而行。江母行後。嘯雲自室後趨出。面白如紙。坐室隅。如中惡。紅葉泣移時。蹶然起語嘯雲曰。頃間太夫人與妾所言。諒已聞之。自今以始。願君寧家。毋再嬉游。以傷太夫人之心。余與君緣分盡矣。嘯雲期良久曰。別矣。願自珍重。紅葉面壁不顧曰。母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行矣。我倦欲眠。君毋庸諉諉爲也。嘯雲怏怏去。紅葉伏枕大哭。

毛公子自與嘯雲之友。閨後不復至。紅葉之門。闕遍。花叢迄無當意者。冶遊亦稍倦矣。乃思娶紅葉。歸以收束。不羈之性。遂以重金。啗紅葉母。紅葉母辯曰。余僅一女。不忍強也。倘紅葉以爲可者。余亦可之。毛公子乃自炫於紅葉。時嘯雲雖見絕於紅葉。終不能忘情。日作箋使小奚奴。持候紅葉。又梗母命不肯娶。紅葉感其情。不能自持。亦稍稍作答。願念及已。許江母勗嘯雲力。趣上流。長此纏綿。不獨無以對江母。且將墮嘯雲之志氣。計惟一死。以絕嘯雲望耳。特生身之母。罔極未酬。無以爲地。芳心輾轉。久若轆轤。之不寧。聞毛公子娶已言。奇計陡生。因僞許毛公子曰。請以三千金與吾母。以答生我之恩。并請手刃江嘯雲。以報我夙怨。則以身事公子矣。毛公子駭曰。嘯雲素與若親。若何爲欲殺之。且殺人者死。若必欲我手刃嘯雲者。我將陷刑網。其何利於若。紅葉曰。始吾固與嘯雲善。詎嘯雲之善余者。誑也。賺吾金飾去。悍不還。且庭辱我。我啣之久矣。嘗思剗刃其腹。以爲快。今我嫁公子。公與吾爲一體。不啻我手刃之矣。且殺人秘密事也。公子而假手他人者。其事必洩。苟不洩者。其人亦必勒索。公子財。是授以太阿之柄也。吾聞嘯雲常往郊外作畫。往往黃昏後。猶獨處深林中。公子躡而刺之。夫誰知者。且公子富貴震一時。人亦無敢疑公子者。此固非公子不可矣。故敢以爲請。毛公子曰。諾。吾將爲子一行。顧安從。知嘯雲之行動。而躡之。紅葉曰。易耳。吾使人探以報公子。乃握手而別。

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雲陰枕枕雪花如掌。嘯雲方侍母往姨母家祝壽。酒半嘯雲潛出。至琴臺。覓當日與紅葉相遇處。則雪深沒徑。木脫露頂。往事如煙。不勝惆悵。喟然曰。眼前紅葉凋零。若此。吾意中之紅葉。正

未知結果。何如墮瀾。飄茵正復難料。嗟乎紅葉。余負卿矣。熱淚交頤。迎風欲凍。乃逕赴工部祠堂。乞湯於廟祝。將以醺面。

雨雪載途。朔風砭骨。一人載煖兜。披氈毳。挾畫具而來。逕赴琴臺之陰。低頭作畫。若將繪此寒林鬪者。毛公子挾白刃躡其後。掩入叢樹間。作勢奔出。直取其顛。足爲樹根所礙。幾墮矣。仍奮起。擊以刃中肩。其人噉然而仆。聲慘以柔。類女子音。毛公子疑且懼。就雪中轉其體。揭煖兜視之。則紅葉也。駭極而顛急。擁於懷。詢其故。紅葉忍痛而吁曰。余甚愛江嘯雲。思嫁之。而不得。如願願以一死殉情。又無以對吾母。故誑君出三千金。酬母。又誑君殺余。以了此殘生。今茲余已瀕死。願君刺余心。令速言已。昏去。毛公子視其創。血肉狼籍。慘然自咎。急爲掩護。思送之醫院。而獨力難支。大呼救人。莫有應者。方不可奈何間。嘯雲適從浣花草堂返。聞人聲。奔來視之。大感慟。乃昇紅葉。至孃母家。毛公子急延醫來。視奔走甚勤。江母至。是益憐紅葉。願以毛公子已贖其身。戒嘯雲。避嫌母。得與紅葉相近。毛公子遂以紅葉託江母而去。及紅葉創愈。毛公子來呈紅葉賣身契於江母。慷慨言曰。紅葉以愛嘯雲。故幾死。復生。母亦可以諒紅葉之心。使偶嘯雲矣。余始以爲兒女子痴情者。僞也。金錢勢力之鉅。將無不可購之愛情。乃今而知愛情之爲物。特個人與個人之關係。既不容有第三者之屬入。亦不容有毫釐之勉強。余今悟矣。願爾合嘯雲與紅葉之好。俾余得免於戾母其許之乎。江母曰。余許之矣。惟三千金者。毛公子急曰。此細事也。余願妹紅葉。即以爲吾妹贈奩。但不識紅葉。允以余爲兄否耳。紅葉靦然不語。江母曰。毛公子今茲有恩於汝。汝其許。

之紅葉、乃向毛公子鞠躬、低聲呼之曰、兄毛公子、悅趨出、推嘯雲入、指紅葉曰、此余妹也、余不慣爲媒、請卽與訂婚約、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嘯雲乃前、握紅葉手、久久不忍釋。

曹碧碧

冥飛 原第七集

岸柳初芽、山桃綻萼、春風料峭、春水粼粼、苧蘿江畔、越山山麓、有茅屋數椽、隱約竹林中、白板雙扉、朝陽始上、一垂髫少女、携筠籃、貯裳衣數事、啓扉而出、直向江岸而來、容光煥發、體態莊嚴、歷級而下、跪擣衣石旁、續續出籃中裳衣、逆江流之浣之。

炊煙縷縷、搖曳空氣中、牧豎三五人、驅犢而過、壯男子八九人、荷鋤四出、正農家有事西疇時也、時則有一嫗年可五十許、倚白板扉而呼曰、碧兒歸來、朝餐熟矣、汝來爲余剗鬻乎、少女傲然應、整理所浣裳衣、置籃中而返、女何人、曹其姓、碧碧其名、嫗何人、碧碧母也、姓衛氏、曹固士族女、父憲夫、越中名孝廉、五上春闈、不第、銓得貴州一令、憚道遠、不就、授徒鄉里、以自娛、家中不中貲、值連年水旱、憲夫又卒、薄田數畝、不繼、續粥、母與女鬻鬻相保、以度此困厄之光陰。

憲夫授徒數十人、有置身青雲、浮沉郎署者、有飢驅覓食、奔走四方者、有匏繫一官、移家他去者、自憲夫之歿、頻年音問斷絕、不通慶弔、匪獨人情冷煖、抑若人之遭際使然、惟有窮愁潦倒、困守青氈、最爲憲夫入室弟子之李生、虛白猶栖、遲於山陰道上。

虛白會稽世家子。生而骨相殊異。穎慧絕人。憲夫見而奇之。誘掖尤力。虛白於及門中年最少。遂以女字之。憲夫常以誇於人曰。吾家玉潤。將來必超越冰清。爲一代之才人。

憲夫之歿也。門生故舊。裹足不前。料量喪葬。供奔走者。虛白一人而已。痛人情之薄。與天道之無知也。憤時嫉俗。激而爲厭世派。人物耕硯田爲生活。絕意仕進。父母督責之。則以不敢遠離膝下爲言。友朋招致者。亦均婉言謝絕。

日居月諸。碧碧年漸長。憲夫之喪亦除。虛白父母抱孫望切。方議爲虛白娶碧碧。忽時疫流行。虛白父母相繼棄養。虛白哀毀成疾。臥床數月。會營葬事。虛白力疾負土。昏替中失足墜岡下。折其左股。遂跛。又痛遺體之殘也。且夕哭。期年而喪明。英姿颯爽之少年。曾幾何時。身罹廢疾。不復人狀矣。

初。憲夫三赴禮部試。寓其同年生丁克寬處。克寬官中翰。十年不遷。家饒於貲。於閒曹冷署中。獨無新桂米珠。居大不易之歎。會是歲有恩科。克寬留憲夫於京。課其子筠蓀。并爲謀大挑。次年。憲夫又報罷。乃以知縣歸部銓。選而歸。及五試春官。克寬已奉差他往。嗣克寬游升宮。允憲夫足跡。不出里門矣。

筠蓀幼乘家教。既長。慷慨有父風。時朝廷詔廢科舉。筠蓀肄業譯學館。爲高材生。遠畢業而克寬卒。家經庚子拳匪之變。輜重蕩然。克寬又不能爲巧宦。雖好官。亦不能多得錢。身後遂無餘財。

方虛白父母繼逝之時。正筠蓀扶櫬歸來之日。筠蓀葬父於母塋。大事既畢。爲府中學教習。暑假出游。乞漿於曹。

氏之門。見粟主。始知爲夫憲家。詢衛氏。盡得其情。語至於相泣。自是往來如親戚。且時時濟曹氏之窮。碧碧固知書識字。以食貧故。躬灑掃。庖馷之役。學問之事。棄置已久。衛氏聞筠蓀言女學之有益於女子也。囑碧碧入學校。碧碧懼遺母氏勞。且學費亦無從出。執不可。會筠蓀來。允爲代籌學費。碧碧仍以老母苦寂辭。筠蓀遂授以英文算學。每星期日。學校休假。輒至女家。授女以課。以爲常。

筠蓀出身世族。固翩翩佳公子也。經歷患難。富於自治能力。其助曹氏也。無非敬老憐貧之意。對於碧碧。猶長兄之詔弱妹。愛之深。憂之切。爲之謀自樹之方。碧碧既不願入學校。故以己所能者授之。相處者經年。教授以外。未嘗與碧碧作閒話也。

衛氏性忠厚。家居倚碧碧如左右手。不忍片刻離。聞女子多入學。懼誤碧碧向學之光陰。故以促碧碧及碧碧不允。筠蓀復從而教之。乃大喜。過望。常絮絮爲碧碧道筠蓀恩惠。然碧碧終視筠蓀如兄。相處以禮。

虛白之跛也。鄉人競相傳說。衛氏聞之。頗爲碧碧憂。願秘不以告。迨虛白喪。明衛氏益爲女憂。遭人輒泣。長日無歡容。碧碧誦知其隱。思有以慰母。而言及未婚夫。又羞赧不能出諸吻。會虛白之使者來。

虛白既喪。明門弟子又羣趨學校去。家惟一老乳母爲之經理衣食。生計窘甚。虛白乃以賣卜爲生。凡人窮困至極。鮮所希望。對於家人骨肉。猶且窮於說詞。矧爲未婚妻之家。更無通信之必要。顧虛白自思。形已毀矣。家已破矣。長爲盲者。以沒世矣。胡爲更辱人家之少女。於是遣老乳母。賈碧碧之庚帖。以返諸衛氏。

衛氏始見老乳母。瞿然而驚。及聞老乳母代達虛白之忱。又適然而喜。收庚帖。將藏之。碧碧突出呼曰。母乎。且止聽兒一言。邇來吾母。昕夕皇皇。如有大不愜意事者。兒知其必爲兒事也。母不爲兒言。兒故不敢問。吾母今茲兒不得不自言矣。母乎。父曩者。已以兒字李氏矣。口血未乾。而李氏忽欲毀棄婚約。是何故也。衛曰。是李氏之心也。彼以兒盛年。不宜偶彼。彼且瞽者。故欲毀約。以全吾兒。碧碧曰。不然。兒曩日字於李氏。李氏不跛且瞽。今字已久。而李氏子忽跛且瞽。是兒命也。且兒字李氏。人莫不聞。今茲毀約。既懼人言。又違父命。况李氏子苟不有父母之喪。兒已爲之婦。使既婦。而李氏子跛且瞽。兒無辭以與之離異也。今雖未婦。兒自問亦不忍與之毀約。母其諒兒。衛曰。兒誤矣。李氏子之所以欲毀約者。正以兒未嫁故也。且兒父以兒字李氏。子非以其跛且瞽而字之。今使兒父在天。有知亦當悔擇婿之不愜。幸兒未嫁。猶可挽回。兒其母辜李氏子之心。而有以慰余於遲暮。碧碧曰。不然。母未之思也。使今日者。兒與李氏子易地而處。李氏子而果有人心者。將絕此跛且瞽之未婚妻。而別娶乎。抑將仍娶此跛且瞽之女子於家。而不使填於溝壑乎。况李氏子不忍兒失所。因有此毀約之說。而兒又安忍坐視李氏之困苦。而別求安樂地。使李氏子獨爲君子也。兒志決矣。母母復言碧碧。乃取庚帖。仍還諸老乳母曰。退婚非禮也。不敢聞命。

老乳母既行。衛氏懟碧碧曰。汝矜小節。乃忘而母爲汝終身憂乎。碧碧曰。母母然。人生數十寒暑。爲樂會無幾。時困頓亦無幾。日惟名節乃堪千古耳。設兒改適。而遇人不淑者。困頓仍不免。而名節已先亡矣。故不如安命之。

第三卷 第四集一 小說類 丙種言情

一〇〇

爲得也。且李氏家無次子。將來兒與母永無離析之日也。衛領之曰。汝言亦有理。

一罐一杖。蹙蹙而來。李生虛白歸家矣。摸索入門。呼老乳母曰。余歸矣。甚矣饑。老乳母曰。爺少坐。余方泔米作糜。爺今日得幾錢。虛白歎曰。今日得二百數十錢。乳母汝不必憂明日用度矣。乳母曰。願爺貿易佳。老婦犬馬之年。得睹爺安居。不愁衣食者。慰矣。虛白嘆曰。憊矣。余稍蘇息。汝候糜熟。則將以來。甚矣餓。虛白且言且摸。索至床頭。貯所得錢於甕。乃偃息於床。疲極矣。顧飢火中燒。不得睡。身世之感。往來於心。倏一念及。人生困窮至此。胡不遇死。則萬慮皆空。倏一念及。門祚單寒。祖父世澤。自我而斬。徒死不足以蔽罪。則百脈憤湧。腸如滾湯。倏一念及。吾師以愛女相屬。余狀況如是。何忍誤其終身。乃起立大呼曰。乳母來。乳母來。老乳母奔入曰。爺何事。虛白曰。汝今日往曹家爲我勾當。退婚事了乎。老乳母曰。我以爲爺有他事。嚇煞我矣。乃曹家退婚事乎。我固謂爺不必。果然曹家小姐。仍將庚帖交余携回。並以退婚爲非禮。虛白曰。不可。不可。乳母。汝視我有能力娶否。我等所處之境。界曹家小姐。能以一日居否。汝去時。我諄諄囑汝。汝乃不從余命。竟將庚帖携回。汝得毋他處嬉。未往曹家。設此詞以欺我乎。老乳母曰。天乎冤哉。我今日奔波殆死。始覓得曹家。余將庚帖交曹家老夫人。曹家老夫人已有允許。意突曹家小姐來。與老夫人辯駁數回。取庚帖仍交余携回。余回時日已下。喘息猶未定也。不然。爺平日回時。余已備晚餐。迎門以俟矣。爺猶不余信耶。虛白笑慰老乳母曰。無與汝事。余言過矣。汝勿以爲意。來日余當自往了之。乳母曰。爺明日往曹家乎。我又以爲不必也。曹家小姐必不應許此事。虛白曰。來日余自有策。汝往視糜熟否。

老乳母匆匆去。虛白嘆曰。嗟乎。碧。碧。淚下。如雨。伏床。上大哭。老乳母盛糜於碗。入曰。爺糜熟矣。爺何爲哭。老乳母亦哭。虛白嘆曰。哀莫大於心死。耿耿此心安得便死。乳母余飽不能食矣。

朔風告寒。萬木蕭槭。日光慘白。霜葉微紅。灑橋流水聲。淒以咽。一少年襲裘乘自行車而來。入郵亭稍憩。取打氣機打氣入橡皮輪管中。時則有一頰白之嫗。與一少年盲者坐於郵亭之一隅。嫗曰。今晨天氣驟冷。爺得毋寒乎。盲者曰。血熱欲沸。不知何者爲寒。乳母余等行幾里矣。何尙遙遙未至也。嫗曰。近矣。猶可里許。盲者奮然曰。行也。嫗曰。爺母亟亟。試以杖來。老婦導爺往也。少年屬目之餘。亦不經意。打氣畢。扶自行車。越老嫗及盲者而前。乘之而趨。俄頃已達曹氏居。

衛氏既允碧碧之請。願終以虛白廢疾爲憂。憂思之深。輾轉反側。徹夜不得寐。逮曉則鼻塞身熱。頭岑岑病矣。碧碧伏床隅側。伺終夕。亦不敢交睫。既知母病。燻湯沃薑茶以進。衛氏勉啜其半。昏然竟睡。碧碧嚴掖衣被。草草梳掠入廚下作糜。既熟。入窺衛氏。猶未醒。乃抱甕出汲。而筠蓀適來。

筠蓀倚自由車於籬旁。繞行至中堂。寂不見人。微嗽。且呼師母。無答者。乃攤書於几。默計所以課碧碧者。而衛氏呼碧兒之聲。作呼至三四。筠蓀應曰。師母。世妹不在。是衛氏曰。汝爲誰。筠蓀曰。師母。余爲丁筠蓀。衛氏曰。丁家世兄來乎。余病作。故晏起。日及禺中否。碧兒何往。汝自外來。未見渠乎。筠蓀曰。日近午矣。門生從山後來。未見世妹。言未畢。而碧碧汲水入。筠蓀曰。世妹。師母喚汝。碧碧釋甕於庭。趨而入曰。母病間乎。胡不稍憩。衛氏曰。頃余汗出。

於類神志已清。睡久覺骨痛。故欲起。碧碧趨而前。爲衛氏着衣。衛曰。汝早餐未。碧碧應曰。未也。衛氏曰。丁世兄已來。汝速餐。仍上課去。光陰可惜也。余偶而感冒。今已愈。毋庸汝殷勤。碧碧曰。兒胸膈滿不欲食。母盍先食乎。衛氏曰。余不能飯。碧碧曰。已作糜。衛氏曰。已作糜乎。甚善。母今愈矣。汝母慮。汝今將糜來伴予食。時衛氏着衣。竟坐室門旁矮几上。碧碧返身抱甕入廚去。衛氏語筠蓀曰。嗟乎。余且暮入地。顧念及弱女無依。輒病不死。設余果不幸。碧兒其將奈何。言畢。悲哽。筠蓀曰。師母母悲。吉人固有天相。萬一不測。門生所不視。世妹如胞妹者。有如此。且世妹已長成。師母當爲擇婿。衛氏曰。否否。碧兒固有婿家。會稽李氏子。先夫當日之所字也。今李氏子貧。又醫且跛。故余憂碧兒之終無依也。積且成癘。此事余本不欲爲。世兄言之。特日。昨李氏子使其老乳母來自言。廢疾不能娶。願毀婚約。願碧兒執不可。言未既。碧碧捧杵來曰。阿母室中煖。仍室中食耳。衛氏曰。丁世兄。汝亦食粥否。筠蓀曰。校中餐早。比來尙飽。師母請與世妹食。門生今外出散步矣。

筠蓀倚徙竹林下。思衛氏之言。心忤忤躍不止。彼初不知碧碧已字人。衛氏不以告。筠蓀從不以詢。其惓惓於曹氏。亦不爲碧碧。祇以頻年經歷。憂患洞達。人情恫師氏之阨窮。力所能至。思有以助之。願衛氏雖境况匪佳。亦不願受人賙恤。故筠蓀爲碧碧計。非自立者。將勿能振拔。是以力趣碧碧受教育。以增長其生活能力。迨相處既久。愛情亦油然而生。特碧碧對於筠蓀。僅以爲嚴師益友。自知已身屬李氏。清淨心田中。遂有天然之界限。不容第二者屬入。年來雖日與筠蓀近視。猶長兄而已。筠蓀亦嚴守禮法。深自遏抑。然愛根已植。突聞碧碧已字人之言。

不能無所激刺。方相羊宅外，神經發亂，忽微風振林，醒然而蘇。念及身世，復爲之危心搖搖，莫知所嚮。空山無人，落葉堆徑。筠蓀方凝睇，江干默數帆影，忽聞腦後戢戢聲。一回顧，則郵亭所遇之老嫗及盲少年，方履落葉而行，逕入曹氏居。私念得非卽李氏子乎？彼昨來退婚不得，今茲繼來，必有所陳說。余避之耶？抑與聞其事耶？兩念交戰不已，然已拔步向曹氏而趨。甫至庭，聞衛氏曰：「昨日之事，小女已爲老乳母言之矣。余不能強也。盲少年剛欲有言，筠蓀已舉趾入，衛氏因爲兩人介紹曰：「此先夫在京日授業之弟子丁筠蓀，此吾未婚婿李虛白亦先夫門人也。虛白因曰：「丁世兄恕余目盲不克爲禮，筠蓀曰：「李世兄無爲過遜，乃前握虛白手，既皆就坐。虛白曰：「師母曰：「昨老乳母所稱述之言，皆門生肺腑中語，門生受老師厚恩，故不敢不爲世妹終身計。無論門生殘廢且貧，不足以辱清門，且門生自遭家難後，已灰心一切，行且避世，入道逃禪，均未可知。乞師母鑒諒，此心詔世妹，毋固執也。衛氏曰：「汝所言者，情而碧兒所言者，理予爲是。已躊躇竟夜矣。宵來胃寒，余懼不能爲汝等剖析毫芒。判別是非，無已。汝自與碧兒言之。碧兒汝來，此汝終身事。余又在病後，汝母羞答答作兒女子態，自與虛白言之。虛白曰：「師母乎，此當出自師母之決斷，毋擾世妹爲也。衛氏嗽且喘曰：「余適病，實不能與汝作長言。碧兒汝有意見，儘可與虛白面言之，使余稍得休息可乎？碧碧毅然出曰：「李世兄言誤矣。君第爲一己計，未嘗爲妹計也。君要知妹已奉父命，父命不可改也。君遭際不幸，亦妹之不幸也。君貧妹安之，君殘廢妹能將護君。妹知盡我心而已。况君貧，吾父夙知之。君殘廢，非吾父所能逆睹，亦非君所能料也。君以貧辭固不可以殘廢辭似矣，而實非

也何者。今殘廢者君故。君言然耳。使殘廢者爲妹。君將何以處之。且君門祚單寒。君父吾父友也。妹今略夫婦之義而言交誼。妹亦不能視君。忽然矧吾父明明以妹字君乎。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妹不知其他。君無復言。虛白曰。不然。世妹能行忠恕之道。誠非人所能及。特見解稍偏耳。古者婦嫁而未廟。見不成爲婦。况未嫁乎。抑思老師之以妹字虛白。原不能預知虛白之將殘廢。使預知之。必不然矣。今妹守經而不知達權。老師在天之靈。定當深恫是重。余戾也。碧碧怫然曰。君言大誤。吾父死而有知。將使其女爲小人。歟。抑將使爲君子也。背死父之命。不孝棄貧賤之夫。不祥。不祥。君將視妹爲何如人乎。且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名節而已。君之所以爲妹計者。欲其遠貧賤困苦而已。因貧賤困苦而輕名節。宜禽獸而富貴利達者。多人各有志。妹不能爲禽獸。以妄冀不可必得之富貴利達也。妹有老母在堂。不克以一死自明其志。君苟不諒余志。余奉母以終天年可矣。原不必溷君也。拂袖而入。虛白嗒然。莫能爲之詞。筠蓀因語虛白曰。李世兄。此兄與世妹事。余原不敢贊一辭。特世妹言已若此。知其志定久矣。兄亦毋博長者之名而傷賢女之心。衛氏曰。虛白汝應知余之難處也。汝今於意云何。虛白大哭而拜曰。堵今不敢有異言矣。

東方已明。殘月未沒。曉雞啼罷。市聲競噴。越俗固樸野。日出而作。習勤已慣。非若文明地域。貿易中人。亦必遲至九時始起也。時則會稽郡城。闐闐喧闐。屬中有一小卜肆。一盲者枯坐其間。年可三十許。白皙而羸。老婦二。續蔬屋後廊下。其聲唧唧。暑月朝氣清貧。家勤儉。趁此早涼。工作爲衣食計。蓋日月跳丸。荏苒三年矣。虛白已娶碧碧。

遷居於此。碧碧方以筠蓀之介紹。至某女校爲副教習。所衣所食。以力以心。亦窮居中之快事也。霹靂一聲。皖撫以被刺聞。浙撫捕同謀犯。瓜蔓抄及女校。捕碧碧去。衛氏以憂死。虛白病且憤。又不堪衙役之訛詐。既殯衛氏。亦夜遁去。迨碧碧辯白得釋。已三閱月。人亡家破。鬼泣神啼。雖地角天涯。相逢一訣。然已在奄奄一息中矣。碧碧則嘔血三升。溘然而逝。虛白則入山披髮。不知所終。然則福善禍淫。豈有天道哉。

空山人語

冥飛 原第十七集

太原士人亢其宗。好武喜獵。常與鄉里游俠。少年放鷹。獸犬射飛。逐走以爲樂。往往裹糧入深山。兼旬不返。所畜犬曰靈兒。慧黠解人意。最所愛惜。出入輒以自隨。庚戌十二月。方與伙伴自清涼山回。忽聞懸壘山中。新來一白熊。甚猛。驚因約伙伴往跡之。則有以意倦辭不去者。同行蓋三人。時大雪新霽。山徑凍滑。朔風凜凜。砭削肌骨。窮冬日。短入山未深。倏已云暮。乃支棚帳於林木之下。殘照光綫已微弱。半規新月高據天空。有暈環之。其色昏慘。不明。其宗與伙伴。壁燒兔下酒。既醉且飽。相與枕籍休息。少頃。忽風聲虎虎萬竅。怒號恍聞有狐狸豺狼之足音。響於空谷。咸起。結束肩獵槍。趨出山容。沈寂。黑雲擁向天。中月光時隱時現。封姨一過。輒有冰條飛墜。袂間走出樹林。彌望皆叢菁密篠。爲雪光所耀。纖微可見。殆無伏獸。靈兒前趨有頃。仍返走依人。嗾之不去。相顧笑曰。今夕殆無可圖。畜類或避天公之寒威。故隱不出也。乃返其所。而靈兒忽不見。其宗呼之久而不至。其宗詫曰。靈兒平日苟非見有異物而窮追者。聞吾呼聲無不立至。吾當往覓之。遂挾械獨出。踰一嶺。見積雪中。有犬足跡。彳亍。

可辨尾而行。又越二山至一峻坂。則獸跡凌亂。若經過一場戰事者。地上猶有餘血。更蹤而前。則坂臨絕。壑俯不見底。獸跡亦至此而止。大聲呼靈兒。惟聞山谷答響而已。乃大歎悼。以爲靈兒必逐野獸。同墜絕壑矣。快快返。則雪花大如掌。隨風旋舞。撲向頭面。若錐刀之中人者。急急過歸。至歧道來時足跡。爲雪所掩。迷不得向。遂登山顛而望。冥濛中但見隔山鬱鬱。有一密林。意以爲必是支棚帳處。趨就之。則爲修竹一叢。且十數畝。風雪中謾謾有聲。凄冷尤甚。廢然欲返。忽聞有呼天痛哭聲。山空夜靜。彌覺哀厲不禁。駐足諦聽。久之乃辨。爲人聲。大異之。循向覓焉。則竹林深處。閃出火光。一綫趨之。迫近有一團焦。就竹爲柱。撓竹爲梁。覆以松髯。障以茅棘。壑土爲垣。編木爲門。火光自門隙透出。窺之。則有一人跪地上。方注目所焚之紙。嗚咽啜噎之聲。猶未絕也。尤異之。乃叩門。其人立起。驚顧其宗。自白夜獵失道。乞其相容。其人啓門納之。雪光中微見其人面。瘦削露骨。入室後。餘燼已滅。洞黑如獄。底植立乃。不敢動其人。似知其宗意。爲燃燈始肅。其宗坐。其宗始熟視其人。枯槁形骸。乃似入定之瞿曇。正襟危坐。相對無言。其宗乃稱謝。又詢其人姓名。其人注目良久。乃曰。我世外人也。且此心已死。願客無問我。且我亦不願聞客姓名也。於是寂然者移時。其人乃展榻上衾。遜其宗臥。自向榻後取束草。擁之而眠。其宗時已倦怠。然遇此怪人。不覺觸其好奇之心。思與作竟夕談。乃一致詢。即爲所拒。悵然登榻。揣其人究爲何許人。而不可得。久乃睡去。及醒。則天已明。其人起已久。方煇湯煑橡栗。其宗辭欲行。其人止之曰。昨夜大雪盈尺。客山徑不習。盲行者必墮坎窞矣。其宗出視。則柳絮因風。猶未暫輟。竹林中雪猶可尺許。乃不敢行。食後其人默坐如故。其宗不

能忍乃強。與言其人敬聽而已。不甚置可否。偶答一二語。則趣味淵永。識解超妙。其宗深爲傾倒。益苦詰其獨處空山之故。其人沈思久之。泫然出涕。又久之。乃謂其宗曰。吾觀客尙是我輩讀書人。一流則借客以宣布我之歷史於世界。或亦不無些小裨益。我今以歷史告客矣。其宗肅然曰。願聞之。

其人曰。我岢嵐州人也。幼失恃。隨吾母寄居舅氏家。舅氏有女。長我一歲。兩小無猜。時共嬉戲。甚相悅也。舅母乃謂吾母曰。當以吾女配若子。吾母則曰。吾兩家親上做親。吾兩人更親密矣。口頭之約。言既定。初未有手續上之聘儀。而我與表姊終身慘毒。悲苦之境。根於此矣。又四三年。我家所營之商業。突遭祝融氏之稅駕。我家貧矣。而吾舅氏官於京師。乃携眷屬去。音問斷絕者。又四三年。我方在太原備書養吾母。而舅氏忽被劾免歸來。亦僦居省城。我遂得與表姊朝夕繼見。年事稍長。雖不若曩昔之不拘形迹。然而彼此心田中之情苗。則芟芟茁茁。若春日之草也。居無幾。何方爲人。鈔寫書籍。吾母由舅氏家歸。怒容滿面。顧我而歎。且淚下如雨。我駭而詢焉。則舅氏已別字表姊於同郡之巨紳。思借其力以謀開復原官。吾母以當日之約。言毫無質證。不能與舅母競。且亦不敢與舅父爭也。故悶默不聲。而但有爲我歎息。我當時聞之。痛苦殆絕。既而轉一念。以爲吾表姊苟矢志不貳者。則一與之醮。終身不改。舅父當無如表姊何。而決不至有別字之舉動。即有此別字之舉動。而吾表姊亦當以死與父母爭。乃爲真有心於我。今既不爭。則是默許別字之爲得計。而心中不復有我。以爲其中也。我乃大悟。此後不復登舅氏之門。亦不復與吾表姊相見。然猶有時思及表姊。決不至是必舅氏以嚴父之威臨之。故屈

伏不敢有後言。則吾心又戚戚以悲。又轉一念。則務以人世至不堪。至可恥之婦人例。吾表姊強執。謂吾表姊必勢利薰心。透骨人也。我何爲代渠開脫。代渠設想。而恕之哉。則極力竭盡。我中心所能有之怨毒。一一叢集之於吾表姊之身。以爲雖骨化形銷。我之恨之。終不可以已也。嗚呼。孰謂此一念。乃使我終身悔之。而不可追乎。言至此。其人淚已奪眶。出掩目。嗚咽者久之。曰。我乃今知女子之在家庭之間。乃有非常難言之隱。我輩男子。往往嚴於責人。而尤嚴於責所篤愛之女子。乃至不當疑者。而亦疑焉。可以相諒者。而亦不諒焉。嗚呼。我今知之。則已晚矣。客他日。必以吾言傳之人間。毋使再有人後悔無及也。其宗諾之。

其人乃曰。又三四年表姊嫁矣。方嫁之前一夕。吾母以戚誼。故不得不往周旋。我則誓不至舅氏之門。然此心終不能自己。乃蹀躞於舅氏之宅之周圍。迨曉聞鼓樂聲。作始歸復於家。引被蒙頭而睡。此心怛怛。不知爲哀爲怒。爲痛爲惜。亦不知爲辛爲苦爲酸爲鹹。但覺震撼不寧。如一葉之扁舟。放乎長風巨浪之中也。然而表姊則竟嫁矣。我亦將奈之何哉。我飢不能不求食。我寒不能不求衣。我有老母在堂。我不能不竭盡我之能力。以養其志。我獨可以女兒子私憂傷。抑鬱以損吾年。使老母無所依傍乎哉。我乃不得不勉自支厲。仍埋頭伏案。而爲鈔胥。未幾。吾母歸。見我神色不寧。乃前來慰我。我乃惶愧不已。乃使老母憂我也。然亦見天下之最能愛我者。獨有老母一人。心乃滋痛。則愈比例表姊爲蛇蝎蜂虿。誓揮斥之。出諸我腦海之外。日復一日。我記憶表姊之心。亦稍稍釋矣。吾母乃欲爲我訂婚。我乃辭以無養家贍養之能力。吾母亦不我強也。蓋我終未能忘情於表姊。雖心中總謂。

表姊負我而我終不負之則我表姊即惡毒至於極點無復人心而我自謂至誠心可格豚魚表姊試一清夜捫心則天良之譴責之者必至嚴酷也乃我方日纏綿顛倒作此等痴想而表姊至不幸之事乃適侵入我之耳矣我本誓不至舅氏之門者也乃舅氏忽感疾而死我乃不得不往弔弔畢將行忽發奇想思少留一見表姊之面目看渠何以待我也遂於人衆紛擾中入內室覓之經過舅母之室聞室中有嚶嚶啜泣聲窺之則表姊方跪舅母前也我乃大疑掩入廂房靜心細聽備聞所語則我表姊初未肯與所謂表姊夫者同寢而表姊夫之生母又方在構我表姊也蓋表姊夫陋且蠢表姊嫁已兩閱月無夕不坐支長夜表姊夫曾懇舅母及吾母爲之開導吾母懼我仍用情於表姊故不我告至是乃於言詞中得之我心方躍然驚喜謂表姊亦終未忘情於我也聽至下文則表姊夫之生母固邯鄲挾瑟之倡與厮養通爲表姊所撞見遂以極端之虐待手段磨折表姊且使表姊夫者日鞭撻吾表姊至體無完膚吾表姊寧順受其楚毒而終不肯失身於僇人我心更慘然痛悼謂表姊以我故乃至受其夫之凌辱也思極大忿乃掀簾入室一室皆愕眙表姊亦拭淚立起以目注我我出室者我亦以目報之若謂我已知汝心我必爲汝一洩此憤也遂退而立志以殺却表姊夫及其生母爲表姊謀幸福之惟一方法煨一刃藏之以伺於巨紳之門會七月既望其家作盃盆蘭會我雜入人叢乘間入內室伏樓上三更後在庭納涼者皆入睡我走下窺牕表姊方支頤坐燈下若有所思而所謂表姊夫者則醉臥竹榻上寢方酣鼾若牛鳴我奔入室表姊驚欲呼見是我乃默然惟以手指門命我出我不顧抽刀就決表姊夫首棄床下表姊力掣我

不得驚倒地上。我乃欲曳之行。詎表姊倒地。觸几翻作大聲。表姊夫之生母聞之。呼表姊夫不應。我正欲覓其人。殺之。持刀奔出。表姊夫之生母聞履聲。殊大呼有賊。我始皇急棄刀地上。拔關而遁。嗚呼。我之此遁。乃移禍於表姊之身矣。天乎。天乎。我悔無及矣。乃大哭。其宗乃僂言曰。是必其生母謂君表姊爲謀殺親夫矣。其人曰。然猶不止。此表姊詣官。則侃侃自陳。殺夫罪官問奸夫誰氏。則無有也。問何故弑夫。則無事也。日事非刑逼供。仍無異詞。嗚呼。表姊固眼見我殺人者也。而不自愛惜其身。與名思以脫我。此其愛我之純篤。豈尙有毫髮之疑義哉。我此時聞之。乃欲奔往自首。而吾母適寢疾扶持。抑搔惟我一人。是賴故我思及表姊。則奮然欲行。而一念及吾母。又悄然中止。月餘。吾母天年終矣。喪葬事畢。馳赴縣署自首。則表姊瘦斃已旬日。縣官已詳報凶犯病死。銷却本案矣。聞我言不肯翻案。斥我爲狂人。逐我出。我思表姊不獨犧牲其身。以顧全我。並不惜污穢其名。譽以顧全我。乃至備受牢獄。桁楊夏楚之痛苦。而仍顧全我。則是表姊之待我。無異於高天厚地。而我之所以害之陷之者。乃無異於梟鳥破鏡也。我乃決以一死殉之。走哭其墓。淚盡以血。方欲碎首於碑石。而又念表姊經歷一月之苦痛。乃克得死。我今倉卒以死。苦痛不甚。未足以云償也。必別思一徐徐致死之法。又必使此身多受苦痛者。遂遯跡此間。日刺血書心經一部。以薦表姊之魂。使我亦略嘗苦痛之味。乃今一年矣。始則日一刺焉。血珠珠出。足以寫成心經一部。繼則數日方能寫成一部。今則十日半月以上。才能寫一部矣。蓋血已逐漸減少。而吾亦去死日近矣。自吾居此。從不與人相接。今客來。我乃歷歷向客道其歷史者。則自知生存無復幾日。將借客以傳布我之悲。

劇也。因出左手與其宗觀之。則皮肉枯瘁。針孔密不可數。益爲慘然。其人又曰。此我增加肉體上之苦痛。所以滅少我靈魂上之苦痛也。客其母以寶貴父母遺體之說相繩也。其宗無可置詞。又留一宿。乃與之別。竟至棚帳處。則伙伴方欲來尋。靈兒已前返。蓋墜入壑中。籍雪未傷。從他道得歸也。因述所遇。伙伴皆悲歎。乃偕赴竹林中覓其人。則已遷去。不知所往矣。

屈小柳

枕亞 原第一集

屈女字小柳。汴京洛陽縣盧陵莊人。楚大夫之正裔也。女生而嫻靜。不作小兒女嬌痴態。年七歲。字於同里梅玉良。蓋女終身之局定矣。父本名儒。幼即教女識字。年漸長。嫻閨訓。諳內則。讀烈女傳。而慕之。歎曰。爲女子者。不當如是耶。無何。疇驟病。病頗篤。家人馳急足報女家。且議婚焉。蓋豫俗有送湯藥之說。凡未嫁之女。於疇病時。而于歸者。謂之冲喜。故玉良家人以此爲請。女父母聞之。躊躇莫決。恐女去而疇或有變。女且終身淪於悲境也。以商女。女殊坦然。謂父母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兒已身字梅家矣。聞疇病而棄之。非禮也。亦非情也。願父母許兒去。疇而生。兒之幸也。不幸而死。則奉其翁姑。兒亦無怨也。父母知其意。決允焉。踰時。梅家以彩輿迎女去。父母揮淚而送之。時咸豐五年。女年方十七也。於七月十七日。于歸。甫九日。而玉良病歿。女哭之慟。旋即收淚。襄理喪事。井井有條。狀殊從容。頗不類哀痛者。蓋此時女之胸中。早有成竹矣。是夜即闔戶投繯。幸爲婢覺。呼救得免。自此梅家人皆知女性之烈敬之甚。防之甚嚴。女百計覓死。終不得。玉良之兄玉成。端士也。天性友愛。痛弟之亡。而憫女。

之無依也。以一子爲玉良。後遺其婦以死節。撫孤之輕重。反覆論。女女感其誠。乃不求死。嗚呼。盤根錯節。愈經挫折。而奇行彌彰。使女於此時。即償其一死之願。則亦與尋常匹婦之自經等耳。其所以不死者。殆天欲彰其節。使之歷盡艱苦。而後死。而其死乃愈奇愈烈也。女守節撫孤。延至一載。時捻匪孫葵心犯洛陽。寇氛掩至。風鶴頻驚。村中人聞聲奔竄。女自製窮袴。懷利剪。以灰墨毀其容。從嫂將竄南山。女足繼艱於步。未及而賊至。見道旁有井。急投之。井已枯。得不死。賊鉤而出之。賊攜婦女甚夥。女亦被掠。至譚鎮。至夜。賊會裸體逼女。女情急。乘賊不備。出懷中翦。猛刺之。洞其胸。賊大號一聲。倒地而斃。女素在弱力。不能縛雞。乃於倉卒之間。手刃逆賊。意者精誠所至。若或助之歟。賊旣死。女即回翦。刺己脅。血流如注。暈絕於地。羣賊聞聲盡至。見女與賊俱死。知賊必爲女所刺。大怒。將女投於亂草中。縱火焚之。幸草濕不燃。肌膚未被薰灼。然賊固謂女已死。女亦自謂已死矣。

賊去。女漸甦。睜目視天地。皆作黯慘色。自顧則身臥亂草中。星眸驚欠之際。驀見身旁有一嫗。視之而喜曰。生矣。女殊恍惚。自疑已死。謂嫗曰。此得毋冥中耶。嫗何人。乃來伴余。嫗笑曰。阿姑。明是生人。胡乃言鬼。然姑苦矣。日暮天寒。其隨我歸休乎。此時女四顧曠野。杳無行人。望家山兮。何處思父母兮。心傷欲刎頸。則少寸鋼。欲投河。則艱跬步。當此生。死莫決之際。進退維谷之時。不如姑從嫗去。嫗自言姓劉。家固不遠。乃扶女行。抵家後。日食女以美饌。待遇甚隆。且購藥爲之敷傷。處創漸愈。女甚感之。告以姓氏。里居。許其送還。而厚酬之。詎嫗之救女。實包藏禍心。聞女言。佯諾之。而並無歸女意。女至此始知嫗非善人。然旣隨之來。亦無如何。一日。嫗含笑謂女曰。余久欲

送汝歸里而不得其便。此處距汝家道阻且長。若放汝一人行。弱質伶仃。或中途爲強暴所脅。將奈之何。今幸有某女鄰將赴廬陵。余囑其挈汝去。少頃肩輿來。可從之歸矣。歸後見父母。勿言余相救事。余固不望報也。女泣謝之。誓必厚報。旋即辭輿去。行二日。抵鹿邑界。輿忽停。曰至矣。入門則紛白黛綠。雜陳於前。頗類勾欄。女大驚。急呼輿夫曰。汝何送我至此。速昇我歸家。當重謝汝。輿夫不答。突有莽男子至女前。牽女使行。女大怒。叱之曰。汝何人。敢來逼我。男子亦怒曰。我孫興也。以百念金買汝於劉嫗處。汝今已爲我家人矣。生死惟我所欲。速從我去。衣鮮食美。自樂之。稍有不順者。鞭扑立至矣。女乃知爲嫗所給。纔離鸚鵡之籠。復入虎狼之窟。命苦若此。傷如之何。乃長跪輿前。哀請送歸。後當倍價以償。輿冷笑曰。我以汝爲錢樹子。此後取償於汝者。且百倍千倍。而未有已。區區二百四十金。遂足以滿我之欲望乎。汝休矣。女乃大號與怒。鞭之十餘下。女痛極。極不哭。則授女華服美飾。使裝以應客。女涕泣不肯。則又榜掠之。女誓死不從。與怒甚。鎔鐵鉗於火中。烙其面鬢額。皆焦。復烙其乳。痛徹心臍。如是者數日。體無完膚。女終無願意。輿無如何。使羣妓遵守之。恐其覓死也。

輿有密友柳源者。亦一無賴子也。豔女色。欲得而甘心焉。輿逼女再三。知不可強。乃密與柳謀。將強污之。羣妓中有憐女者。涕泣勸女。且告之謀。女知不免。伺隙於房中。覓得一剪。藏諸懷。是夜輿果來。女如前之刺賊者。出剪刺輿。輿力弱。不能深入。輿受創。奪剪刺女。適柳至。急止之。謂輿曰。此女既倔強。不肯從命。不如與我。輿無奈。允焉。柳與女至家。知女烈。不敢相逼。鄰嫗有知其事者。成來視女。歎息問姓名。女恐辱家世。堅不肯對人。乃以小柳名女。

女亦弗之辨。居無何。柳慾復熾。故不戒其容止。女知必復受逼辱。死志益決。偶於榻下得膏梁。桿由剪傷處。猛刺之。透入腠理。氣始絕。柳恨女甚。棄尸於草野間。血肉狼藉。羣犬守護之。有孔宜老者。慈善家也。見而憫惻。掘坑。藪葬之。草草掩埋。塚無表識。且是時。捻匪薄城下。死傷如積。興源逼女。死事亦無有首告者。後有人知女事。訪於。毫欲求孔老葬女處。蔓草荒煙。不可復識。而女之冤遂終於不白云。

枕亞曰。古之貞女多矣。未有如女之貞而烈。而俠者也。其矢志守貞方之衛。伯姬。且有過之。其從容殺賊。則比之費宮人亦無多讓焉。願求生不得。求死更難。不死於投繯。不死於利剪。必待歷盡萬苦千辛。乃得畢命於膏梁。桿之下。蓋遇不窮。則節不顯也。所恨者女死而興源二凶逍遙法外。雖天禍好人。終償雙報。而罪人未得苦節。彰女事。至今鮮有知者。九原有知其有餘痛乎。女以咸豐五年七月十七日。歸於廬陵梅氏。於咸豐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完節於譙郡。年十有九。後聞有潁川趙椒谷者。偶與友人扶杖。女忽降壇。自述其生平顛末。趙爲之報其家。俾知女冤死狀。此事殊涉怪誕。不足信云。

溪山春雨

南 邨 原第七集

晚煙一抹。夕陽半天。餘暉留戀於芝芙山巔。山木經霜盡赤。掩映斜暉。殷然如籠絳幄。山麓有居民十餘戶。檐牙櫛比。鷄犬相聞。鶯吻。蟬垣。時隱現於紅雲深處。路人過此。罔不駐足。銷魂。幾疑世外仙源。身作漁郎。誤入矣。山右一樓。矗峙林表。蝦簾半捲。綺窗四開。樓前有雅舅七八株。枝幹扶疎。霜葉如花。映帶斜陽。益饒倩麗。一女郎凭窗。

而立極目注天。天末有明霞一片，爛如絳錦，隨風舒卷，麗空而飛，幻而爲山林禽獸危石奇峯，蕩而爲蟬紗，斂縮吳綾，楚穀光景，倏詭妙目爲眩，霞光之下，則羣山蒼蒼，雲林疊疊，平原一望，誠不知道路，幾千女郎目注殘霞，悠然神往。晚風似剪，倦鳥爭栖，落日漸遲，遲下山嶺，餘光既散，大地頓就陰沉，霞光亦漸斂而凝黑，暮色欲雨，飛雲如馬，隨風直度，遙山而去。平林蒼蔚，惟餘一片黑積而已。女郎佇立久，忽喟然而嘆曰：蒹葭秋水，伊人何方？極目天涯，只餘怛怛，欲把愁心，訴明月，劇憐明月，只知愁嗟乎！儂將奈何言次，若不勝其幽怨者，適一雛鬢自室中出，低語曰：姑娘，日暮風寒，盍歸寢休息，悄立于茲，何爲者？女郎不應，復縱聲而嘆，旋吟曰：十洲仙路，彩雲沉寒，夜思量淚滿襟，一自讀郎詩句後，去年消瘦到如今，吟罷泫然，侍婢爲之愕立失措，張目視女郎，久之，乃曰：姑娘何事，惹傷感，姑娘身體方不豫，正須寬心養攝也。風露重盍歸休，女郎仍不語，徐徐折身而入，侍婢乃下簾閉窗，追蹤而去。

繡衾冷翠，昏燈照黃，簾幙沉沉，房櫳悄悄，塵囂既寂，時聞鼠喧，而藥爐吁吁，聲幽以咽，如助居人之嘆喟。一雛鬢兀坐燈影中，垂首欲睡，室東設一榻，羅帷半捲，病者擁衾斜倚，閉目如寐，呼息之中，時復雜以嘆嘔，嘆聲沉縱，如有深憂，而雛鬢方搖搖入夢，亦頓爲驚覺，乃摩挲雙眼，凝視榻中，則病者仍靜臥如故，低喚姑娘不應，遂反身默坐，惘然自語曰：姑娘病劇矣，然不知何事，數月來抑鬱，乃未嘗見笑容，眠食既廢，憂思特深，問之又不置答，今竟慄慄至此矣。嗟夫，姑娘以姑娘之青年，麗質深居安處，後福如火，來日方長，正宜寶愛春華，善加珍衛，奈何如是。

邪。噫。月。愁。花。慘。玉。冷。香。消。亭。亭。玉。人。半。月。來。半。神。滅。盡。已。醫。者。來。謂。病。由。寒。致。然。亦。以。憂。鬱。爲。起。因。予。意。憂。鬱。誠。有。之。耳。若。感。冒。云。乎。者。則。殊。屬。子。虛。詎。日。前。臨。窗。晚。眺。小。立。須。臾。便。爾。成。疾。邪。姑。娘。雖。體。弱。當。不。至。如。此。夫。人。日。間。詢。予。予。亦。以。此。意。白。之。夫。人。甚。愛。撫。問。姑。娘。者。再。姑。娘。咸。噤。口。不。答。惟。瑩。瑩。以。淚。眼。視。其。母。夫。人。大。慟。且。失。聲。泣。予。乃。扶。之。歸。內。寢。云。明。日。當。遣。人。迓。慕。芬。姑。娘。來。爲。姑。娘。伴。岑。寂。亦。將。因。之。以。刺。姑。娘。心。事。語。及。此。病。者。復。長。呻。繼。而。嗽。不。已。離。髻。乃。移。身。近。床。前。扶。病。者。起。以。手。輕。拊。其。背。嗽。始。稍。稍。止。燈。光。暈。紅。照。頰。上。頹。然。如。蘋。菓。久。之。微。語。曰。碧。紋。夜。已。何。時。矣。儂。喉。甚。燥。可。將。杯。茗。來。碧。紋。曰。夜。且。三。鼓。藥。已。熟。姑。娘。先。進。藥。爲。當。病。者。不。語。啓。目。視。碧。紋。秋。波。黯。然。神。光。離。合。旋。曰。藥。已。熟。乎。然。儂。之。病。又。豈。此。區。區。者。所。能。了。哉。恐。徒。以。召。苦。耳。碧。紋。皇。遽。曰。藥。以。治。病。何。至。如。姑。娘。言。夫。人。憂。姑。娘。甚。切。姑。娘。當。誠。心。就。醫。速。求。痊。可。幸。勿。如。此。也。病。者。乃。首。肯。碧。紋。遂。取。藥。以。上。女。郎。女。郎。接。而。嘗。之。過。溫。乃。輟。而。不。即。飲。置。諸。几。目。碧。紋。曰。今。日。亦。有。人。來。吾。家。否。耶。碧。紋。曰。舅。氏。郝。先。生。曾。來。視。姑。娘。疾。姑。娘。方。睡。故。少。坐。自。去。耳。女。郎。嘆。曰。自。老。父。棄。養。以。還。親。朋。皆。疎。隔。所。稱。篤。舊。尙。誼。慶。弔。相。助。者。僅。此。老。舅。矣。繼。忽。曰。碧。紋。慕。芬。姑。娘。未。來。耶。碧。紋。曰。未。聞。因。家。事。不。能。抽。身。夫。人。已。語。舅。氏。明。日。當。遣。人。往。迓。也。女。郎。乃。點。首。舉。藥。飲。之。旋。倚。床。欄。而。坐。悄。然。如。有。所。思。目。注。燈。花。悠。然。神。往。低。吟。曰。

粼粼春漲漾平沙。柔櫓無聲鳥不嘩。雨細風斜三月暮。溪頭紅瘦杜鵑花。

既而咄咄曰。誰爲此語者耶。今生恐不可復得而見之矣。嗚呼。是亦孽也。遂嘆息而寢。然徹宵輾轉。那能有夢可

尋魚目瑩瑩。固終夕未合。逮朝曦上窗。始沉沉入寐。旋聞室中有數人聚語。依稀入聽。辨一爲碧紋。餘則音低不能省。碧紋曰。姑娘適寐。盍少坐。姑娘甚望女公子來也。一人小語曰。勿聲。姑娘憊甚。令之少睡以將息。予詣姑母處。尙有一二家常語。姑娘醒時來報我可也。碧紋唯唯。女察之。乃知爲表姊慕芬。因啓眸曰。慕姊來何暮。邪。妹日日盼姊。姊不來。恐不能與妹復駢肩並語。似揀花架畔時矣。慕芬乃就床沿坐。曰。不晤妹才三月耳。何消瘦至此。昨聞老父言。始知妹有清疾。然慈母適病。料理無人。竟未獲稅駕來視妹。心耿耿固徹夕未安也。比間面姑母。始略悉妹近况。云醫藥屢易。日就羸尪。醫者成束手。謂心病必以心藥。非草根木皮所能奏厥效。囑妹寬養。妹復沉抑不少。更日就月將。勢恐不治。則老年人何堪有此耶。言之嗚咽。姊亦爲之心酸。聞之碧紋言亦罔異。觀妹容色。更憂鬱可憐。嗟夫。妹氏。妹果有衷悃。慎勿抑抑自苦。靡益也。盍語姊。姊或能爲吾妹謀。以耳鬢厮磨。形影無間。如我兩人當無有不可相示之事。妹達人其勿異視予言也。女郎聆斯言。瞠目久之。繼之泣下。秋歔而言曰。善哉。姊氏。姊憐愛我語我者。皆至言。妹不孝。竟以墮下之懷。貽老親以憂。又累姊之愴念。百死莫贖矣。然自知孽緣亦無力。自解將寶此痴心。入泉壤已第。承姊之意。命我訴言。我又安能以言誑吾姊。嗟乎。姊氏。其諦聽之。知劉慧珠之喪生。乃大堪憐憫也。語次。哭失聲。慕芬亦掩泣曰。妹如此。且語我以其詳。女郎乃哽咽久之。惻惻而語曰。五月五日。妹侍母氏詣慈雲寺禮佛。展拜之餘。隨喜諸方。見院宇幽深。花木清麗。不禁留連坐久。西牆有紫薇一樹。綻紅欲花。寫影垣頭。扶疎如畫。而斑斑蠟粉間。墨痕狼藉。因就而觀。覽則皆過客所題咏。漶漫半不可識。且雅音綦少。

廢然將以停目忽覩東角有新墨一行字古健有奇氣遂移步往讀則粲粲春水之詞也風致娟妙不覺環誦者三四過然姓名無稽不知作者誰氏心特愛玩之耳時妹方置一扇扇繪溪山春雨圖拙筆雖陋劣然敵帚千金殊自珍愛欲加題咏久久未能比得寺壁詩乃不啻詩中之畫遂錄之扇尾璧合恰然忻怡者久之嗣是遂耿耿念此詩輾轉弗能忘詢之寺僧云是兩月前過客所題客固外方人亦一翩翩年少也妹念其詩因妄憶其人喪恥蒙羞之懷不待妹言而姊當早亮及之矣嗟夫姊妹何言哉恐將以此抑抑與姊永訣耳姊憐妹之痴爲我善慰高堂道慧珠可憐慧珠罪重也已以巾掩面慕芬曰妹之心姑盡領悉行雲流水事雖無憑然既有姻緣斯生邂逅妹母徒戚戚假姊日月或能訪得佳音妹不歌洪稗哇萬里何愁南共北之詞乎妹有此情天終不負好自珍攝勿貽無益之憂以憂老親也慧珠惻然不語旋曰慕姊此來當有幾日盤桓耶慕芬囁嚅曰恐不能久留以慈母之病尙未全瘳無力理家事姊特撥冗一來視妹耳傍晚便須歸去然妹勿戚戚姊有閒即來伴妹也至妹之事姊必懇之兩親竭誠爲之妹第安懷以將息好事托之姊躬可也姑母尙有言詔我時已無多即茲與妹別矣慧珠含淚曰姊去耶然妹何能尼姊行惟姊幸時時來視妹妹可憐也嗟乎姊氏珍重歸與慕芬亦掩面而出遂往謁姑氏述慧珠之所言并懇姑氏加之意屈予矜全姑氏肯首而泣慕芬乃告別言返距芝芙山之南二十五里有霞萃村中多齊姓故亦名之曰齊家莊有齊主華者擁厚資建廣廈巍然爲村中之首戶生性豪舉好客延交四方之知名士詩壇酒社賓從如雲凡挾一藝之長過此村者莫不以一見主華爲

榮幸主華亦輒能優禮厚贖焉會九日大會親友作茱萸會開筵坐花飛觴醉月極一時之樂事慕芬之父亦與列焉父本老名士才學素爲主華所欽而門牆中橫經問字之高足亦不下數十人率皆能蜚聲文苑爲師之光故人並推重翁而翁獨淡泊無矜自放於世俗之外號曰贅叟鮮與俗通是日之赴齊家亦以女甥之事關心意隨地爲之物色故主華能一接其芳觸然主華所交亦多俊彥坐無白丁醴酒三巡雄談四座濟濟多士各逞辯才惟席東一少年啣杯對菊默如有思玉樹蘭英神光俊發贅叟頹然隅坐薄酒微醺冷眼當場不覺觀生而異乃拉與對話生執禮甚恭而霏玉清言叟心爲之大服爰詳詢邦族生自言姓龔故里湖南之昭潭幼失怙堂上惟慈母一人操持家政己方幕游東粵假歸省親與主華故有杯酒交特迂騎來茲一晤也叟聆之唯唯時座客頽觴政衆口紛囁主華乃請命於贅叟乞一言以爲定叟乃曰觴政冗俗趣少苦多且不能各據才華直寫胸臆叟之意盛會不常宜各以詩紀於是主華拍掌曰然然宜各以詩紀衆客亦皆曰然然叟曰未也詩固宜詩然諸君子何所拈題乎若即景紀游亦一腐套矣而又拉雜無當於用覆瓿燒薪恐徒勞心血耳叟意不如以題溪山春雨圖爲題各成截句一首庶幾便於事而又易於言兩美兼備也衆愕然乃不應互視而笑叟曰諸君子疑予言乎因指中堂懸畫曰請視此衆睇之乃王翬之溪山春雨圖也莊璜精雅筆墨通神惟闕然無題咏迺其悟叟意揜臂爭先一時吟哦聲大起堂中宛宛如蠶陣未幾霜毫雨下花箋雲飛衆作畢陳叟乃一一持而品覽之磚玉不齊朱紫屬伍翻閱將竟忽得絕句一章憂玉裁花儼然與慧珠所見者無二也不禁大驚急眎紙尾題名曰

龔楚生叟持箋而思旋以目目席東少年既而曰君字楚生耶少年曰然叟嘖嘖曰尊什大佳老夫爲之拜服矣
 然予嘗於慈雲菴中見一詩詩亦不讓於君作過此以往則殊未見也言已目炯炯視楚生楚生奮然曰先生將
 無捉賊而預見賊耶然我愧彥方何敢爲此不過因歸思繚亂無暇構思偶拾舊作以塞急責不意爲先生窺破
 耳叟聆至此不覺躍起曰菴中題詩者其君也耶楚生曰然此予初出吳江時所留疥壁俚詞殊自慙愧也叟曰
 信矣非君何能辦謙謙者將何爲耶遂彙齊篇章與座客共加評次評迄檢授主華起視夜色則已月過前軒矣
 乃匆匆散去叟遂挽楚生至其家明日急走劉宅相告慕芬亦挾其喜訊來慰慧珠時慧珠已蕭索無生意聞音
 之下頓覺心怦怦不自持而慕芬又加以調侃之詞乃不禁羞澀不能仰反怨此消息之來乃爲兒增無限之痛
 苦也然心雖如是想轉瞬又甚恐此消息之不真且深慮舅氏所言者果即寺壁留詩之翩翩少年耶無訛誤否
 苟使非寺壁留詩之少年時則儂寧如此終老耳雖宋才潘貌又安能動儂之心邪吁嗟母氏來矣儂姑忍羞以
 聽其究竟不知母氏又將詔我以何言也既而母氏來慧珠乃合眸假寐母呼曰珠兒母如此爾舅父已爲兒寬
 得彼人矣其人非他於兒爲中表行乃爾祖之後親流寓楚南不通音問者數十年矣爾父在日曾數探彼消息
 迄無端緒頃聞爾舅氏談述乃始知之現已飭人往迓彼爾可起兄弟行不妨一相見也慧珠啓目睇母頓覺心
 地通明母曰兒病亦稍可否耶慧珠不禁紅潮上靨心忡忡不已急轉身面壁而臥嚙口不應碧紋乃笑曰夫人
 勿念姑娘之病久瘳矣夫人先行婢子當侍姑娘緩緩至也母遂笑頷而去碧紋促慧珠起慧珠堅臥如故未幾

小鬟來報言。曩公子已至。主母命姑娘遠往。碧紋復促慧珠起。慧珠堅臥。仍如故。碧紋無計。乃借小鬟往覆命。至內寢。則一美少年。方與主母對坐。語心知。即爲留詩。寺壁之人不覺微嘆。主母曰。姑娘來否耶。碧紋曰。姑娘思風不能來。命婢子來覆命於夫人也。母笑曰。痴兒何必如此哉。旋復向楚生曰。姪乍來。此當多留數日。明晨可遣人往齊家取行李。楚生作而曰。謝姑厚意。惟姪客途滯久。歸思甚殷。且假日無多。急須就道。俟重來。有暇再來。覲候。吾姑也。母瞿然曰。然則姪即以詰朝行乎。楚生曰。然。母不禁皇皇顧贅叟。叟莞爾曰。姪千里省親。寸陰尺璧。道長日短。誠不能。尼姪不行。然老夫尚有冗語。相告務爲多留半日。則去住兩便矣。母亦曰。如舅言。姪當無所不可矣。楚生乃唯唯。贅叟曰。若是。則姑從老夫歸。老夫蓄有佳釀。當與姪把盞作情話。示姪以所懷也。楚生遂別母。隨贅叟行歸。詰朝。贅叟來語劉母曰。珠兒婚事。楚生已承諾矣。惟以堂有慈親。須歸白於母。再來親迎。大約俟彼重來之時。便可作桃夭于歸之日。第珠兒病久體弱。妹須勤予調理。自茲而後。花好月圓。人壽矣。以楚生之才華。匹吾珠。甥誠可謂璧合珠聯之嘉耦。老夫於此。亦慶妹之擇婿得人也。語次。楚生復來。拜別姑氏及老舅。言行裝已整。征車待發。即茲首塗矣。母乃堅囑其春初便來。無令老人苦盼。抵家面母。并爲我問訊諸凡。楚生一一應命而去。贅叟亦相隨。送行望影不矚。母乃悄然獨返。逕詣慧珠室。慧珠方獨坐攤書。親母來。乃起而延坐。知母必以婚事相告。乃俛首觀書。以掩羞澀。母旣坐。曰。兒乃有神觀書耶。病乍瘳。勿多勞心力。爲要。慧珠笑曰。母母。恬念兒亦偶爾爲之耳。詎抱着書本子起臥哉。母曰。如是乃佳兒之婚事。已成就矣。爾表兄頗不凡。殊不負兒之一番青眼。惟

兒亦須好。自將養母老矣。望者惟汝一人也。慧珠以面向書。哀如不聞。既而引目斜睨。見母容忽沉戚。心大驚。念母乃愛何事哉。母忽嘆曰。珠兒爾表兄行矣。彼恂恂可人意。母殊念之也。慧珠陡聆此語。不覺垂其執書之手。引目視地上。亦隨聲而嘆。母子相對無言久之。母旋曰。珠兒兒好。自將息。勿戚戚多憂。此後之事。不足慮矣。慧珠強笑曰。母言殊令人笑。兒固嘗有不豫之懷耶。母倦矣。盍請少休。母曰。然兒亦宜少盹以舒困也。遂去。

茨頭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未見還流。光似水。瞬息又度一年。慧珠靜守空閨。盼穿秋水。徒見日月之去。人不見阿郎之蒞。止堂上。堂下一樣焦憂。魚雁沉沉。音訊都杳。深懼人事不常。或有遷異。則茫茫後路。何堪措思。每念及茲。輒洩瀾不已。而陌頭柳色。樹杪煙光。觸目皆增腸斷。憂能傷人之子。又懨懨病損矣。阿母無計。惟泥贅叟爲訪尋。叟亦皇皇無措。姑事彌縫。聊以誑詞慰斯母子耳。維時滇亂方作。烽火遍江漢。衡永之郊。尤爲戎馬馳驅。藪獍生里。適爲兵窟。寡母孤兒。不知已流落何許。水陸梗阻。驛使不通。欲事訪尋。談何容易。且干戈匝地。人命賤於雞豚。更不知楚生母子。尙能無恙於人間否。叟每計及暗爲酸心。又不敢明以語慧珠。惟潛托故友留意訪察而已。而慧珠此時亦已知楚氛不靖。戰雲如荼。雞犬不甯。民多札死。芳心惴惴。益憂楚生日夕。禱天願減算。以保個人之無恙。月病花愁。憔悴之容。久已喪其故我。燈炮漏盡。月白夜闌。撫念生平。輒撫枕泣下。曼吟雨細。風斜之詩。愴惻不能成誦。嗟夫。慧珠古人有言。紅顏命薄。汝竟將落此窠臼。而遂已哉。嗚呼。可憐然兒命。如茲死復何憾。惟希一見君子。然後首邱庶幾。白楊蕭瑟之中。無耿耿不安之魂魄。不知蒼蒼者天。其亦許兒否耶。但數日以來。如

度數年病勢日增。恐已不能久待。儂於此乃深悔當初顧小節於一時。貽永恨於終生。儂之自貽之戚也。今復何言。然儂所痛心疾首。尤不能堪者。則無若耿耿難忘之母氏。母愛兒。兒成人。乃知兒既成人。竟如此。一旦不幸。先委草萊。鞠育之恩。既未報。菽水之奉。復托誰。不將令此垂暮衰娘。竟以哭兒而喪逝耶。嗚呼。我念及此。不覺我之心慄慄頭岑岑。淚汗交流。竟吾體也。嗟夫。慧珠汝竟負罪而死耶。嗚呼。吾母女思至此。痛淚如鉛。伏枕嗚咽。又不敢重哭。以驚僕婢。含哀哽怨。其苦益深。而瑟瑟西風。吹落葉打牕。如雨寒蟲。四壁如助悲啼。夜景凄凉。似欲速此幽魂。化去碧紋。方在夢中。聞隱泣聲。瞿然驚寤。嘆曰。姑娘夜色深矣。奈何久不睡。病勢如此。望姑娘寬懷節哀。勿預作無益之思。以自苦也。言已。復嘆女郎亦歎。歎不已。久之。乃各沉沉入寐。慧珠眷念楚生。悲懷母氏。夢中猶時時嗚咽。已而忽聞大聲。訇然如崩。山谷開眸。四顧則身在巨浸之中。一艇如葉。隨波上下。波濤澎湃。一白黏天。萬里蒼茫。不見片帆之影。而狂風吹水。力擊艇。舷艇中積潦深數寸。己之裳襪亦皆濕勢極。陷危沉亡之禍。在眉。不覺悸極而呼。呼久乃無應者。於時浪益高。艇漸崩裂。哭聲欲嘔。方哀懼之中。見一人白遠來。高呼妹氏曰。我楚生也。知妹念我。故來相救。慧珠大喜。蹶起以迎。疾呼兄速來。甫起而疾浪掀船。復躓而厥。噴沫如雨。濺眼爲眯。急拭目而起。則煙水茫茫。來人已不見。惟孤鴛踞篷首。喑然悲鳴。羽毛零落。狀至傷慘。方驚愕時。瞥觀濤頭如雪。壓艇而來。剗然一聲。艇已掣爲齏粉。驚極狂呼。覺身畔沾濡。心疑已墮入浪。裹以手探索。則重衾壓體。汗下如漿。不禁噫氣曰。吁。驚殺儂也。攬帷視室中。寂無一人。日影映窗。林陰如畫。亦不辨何時。方擬呼碧紋。忽聞碧紋立簾。

外小語曰。冰紅此事果真耶。冰紅曰。真頃者。舅氏與主母言。固有人親見者。碧紋嘆曰。若是奈何。既而曰。冰紅汝幸勿使姑娘知之也。冰紅唯。慧珠大驚呼曰。碧紋汝言何事。耶碧紋乃掀簾入曰。婢子與冰紅作閒話。無他事也。慧珠曰。否。否。我已知之。汝見我若此。汝殆不忍言耶。然汝若此。是反益我之悲痛耳。我已一息奄奄。汝又何必作是無謂之意。念而加刃於我躬乎。嗚呼。碧紋汝其告余。余得痛快以畢命。亦汝之德也。碧紋愀然曰。姑娘奈何。作是語。婢子安敢誑姑娘哉。慧珠嘆曰。痴婢襲公子之云亡。姑娘早知之矣。何待汝言。耶汝尚靦靦不我告。於汝心安乎。碧紋乃泣曰。誠如姑娘言。姑娘既知。婢子不敢不告矣。聞公子爲賊掠至岳州。使之析薪擔水。以公子之文弱。何能勝此。賊會怒。拔劍砍之。推其屍於溝渠。頃有自難中來歸者。固親見而語之。無絲毫訛也。吁。以公子之人才。竟爾橫死。天心尚可問哉。言次。嘆不已。慧珠承淚於睫。喟然曰。碧紋。汝姑娘可憐。命乃如此也。碧紋哽咽不能語。慧珠旋曰。主母如何。耶碧紋曰。主母亦頗憂傷。然尤爲姑娘慮。戒勿與姑娘言。且恐事或不實也。慧珠點首而嘆曰。傳聞之事。固多失真。然茲事則殊非其比。天下固無如此偶同之事。而予連夕噩夢。神亂心驚。猶有警兆足徵也。嗟夫。上天吾生已矣。母乎。母乎。兒不孝。望母更勿念兒也。言既。嗚鳴而泣。碧紋亦相對涕下。既而拭淚曰。姑娘勿恚。哭方在病中。尙希節哀自重。爲主母地事。既至此。哭何益哉。慧珠乃掩面而臥。徐徐自計。淚枯心碎。盡此日間。母氏亦時來勸慰。慧珠恐傷母心。強爲歡笑。而盈盈秋水。惟盼夜色之重來。既而若木西沉。素月東上。銀缸一點。照透重幃。夜氣幽穆。室中沉闕。如古寺。慧珠攤衾而坐。氣微於絲。低吟杜鵑紅瘦之句。心痛欲裂。慘然自

語曰無緣有孽。未種夙因。一片痴心。從此竟埋黃土。嗟夫。慕姊姊之所謂天終不負者。竟如此耶。我安得向姊姊而一訴此衷之痛苦。然姊家迢遞。頃何能來。恐今生已無日相見矣。既而呼曰。楚兄。楚兄。幽靈未昧。幸來遲。儂人世濁。惡儂願隨兄以去也。既而又嘆曰。阿母暮年。失子不能痛悲。但兒神久亡。已不能強留。以待母矣。惟母於時心痛緊增。蹶然暈去。久之復甦。嘔血碗餘。覺室內陰沉燈綠。如豆風拂窗櫺。憂憂有聲。長嘆一聲。芳魂遂乘風歸去。速朝日既上。碧紋乃知哭白於主母。母撫屍長號。慘不欲生。贅叟亦聞耗奔來助之理喪。相向悲啼。主僕皆涕泣無已。殮葬以后。母益無聊。悲戚既深。隕然成疾。每念身後。輒爲淚零。雖贅叟時加慰詞。然亦何能解此愁苦。崎嶇薄景。自分以涕泗終其生。已一日方倚枕假寐。忽聞有哭聲自外至。碧紋奔告曰。龔公子來矣。母瞠目曰。何處龔公子。耶紋曰。楚生也。母大驚推衾而起。則楚生已哭拜於床下。母亦哭久之。母曰。姪固無恙耶。但珠兒命薄已於月前下世矣。遺此寡嫗。亦風前蠟炬。魂與鬼鄰。姪再不來。亦不能相見矣。楚生哭曰。姪負珠妹。并負姑母。此罪大矣。然姪忍死犯難。輾轉至此。原以未忘姑母之恩。珠妹之情。終冀有花好月圓之一日耳。而不意書生命薄。妹竟以流言先我而死。人生至此。夫復何言。宇宙子身。生亦奚樂。姪當拜別慧珠之墓。披髮入山。終爲懺悔矣。母嘆曰。生死有命。姪何作是言。恐非死者之心。亦將重傷令堂及老嫗之意也。楚生慘然曰。自遭兵亂。母氏已棄我而逝。姪亦累瀕於死。前日人言殊不妄也。然幸未死者。以爲天心尚佑。當不無見妹之期。不意天之生我。乃更界我以未嘗之慘苦也。呼嗚。姪又安得不心痛神喪。逃人絕世哉。言際。贅叟亦來相對揮涕。叟乃曰。慧珠既死。則其

未盡之職。即在子躬。爾姑衰年正憂無倚。子揆死者之意。能不爲姑之養生送死計乎。楚生垂涕曰。唯舅命。余又誤却矣。於今敢不從舅言。贅叟乃色然喜。生遂丐叟爲導。往祭慧珠黃土。一坏紅顏。千古白楊。衰草一片。傷心既痛。知己復感。深情頓足。一哭山谷。爲震飛鳥。啞啞盤旋。不下落日。慘淡光彩。爲消血淚。浪浪墳土。爲濕淚竭。聲嘶乃厥。然僵臥。瞳目如瘴。視末明。霞片片度山。而去暮色。罩野始鳴咽而歸。

慘別離 一名湘羅慘史

南村 原第八集

兔絲附蓬麻。引蔓固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道旁。痛哉杜老之言也。夫人生萬苦。莫如離別。離別之苦。尤莫如夫婦。夫婦而更爲新婚也者。則其哀傷慘痛。願當何如。不徒受者心摧。恐亦聞者腸斷也。嗟夫。三朝宴爾。半月綢繆。床席未溫。驪歌忽唱。乍勞燕分飛。竟參商分終古。昔讀斷腸之詩。今見傷心之事矣。執筆記此。情淚橫流。春水一池。閱者幸勿笑我愚也。

五溪多崇山。瀘谿更在山深處。沉江一曲。自層巒疊嶂中流出。渝城如斗。在其濱焉。城中萬瓦如鱗。通衢似綫。蜃樓雉蝶。掩映於晴嵐濕翠中。風景入畫。每當秋夏之交。山雨洊至。落葉滿街。積潦沉途。居人皆蟻伏。不肯出柴門一步。而值此天地晦冥之際。獨一少婦。櫛風沐雨。幢幢行朝出暮歸。幾成常例。花容盡悴。蓬鬢皆濡。雨珠點點。其敝舊之羅裳。沾漬淚痕。模糊濕成一片。路旁見者。咸爲酸鼻。嘆張氏貧家。乃有此賢婦。而婦益自悲其命苦。母老子幼。夫子遠游。突冷廚空。仰事俯蓄。兩不給出。亦愁人亦愁。徒負此賢婦之名。寒不可衣。飢不可飽。更恐智識。

力薄而實無以副。則不惟無以對路人，亦將何以對夫子也。嗟夫！吾夫當此風蕭蕭、雨飄飄、風雨如晦之時，君安在耶？天之涯、地之角、山之巔、水之涓，別來八九年，魂夢兩不接。君其安在耶？君不歸來，妾何以堪？嗟乎！蒼天子姑又病矣。言次，仰首面天，如乞天心之愛護，而面容愁慘，殊不諒此賢婦之苦心。濕霧紛來，疾雨如箭，時光沉沉，且入暮。少婦乃褰裳急行，行抵東城，睥睨負山，作曲突老屋七八椽，郎當背突而居，牕摧檻折如垂。老病夫肢體久毀，狼狽相附，聊以度此奄奄殆盡之愁日。苦月而屋中主人之苦况，乃不啻假其屋爲寫真，過客於茲一望而已。知此中居人之窘狀矣。南向一家，屋式尤古，而此古式之屋，乃如樗櫟之木，獨仰上蒼之慈佑，巋然完好，爭存於其老伴之中。少婦行近屋前，乃立而歎扉，剝啄聲數起。一童子應聲而出，隔戶呼曰：「阿母歸來耶？」少婦曰：「然憶兒汝速啓門，門啓，童子倚扉而立，兩目焚焚如秋星，光炯炯直射於其母之面，旋以手牽母衣，淒然曰：「阿母母衣盡濕矣，母不苦耶？」少婦反身閉關，愴然無語。既而嘆曰：「憶兒，阿婆喚娘否？」憶兒曰：「阿婆曾喚娘，兒告以往舅家去。阿婆乃不語，今已入盹矣。」少婦長嘆，微呼曰：「夫乎……乃携此稚子入內寢。」

距今十五年前，邑中有諸生曰張澄瀛。澄瀛之父本名孝廉，幕游早死，書生以筆硯瞻子孫，身後迺無長物。祖產數畝地，僦瘠不宜稻梁，老屋一椽，庶蔽風雨而已。孝廉之遺產既如此，故此寡婦孤兒，遂如食藜之蟲，生涯日即於苦澁。爾時澄瀛甫成童，依母以居，母子相依，形影相弔。熊丸荻灰，兼施養教。差幸歐母有兒，聰明絕世，十三就外，傳勤苦，躡其儕伍，家貧不能供膏火，師率津貼之時，沅陵創立中學，收府屬各縣之秀民，被以教育，費皆自官。

出於是四鄉子弟有志嚮學者咸擔簋負笈趨若鶩。澄亦聞風起舞。別母登程。母殊欣喜。撫澄瀛而韶之曰。兒有遠志。大慰母懷。爾父以書香起家。蜚聲名教。彌留之際。尚諄諄囑子。勿使身後有白丁之子。貽人以口實。兒此行。鵬程萬里。母望在茲。若能入選。幸勿忘乃父之遺訓也。兒年幼。百凡自珍。勿庸念母。惟寒暖飲食。好自護持。客路多艱。母心殊爲耿耿也。兒乎。兒無父。乃有此苦。然因其無父。兒益當深識此苦。於勿忘兒行矣。尙慎旃哉。澄瀛牽母衣泣拜。不能起。曰。母之言。兒敢不刻刻銘於心。奮志勤修。以期無孤我之慈母所屬望。惟兒行既遠。定省長疎。使老母出入無所倚。兒心誠何能安。母亦掩袖不能仰。嗟曰。兒行矣。勿念母。母尙壯健。能自持也。澄瀛乃忍淚出門。母亦倚閭以送。澄瀛知老母在望。不敢回眸。俯首逕行。冀少殺痛苦。而肝腸寸絕。久已人共梨花雨。下看矣。阿母望兒不見。心猶忡忡。乃仰攀雉垣以遠視。視兒行漸遠。步步離此慈母之身。母心之痛。遂隨其步塵而漸長。遽黃塵滾滾。不見行人。母始悵然歸。咽聲而哭。

綠水千尺。青山萬重。欸乃一聲。扁舟已載。茲客子去。故里沅水峻急。不兩日已抵沅陵。澄瀛往依其戚居。候試期之至。府尊徐某愛才如命。涓吉試諸生。親探玉尺。覩澄瀛卷。讚賞有加。以第一人拔之校內。開堂之日。訓勉殷殷。而澄瀛以賈生入仕之年。据卿子冠軍之寵。尤得府尊垂青眼。同行學子。妒羨交并。澄瀛益用自兢惕。勿敢少懈。夕習朝溫。日無暖暑。是鄉耆老。莫不假譽以齒牙。阿母遠聞。亦爲之忻愉。不已。每年終。校中給寒假。學子以休息。澄瀛則拿舟歸覲其母。歸至家。戚友咸走迎。酒食相邀。以一承色笑爲榮幸。而父執膏四銘。篤愛尤深。見必噴

噴稱謂亡友有子。乃不亞孫郎。老夫老矣。諸兒碌碌如豚犬。何足承家。弱息一人。尙能作感情之如意珠。牽絲衛下。坵腹床東。非有快婿如賢姪者。老夫何忍輕付托。賢姪幼年駿邁。質敏學勤。江夏黃童。名高閭里。他年驥足千里。必能大厥門閭。不棄葑菲。老夫以賤息累賢姪矣。賢姪亦有意乎。澄瀛聞言。語遜謝不遑。歸稟於母。母曰。賢哉。胥翁也。乃肯以千金嬌女匹我貧門之孤子。汝安能却其意也。且母聞人言翁只此女。芳字湘羅。行年長兒兩歲。通書善繡。質麗性莊。淑女子也。以汝耦之。允稱雙璧。兒年已長。祚薄丁稀。正宜爲汝早授室。畢母心願。旣承胥翁有美意。詎可坐失此良時哉。假期旣盡。汝自往就學。老母當能爲汝了此事。汝勿慮。母必不至迂兒心也。澄瀛唯唯。而心殊未敢信。母言元宵節。偶自戚家歸。中途天忽雨。霰拋豆撒鹽。道滑衣濕。哥哥行不得。行人皆奔避。澄瀛薄酒微醺。冒雪急進。雪盛雜以驟雨衣。袂盡濕。竟不能復行。乃趨街西檐下。以避。負手佇立。仰面。眎天。以待雨。霽忽瞥見對街有紅樓一角。矗立於萬瓦上。層綠幙朱櫺之中。彷彿娉婷見倩影。不覺神移。意往。延頸瞻窺。而嗒一聲。窗扉半啓。一女郎掠薄蟬鬢。即窗中望雪。蛾眉曼睩。花靨玉肌。神采朗朗。照人澄瀛爲之氣奪。心怦怦動。念城中那復有此佳人。我竟充耳未識。詎非失顏子於閭里耶。娶妻能若此。殊不失爲有福矣。目窺心念。木立如痴。女郎方行。目瞻天復流盼四野。繼乃俯首視樓下流光如電。竟及澄瀛之身。澄瀛不禁身爲之顛。益竭其目力。以報女郎。女郎不覺嫣然啓玉齒。笑容倩好。乃無可喻。擬澄瀛身益顛。戰不已。幾欲失聲。而呼忽聞。嗚然有聲。始覺然驚覺。諦視之。則一層紅紙。幾眼疎櫺。隔却蓬山。幾萬重箇。不見矣。不禁爲之惆悵。時天雨已歇。行潦漸收。

暮色蒼蒼亦促行人歸旅舍。乃悄然寤家。既抵家。已至上燈時候。母氏方倚爐坐。謂之曰。愛兒。汝歸來耶。今日大雨。汝途中遇之否。澄瀛方縈思。日間事繪彼女郎之肖影於心曲。聞母言。警然驚覺。以手撫衣。則已濕透衷襲。即曰。阿母。舅氏苦留兒。午膳既畢。乃放兒歸。天大雨。兒方在途中避之無及。衣履都濕矣。母嘆曰。兒克肖。故得戚友。歎舅氏多情。殊足感念也。兒衣既盡濕。可入室。易之室中小案上。有書一緘。乃午時郵使所遺。至末。卜何事。兒可觀之。速來語母。母尙有他事。詔兒也。澄瀛唯唯而去。逾刻。慘然而至。呼曰。阿母。兒行與母別矣。母驚曰。何事。假期不猶有五日耶。澄瀛曰。日間之書。即留校友人所寄。云徐太尊將於開學之日。蒞校攷驗。拔其優萃者。送往武陵習師範。并有資留日本消息。友以試期在邇。速兒速往。故兒擬於明朝行也。母曰。有是事哉。此乃好時。會汝勉力爲之。吐氣揚眉。在斯一舉矣。此乃兒之前程。攸關母亦不以私情。尼汝母正欲以胥家姻事告兒。兒行既促。勿妨。緩之。俟兒到校後。母當遣媒往商。以好音報兒也。澄瀛瞿然曰。胥家女郎。母曾見之否耶。此兒終生事。望母勿草草聽人言。顛不刺的兒。殊不欲望母留意也。然兒意勿妨。不言。此母笑曰。孺子痴乎哉。母詎老不更事。至此耶。胥家女公子絕世人。日中曾過子家。蓋亦有意而來。母晉接之餘。乃肯爲佳兒。求佳婦。又詎能從事草率。汝倦矣。可往就寢。明日當以早行。姻事勿庸慮也。澄瀛乃默然而退。心中思日間所見人。輒爲拊心而嘆。老母力贊胥家女郎。然吾意胥家女郎。即姑射仙人。亦何能及得個人半個耶。然母不聽吾言。必要娶於胥家。乃已。嗚呼。予福薄。今生不能消受此傾城艷質矣。

澄瀛既返校。乃窮精竭力以溫習其學科。時有餘暇。則縈想彼紅樓中之麗質。而倩影亭亭。入心印腦。時時不能去懷抱。又不知老母爲之論婚。胥氏亦已成無胥氏女郎。容色又何似得無亦若彼姝耶。然意殊未敢必。即胥氏女郎之容色與彼姝不相下。而吾意則仍愛彼姝一笑之緣。已同膠漆。吾亦不自知何愛彼之深如此也。嗟夫。吾甚希胥氏之姻事不就。彼此兩佳。否則。吁。胥氏之女郎。我能愛汝哉。言念及此。輒爲心愛。方惶惑焦灼之中。而致期已忽忽而至。澄瀛乃力摒此閒情綺恨不之思。潛心應試。試既終。慈母之書忽至。澄瀛捧書而戰。知此中所挾消息。乃與己躬有大關。而紅樓麗質之終身。亦將於茲判人我。則此盈咫素書。乃不啻人世間之催命符牒也。徘徊三四。始毅然啓觀。目下三行。兩頰慘白。頓如紙久之。頓足而嘆曰。湘羅乎。汝何命薄。乃嫁此絕不相愛之夫矣。吁。嗟。母氏亦何急急耶。低首行嘆。幾不樂生。而彼姝之倩容。乃益朗朗印現於腦曲。於是性情益苦。閉目欲暈。忽有人拍其肩曰。澄瀛兄大喜。大喜。大喜。汝試已揭曉。君又冠軍矣。澄瀛急啓目視來人。則學友謝子春也。因曰。承君關照。予乃微倖如茲。殊深慚慙也。子春遂偕澄瀛往觀榜。兩人乃于子行。

揭曉之後。三日。校長傳太尊命。前茅五人。以官費送東洋肄習法政。前二十人。送往武陵習師範。其出洋諸生。并給假四十日。歸里省親。期以三月望日行。於是諸生各整飭行裝。紛紛出校。澄瀛亦趁舟返里。登堂拜母。慈顏如春。笑而撫之曰。鵬程萬里。兒行有梯。老母守兒十餘年。及今乃可以告無罪於兒父矣。但門衰祚薄。兒行正遙。母衰年何以伴岑寂。意甚欲爲兒婚娶。以了此一片心。則兒行以後。慰母者亦始有人。且湘羅已長。兒亦及時。失此。

時機又須多遲。一兩歲而人事變遷。正未可料。又安必來日。如今日耶。故母已請媒往說。胥翁亦頗有同情。會當消吉爲兒畢好事也。澄瀛聞母言。惛惛心驚意雖不欲。然又恐違母意。則亦惟有勉強順承。而心中念若人時復爲之涕下。每過街西。輒仰首而盼。然綠窗深銷。徒勞望眼。穿耳因而切怛。彌甚。時涓吉已就親迎。有日兩姓都以樸素之家。不事華侈。略略備禮而已。三星在戶。百兩蒞門。祭拜既休。羅帕乍啓。澄瀛微睨之。不覺驚呼曰。嘻。卿非樓中之人邪。女郎殊不答。俯首至臆。紅潮上鬢。片片泛臙脂色。澄瀛自知失詞。亦忸怩無似。面赤如中酒急趨而之。他然心中殊怔忡。念新人何人。乃宛肖彼樓中麗姝。如此邪。第樓中麗質名氏未通。何由下墮於我胥家。遠在城南。其嬌女又不能涉足。至此則今日儼然敵體。雲鬢鴉鬟。霞襖雲帔。丰神莊麗絕一世者。果何人哉。思之思之。幾如夢寐。欲乘間詢問彼人。而彼人乃竟日垂首俯視。不與人言。已亦羞澁不能多出口。惟鹿鹿心頭。更番猜度而已。迷紅燭既停。新粧重整。逗語撩情。乃敢低聲喚夫婿。澄瀛遂出其滿腔疑思。一一相詢。湘羅初甚錯愕。及反覆審憶。不覺啞然失笑。妹知之矣。元宵日。妹來朝阿姑。適兄已赴舅氏之招。小坐移時。乃起程歸去。途次遇西隣姊王玉英。亦自戚家歸。遂相伴而行。同行十餘步。天忽驟雨。玉英乃携妹避於卞先生家。先生有小女年甫十四。與玉英曾同師習繡。相愛殊深也。妹從王姊避雨於卞家。即就其女公子閨中少憩。然中心焦灼殊甚。方推窗瞻天色。偶矚兄立於對戶。觀目注神離之態。龍東狼狽之形。故不覺失笑。然未知爲兄也。嗟乎。吾兄別來七八年。居然不相識。回首兒時嬉戲之場。依然在夢。不圖今日竟能如此。言至此頓止。紅漲於面。引目斜睨。澄瀛澄瀛大

樂。擗掌曰。快哉。妹乃貶我。以如茲消息。千金不易也。我方以心上愛儂。無緣傷感。不意念中。眼底竟屬一人一事。舉而兩美。并此樂。何似。吁。嗟。張澄瀛。汝乃有幅如此也。旋復視湘羅而笑。湘羅乃掉首視其鞋尖。澄瀛視久。乃曰。兄年八九齡。曾隨亡父。近妹家爾時。妹年尙稚。屢向阿兄索玩物。兄又吝而不即。與妹銜我。殊深。敢指詈我。謂將永不與我。嬉。兄懼甚。即以所有物上之。妹乞妹。勿怒。而妹初不意移也。及今思之。尤有餘慄。而我當日。故黝妹。強謂妹之詈我。乃云。永不與我。醜。致妹益怒。然不期昔日戲言。竟作今日之佳讖矣。苟使老父猶存者。則俯視我兩人。不知更有如何之歡樂。而母之沂怡。尤必較今爲甚。然而子父竟亡矣。嗚呼。子之亡父。

好景難常。韶華易逝。閨中蜜月。倏忽已過。草長花落。又是莫春三月。東行之期。迫在目前。宴爾之歡。方過。蔗尾驪歌。一曲。便爾勞燕分飛。征婦征夫。兩情何極。枕前泣別。無淚不紅。堂上辭親。有腸皆斷。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離。床席未温。而君竟棄。妾以去春光似錦。來日何堪。嗟夫。上天何苦。向人間設離別。累人慘痛。那然而人事不齊。因緣靡定。離別之苦。人終無力以逃之。湘羅之與澄瀛。又安能幸免之大化之陶冶哉。星辰旣以沒。起視夜。何其亦惟有積淚爲川。送君舟去耳。澄瀛於此。亦無限慘傷。強做行裝。趁船告別。湘羅扶母氏。相送臨門。淚籤籤下。如雨。母曰。嗟。愛兒。汝行矣。萬里海天。舉凡珍重。媳青年。母衰。景母媳相倚。望汝一人。汝當時時在念。慎保汝身。早日言旋。苦盡自有甘日也。澄瀛曰。阿母勿慮。兒自有以體慰母心。旋轉面語。湘羅曰。嗟夫。吾妹結褵未匝。月爲別。且兩年。哀哉。上蒼我兩人之苦痛。乃如此。邪。家貧親老。仔肩千鈞。兄旣遠行。一一仰賴於吾妹矣。努力愛春華。莫忘歡。

樂時地角天涯同志於此形骸雖阻精神未疏也。湘羅聆夫語五內崩摧以袖掩淚哽咽言曰：兄好去前途善自珍攝家事勿勞兄念。妹雖不才然分內事必鞠躬盡瘁以爲之遠慰君子惟兄於課讀之餘須常以書至藉慰慈親。即妹亦可因以通情愫雖不獲晨夕共數慰情亦大可以勝無也。澄瀛唯唯含淚而行。湘羅侍母立門前瞻望不及乃悵然返室入門覺几案衾幃俱冷戚有唏噓之意。若木既掩銀缸獨挑抱影悄然益酸辛不已扶頭以泣。嗚嗚咽咽經更徹宵母聞之慘然長嘆曰：嗚呼兒誠可憐。

自澄瀛東行以後湘羅侍姑唯謹。雖別恨離愁不少枕前涕淚而日出而起輒復強爲歡笑以慰慈親。經月而後乃得澄瀛書知行人無恙安抵東京懸懸心旌始因之少駐。天公有眼福此衰門入夢熊羆又衍獲蘭之喜。屆期居然產一丈夫子字曰憶兒。於是百憂萬苦之中不覺愁懷少釋而千難億困之境因之贅累重增。六時五鼓間既欲侍奉慈姑復需捧撫稚子而閒情遐思更復縈念夫君精神體力遂因以日趨消乏。娟娟如玉之人憔悴幾同老嫗。胥翁憐女之苦時時過從欲迓之歸寧稍資休息而湘羅眷念老母不允言歸。翁輒嘆息而罷。母聞之涕泣勸之行。湘羅不獲辭乃潛衣告歸歸不盈日便返。揚言姑前言居母家殊不適不若歸來之自如也。母聆之含淚而點首。胥翁下世嗣子不才頗與姊氏不睦。湘羅遂絕迹於娘家勤紡織以侍姑育子秋窗雨夜春院花朝人靜更闌時正不知拋却多少血淚念韶光駒過年復一年錦瑟光陰忽已去人不再身爲女子乃徒以眼淚送青春綠鬢朱顏能經得幾回明鏡諺有云：長江後浪催前浪膝下之兒日見長。成白髮高堂日驚老去嗟乎吾

躬。今。生。已。矣。落。花。委。地。安。有。重。放。之。日。情。好。福。樂。亦。惟。有。希。諸。來。世。耳。嗟。嗟。吾。夫。汝。奈。何。一。去。而。不。歸。來。那。三。年。之。期。過。也。已。久。家。况。如。此。君。詎。不。知。音。訊。莫。憑。能。無。令。人。腸。斷。或。云。君。已。從。事。革。命。事。業。故。不。得。不。逕。絕。家。人。大。義。滅。親。妾。誠。不。能。責。君。之。有。道。然。君。竟。不。爲。薄。命。人。計。之。是。則。儂。不。無。議。君。之。寡。情。也。雖。然。儂。之。今。生。亦。已。矣。君。即。歸。來。又。將。如。何。良。時。既。逝。更。何。惜。於。今。茲。不。過。上。天。虐。人。乃。必。扶。儂。使。不。能。自。立。困。苦。既。深。勢。將。不。振。溝。壑。餓。殍。在。我。亦。復。何。懼。惟。上。視。慈。母。未。免。驚。憂。萬。一。差。池。儂。將。何。以。對。吾。夫。更。何。以。見。我。父。母。於。地。下。截。髮。啖。糠。安。敢。辭。苦。嗚。呼。此。一。二。年。來。飢。饉。荏。臻。困。殺。我。寒。門。弱。媳。矣。然。吾。姑。今。且。又。嬰。病。病。之。起。因。乃。憶。念。吾。夫。然。吾。夫。已。久。無。消。息。何。能。即。至。則。姑。之。病。勢。又。何。以。云。瘳。重。之。貧。寒。之。家。醫。藥。不。給。故。老。人。之。病。亦。遂。日。俱。深。吁。今。益。沉。頓。矣。萬。不。獲。已。乃。於。日。間。趨。面。吾。弟。言。告。貸。弟。怒。吾。置。之。不。理。繼。而。念。先。人。遺。愛。始。分。贈。半。竿。吁。此。區。區。者。我。將。何。用。耶。且。思。且。泣。旋。乃。吞。聲。而。哭。而。宛。宛。嬌。兒。凝。目。以。望。其。母。見。母。哭。乃。亦。倒。身。母。懷。而。哭。窗。外。雨。聲。浙。瀝。亦。如。助。愁。人。雪。涕。

風。凋。萱。草。霜。殺。慈。姑。阿。母。臥。病。兼。旬。昏。沉。中。時。時。喚。澄。瀛。之。名。字。腸。斷。淚。枯。聲。嘶。氣。竭。湘。羅。侍。奉。左。右。益。慙。念。夫。君。背。燈。雪。涕。而。母。病。乃。如。水。趨。下。日。積。月。深。九。月。下。旬。遂。至。不。起。彌。留。之。際。已。不。能。言。湘。羅。伏。身。枕。側。低。聲。頻。喚。母。惟。張。目。相。視。淚。痕。瑩。瑩。繼。而。頓。泥。其。首。似。表。其。感。愛。此。弱。媳。之。苦。衷。湘。羅。淚。益。大。湧。失。聲。而。哭。哭。聲。之。中。老。母。幽。魂。遂。遂。風。飛。去。湘。羅。擗。踊。號。泣。幾。不。欲。生。隣。里。聞。知。咸。來。唁。慰。并。助。之。理。喪。事。願。廚。無。餘。糧。笥。無。存。金。殮。葬。儀。

物何由坐。致雖有戚友。三四戶。然皆引避不來。或徒作嘆喟。詞殊無人慷慨。言援助。湘羅。觀世情之涼薄。益痛憤。填膺籌策。無方。惟有破產之一法。乃託隣里之老成者。以住屋出售。於人。然人皆棄其老敝。而不欲。僅一二熱腸之士。力與吹噓。乃售得八十金。如禮殮葬。其母送喪之日。湘羅一哭。幾暈。自忖身世之多艱。至於此極。今竟作孤露無告之乞婦矣。嗟乎。夫子汝苟尚在人間者。竟忍心不一言返耶。母死矣。家破矣。來日茫茫。棄此薄命之妻。將何以度。本欲捐舍世界。侍姑九泉。然撫念膝下一塊肉。尙未能無母自立。又不得不忍死須臾。鞠育之。使成長。爲張氏延一綫之血。祀然而難矣。吾志雖如此。能行與否。究未可知也。嗟乎。吾夫夫安在耶。天涯地角。山巔水涸。精誠未亡。君能無有所感。兆耶。吁。君有知幸。速歸來。妹忍死以待矣。

王氣潛消。漢火復熾。山川易色。日月重新。鑼鼓聲中人慶共和之造就。白徽千里氣象一更。僻城雖改革較后。而漢家土地固已早。在人心。心既專。不移時亦安然反正。此時陽夏戰事。方告暫休。南北議和。漸有成望。兵旅不驚。故四邑亦無徵調。苦熙熙攘攘。民居如常。一日日光西落。明霞麗天。環淑諸山林木正黃。掩映斜陽。金迷紙醉。街市中亦澄澄作黃金色。居人方晚炊。炊煙沉沉。鎖高樹暮靄蒼蒼。遂因之滄然。籠罩此斗大山城。而爲此一日光陰之結束。兒童亦皆罷學。歸城東小巷之中。於時亦有童子携書疾行。行至巷尾一家。小屋如艇。童子遂推門入。屋右有小竈。一少婦方納薪煮粥。粥已沸。少婦輟薪而坐。手一紙。方借火光審閱。童子乃轉身至竈下。呼曰。阿母。兒歸來矣。母親何物耶。少婦乃仰面視此稚子。嫣然曰。兒來耶。今日乃有喜事。語兒兒父有書來矣。童子雀躍。

曰。真耶。母得毋誑兒。少婦曰。兒勿躁。母豈給兒者。兒坐。母試誦兒父來書。以示汝。童子乃坐於束薪上。仰面以待。母言。少婦誦曰。

湘妹。愛馨。離別以來。倏忽十餘載矣。予以奔走國事。家報久疎。此日歸湘。乃略悉近况。老母仙去。痛摧肺肝。累卿。真逆。感入肌髓。倒啖蔗尾。此後。諒不復有他矣。特書慰問。附金三十。得緘之日。即望趁舟東下。一圖團聚。以慰離思。現寓洪家井十一號。來門無誤。順候近祺。匆匆不盡。澄瀛字。

少婦誦畢。欣喜欲狂。撫童子之首而嘆曰。天乎。亦有今日哉。孺子汝可往告鈕阿伯。言予輩明日將往長沙。阿伯有聞。請來過話。吾母子被難以來。多承其厚意。拓此屋以居。且照料有加。不異親族。母甚感之。欲面彼作謝也。童子乃應聲而去。未幾。鈕翁來。湘羅遂一一語之。翁亦喜甚。掀髯曰。蒼天有眼。不負善人。祝汝母子從此脫苦海矣。湘羅遙謝。再三翁乃辭而出。爲之僱舟備物。詰早送之行。

急流若箭。輕舫如蓬。夾岸青山。皆含笑以送。行客湘羅坐舟中。殊咎舟行之緩滯。屈指計程。舉目盼日。焦勞殊甚。而灘平江轉。行舟亦已抵武陵。乃趁小輪詣湘省。風微浪軟。客途無難。汽笛一聲。已望見岳麓山色。舟中人咸收拾行李。預備起行。湘羅亦檢點衣物。時時顧憶兒而笑。憶兒亦嚮然呈其笑。麕面母泥母爲之易新衣。湘羅笑而頷之。粧飾旣已。舟亦停泊。侍者呼輿至。母子相將入坐。欸欸向洪家井行。旣抵門。掀帘而下。翹首視門。楣赫然懸。喪輅不察。大驚心疑。其誤乃遣侍者入探。則居然張府也。遂相率入。問張先生何在。一老僕領之至中堂。堂上停。

一椀孤燈黯然。四壁懸挽對幾滿。紙錢之灰。狼藉滿地。一男子垂首坐靈前。老僕曰。此張先生也。湘羅前視。渺不相識。而男子觀湘羅。是已知之。慘然曰。女士乃澄瀛兄之夫人乎。夫人來晚。澄瀛兄於三日。前得暴疾。已超昇佛國矣。嗚呼。十年老友。一旦分襟。能不爲之心痛。言已自拭其淚。且歎。湘羅坐。湘羅木立如痴。定睛直視。久之曰。先生言。吾夫竟死乎。男子以手指停柩。湘羅慘然一呼。暈仆於地。稚子亦號洶而哭。家人環救逾半時。乃甦。睡紅殷然。一地皆赤。男子亦爲之大痛。延醫就診。湘羅已氣息不屬。入夜。乃命侍婢請張先生來。先生至。勸慰再三。湘羅曰。承先生高誼。恩惠及於妾一家。銜感之忱。千秋不朽。惟妾薄命艱苦。半生事至今日。已無復留連之餘地。稚子雖未成人。然已可無母而生活。望先生近念亡夫之情。加以教養爲張門保。此一綫血裔。則不獨愚夫婦九原感戴。期之不忘。即張氏之列祖列宗。亦莫不稽首以答先生之高惠也。先生古道照人。諒無不允。嗟乎。孺子汝速拜張先生。嗣後視先生。乃如汝父也。嗚呼。愛兒母氏行矣。兒自善爲保重。張先生一手携稚子。一手拭淚。舉目望床中。湘羅已含笑而逝。乃不禁大慟。而稚子繞床呼母。哭聲尤悲。先生益淚下不已。擁稚子於懷。相視嗚嗚而泣。

流雲斷月

海 瀛 原第八集

辛夷正肥。柳絮初飛。朱霞滿天。清露濕徑。紅樓一角。從萬綠叢中。捧朝陽而出。畫棟雕欄。檣檣蠹朽。玲瓏嵌空。鮮艷欲滴。文窗四面。扇扇俱開。湘簾纖幔。四捲齊鈎。女郎手一卷玉溪生詩。甜吟蜜咏。時而丹暈梨鴻。時而玉呈瓠齒。麗句清詞。直若春時膏雨。浸灌於叩叩芳心。一時愛葉歡苗。齊傍情根。迸出勃勃茁長。讀至「紅樓隔雨相望

冷珠簫飄燈獨自歸」及「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等句，則又不知生出若何感想。第覺有無限不能以言語形容之酸辛、恨芽、愁緒，隨之俱生。蓋女郎本天真未鑿，純任自然，初不知情爲何物，乃又絕世聰明，自有一種芳馨悱惻之情，蘊蓄於天然界如初胎奇花含苞欲吐，生意彌滿，特無所觸引，無所附麗，遂類萬丈游絲盤際，太空蕩漾，迴環以待。牽惹女郎，正凝神設想，杳杳含情，忽聞樓下革靴窸窣聲，細碎清脆，小婢春雲凭欄下視，笑向女郎曰：「劉姑娘來矣。」女郎遂拋書趨向梯級處立候。劉姑娘登樓盡梯，見女郎笑靨承迎，出纖纖玉手相握，兩手互鉤，如玉連環，交叉緊把。雪嫩春葱，與燦燦金條脫相輝映。劉則脂融粉膩，鑽飾瑋垂，殆具一種流麗妖嬈態。女郎則輕裝靚服，清麗嬌盈，正自有雅俗之區，濃淡之別。劉語女郎曰：「今日星期，阿妹亦欲爲梨香公園游乎？姊來正伴妹耳。」女郎可之。

女郎字貞，姑秦其姓也。劉姑娘者，妙蓮也。二人同在育英女校肄業，相得甚歡。妙蓮輕顰淺笑，和靄宜人，又善自修飾，畫眉深淺，能自入時，且喜交際，頗有歐西婦女之風。而貞姑與之適成一反比例，好靜惡鬻，性情迥異。舉止嫻逸，桃李之妍，而有冰霜之冷，然婉柔平善，其實是得氣之春，而非得氣之秋。蓋其品節高尚，志趣純潔，有非庸姿俗豔所能彷彿。二者二人性情異，其行事亦異，斯其結果亦自無不異。

梨香公園者，位置於龜山之陬，漢水之涘，花竹清奇，林壑幽勝。園中亭臺軒榭，池沼溪流，曲折森秀，迥絕塵氛。以故游人接踵聯襪，尋幽訪勝者，不絕於道。而星期日則又爲各校生徒休憩地，然亦因之野田草露，鬢影衣香，凡

一般傳染自由病之青年男女往往往蕩檢閱幽期密約出沒於其間是適性陶情之場竟成爲藏垢納污之窟大好園林淪爲桑濮嗟乎敗俗傷風恒出自學校中所謂受教育人棧樸菁莪不能收造士作人之效反致染習毀性至使頑固偏執者得所藉口而詬病之誠堪浩嘆是誰之過歟吾不能不與司教鞭者一商榷也然亦是衆生根器淺薄造成種種罪孽安得使之一一嘆百頓棒然後乾坤特地日月斬新哉嗚呼予欲無言萬竿竹徑幾聳苔堦貞姑同妙蓮亭亭倩影從花香柳色中行來一則寶氣珠光怡然驕貴一則冰清玉潤朗若瓊瑤二人至一古藤架下拂去香汗几墩上浮塵舖羅巾其上左右分坐藤末着花嫩葉柔絲垂垂四覆野風徐來吹藤架下池水作縐紋粼粼漾漾且蕩且漾小魚驚轉其身掉尾沉落撥水聲微響一雙鵝鵝爭逐之啄閣閣翅拍拍不得魚相併扭其項臆之已而互剔梳其翎羽若有無限愛情故驕人以不已若者然欸欸向波心去貞姑睹此嗔情逸趣粲胸中詩意撩亂如春草着雨蓬蓬怒發特倉促不能成句憑几凝眸默然暇思妙蓮見貞姑出神不知真姑高曠縹渺之思非世俗人所能窺漸誤以爲與已同作懷春之感思爲吉士之迷卻隱中許爲同調不禁斜瞥浪波偷窺貞姑面微噫之聲頗可爲隔座者所聽得惟貞姑摹神攝影正所謂苦吟入定時也他胥無所聞見妙蓮靜看良久不能耐遂輕拍貞姑肩曰妹何所思之深而若是沉摯幾幾如望夫山上石人貞姑陡被妙蓮從詩境中追回始知妙蓮固在座也至於妙蓮所語若何并未嘗辨及荷聞蓮擬之以望夫石者當必頹其顏而逢薄怒矣轉問妙蓮曰姊何謂妙蓮此時不便再嘲謔急改其口曰妹曷少坐我去去即來勿他適其待我貞姑

願之妙蓮行後。貞姑復爲紅樓夢中詩瘋子。仍入魔境去。

妙蓮去未移時。匆匆返。眉梢上均帶有喜氣。身後隨兩生。皆朗如水魄濯水。皎若玉樹臨風。眞所謂二難并兼之。貞姑妙蓮。蓋又四美俱矣。妙蓮與兩生未入藤陰。先呼貞姑曰。妹來。我引兩貴客來。爲姊紹介。遂指前行一生曰。此鄔君荷生。復指後一生曰。此甄君少俠。均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亦莘莘學子中高材生也。復指鄔向貞姑詳讚其學業若何深遠。品行若何高潔。性情若何溫婉。家世若何。門第若何。縷縷不盡。鄔亦意氣揚揚。目光灼灼。且復搔首弄姿。含情送盼。又故出其衣袋中金表。假看時。故意舉手理髮。下手整襟。繭襟針袖鈕。以及指間鑽戒。得一。一呈炫於座上。安琪兒之妙目中。庶遼隆眷而貞姑。此際頗羞澀。不知所措。又甚鄙夷。鄔之行徑。意頗不之屬。鄔見貞姑初未嘗注意及己。且其意似有他屬者。則又時形踴促。轉覺忸怩。乃妙蓮猶從旁作絮叨之襯貼。指畫口摹。而其精神却注定甄生。殆所謂手揮五絃。目送飛鴻時也。第甄生亦若別有注意處。初亦未嘗有妙蓮小影攝入。腦筋是亦辜負有情人青睞耳。相對移時。貞姑辭欲行。妙蓮強挽之。邀共小酌於梨香公園中之綠楊村酒館。己爲東道焉。貞姑雅不欲。以難却妙蓮。且其中似有未能忘情之一人。故亦勉從之。然終筵無一語。顧公在座。令人不歡。貞姑蓋厭鄔耳。無何雲影在天。日斜沉閣。游人漸稀。四人亦各各歸。

遊園之明日。鄔訪妙蓮於其家。談昨日事。二人各致謝意。并謀進行方法。蓋妙蓮與鄔早相結識。妙蓮於鄔處見甄生而愛之。鄔於梨香公園中。曾見貞姑與妙蓮同游。亦愛之。故蓮有得甄心。鄔有得貞心。鄔與蓮初本兩有意。

而皆未宣諸口。及蓮見甄。甄見貞後。兩人忽將將合之情。離而二之。在妙蓮。尙覺兩個冤家。稍難丟下。心中如轆轤旋轉。取舍殊難決。若鄔本沾花惹草。憎素憐。况既見貞姑清姿勝玉。嬌豔欺花。原非妙蓮所能比。其丰致效其神情。又已微窺。妙蓮復有心於甄少俠。心更惡之。遂直視之。若浮花浪蕊。轉眼隨逝。波去又若。天空中適着一絲微雲。一遇好風吹散。漸漸化歸烏有。特欲利用之。以通於貞姑。故仍示以親密。妙蓮亦欲利用鄔生。藉以通於甄少俠。且尙不知甄意於己。若何。脫有不合。可復移愛於鄔。妙蓮於甄鄔之間。雖重在甄。亦不遽棄鄔。兩相利用。遂爲狼爲狽。共濟其好。昨日公園之會。四人豈遇合之果巧哉。蓋係由鄔與妙蓮各相約而來。播弄於其間耳。在鄔與妙蓮各欲與其意中人作細絲鍼孔之計。於姻緣簿上注美滿之希望。又豈料竟爲兩不相識之甄少俠。秦貞姑爲撮合。山此中殆有天焉。抑情之結果自有真乎。

寶馬。馱春香車。載玉貞姑。一日乘小繡轎。赴宴戚屬家。春風得意。輪逐暗塵。馬亦若得。駕美人。轆聲價當。十倍搖尾揚鬣。大有驕儕輩之概。蹄聲得得。踏草翻花。馭良軌穩。貞姑在車中俯首觀書。并不顧及路行之遠。近車行之遲。速經過玉梅街。忽一小童。然火炮。擲入貞姑車馬腹下。馬大驚狂馳。聳耳昂項。逸不能止。馭者墜且折其足。臥地不能興。警士笛聲鳴鳴。前警均猝不及攬。其轡途人紛紛奔避。恐蹯及己。馬性愈烈。車顛簸幾欲翻。萬目睽睽。僉爲此不幸之花嬌玉媚。美人危然。都作隔岸觀火。派無肯一援手。有一老婦且泣且張其枯瘦如柴之臂。招人護救。身殼醜類。簸糠搖首顛聲曰。誰家女郎當駭殺矣。可憐哉。頃刻間不將成齏粉乎。恨我老風吹。卽倒荷尙。

健者必拚命救之。誰善士趣救此女郎口誦佛號不止。卒無一敢應者。此時貞姑芳魂當亦隨此天嬌龍駒飛越天外。突有一勇少年於摩肩蹴踵中排衆直前。攢怒馬之鬣。遏其首。馬氣頓降。然猶跳躍不肯就範圍。少年乃勒其繩。輕拍其背。微搔其腹。馬乃馴。貞姑面慘白如紙。猶攖小婢於懷而撫之。旣脫險。向少年懸懸致謝。意始見少年面善。是曾相識者。一時乃憶不起。爲誰。何少年曰。女士將何往。我爲君馭。無恐也。貞姑無以爲計。可之曰。儂歸耳。遂告少年以歸途。少年乃馭。歎段循故道。返車中。貞姑幾費思考。始想得爲公園妙蓮紹介之甄生。於是感且益甚。蓋少俠適過此。見車上爲貞姑。遂不暇顧慮。冒險相援耳。及門。貞姑下車。請少俠入。曰。儂當稟之儂父母。謝君厚德。貞姑入白。秦老夫婦出。肅客入。殷勤道謝。惻惻。貞姑侍側焉。秦夫婦詢少俠家世學業甚悉。移時少俠辭謝。秦夫婦誇讚少俠不置。蓋隱有相攸之心焉。自是貞姑與少俠得秦老夫婦許可。時相晤。情意日親密。而兩惟以學問品行相規勗。雖明知爲未來之夫婦。現在直各視爲親愛之良友。不敢稍涉於邪然形迹已教同伴姁風波漸起。愛河潮矣。

妙蓮與鄔生久之偵知貞姑與少俠愛情彌篤。兩心均失望。乃謀所以破壞之者。益力。於是陰謀秘計。隨濃情密愛相逼而生。妙蓮與貞姑本係葭葦。故常來往貞姑家。妙蓮又聰慧狡黠。甚得貞姑母秦夫人歡。鄔與甄亦有瓜葛親。因同校益厚。鄔亦善迎合。且外表亦頗不劣。少俠父甄翁亦甚契重之。至於秦與甄兩家。素不相知。秦翁夫婦所以欲取少俠爲東床選者。亦祇憑少俠之人耳。非關於其家。又以其救女兒於險。復感其情。然二人姻事。

兩下均在心許時。尙未發表爲事實。故少俠亦未稟知甄翁夫婦。是此際除少俠與貞姑。僅可爲私人交際。而於家庭既無關係。自然無由相通聲氣之處。有此種種原因。妙蓮與鄔生。遂得出其卑劣險詐手段。運動其間。蓋妙蓮與鄔。既不料互相接引之後。反爲少俠貞姑作媒介。今已兩情相洽。各不甘心。惟有破壞於兩人父母前。果能惑之者。彼二人亦無可如何計定。鄔一日特向校長請假旋里。面甄翁。爲少俠說妙蓮婚事。且揄揚妙蓮甚。至并稱少俠刻爲一秦姓女所鼓惑。迷罔頗甚。秦女品行甚不端。已曾勸少俠。少俠不悟。恐終受其愚。已與少俠親情友誼。何能漠然。既勸之不聽。只好來與翁議。不若爲之早完婚。若妙蓮少俠亦頗愛之。第秦女善媚。妙蓮以遠嫌。過恒避之。不與少俠親。是以不得少俠歡心。果與妙蓮婚事定。妙蓮可以對於少俠。用其愛情。少俠自可以移愛於妙蓮。而絕秦女。但現不可使少俠知。恐少俠正被秦女牢籠。倘轉告秦女。秦女必要挾少俠。即行定婚。則貽誤不淺矣。甄翁聞鄔言。遂與甄夫人商之。夫人以爲少俠當不至如是荒唐。甄翁以爲少年人無把握。亦不能決其必不然。惟鄔生雖好。亦少年人。恐見識不能全爲確當。兒女終身事。非可造次冒然行之。妙蓮如何。亦須細細訪問清楚。至少俠果與秦女結婚。斷不能不先告知父母。料不敢擅專。甄夫人以甄翁言是。二老遂以善言遣鄔去。鄔返校後。向妙蓮道其詳。謂我於卿事。可謂盡心。我事。卿即當用力圖之。遂授計於妙蓮曰。欲爲我圖貞姑。必先破壞少俠與貞姑愛情。然後可欲破二人愛情。莫若在秦老夫婦前。媒孽少俠。使秦老惡少俠。庶可爲二人愛情之阻。秦夫婦既不直少俠。然後我方有隙可乘。其中隨機應變方法。是在卿好爲之。

妙蓮以爲爲郎謀。即是爲己謀。遂乃甘作鳥使。拚爲鳩媒。以浸潤之。譖時時。讒少俠於秦老之前。謂少俠近來已入於狹邪一流。秦樓楚館。喝雉呼盧。無所不至。將來必成敗類。彼戚郎荷生君。屢勸之不悛。若以貞妹托彼。是明知爲火坑。而故令貞妹投之。蓮誠不忍見。且貞妹年幼不辨其奸。兩人究未定婚時。相來往。青年男女。外人曠有煩言。男女之嫌。亦自當避以貞妹精潔。美玉倘有不幸。爲此等日趨下流人。玷污家門。清白不無微瑕。好在婚約未定。愚見莫若禁貞妹與彼絕。使愛情漸淡。然後擇佳士。開孔雀屏。是爲正當。蓮既知之。敢不爲二老盡言。秦老夫婦聞妙蓮語。疑信參半。然於少俠交淺知之。總不深。亦即以妙蓮之言爲有理。妙蓮進纔後。見秦夫人頗爲動告之。郎乃故作圈套。使人引少俠作狹邪游。少俠雖年少老成。而不肯過却朋輩情。故往往隨和作伴。然心究不若也。未幾少俠返里。至家後。有兄弟行。赴東留學。甄翁亦命少俠同往。適有便船。不能耽擱。行有日矣。甄翁告以荷生說婚妙蓮事。少俠遂將貞姑事之巔末。稟明甄夫婦。謂已遠行。亦不暇及此。歸後再定未晚。乃作書留別貞姑。告以東渡。

秦老夫婦既聞妙蓮言。時時偵少俠行動。果如妙蓮言。幸雖屬意於彼。婚約未曾定。尙進退皆可。不至誤女兒終身。第女與甄生兩情正濃。一時恐難割捨。又深悔當時曾以擇婿於彼。向女兒言之。致牽動小兒女情絲。是已老悖。當設計絕之方好。願貞姑以與少俠婚事。已爲父母所許可。以爲得婿如此。爲女子身。幸福已不淺。私心竊自慰。心妥意貼。初不料變生肘腋。一日。秦老謂貞姑曰。貞兒兒年已長。女箴亦宜講。勿爲時流所誤。且前言甄生婚

事可暫緩議。兒久自知亦無須悶悶嗟乎。貞姑正在熱如火時期。豈如花境界忽然晴空霹靂。巨震當頭。耳聾目炫者久之。一個悶葫蘆正不解其中蘊藏何物。如墮五里霧。迷茫混亂。莫可究詰。又不好向老父詳詢其故。芳衷蘊苦。啞口茹連。不知不覺。淚泉湧泄。潮漲秋波。忍之又忍。而已玉碎珠圓。續續錯落如縻綆矣。秦老憐之甚。亦不禁老淚含眶。遂以好語慰之。而出。貞姑見父去。思以問母。母女之間。或可啓齒。將欲起身往母許。婢春雲自外來。呈一緘。見係少俠所致。急拆封視之。知已東渡。書中言行色匆匆。未能一晤。即行遠別。深爲黯然。貞姑見書愈苦。不可言。意中人已遠去重洋。雖有無窮哀曲。莫由罄訴。前途深暗。蹊徑難明。坦蕩轆軻。升沉不卜。愈思愈懼。覺有無數愁雲慘霧。籠罩一身。遂昏然倒於軟榻。許久無所知覺。自是一病懨懨。飲食銳減。玉容已憔悴矣。

藥爐茗碗。詩卷燈檠。貞姑數月來。病榻生涯。最好良伴也。一日病少減。晨起粧竟。痴坐茜紗窗下。悄看春雲調弄。鸚鵡裝換水食。窗外綠竹搖風。音響清蒼。如鳴玉佩。曉日初上。寫影窗紗。彷彿蘇文畫本。疎落可喜。階前又有芭蕉數株。嫩葉新展。映入室內。蠟牆四壁。空翠撲人。眉宇案頭。一長頸白玉膽瓶。新插垂絲海棠。一枝嬌豔。欲摘貞姑見海棠花花帶笑。蕊蕊含羞。春情媚態。令人忍俊不禁。念與甄生初識面。乃在客歲花朝前。今又春濃勝酒。花好憐人。而人遠天涯。音沉海底。斗憶昨日在枕匣。無心拾出少俠所書小箋。上有云「愆今春關情似去年。一不覺一聲長嘆。有無限感傷。紅淚箴箴。綠香膠膠。落下界粉痕。如綫纖掌。輕拍案角。震動瓶中海棠花。絲顛顛欲語。似有千般憐惜。貞姑意思將有以慰解之者。豈知貞姑對此輕盈嬌頰。海棠反觸起「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感。

愈增悲痛。抽咽之聲。已爲窗外春雲聞之。隨急入視曰。姑娘又何事傷感。病新愈。身體甚羸弱。姑娘宜保重。慎勿爲是戚感。婢子知姑娘心者。貞姑曰。爾知我心。又奈何。我心之苦。爾縱知之。豈爾甘美如糖蜜之言。所能回其味哉。春雲曰。愚哉。姑娘。婢子嘗聞人言。女子心多痴。男子心易活。不見彼人去。已數閱月。并無一鱗片羽來。現在鐵軌汽輪往來梭擲。既無雨阻風說之窘。又有朝發夕至之能。况郵政便利。雖片紙隻字。亦不致沉湮。是斷無洪喬誤。直是稀生懶耳。且昨聞老主人與老夫人談及彼人。近已僻於邪。姑娘平日所許彼人品格心地者。今已可知。彼已作負心人。姑娘又奚值得爲彼負心人消瘦。千金軀乎。貞姑作微嗔曰。儂終不信。彼人有疵瑕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彼深知我心。我亦深知彼心者。其中當別有故。爾勿嘵嘵。饒舌亂我心。曲速去。休春雲見既觸姑娘怒。頗自悔失言。蓋己心本爲姑娘故。恨少俠之薄倖。不期而有是憤辭。姑娘特不諒之耳。遂無語。乃濕熱巾請貞姑搵淚痕。又見貞姑羅巾已爲淚痕漬透。取濯之。貞姑見春雲體已備至。又甚憐愛之。因握其手慰之。春雲乃亦啜泣。於是貞姑復泣。嬌花濯雨相對相當。脈脈無言。含情各默者良久。窗外花枝上。蝶板輕敲。聲都能聞得。忽見一雙燕子撲得簾鈎亂響。貞姑遂命春雲捲簾放燕入。雙燕忽見廊下有人來。翩然飛向檐際。一齊倒掛。瓦唇轉椒。日向廉隙偷窺。旋聞杖頭着塔石聲。繼聞喚春雲曰。姑娘起否。少進食否。春雲未及答。貞姑知老母來。視已出迎。戶外笑向母曰。兒今日大佳。老夫人牽貞姑手進屋坐短榻上。詳視貞姑面曰。顏色尚不甚好。訝曰。兒又哭乎。貞曰。無之。夫人曰。未哭。眼圈何以尙紅暈。兒宜自寬。兒亦知甌家郎事乎。貞姑聞是語。料老母傳惡消息來矣。母續

曰。甄家郎在東瀛。已與吾國之留學東京女子大學賈女士結婚矣。此事乃甄家郎函告同學鄔生者。鄔生之信。又爲爾妙姊索來。與吾閱者。甄家郎既不成人。兒可勿以爲念。吾明知此事告兒。兒必痛心。然終必令兒知。難逃此一番悲苦。故不惜爲吾兒言之。兒病新瘥。當自珍衛。勿使我心碎也。兒素孝余。宜能體貼我心。彼既負兒。兒尙何戀彼。貞姑驟聞之。腦筋忽如觸電。幾幾麻木。繼味老母言。已若太膠執。必傷老母心。因念人生不幸。爲女子身。輕重棄取。不能自主。一聽之。男子以我所深信之甄少俠。竟中道棄捐。初心變易。未秋紈扇。先已飄零。今尙何以相士從今。又何以言情少俠。且如此世間男子不少。俠而少。俠者當比比皆是。不若與此類薄情涼德人。斷絕關係。反另有一種雲淨天空。真趣世間人。膠葛皆自取煩惱。凡人生煩惱何者。不由自取。惟情天色界中。煩惱人之自取之者。尤甚其自苦也。尤酷且烈。念及此。遂覺心境頓開。情魔胥服。眼前分外光明。大不似先時晦幽抑景象。於是呼母曰。母乎。勿慮兒之復悲也。兒悟矣。願自今以始。老母視兒爲男。兒爲北宮嬰兒。奉母終身。不願再。以一身憎愛。憑諸世上。輕薄濁臭之男子。惟求老母許兒。今後勿復擾兒。以婚姻事。是即老母格外愛兒矣。母笑頷之。

遲數日。妙蓮來。評少俠與鄔之爲人。謂不料少俠前後如出兩人。乃盛稱鄔愈有進益。貞姑微笑而不答。妙蓮去。秦夫人許。又表鄔之善。蓋鄔亦時向秦老前獻勤貢媚。故妙蓮言及鄔。秦老夫婦頗留意。由是重少俠之心。不期移而重鄔。又數日。有人來爲鄔作承語。秦老似可許之。秦夫人恐非女兒意。云必商之女兒。恐女兒尙戀甄生。

致生他故。秦老然之。秦母乃問之貞姑。貞姑心爲之一動。以爲其中似有緣故。然無論如何。吾已持不嫁主義。不問誰何。謝絕而已。何須計較。乃曰。兒前不要求老母許兒乎。婚姻事勿擾兒。母曰。雖如此說。我二老均鬢髮如銀。龍鍾日甚。他無煩繫。即兒心頭一塊肉。究不能易筭而弃。我二老眼在膝下依依。尙無他慮。乃風燭殘年。能知朝暮。一旦隨薤露晞。兒以詔稱年華。嬌柔弱質。依托無人。吾二老縱死。烏能瞑目於地下哉。兒善思之。非父母故強兒以不欲也。郎生兒亦見之。其温和性情。活潑精神。似較甄家郎爲勝。在爾父頗以爲可。吾不知兒意若何。故必商之兒。望兒熟思之。貞姑曰。兒本不敢違父母命。第此事關兒終身。兒之主權。似應較老父老母爲重。非兒敢擅傲也。以甄少俠之能信者。尙終歸難信。其餘尙無情素者。又豈可保哉。至如郎某者。兒早鄙夷之。不屑一留盼。更何足與之論婚。二老果愛兒者。茲事萬勿輕諾。不獨郎某不可。即無論何人。兒亦守此志。終古不渝。秦母願愛女如命者。聞貞姑言。只合暫聽之。辭郎請。

忍。哉。少。俠。真。如。春。雲。所。謂。男。子。心。活。果。有。新。纖。竟。忘。舊。素。不。然。渺。渺。青。天。何。竟。黃。姑。信。杳。茫。茫。碧。海。直。教。河。鼓。音。沉。豈。知。紅。豆。偏。生。南。國。已。成。兩。地。相。思。碧。柳。願。嫁。東。風。未。許。春。光。泄。漏。有。魔。作。祟。自。來。好。事。多。磨。無。巧。不。書。休。道。文。人。善。狡。少。俠。東。渡。自。起。行。留。別。貞。姑。一。書。後。途。中。每。日。寄。書。一。通。如。一。門。功。課。俾。貞。姑。可。以。計。程。數。日。知。某。日。到。某。處。途。中。所。寄。之。書。貞。姑。固。無。由。作。覆。到。東。京。後。行。李。未。卸。即。作。書。貞。姑。告。以。覆。書。地。點。後。縱。不。每。日。寄。書。亦。未。能。間。一。星。期。不。勞。管。城。子。爲。通。消。息。於。佳。人。錦。瑟。旁。也。乃。家。書。已。數。返。而。玉。璫。絨。札。欲。達。無。由。青。鳥。頻。傳。飛。鴻。

終冥少俠以萬里征人滿望雨夕風晨常得此相思鳳紙藉破寂寥乃竟出意料外焉又不便請之父母就近探消尋息無已遂函請鄔生代爲一訪其究竟庸詎知又與奸人以可乘之隙乎遲數日鄔果有覆函與少俠稱近來貞姑頗染自由習氣廣結新知聞又有意中人一二較與君當時情懷似尤密切君東去後鄙人即與秦姑娘從不聞問矣茲奉囑始訪知之云鄔覆書後隨即往甄翁處告知此段情節並云貞姑已受聘某姓結婚期已定某時日矣少俠得鄔書細思貞姑絕非此類人我信貞姑決不至此雖作如是想然問心頗不自寧擬再致書貞姑恐仍徒勞筆墨海天茫茫此情真難訴也少俠此時覺宇宙之大無一人可以相與無一事可以稱心無一處可以立足直欲無我然後快於是胸中頓如塞絮悶不可當眼忽一昏黑一腔熱血噴湧如潮嗚呼少俠病矣情字害人甚哉比毒劑剛鋒爲尤烈少俠正侘傺無聊生趣殆盡之際忽又接家書拆視之乃復提妙蓮婚事書中言兒臨行時所說之秦姑娘者聞荷生言已受聘某姓妙蓮女士聞學問容貌心地均好當可爲佳婦既荷生極力爲媒妁不好却其情第娶妻是兒終身事其自酌之速覆云云少俠見書念妙蓮我所知者其人本非爲我意中所有決不能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遂犧牲畢生幸福遷就以殉之况我與貞姑發乎情止乎禮無絲毫苟且於其間以貞姑德行品節卜之絕不信即如鄔兄言已聘之說吾終不敢信爲真雖然話亦不能無因倘真如是則益信我國女界將沉淪於黑暗不明不知伊於胡底以是推之貞姑且然他何足言我輩青年男女未受良好教育無有根底學問則性情不定識見未超鮮不爲外物所誘嗟哉貞姑豈真亦與尋常婦女等竟入於村姑淫

娃流品哉。我終不信我純潔高尚之貞姑。相別無多時。遽改故轍。雖然苟不如是。何以竟與我決絕。棄我如遺。輾轉思維。直不知涕淚之從何處灑也。遂覆家書。婉言以求學時代。不宜難以家室之慾。鄔兄雅意。請二老好辭謝之。附紙妙蓮事。兒誓不承認。乞父母千萬拒之。於是少俠與妙蓮婚事。亦作罷論。

甄翁得少俠信。後數日。遂作漢臯之游。因友人梅公紹介。得識秦翁。傾蓋言交。頗相投契。故舊不如也。故時相遇。從談久。往往遂及家常細故。一日。各道向平願尙未了。甄翁始知秦翁即少俠所言貞姑之父。秦翁亦始知甄翁即少俠尊人。更爲親悅。因其叙及鄔荷生之求親於貞姑。又爲妙蓮說婚於少俠。所謂少俠已娶賈女士。貞姑已受聘某姓。均誓言也。此中隱秘。乃有一綫光明。然尙未盡悉。皆妙蓮與鄔生二人之魍魎鬼蜮伎倆也。無何。妙蓮已知少俠拒已婚。懊喪自不可說。知貞姑亦拒荷生。遂亦直告荷生。以貞姑之意。以爲己與鄔既於少俠貞姑事。均失敗。望還與荷生廣續前好。詎知鄔向親妙蓮者。用以圖貞姑耳。今既無望於貞姑。愈不悅。妙蓮又以妙蓮纏繞及己。厭惡益甚。百不如意。竟藉妙蓮發洩痛拒斥之。妙蓮羞憤無地。遂盡發其伏。將始終謀破壞少俠貞姑姻事。以期攫得貞姑。計畫披露。無遺。鄔見蓮揭己。乃亦揭其欲得少俠之謀。二人大起衝突。風雨滿城。街談巷議。至於少俠屢與貞姑書。一不達者。蓋鄔知少俠行後。必與貞姑通書。二人既通信。則欲從中捏造。不難質證。故先於就近郵局。言明某人至某人之書。必鄔某親到局來取。始發。萬勿由郵差直遞。某處是以少俠起程時。一書後所寄之書。均落鄔手。故貞姑并無由知少俠通信處。此事亦被妙蓮指破。四人前後種種情節。至此始大明。甄秦兩

翁以妙蓮荷生二人與己各有些許關切。不忍聽其互揚其醜。以貽道路羞。並出調停之。正鄔與妙蓮厮鬧之際。鄔之家人來報鄔云。鄔之岳家已在法庭起訴。因鄔家悔婚別聘。衆皆愕然。始知鄔荷生原有聘妻。此時妙蓮亦幸未與鄔成婚約。蓋鄔既誠心謀獲貞姑。則其幼時其父母所爲聘定村鄰之女。鄔力逼其父母退婚。鄔之父母向本溺詆憤之愛。又視已入學校之子。不啻天神。一言不啻天語。烏敢違。遂遵鄔之命。公然與其親翁退約。由是兩姓之好既失。而訟事興。同學生知鄔如此爲人。僉不之齒。校長與鄔非端士。斥退校。鄔遂爲漢上一遊蕩子。妙蓮以己業受鄔愚。所愛之少俠。必無屬己之希望。於是心灰盡。死自恨情之一字。不能規於正。非情也。實惡也。况己愛少俠。少俠不愛己。更不得謂之爲情。所謂情者。必兩相感合而成。己一時爲情所誤。竟出於詭隨。致令身敗名裂。無顏立於人世。悔之已晚。遂覺有情皆障。無色不空。萬丈煩惱。絲斷送并州。剪口披荆於武昌。城南翠雲菴。皈依懺悔去矣。一龕佛火。幾杵鐘聲。經過華鬘。忉利天。小劫覺口鼻眼耳心意都無用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妙蓮乎。昔出淤泥。今歸大士座下矣。

荷生與妙蓮結果如斯。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者歟。而蓮能解脫。荷竟飄零。根器之厚薄。乃不可爲衆生強者。我佛亦無如之何。悲哉。貞姑少俠美滿姻緣。秦甄兩老當面締結。倩梅公爲婚證。甄翁遂詳其事函告少俠。少俠乃以極濃艷極脆摯極快愉之情書一通致貞姑。其時貞姑喜可知矣。少俠並撰長歌一章以紀其事。篇長不記憶。但記中有「流雲斷月月自圓」句。因取以題予小說篇首云。

燕市斷雲

憲民原稿 枕亞潤色 原第三集

京師爲首善之區。亦爲首惡之區。雲鎖金臺。塵封潞水。金城玉闕。徧留露宿。鶯蹤野草。閑花久占。上林春色。莊嚴璀璨之邦。實藏垢納污之所。庚子以還。上恬下嬉。較前尤甚。濮上桑間。所在多有。光復後。市巷蕭條。生計艱促。人民習於游惰。不治生產。往往迫於饑寒。有寡廉鮮恥之行。豪門大族。防閑不密。待月迎風。踰墻鑽穴。已屬司空見慣。中篝之醜。不可語人。一頂綠帽子。竟如衣鉢相傳。世世弗替。噫。吾不圖鄭衛之行。乃重見之於今日。之春風燕市也。其有稍具知識。號稱文明者。又或假自由二字之好名詞。不惜犧牲肉體。以與社會相周旋。間有一二愛惜名譽。不肯爲苟且之舉。而荳蔻年華。情絲易縮。遇人不淑。青眼枉拋。失足一朝。遺恨千古。遂因以惹起家庭種種惡感。卒至受辱含垢。飲恨以終。如吾所聞於京中友人述方慧蘭近事。乃與今古奇觀中所載王嬌鸞百年長恨一則。先後如出一轍。溫柔鄉裏。有此忍人。吾記方慧蘭。吾恨不能借黃衫之劍。斷盡薄倖男兒頭。而爲離恨天中相思地下無數飄零女子之鬼魂稍洩其冤憤也。

方慧蘭。燕產也。世居南城某胡同。父業賈。早卒。遺產頗富。母固大家女。少通經史。近復研究新學。卓然舊女界中翹楚也。慧蘭未生時。母夢縞袂人。贈以慧蘭一枝。旣生。因以爲名。蘭性聰穎。五六歲時。母教之章句。朗朗上口。即能了解大義。蓋前生慧業。固自不淺也。及長。秀曼絕倫。濯濯如春日柳。脂粉不污。自饒斌媚。見之者。幾疑爲神仙中人。曰。誰家有福兒。始得消受此一枝解語花也。戚鄰中有善相人術。蘭母常令視蘭。曰。是兒清貴。惜福薄耳。不

讀書而後可。母固自號開通者。聞其言。首領之而腹非之。

蘭無兄弟。有妹一名慧瓊。少於蘭三歲。聰慧一如其姊。蘭母之視蘭姊妹。直不啻雙明珠之在掌中也。壬子三月。民國肇定。有某女士倡設正誼女校一所。聞蘭母名。聘之爲校長。蘭與瓊俱入校受課。一堂坐對雙鳳和鳴。母女之愛姊妹之樂。師生之情融化而爲一爐。聯合而爲一氣。以學校而兼家庭之樂。人生美滿之幸福。殆無有過於此者。

蘭性固絕慧。得其母之教育。學識因以大進。每試輒冠其曹。雖鳳清於老鳳。小喬不遠大喬。託質青蓮。出汗不染。化身白璧。高潔無暇。年華正好。同桂魄之盈盈。情思初胎。學柳絲之袅袅。京師繁盛。豈少裘馬少年。而蘭自恃清才秀質。視彼齷齪兒。殆無一當意者。顧影自憐。居恆鬱鬱。乃不三月而驀地逢五百年前之冤孽。

保陽有章雨倩者。前充某省陸營管帶。武漢起義後。請假回籍。適喪偶。來京師以游歷爲名。意在物色佳麗。爲續膠之計也。去歲十月間。於共和紀念會場中。見一女郎。作學生裝束。眉目娟好。丰韻欲絕。涎之。後知爲蘭。欲通款曲。苦無人爲之先容。適有與章同學之何某。固與方氏有葶末之誼。而時往來於其門者也。章知之。喜甚。挽何求代執柯。且許以事成後重酬。何固好事者。遂力以撮合。山自任。往就商於蘭母。盛述章之才貌及家世。且謂其終必大用。母意似動。繼詢及年齒。乃知長於蘭近十歲。意不可。商之蘭。蘭似首肯。但欲一見其人。以決之。母徇蘭意。囑何某日於某攝影館中。偕章往。章固輕薄少年。雅善修飾。雖較蘭差長。而英姿颯爽。神采麗都。誠不減潘郎風。

貌。蘭一見大悅。

蘭有慧心而無慧眼。方見章時。目灼灼似賊。輕躁諸態。形諸詞色。是豈可與終始者。而蘭閱人未多。不能鑑別。真才徒賞識。章之外表。而不知其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既見之後。心切愛慕。章之風貌。章之態度。時留其影象於嫩弱之腦蒂。蘭母固女丈夫。又沾染新文明。固以婚姻自由四字。爲女子第二生命。不肯加以限制者。第老眼無花。僞形莫遁。見章便知爲華而不實者。流烏鴉非彩鳳侶也。繼窺蘭似頗屬意。愛女心切。煞費躊躇。終以章年少氣驕。性情靡定。恐爲身世累。且章雖係陸軍中人。現無正當職業。一朵自由花。終不忍令其隨萍蹤絮影而逝也。蘭有舅某氏者。陰險小人也。前爲其子求婚於蘭。蘭絕之。憾焉。至是偵知蘭與章將有婚約。見蘭母痛詆章之爲人。放蕩無紀。反覆難恃。力破壞之。母信舅言。拒婚之意益決。何來屢商皆不就。而陰慰蘭曰。是兒不可信也。以兒之年貌。何患不得如意郎君。但望兒學業有成。年華未老。當爲兒物色一佳婿。以娛晚景。享家庭間完全幸福。不然者。誤適匪人。終貽後悔。非兒之福。亦豈足以慰母之心耶。蘭聞母言。俯首無語。意其念已絕矣。而何以母意決絕。無以報章命。而得其豐厚之酬金。與章謀。囑蘭母不在。往見蘭。以章意達蘭。謂章目覩仙姿。愛慕綦切。并以金約指相贈。爲證。蘭受而藏之。知母意難回。抑鬱萬狀。然感章益甚。寢寐靡忘。牀榻几席間。幾無不有章之蹤影。追隨其左右者。因思成疾。鎮日慊慊。妹邀赴校。輒以疾辭。學業爲之銳減。母初心痛。多方調護。既而察知病由。大加呵斥。督責益嚴。

陽鳥沒影。宿鳥投林。街頭巷尾。車馬漸稀。電燈驟明。照耀通衢。如白晝。斯時某旅館之第三號房中。有一少年。方據案坐。鼻架金絲鏡。身服西式衣。手報紙。口雪茄。且吸且閱。狀甚整暇。無何。夜漸深。街上人聲寂寂。館中寓客多就枕。作還鄉之夢矣。少年遽擲報起。目注壁上時計。環行室中數周。復就坐。取案頭新購之小說。翻閱之。微露倦容。忽門帘啓。一少女。瞥然入。顏色慘淡。若重有憂思。而又若竊物被逐。驚皇失措者。少年見女。亦甚駭愕。既而挽臂讓坐。互相問答。時壁上鐘已鏗。鏗鳴十一下矣。少年非他。即章雨倩而來者。即方慧蘭也。章見蘭始而驚。繼而喜。踟躕倉皇。其爲狀。至可笑。時蘭驚魂甫定。悄坐無言。殘淚一絲。猶界嬌頰。如帶雨之梨花。不勝其可憐之態。章乃行近其身。怡聲問曰。夜深矣。卿何以到此。車來乎。抑步行乎。如以車來。宜囑暫候。勿令歸時。畏行多露也。蘭愀然泣曰。儂歷盡千辛萬苦。乃得到此。而君言若是不合人心。灰意冷耶。章曰。然則卿意云何。蘭曰。儂徒步來。與君作長夜談耳。章緊握蘭臂。伴慰之曰。我累卿矣。我累卿矣。中夜奔波。弱女子寧解此苦。若使前言克踐。後會正長。何必今日處嫌疑地位。况旅館人雜。倘爲黠者偵破。揚言於外。我之名譽不足惜。其如卿何。爲今計。惟有雇車送卿歸去耳。語時。注視蘭面。目光閃爍。流蕩生情。一點眼波。又似不欲爲臨去人。作送別用者。

蘭聞章言。俯首無語。羞媚之態。傾絕人寰。既而忸怩曰。夜將及半。欲儂何往。君以良好姻緣事。已大定乎。實告君一池春水。已被他人吹縹矣。儂之來。正欲與君商挽救術耳。章驚問故。蘭具述舅言。並道母意。章嗒然若喪。疊口喚。奈何。蘭曰。君勿憂。儂心如鐵石。誓不他適。今冒羞來。此請先以此身爲君實驗。地庶令阿母知身已屬君。必不

反汗也。章大喜過望。是夜永清玉潔之方。慧蘭遂失身於輕薄兒。章兩情矣。天甫明。蘭起辭。鄭重叮嚀。誓彼此俱以全力求達目的。果失敗者。則以死繼之。臨行時。把章臂曰。事可一不可再。此舉乃日暮途窮。倒行逆施。幸君勿以儂爲路。柳牆花任人攀折。若得意。問津傳言折簡。則事敗矣。章頷之。携手送諸門外。視蘭已粉頸低垂。黛眉蹙損。淚鏡下矣。

衝煙犯月。破曉而歸。母怒詰昨夜何往。蘭給曰。昨晚母未歸時。有同校友二人來視兒。嚮往梨園觀劇。以破病悶。兒不忍拂人意。從之往。比劇終人散。更漏已深。遂留宿其家。蓋彼家距劇場僅數十武也。母聞言。雖未深信。然終不虞其有他。既而赴校。則諸生方竊竊私語。有謂蘭昨晚被奸人拐去者。蓋蘭謁章時。適有某生之兄自外歸。見蘭在閭巷間。踽踽獨行。某固素諗蘭者。異而尾之。後見其入某旅館。歸而述其事於家人。某生至校。見同學遍告之。蘭平日在校。成績獨優。試帳前列。同學多忌之者。蘭又自恃才高。輕視儕輩。以是惡感甚深。今聞其有曖昧事。思藉以中傷之。於是市虎蛟雷交口相毀。竟無一人爲之辨護者。

母微聞諸生語。似爲蘭詳詢之。備悉顛末。大痛忿。急歸覓蘭。指其面而詈之曰。賤婢子。昨夜所爲何事。不自羞而以誑語欺阿母。汝祖若父。俱名門裔。而汝今作此污賤事。一門清白。爲汝輕薄盡矣。且詈且哭。旋操杖。挾慧瓊在旁。急奪其杖。母哭瓊亦哭。蘭更大哭。一室之中。哭聲震耳。適舅至。乃各收淚。蘭與瓊均他去。舅問何事痛哭。母切齒告之。舅故盛其額。良久強笑以慰之曰。吾意明敏如甥女。決不至墮奸人之騙局。姊勿苦事之虛實。未可測也。

安知莫須有。三字不可以虛構。風流罪案。耶母意稍解。然卒以其事甚醜。辭校長。携蘭姊歸。家居大好。白日可憐。嗣後防蘭益嚴。不許越雷池一步。同學有來視蘭者。概屏絕之。不令見。蘭從此日處於荆天棘地。中家庭無異於狴犴矣。

鐵鎖無情。關住滿園春色。纔爲出谷之鶯。便作入籠之燕。春風別院。秋雨長門。李後主所謂此中日夕以淚眼洗面者也。一日私得郵函一。矚母不在。密授之蘭。視其封面。則章筆也。喜極急開。緘窺其內容。意此中必有好消息。一封書不啻薄命人之續命湯也。乃閱未數行。遽爾色變。薄倖章郎。竟割情背誓。送將催命符至矣。蓋章前之於蘭。僅存漁色之心。並無一毫真情之貫注。夜奔邸舍。始願已償。繼聞事已決裂。即招媒他議。今議有成。故以書報蘭。謂若可挽回。則當仍續舊好。如不能請從。此絕留些餘緣。期諸來世。並索約指以示決絕之意。蘭閱竟不能哭。亦不能言。惟腦筋中驟受一種猛烈之激刺。幾疑留此軀壳於天地間。轉爲多事而已。

負心有據。長嘆無言。一寸芳心。低徊欲絕。意蘭此時恨章刺骨矣。孰知怨毒雖深。情絲未殺。一轉念間。微特不以始亂終棄爲章咎。且謂未謀章面。詎識章心。前言在耳。豈忘之不過。惕於事之萬難。激而爲此儂惟。自怨家庭不諒。寔非傷讒使大好良緣。終成畫餅。然而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脫事而果無成者。惟有一死脫章。而果無情者。亦惟有一死於。是作書覆章。並無一言責其薄倖。惟希堅持到底。以求美滿結果。如才竭力盡。則請以約指相殉。以證終始。欲珠還不能也。書畢。鄭重授瓊投之郵櫃。並囑其母與母言。而一縷芳魂。早逐飛鴻。以俱杳矣。書

去後。盼斷天涯。回雲絕影。蘭從此却除。膏沐瘦減。容光憔悴。日益不堪。眠食困之俱廢。終日惟向無人處。偷搵其傷心之淚而已。母雖知之痛之然已如收籠之鳥。庸能再任其高飛。况與章並無成說。既却之於前。反求之於後。即郎心未改。覆水可收。不亦太自貶抑耶。後月餘。舅來言。章已他聘。迎娶有日矣。並詳述爲某氏女。貌美且賢。蘭此時已困頓無人狀。聞信之後。萬淚攢胸。一慟幾絕。黃昏人定後。遂携約指。同游於大羅天上矣。母既恨其不貞。復痛其慘死。心灰意冷。覺大好京華。無容足地。葬蘭後。遂挈瓊徙居於鄉。姊妹花一枝已折。再不堪任。此枝之隨風飄泊矣。而章則於今春三月。已樂關雎而咏好逑。不復知白楊衰草間。一聲聲罵薄倖郎者之尚有人也。爰綴其巔末。以爲我崇拜自由。不恤後患之同胞姊妹。作一警鐘焉。

枕亞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人情險詐。觸處皆機械。愚夫陷之。黠者避之。而惟於情愛關頭。則愈聰明而愈懵懂。憐才二字。誤却多少閨人。遺恨千秋。都爲聰明絕世。春婆夢醒。秋塚草生。自由安在。結果如斯。吁。可痛已。王君憲民近惠此稿。並謂著書之期。距埋玉之期。尙未逾月。王君蓋世之有心人。也。余以其事之足以箴不良之社會。而醒無數醉心自由之女界同胞也。爰不揣謏陋。略加潤色。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嗟嗟。母也不諒人之無良。生爲情蟲。死爲怨鬼。自作之孽。休言薄命紅顏之死。靡他。終愧含瑕白璧。如方慧蘭者。律以正義。君子應譏諒其痴情。才人或憫若彼章郎。性等浮雲。心如毒螫。一封書憤死佳人。七尺鋒幸逃法網。然而一紙宣揚。難免萬人吐罵。若地獄之設。而非誣也。正爲若輩設矣。吾願無數之女界同胞。遠鑒王嬌鸞之前車。近以方慧蘭爲借。

鏡姻緣大好回頭須念身家歡愛無多失足難償名譽風花隊裏及早抽身科學叢中亟宜埋首此則記者草此篇之微意也。

文字因緣

著 超 原第一集

比來言情之作汗牛充棟其最落窠臼者大率開篇之始以生花筆描寫豔情令讀者愛慕不忍釋手既而一波再折轉入離恨之天或忽聚而忽散或乍合而乍離抉其要旨無非爲婚姻不自由發揮一篇文章而已予嘗疑之以爲情之可哀者固多然至畢生不渝其志歷變不毀其盟僅僅愛情似未可恃則必有其曲折之苦難在也爰本所見著是篇。

予契友笈雲。賤山之後裔也。年弱冠。以詩文噪於郡。執行之有女者。爭壻之笈雲。殊不願其父母嚴詰。所以則曰。若非我家婦也。

逾年。父母漸衰老。爲子嗣計。急隱其子而爲之論婚。迎娶有日矣。笈雲獲斯耗。神魂漸不支。既而病且劇。吉期已屆。爲之奈何。其父若母。思以妹替兄婚之說。進女家。堅却之。不獲已。乃悔婚期焉。斯時笈雲之姻婭鄰友。與夫或傭工或僕婦。無一不爲笈雲惜。動輒交耳而談。笈雲雖病。莫能與頗絮絮。聞之夜詰之侍婢。則愆期實確。翌日竟霍然。其父若母。轉咎星家之不慎。又烏能知乃郎之心事哉。

笈雲。午年生。次年歲在子。命不能議娶。其父以懊傷致疾。閱三月而長逝。笈雲怨慕之誠。至此更不堪言狀。然而。

蓼。莪。無。奈。莫。酬。罔。極。之。思。芳。草。何。如。常。作。伊。人。之。想。完。葬。而。後。親。事。休。提。念。老。母。既。望。子。情。殷。予。小。子。亦。報。親。念。切。於。是。擔。笈。就。道。躑。躑。武。林。蜚。文。學。於。紫。陽。設。詞。壇。於。精。舍。春。花。秋。月。對。酒。可。以。當。歌。白。水。青。山。盟。心。於。焉。相。印。予。居。爲。比。鄰。誼。非。素。好。然。當。其。牢。騷。發。洩。時。則。固。知。爲。離。恨。天。裏。人。也。

居。半。年。獲。以。文。字。爲。媒。介。交。情。深。相。得。嘗。略。舉。隱。情。以。告。予。予。悲。之。予。矜。之。予。又。秘。之。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時。方。暑。笈。雲。嗜。午。覺。予。適。經。其。門。從。窗。外。竊。窺。之。見。其。手。披。雪。箋。展。玩。不。忍。釋。箋。上。字。體。姣。好。略。隱。約。可。辨。然。未。敢。喝。破。之。掃。他。人。之。趣。味。也。翌。日。復。窺。之。則。披。箋。如。故。而。展。玩。亦。如。故。笈。雲。蓋。無。日。不。午。覺。其。所。以。午。覺。者。又。無。日。不。披。是。箋。心。竊。疑。之。以。爲。笈。雲。之。所。展。玩。者。必。爲。一。種。極。有。趣。味。之。文。字。不。然。何。慕。之。切。而。愛。之。深。不。厭。千。百。回。讀。哉。古。人。不。云。乎。手。倦。拋。書。午。夢。長。今。且。未。見。其。夢。也。則。笈。雲。之。注。意。於。此。箋。者。必。有。一。奇。特。之。原。因。在。予。因。而。類。推。之。料。笈。雲。更。深。人。靜。時。必。更。有。一。種。歌。泣。悲。歡。之。狀。態。可。以。資。余。之。研。究。者。計。既。決。乃。乘。夜。窺。之。星。星。之。火。隱。約。牀。帷。間。笈。雲。果。未。睡。也。時。而。短。嘆。時。而。長。吁。時。而。自。言。自。語。聲。或。止。則。作。翼。響。蓋。即。日。間。所。披。之。手。箋。反。覆。譯。誦。若。有。無。限。企。望。者。予。欲。聆。其。音。審。其。爲。何。種。之。文。字。則。又。糝。糊。不。成。聽。立。既。久。兩。腿。覺。疲。軟。而。笈。雲。之。神。情。乃。愈。振。既。悲。且。壯。設。吳。道。子。寫。斯。真。者。滿。紙。必。躍。躍。有。生。氣。惜。予。未。能。繪。事。更。不。能。以。精。神。與。之。持。久。一。覘。笈。雲。之。究。竟。也。

自是笈雲之隱狀已爲予窺破。輒欲直揭之。口囁嚅而不能言者再。又逾數時。則笈雲之精神漸疲倦。而豪興亦

漸索然。予乃不可復忍。念笈雲與予。雖非夙年交。然苟能爲之助者。一勺一掬。悉裨友誼。若任其鬱積。也是伯仁由我而死也。予既萌此意。恒以示笈雲。笈雲殊越然。推其意。若疑予之言過於文。其實予之對於笈雲。亦略悉底蘊。所不亟爲援手者。以笈雲之自秘。或天壤間未必有此痴情之兒女也。今悔矣。我知罪矣。一再掬誠。真情披露。於是一篇落落之文章。亦遂得供予之眼福矣。書如下。

笈哥文。凡近狀萬勝。妹居近湘澤。幼獵詩書。年甫及笄。游侍宦。福燕都。風味非腥。即羶塵俗。五斗耳目爲惡。爾年大試。嚴庭獲督浙學。泥君大作。楮爲手冊。回都而後。時復嘖嘖拜讀。一過中心。藏之疑是天花。助兄妙筆。渴慕既摯。羣山皆小。惜篇什不富。未能恣意誦讀。爰訂香果之火。冀聯文字之緣。宿稿多否。慎毋闕爾金玉也。更有進者。兄年大壯。豪氣實充。然牢懷滿。鬱而不積。良以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言爲心聲。欲蓋彌彰耳。自古文人窮則能工。冥冥造才。殊有深意。能於抑塞之時。一宜春夏之氣。金石可壽。兵燹不靡。所謂求工不難。致窮匪易。若既窮矣。更復何求。時俗之見。多謂文之暢塞。關乎命數。或天或壽。理若可衡。其實非探本之論。以妹所知。大抵善於文者。必多悲憤之作。能斂其氣而抑之。於平則求工之道。庶乎得也。妹謬承世學。非有心得一解之進。聊作微針。秋試不遠。以兄之才。拾萃良易。倘北來應禮部試。當有門牆之誼也。專此敬候侍福。某月日妹頤昭拜上。

予讀書竟。咋舌不能贊一字。意謂男女交往之書札。必有一二風流之爛語。且彼頤昭者。乃毛遂之自薦。而非荆

州之表識今讀其書。何端莊乃爾書中所言者。既確中笈雲之短處。又能道出千古文人之通弊。非於此道三折肱者。又烏能道隻字也。然究何愛乎笈雲。而必爲此無端之規諷。意其慢乎。則大家之閨秀。不應出此紅葉御溝之舉。動何書中一股莊嚴之氣。即不見其人。而早知爲可親而不可犯者。是笈雲之良友。而亦笈雲之嚴師。笈雲何修而得此。其日夜之勞精疲神誠一極。有價值之消耗也。余沉吟良久。方詢笈雲曰。覆乎。覆信作何語。笈雲搖首不言。予知其未報也。乃曰。然則奈何之女子者。非有投桃之微意。不過慕君之才。又惜君之志。其情良可佩也。君於某公爲師生。誼即報之。亦何佻若爲。關防嚴緊者。則彼之書胡爲而來也。笈雲點頭又不言。予是時尚不解笈雲意。姑爲閱者述投書人之歷史。

笈雲初隸童子軍。年僅十四齡。以第一人受知於湖南某公。即顏昭之嚴庭也。次年舉科試。笈雲又以一人食廩。饋某公。遂器識之。嘗謂所賓曰。此子非久困場屋者。會秋試。笈雲以病故未入場。某公深爲之惋惜。遺書以慰之。曰。功名有定數。勿焦灼爲也。將入都。復遣使招之來。頻囑其珍重。是顏昭之賢。然而來書者。必乃父贊許不已。致令有動於中也。以予推之。典一省之學者。歲科兩試。搜羅桃李。以千萬計。某公何厚乎笈雲。而殷勤若是。雖笈雲之才之學。有以折服之意。某公之心。中必更有一爲女擇配之觀念也。然笈雲於此。適受一絕大之頓挫。苟不然。則已成之親事。未必寬延。而如顏昭者。亦不過一薄命紅顏。未必同受坎坷。予吾人以佳話之資料也。不惟此也。顏昭之下書。屈指已兩月矣。揣其語氣。若有意若無意。曰。中心藏之。曰。門牆之誼。是明明示笈雲以門。

路也。一女子書耳。乾潔老辣。饒有古風。論文之道。尤中肯綮。非面壁九年者。曷克臻此。自笈雲思之不啻城北徐公矣。如謂其拋磚引玉也。則滿幅無一曖昧語。心地殊皎皎。又不若卓文之渴慕相如也。凡此種種。縈繞於笈雲之腦海者。誠不可解之不可解。拜其嘉則感之。釋其文則愛之。儀其心地則又疑之。此獲書後之情形。即羅利無此苦况。予雖非身受之。然易地以思。笈雲誠左支右吾。莫知所處矣。

予既苦笈雲之所苦。予又不得不爲笈雲籌將報以書乎。則師誼甚嚴。倘雁足一歧。實污我門庭。恐未必甘也。事誠不妙。以予之所計。笈雲適居憂以旅行爲辭。或不難一見顏色也。雖然。笈雲本有婦倘彼韻昭者。或與笈雲有三生約。則一見如故。又必破已成之婚姻矣。無已。予其撥讀書人之故事以規之。笈雲亦莊重者。或不致覆其盆水也。此予當日之所思。維者至周且密。而後日之風波與夫彼二人之困頓及親事之若何成就。予非惟不能預料。且竊竊焉以爲理所必無之事也。予本是意。因以北行之說進。笈雲欣然可之。乃遂行。

行之時。笈雲之母泣謂笈雲曰。汝母老念膝下。挈孳誰爲依靠者。汝年已長。縱居喪例不能立婚。然此行悠悠。予恐汝之忘其家族也。以理論。男子之志壯在四方。爲上進計。非甘蟻伏然汝自幼嬌養。昔日應試之日。寒燠猶仰賴汝父。今南北之間。風俗互異。氣候又殊。汝素不慣風霜。其能子子獨行乎。予身尙健。一切可自支。要知窮達有命。可安則安之。千里之家。書難得珍重。當何如也。予欲淚又恐無以吉。汝行請子命也。祇此寥寥語。無他叮嚀焉。笈雲雖伊人念切。然天性所關。恒流露於不自覺。惟曰。老母母念此行非他。正爲報親計。若云延游焉。既非所以

全孝道少獲詩書益奚忍出此焉語間嗚咽不自勝其母復慰之曰行當吉去則去耳奚戚戚作兒女態爲笈雲遂收淚告別別而抵省復詣予辭行予惟以常通音問爲囑

笈雲旣去聞者多疑其私予且力辯之非曲護笈雲也語不云乎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以笈雲之才終不能爲世信賞徒以卷什生活陶寫天地心滋傷已知之者謂爲文士生涯理當爾爾其不知者則曰若窮儒耳書蠹耳呻吟唔唔終其身一雙空空手并無縛鷄之能力焉不然笈雲之醜礪墳墳者果何樂而爲此夫亦曰士生於世得一知己可以無恨也今小試馳其名笈雲固深印之然不過一功名之予取某公雖愛才猶不若其女公子之真而且摯也千里一封書地角天涯曲求知己其才華之富麗與否吾不敢知然讀其書則金石不啻自笈雲視之直以爲頡昭而外天下殆無才女矣頡昭真我之知己頡昭而外天下又無知己之可求矣風霜跋涉即勞何辭自予視之笈雲此行亦一極有趣味之佚史子等雖終其身以求之而不可一得者也

笈雲出省垣登汽輪自春申出發道經青黑海舟顛狂如立頭腦爲之暈足三日水漿不入口海道行輪處處皆是慣於行者甚不覺之然笈雲初出茅廬經此一番磨折其心中又起一絕大之疑想以爲大江之隔習慣懸殊彼頡昭者又安知筆能生花而體態性情大非我之族類也哉旣抵津門則重繭爲薄時春光大展南方絮可禦而彼都人士則尚狐裘煌煌也此又笈雲之所驚心而喪魄者旋入都繁華甚奪目惟與人言語多格格不入笈雲頗苦之於是傍某公第而下寓焉詰朝檢鄉儀肅門東央關者達情於某公片刻間陡聞一聲請則某公已在

書齋中延笈雲入矣。坐甫定。驟問笈雲曰。汝居何人喪。令尊乎。令堂乎。笈雲曰。寒門不幸。先嚴已於去年七月間棄養矣。某公愀然曰。予督浙學時。文字之佳妙者。沉沉夥。頤然予實厚望於爾。以爲爾必能聯捷巍科也。恩榜既發。予於官報檢爾名。至十數次不獲見。雖功名遲早。理有定數。然予實竊懟爾。以爾爲不加奮勉。辜予厚望之誠。閒時常與家人道之。予有女一。不櫛進士。閱爾場作。輒笑謂予曰。此子文詩多鬱氣。必不利於場屋。念爾年青。何所不如意。而必自憊。若是。予且恨爾。今爾來。乃知爾非落第者。前年以病。去年以憂。余之恨至此。亦稍釋然。少年文字當得春夏氣。即不爲功名計。亦不可不戒也。笈雲唯唯。某公又曰。入京來。有同伴否。笈雲答以無。某公曰。然則客邸岑寂甚。不嫌湫隘。可挈裝以來。此間書籍頗富。菜根粗飯。亦足以資一飽也。且爾既居喪。非應試之時。倘家中無要事者。即不妨誦讀於此。俟下屆秋闈。再南回也。笈雲又唯唯。某公乃命僕人來。爲笈雲取行李去。復引之入室。見其夫人與其女。公子蓋某公尙無子。所謂女公子者。即前致書於笈雲之頤昭也。

笈雲既入某府。嘗以文字與頤昭相商榷。兩各不弱。頤昭之舉止。倜儻瀟灑。既不近濁。又不近拘。紅粉隊中。豪邁無匹。笈雲此時頗微有君子好逑之意。然固不敢率爾言之。致自殺其風景也。某公官監察。是年擢部郎。公事頗繁。劇家中庶政有爲。婦女力所不逮者。則笈雲悉力任之。即公牘之間。某公亦資其佐理。猶子行無此。誠懇焉。某公隱德之東床。一席虛懸以待久矣。恐其女之梗命也。嘗以意探之。則頤昭之於笈雲也。固非昔日之頤昭。僅以文字爲交。而絕無渣滓於胸中者也。誠哉絕妙好事。笈雲之喜星當頭也乎。哉。然而使君有婦。豈其三五小。

星眷屬可成無奈萬千波折以是提親一事即讀書者亦能知本已成舟不得不爲笈雲捏幾把冷汗也如上述如某公之所思維爲女公子計者可急而不可緩也此不特某公之心爲然即頡昭亦頻速之特礙於啓齒不得不假文字以爲媒介然而笈雲其奈之何

笈雲非儂薄之士也父母之命文定有主矣寧終身不娶或可以完子璧若其悔也則何可依據彼美者固無可瑕疵如停彼而議此亦可也然抱衾之意誰實厝之帝秦帝楚子又不能下一斷語也貴者尊而貧者賤乎則彼美或未必甘予且無以對父母非惟無以對父母也即頡昭者以大義相責勉予更何說之辭也能左擁而右抱誠人生之豔福所難者良心未易抹殺耳予其謝乎則頡昭者又肫肫向予非示予以色相也予何所取予又何所捨予亦不解此一句一讀無意中得而工之者何感乎頡昭而傾心乃若是也意者其文字之作孽歟若是子誠大惑思至此輒轉輒不成寢食嘗於公餘之暇背立花陰間有意無意匪伊朝夕然頡昭固不能攬其心事轉疑笈雲之所以致此者必有一定之注射也一日日方陰笈雲偶步花籬間只聽嬌滴之音遠遠從花下透出蓋一絕好之絕句也句曰

花自清香鳥自痴一聲聲逗畫欄時千紅萬紫若干者怕到秋來冷不支

笈雲聽之良審知其爲頡昭之聲也言外之意正如萬疊雲山不可意述因信口和以一絕曰

一樣風流一樣痴東皇管領百花時吹來非逼儂魂斷無奈左擎右不支

笈雲此詩已將一腹心事曲曲傳出。顏昭何人有不點頭會意者乎。從此桃花依舊人面漸疎。紅葉有情御溝。乍斷。花入春而無語。鵲啼血以有聲。淚漬多情。魂歸離恨。嗟乎人非草木。唐突可嫌。使儂早得知伊人心事者。則深院春光。奚許蝶蜂窺伺哉。儂意以爲做傲之氣不可一世。子建八斗。非謝家不當。以齊眉雖非若之。自道文境。固猶在也。而孰知輕薄少年。猶是一般得隴望蜀之心地乎。儂誠自悔。悔不應投。若以瓊瑤。否則北上之志未堅也。悔不應假若以色笑。否則染指之心未萌也。今無及矣。即令儂莊其詞。嚴其儀。若稍知禮者。或不敢有所逞。然乍倨而乍恭。乍親而乍遠。倘若據其前情。以證儂之反變。則儂又何以自解者。使儂非生籬閨。則可效飛鴻。使儂非幼讀經書。則何妨倒鳳。然而蕩靡廢恥。儂又不敢爲也。非惟不敢爲。且。不願爲也。而已。而儂今而後。其與若相永訣乎。雖然。儂有疑者。若居府以來。愛慕之誠。痴則痴矣。從未嘗一涉輕狂。揣其意固非有以玷儂者。則儂之嘗若。又爲周內之文章。若且不自認也。儂聞之於明唐寅。以五娶。以若才人。即兩者何害言之。誠是然。儂不甘居人後。而先入者。即不甘爲奴。此又極難圓處者。而已。而儂祇自悔。儂不答。若以妄想也。嗟乎。迴腸九轉。懶食貪眠。一幅相思。綺染淚斑點。非奈何之天地。即可憐之日月。鬢哉。顏昭何其自苦也。

閱者又必料從此而後。顏昭與笈雲決無團圓之希望矣。是又不然。顏昭之嘗笈雲也。不過爲已聘云爾。至於文字之間。與品格之上。實無微瑕之可求。是顏昭心目中。之笈雲固猶一絲繡之平原也。使某公當日知其內鬱之底蘊。不妨出笈雲於外。以絕兒女之牽掛。然某公猶未知之也。使笈雲當日自知其爲顏昭所囑辭而束其裝南。

歸。予。知。韻。昭。之。怨。慕。必。更。深。於。平。日。然。而。笈。雲。且。夢。夢。也。由。是。言。之。韻。昭。之。所。以。慳。慳。者。不。過。情。海。中。多。一。波。折。而。決。無。礙。於。好。事。者。也。

笈雲之入府也。襄內政。協公務。與韻昭朝夕時相親。自爾日唱酬以後。數日不見韻昭面。心竊訝之。卒以樓臺春鎖。至於無可奈何。既而大夫來曰。診小姐脈也。更不得不陡然一驚。是誠子過。子其害人之尤者矣。雖然。子自待尚不薄。此區區可以對天地。實鬼神。使子昧良者。子既騁得而知之。抹煞真情。甘言以爲餌。子料彼必落子之手也。果落子手者。子不過負一欺人之罪。翻手雲覆手雨。可無能爲也。子惟不願幹欺人之事。而因吐露以真情。既悉子之真情矣。可遠則遠耳。不絕子而自病。病又奚爲者。爲怨望耶。則自踐何苦。子更非有毫髮之輕薄者。爲錯意耶。則病亦無濟於事。適以自戕其身也。且子明知此事之不可以明說。因假此二十八字。以表露衷曲。而彼猶寒心。若是假如。子直讀者。是彼將以一口血噴倒無良也。子已矣。總之。一句子既有婦家。即不應來此。以博豔福之名譽。今他既爲子而病。子其爲他而病乎。嗟乎。情緣於歧。理止於塞。歧者以一塞者。以通子著書於此。乃又增一絕大之說料矣。

韻昭病矣。病且劇。笈雲知其爲己而病也。於是乎不得不病。病病於北。子縱與知己當時且無一雁書。即所病者。子亦不得而知之也。然而其病後之情形。則更有一資吾人說部之佳話者。左不是右亦不是。意爲彼二人者。無可以命名。所可名者。直一有情之眷屬而已矣。

某公素愛女。惜家教甚嚴。以是懸無其比也。某大夫來呈一新開方。曰某味幾錢。曰某味幾錢。下著燈心爲藥。引知其爲診女者。又一大夫來曰爲某爺而來者。呈一新開方。曰某味幾錢。曰某味幾錢。下著燈心爲藥。引其藥味。嘗同然。某公不之覺也。診一次劑如之。而某公之不知診兩次劑亦如之。而某公又不之知於此。大夫啓請曰之二病者。一而二。二而一之。二方者。男可愈。女亦可愈。若一爐煎之。決其必有效。否則吾不必來。某亦無救也。可惡哉。某公卒以愛女故。不得不徇大夫請。

大夫去矣。方藥下矣。韻昭醒平。奈請其侍婢曰。若何狀。侍婢曰。病且甚。韻昭便不樂。曰。然則儂其死乎。侍婢曰。何來。若之病爲誰而病也。韻昭且無語。旣而詔侍婢曰。汝試搜書齋。有一字一楮在若之床側者。汝盡掇之來。予或可以療之也。侍婢侍韻昭久。言無不聽。從因而悄悄從書齋來。舉籬入寂無人鬼影所可知。其爲病者。僅藥爐茶罐而已。侍婢循視一過。更無文字之可見。第從笈雲之牀足窺之。恍惚若有箋拾而視之。乃鉛筆書也。因袖之以後。韻昭詎昭不見。亦已爾。旣見之意。良不忍。乃曰。痴兒何至於此。吾其醫乎。亦所甘心也。噫。奇哉。此鉛筆書者。神書乎。抑天書乎。何所感於韻昭而移情至此。閱書者所急欲請教不遑者也。

當日侍婢之所拾得者。不知其爲何種之文字。自韻昭視之。蓋即笈雲病中之續和句也。句曰。

不愛春光不惹痴。而今春鎖畫欄。只心只倩鰥魚贖。免得真來假不支。

此笈雲自憐之詞也。患病而後。無餘神自檢。致飛垂床下。不期爲韻昭之侍婢拾得。而情界乃又添一個窳修矣。

以人情測之。女子之愛才者。所在多有。欲其於名義上。稍有虧損。實大不甘。則韻昭何爲而回心也。韻昭之所以回心者。着眼在鰥魚二字。笈雲誠可憐人哉。父母之命不可違。知己之心不可屈。以鰥而終。可無負於韻昭矣。然天下之挾鰥以欺人者。何可勝數。非惟不娶也。且有已娶而挾鰥以爲鉤餌者。予曾見故事。其已婚之妻。或以夫之守鰥爲哀詞。令彼美者不得不徇允。然則笈雲之所以自懺者。固一極正當之措詞。而韻昭之不忍舍此而就他者。又一極真確之情理也。韻昭獲箋而後。非惟不自悔且重自咎。意曰。區區事何器小。乃爾累若。以大病。予將有報之。或可一旦。廖也。雖然。若究何狀。詢之侍婢。則曰。若沉沉貪睡。如不省人事者。韻昭更灼甚。於是詔侍婢檢。楷墨草書數字曰。汝試傳遞。若此回春散也。侍婢佯笑而去。語有之。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男女愛情之關頭。受一激刺。轉增一團結。此理常人知之。固不煩予之瑣述也。

笈雲既患病。胡思亂想。神色愈不支。某公頗憂之。詰大夫以疾曰。病不可命名。事上之關係實尤之。公固愛笈雲者。服官公牘深資。其佐理。今若此。隻手之經營局促。何如。然其心中亦嘗疑之。曷爲疑曰。笈雲與韻昭同時而病也。同病而病也。予非不諒兒女之私情者。即有隱情。亦何妨告我。且病而愈。予將倩月老爲他二人締紅絲也。病耳。徒自苦。即予有婆心。更無從爲之援手也。可奈何。此某公之私忖。明知笈雲可以療。韻昭可以療。笈雲然曖昧者。又非其所許。特牽於愛女之情。與愛笈雲之情。不無弛其關防之餘步。而韻昭之侍婢。遂川入笈雲之書齋矣。

一日日方午。笈雲飲藥訖。頤昭之侍婢。年幼而最黠者。突然。舉簾入。飛步至床前。曰。有一紙條兒。你看看。是誰書者。笈雲莫辨。所以意其從院中拾得者。姑接而視之。翳何書。翳何書。乃即吾所傾慕人。負荆之語氣也。書曰。

兩儀錦章石誠可佩。會心不遠。諸祈珍重。妹昭拜上。

笈雲環誦竟。神爲之一爽。欲細詢來婢。千金之體。近若何。則侍婢已不知所在矣。自是頤昭既占勿藥。而笈雲亦漸入水漿。半月而後。猶是唱酬之日月矣。特相見之時。從不明提前事。所爲惺惺惜惺惺也。

以予所言某公之爲。二人計者。急然何以遷延而不決也。時國事日亟。外交之上。種種爲難。當國某親王。惑於滅洋之邪說。而義和拳以起。起之日。某公上書斥其妄。且曰。國家頻遭外侮。至爲奇辱。凡有血氣者。自當以雪恥爲先。然無實力而求一逞。其可恃乎。禍之大者。國土分崩。禍之小者。賠款累萬。一經顛蹶。元氣大虧。云措詞頗爲痛切。摺上以成議。難毀卒留中不報。某公頗戚戚憂之。既歸私第。商之於笈雲。笈雲曰。禍將作矣。言不見用。明哲保身可也。某公深韙之。決議掛冠歸。然此時京畿內外。一片荆棘。某公之所言者。又大戾乎。時雖當道者。微其人輕其言。置之不加罪。然所謂拳匪者。實一絕無意識之夥。寇有不履行報復主義者乎。而某公之家屬。遂并殉國難矣。

某公既卸職。猶蟻伏都中。朝一音至。曰。拳匪燒教堂。如何神術也。夕一音至。曰。拳匪殺洋人。如何奇勇也。某公欣然曰。予禱予言之不中。倘義和拳果有滅洋之能力者。中國寧非大福也。笈雲曰。以予所見。殊不然。要知火熾難。

除蛟騰。莫堵國家固已矣。兩宮之出狩。亦可計日待也。既不能救國難。以斷大計。復不避匪禍。以善終身。何所願者。而爲此。心忒倪也。某公曰。言誠然。然以予窺之。此作難者。其禍不至於亡國。不止予雖言不見用。將晏居以待。或國家之不幸。而皇帝后之蒙難也。則舉室徇之子劉姓。蕺水之後裔也。不記泮水之故事乎。笈雲聞此言。沉吟良久曰。斯可矣。然予祖蕺山。當年之爲國信用讀史者。疇不知之。至於以屏而終老。而猶健節讀史者。又不贊之。如所言者。是予祖蕺山。必完節於燕京而後可也。且以姪所聞。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動故主之思者。則有之。若是諫不行。而言不聽也。膏澤未下於民也。是無故而去。并無所謂故主也。不反身事仇。亦已耳。即完節者。亦何妨於桑梓田廬。問勗鄉父老。勉予子孫也。犧牲一人。本不足惜。然舉家而徇之。鬼其餒矣。某公聞其言。默默不一語。惟曰。予心亂。汝從長計議之。可笈雲於是請命於顏昭母。女而後行。

將行之日。匪勢漸不支。焚燒搶掠。日且千百起。凡以誣義和拳聞者。其對待尤酷。予之座師李文波。亦追蹤浙中之三烈者也。某公既挈眷出都。離都不三里。拳匪譁然至。一聲截住。萬木爲響。曰。迎而前者。宮眷乎。棄其所寶來。某公昂然曰。非拳匪。曰。然則宦眷乎。某公曰。然拳匪大聲曰。若既爲宦眷。須詳報順我者。釋逆我者。戮。天法不容稍假也。某公厲聲曰。予非某。予即某部郎某某也。拳匪初不聞。由其匪徒稟報於匪長。少選。復來曰。汝非上書痛詆予等之某某乎。某公曰。不敢諱。誠然。只聽吆喝一聲。而某公及其夫人。與隨從者之婢僕。皆不知所去向矣。笈雲與顏昭乘後車者也。陡聞變。將奈何。顏昭曰。復前者。必不免。願輻重者。又必危。下車而徒步。從民婦輩行。或

可漏脫也。笈雲曰：然則伯父母死矣。頤昭曰：寧不知汝而往汝亦死，即予而往予亦并死。胥死者此白骨誰爲斂之？不然父母之難，湯火不辭，予寧不知哉？笈雲曰：然則奈何？頤昭曰：逃難者何不二法門之有渴雨水，飢星霜，予甘之矣。予憐汝之家安於南而體瘁於北也。笈雲凄然曰：嘻，患難之間猶相取樂耶？予勸伯父來亦明知不免，心所冀者以風途中或不至，玉石俱焚也。今猝罹於難，予殺伯父矣，予不忍獨生，戀戀者以予妹故。予妹既蓄志如是，予薄有財產，倘暫作南歸事定而後必能成，余妹之孝思也。頤昭曰：此計甚善，手無寸鐵者其將沿大江以行，可乎？笈雲曰：姑行之途中或遇故友，貸三五十金易易也。於是相扶相助，從津埠而來。閱者必訝頤昭之視，笈雲一負我之鍾建相率南下也。直偶鳥之歸巢耳，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蓋頤昭者其胸中別有一不可揣度之感。想以爲父母死矣，不殮不殯，即挺身於事，何濟儂其從若行鍾乎？情止乎禮，倘獲殮父母，臨窆窆而全孝，即所以嫁若也。此爲頤昭遇劫後之私衷，笈雲又不得而知之者也。

頤昭勉大義，至於臨難而避不隨，父母以俱死者，其胸中固有許多之委曲。笈雲蓋亦窺之深矣。既脫險約十數日，方竄奔津埠。其塗中之苦况不待縷述而可知之。遍叩故舊門，獲其資助者頗夥。乃購船票向申江來。此固萬不獲已者，然而頤昭之心傷矣。念先人猝冒鋒刃，屍骸暴露，既不成殮，更不舉殯，使余爲男子者，或可手刃親仇，以妥先靈。今非惟不之報也，誰殺余父母者，余且不之認賊之殺余父母國仇也。使余爲男子者，或得蓄志成名，上達幽隱，邀恤典以祭父母，今且無能爲也。嗟乎！驚虎嘯之聲，徒抱終天之恨，切烏私之念，聊全苟活之身，飄泊

何堪風流已矣。一腔血淚。灑向何人。更無喻苦之人。惟作向隅之泣。諷昭悲矣。笈雲其何以慰藉之。雖自誓曰。苟負卿。卿有如天日。然而鐵石心腸。恐撼之亦終無效也。

諷昭生長京華。足不越戶闕。而外海行之不慣。可無待言。而况萬種愁腸。挾驚濤駭浪。以俱來哉。登輪而後。惟聞嗚嗚之聲。不知所謂飲食也。笈雲於此。更莫知所措。惟哀告曰。妹達者。何固執。乃爾父母之骨。猶未收。即欲全孝。更當自惜。倘重哀毀體。將奈之何。予受父母恩。豈不思一報。然冒險者亦同殉而已。無補於後事也。且父母之遭難。爲國爲家。誰不知之。以彼妖氛。必無久持之理。難定而後。予將入都。不僅爲完葬計。京中或有大僚故舊。以死節陳之。父母之名。且不朽。當是時。也能事已畢。妹欲事先人於地下者。兄亦不敢以私情相泣留也。諷昭審其言。具有一種誠篤之意。乃徐徐曰。兄所見良。是遂漸進飲食。蓋不忍以己之哀思。累笈雲之悲念也。

既抵滬。息肩某旅館。時於報上。覘北京消息。以待完葬遺骸。不半月。則義和拳一敗塗地。日聯軍入京矣。曰兩宮西狩矣。笈雲謂諷昭曰。此佳耗也。父言幸而中。倘有和議者。一卹典必容易。乞得賞銀。致祭不枉爲官矣。諷昭曰。然則當預備者。笈雲深然之。閱書者於此。又必料他二人者之數日。間必可無事。或於完葬而後。始有一生死關頭之波折也。而就知又不然。笈雲之北上也。荷某公優待。其母詳知之。難將作母書勸之。歸笈雲曰。受人之恩。乘危而棄之。豈丈夫哉。於是報其母棄危不德。避亂不終。兒非忘本也。有所安則可。此爲笈雲自決之詞。然其實則故鄉桑梓。奚忍決絕哉。抵滬之日。報其母一信。惟曰幸脫於難。然某公之恩。不可不報也。將在此作準備云云。書

猶未到而其母倚閭之切且不可終日矣。朝甲至曰：拳匪大獲勝，某以詆毀得重罪，其詳不可得聞也。暮乙至曰：京畿已大破，宮眷宦眷流血若干數，其詳不可得聞也。最一確實之甲信，至則曰：義和勝京畿破，凡有不甘於拳匪者，一刀一彈無以免。若是則某公誠死也。某公死矣，子將若何？其從以死乎？有老身在不應許以終身。其急而避乎？某公於吾子教養嘗有逮，即吾子之前書可證也。其某公難而吾子免乎？一彈丸地更何分？玉石俱焚之可也。嗟乎！風聲鶴唳，耳目爲兵兒其死乎？兒而死也，於義何害？所難爲者老身之承葬無人，而劉氏之宗祧不繼也。予爲計，予惟禱天地泣祖宗。吾子死者亦理之當，若猶有餘蔭完體而歸也，則吾之宗計誠有望。吾將謝天地報祖宗爲吾子完良姻也。此劉母之心事，顛倒朝夕者屢矣。由是心事以推其倚閭之情，蓋不知若何晨昏也。消信頻惡，想望愈殷。一封千里書從郵便而至，噫！若何事？若何事安乎？危乎？老身且以視究竟。吾子無恙，吾口念天地手拱祖宗，誠莫大之蔭庇也。雖然，若何爲者？曰：有女眷，豈某公之獨懼其難也？曰：將北回完葬，豈某公之屍骨猶寒也？吾誠不解究而言之。某公之後事於吾子何干？吾其血函以速其歸，遂提筆書曰：

寬兒入目。頃接來稟，得知安抵申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母年已老，繞膝常虛，務即速歸，爲兒完娶。安全日月能有幾何？切囑切囑。某月日母字。

一尺平安之竹。三年告面之心。郵差遞書至，寬雲且喜甚。曰：老母果無恙也。折而讀之，則又悶悶甚。曰：事將奈何？事將奈何？正盤慮間，徒聞咳嗽聲。從簾際飛來，則顏昭已趨然而入矣。謂寬雲曰：郵信從何來？寬雲支吾半嚮，曰：

從家來。頴昭曰。伯母納福否。笈雲曰。安。頴昭知其異。故假其詞曰。兄飄居於此。累老母念甚。曷不遄歸。笈雲聞其言。愁緒萬狀。初面飾笑。繼而下淚。終且至於哭。哭且曰。吾心不負妹妹也。吾不自諱。親偶洩於文字。至拚以性命。幸而轉圜。圓滿有日矣。不期國有大故。懼此無妄災。好事多磨。洵斯言也。今父母之屍骨猶寒。而老母之門閭。綦切。吾心傷矣。妹妹其善自保攝也。頴昭感其泣。己亦泣。泣至於無言。笈雲固請之。則曰。誠如兄所言。父母之屍骨猶寒也。笈雲驟聞之。自咎不近情。曰。妹妹哭者。兄即有悲感。亦當在事後。若父母之屍骨猶寒。不惟不掉頭。且心事未終了也。遂暗覆母書。略謂即日北上。完葬某公。事畢南歸。請老母母念云云。

越十數日。京報者又至。曰。和議大定。曰。兩宮復還。曰。從前之詆義和拳者。生者以擢死者。以卹。若某公者。因在應得卹典之例也。笈雲具以告頴昭。頴昭曰。兄意若何。笈雲曰。明日即就道。爲父母畢後事。頴昭曰。事本甚善。然資斧乏矣。笈雲曰。妹何慮。兄到滬後。陸續運動者。今且千金矣。明言之。恐妹心滋傷。意良不忍也。頴昭於此。又忽若有所思。思之維何。蓋笈雲語予之知己。而又爲予之父母所結草啣環。急欲報之者。也不言頴昭之私付。若何某公殉難事。大臣已查明具奏。奉旨從優議卹。此旨一下。與某公有微誼。或爲笈雲之故舊者。皆聯翩而來。不曰某大人忠誠可佩。則曰某老伯特識。傾人褒頌之聲。門牖爲堵。而巨萬之完葬費。蓋已不棄而來矣。頴昭此時。又回心一想。不但捐其殉親之念。且深服笈雲之有識。而有器也。於是親事上又多一極大之紀念。以爲女子不嫁亦已耳。若嫁也。誠非斯人莫屬也。旅資既富。兄若妹遂定期行。既入都。國史館聞之。知其爲某公之眷屬也。照料甚

過到葬之日。公卿大夫。不可以數計。即宮中。亦派中使來。嗟乎。一某部郎。耳以病死。死且無以聞。今雖臨大難。然國家之報士。不可爲不厚也。頤昭非無分曉者。意爲父母之死。以榮可無所遺憾。雖然。子將何若。踐前言乎。則若固有婦。恐卒無以自處也。以是故。對於笈雲。常忸怩。

當笈頤之來滬也。其戚友行中。頗有知其隱苦者。或洩風聲於其母。其母曰。笈兒非佻健子。是必安樂與共。而患難相依。理亦甚當然。出死入生。惺惺互惜。一對小兒女。猶能解脫乎。某公殉國。難清史流其芳。若名臣女才德卓卓者。以偶笈雲。家聲誠有幸。雖然。將何以處已。聘者使伊父。當日不急急爲之計。則良緣從天上飛來。豈不大妙。使愛才者。果有侍巾櫛之實意。即已聘也。抑又何害。然吾又知其必不能也。必不能。則吾料彼二人者。必各矢其終身不嫁。終身不娶之決心。是與劉氏之宗祧爲難也。果欲成全此事者。非各有讓步。則且成一鵝蚌相持之勢。以吾所見。爭才情也。重交亦情也。笈兒不能自爲主。者吾耳。吾其置成敗於不論。姑舉笈兒雙娶之議。質然與若家謀之允也。固求之不得。悔也。則免得爲難。即不允而不悔。惟挺持而不下也。吾心無愧。吾以示笈雲亦足以見吾爲子之苦情。而以死彼二人之希望也。此意誠善。然若家之應付。如何在。笈母心中。且未能預料之。笈雲已聘之婦。係王姓。亦世家女也。父某爲邑名孝廉。與笈雲之父。幼同硯。且並舉於鄉。笈父只一子。王某其一女。締姻之說。蓋指腹以成。非有媒妁者。笈父臨存時。託其子於某曰。此子才調。頗不惡。然病有癖性。倘胃瀆者。乞顧。泉下。誼能恕。則恕之。王父謹受教。語不云乎。知子莫若父。是時笈雲爲婚事。或梗其父命。其父殆逆料後來之

變於所謂寓意於言外者也。以常情論王父於此必堅不讓步。天下之爲岳翁者又烏容其婿之多妻哉。然王某於此則豁達殊甚。謂劉母曰：是何難兒女私衷。余且不願違之。况甘苦與共。死生相攜。其不忍割者情也。亦理也。彼爲名宦。後以名分論。予女居當次。雖然予只此一女。須試探以意。此終身事也。是時之劉母爲之寬懷者大半女之意。云何閱者至此。又必起一疑解。期期以爲不可。而孰知男子之有才者。果足以傾倒女子之心地哉。王父旋以劉母意述之於女前。女曰：父而允之。女胡不甘。即令若行爲不謹。女亦無再字之理。而况以大節相勗來哉。雖然何妨。寧馨兒而移郎情。若是豈其道韞再世耶。余將來必與一決之言。時兩頰色微紅。某公曰：何苦來。以父所知才愛才耳。烏有才妬才者。蓋雙娶之問題。至此已得王宅之慨。允王母雖略有微詞。然實出於愛女之誠。今女既歡笑如常。母心何耿耿之有樂哉。劉母誠不虛此一行哉。

雖然以予所見。笈雲顏昭之親事。其成功之神速者。實別有一絕大之原因。在此原因維何。即所謂宦家是也。脫非宦家者。則居不遠乎親族。人言上猶有所顧忌。且父母死矣。伶仃一女。更何所適從。其不肖者且思以鳩占鵲巢。使其女不得自主。幸而宦家乃脫離其親族之關係也。不惟此也。宦之豪者囊橐輒巨萬。或爲其姪。或爲其弟。必積資於顯者之門。則某公死後。其後患猶未艾也。今且不特宦也。宦而至於窮兩袖清風。一腔白水。論人者奉之爲圭臬。曰此好官兒也。自其親族視之。則亦曰一極蠶極蠹之老厭而已。以是之故而親族之交際。常省并以是故而顏昭之行動。常自由自擇。難而後則所謂宦裔者。一飛之花。一飄之葉。今夕見此良人有不降心相。

從者乎。雖然。頡昭之意。良不然。以爲父母已矣。旣無命之可待。所可待者。媒妁之言耳。予與若相親。又誰不知之。倘京中。實老有鑒。予隱情者。爲予一證婚。即非嫡也。何害。若無證婚者。是私適也。私適則入門。不以正。予玷家聲矣。是大不可。其心中之計較如是。而又困於女流。不能靦顏。以向人感。慨歎。嘯聊以卒歲。笈雲亦明知之。至於無可慰藉。雖朝夕相處。幾成爲緘默之日月而已。

王公旣以女意允劉母。且曰。母招之來。不信也。予其以真意。擲示之。劉母再三謝而去。母旣去。王父立作書。大致謂甥與某公女。出死入生。交背之誠。不祥。雖然。余非貪食言者。予女更無他嚮者。以予意成議。不可毀。以年齡論。長安無所謂嫡庶可也。見字祈速。自計議。即日南歸。萬勿遷延。致磨好事。云云。笈雲得書。愜意殊甚。將以告頡昭。旣而曰。得母唐突乎。若多心者。稍不如意。則嗚咽不勝。悲感大來。興味殊掃。是不可以不審也。無已。吾其持書以告長者。何如。時閨讀梁公某公之通家也。頡昭常往來其家。笈雲因善之。於是持其舅氏之書。往梁公曰。此美德也。予其央家人成就好事可也。不數日。頡昭欣然允。梁公復佐以資斧。令笈雲速裝歸行。有日。具書奉王父。王父喜不自支。蓋不煩笈雲自料行裝。而一介行人已奉命而入都矣。

使者至。曰。奉家主人命。致意某小姐。今而後當爲王氏認義女。薄奩兩副。無所左右也。序長幼。以年齡論。頡昭點首。可頡昭旣可之。則笈雲自今而後。誠一喜出望外之天地矣。予於此亦不煩再述。蓋笈雲頡昭之若何。南歸至南歸後之若何。同嫁閱書者已可想像得之。同嫁而後相處。若何。錯海波瀾。又爲理所必無之事。蓋爲女子者。有

一。共。具。之。性。情。奇。妬。固。有。之。然。其。數。實。鮮。其。不。妬。而。跡。近。妬。者。非。女。子。之。善。妬。也。男。子。作。事。輒。喜。撇。却。婦。人。實。爲。世。間。第。一。壞。事。若。共。商。也。則。習。而。安。之。因。無。所。謂。妬。焉。且。妬。婦。適。於。慾。爲。慾。而。妬。非。爲。才。而。妬。若。顏。昭。若。王。女。皆。愛。才。者。也。既。云。愛。才。復。何。相。妬。則。笈。雲。完。娶。而。後。畫。左。右。之。眉。其。樂。更。可。知。也。予。艷。其。樂。予。更。儀。其。人。之。人。者。生。不。慕。榮。利。動。不。傲。厥。僕。居。不。貪。淫。慾。惟。日。日。爲。唱。酬。之。樂。實。天。下。之。奇。男。子。也。惟。奇。男。子。乃。得。享。艷。福。而。享。艷。福。者。又。必。不。爲。功。名。富。貴。中。人。造。物。生。材。具。有。定。轍。蓋。可。知。也。

笈。雲。年。近。四。十。許。賦。詩。酌。酒。玩。月。看。花。幾。二。十。年。矣。王。女。名。亞。雲。與。顏。昭。同。庚。後。三。月。而。生。乃。長。之。顏。昭。爲。楊。姓。此。皆。予。書。所。未。叙。明。者。因。補。述。之。

丁種歷史 共四篇

清宮慘史

海 瀛 原第五集

清世宗既得大位。益以陰賊險狠手段。濟其苛刻乖戾之性質。在雍邸時。即任用一般精劍術者。流謀奪儲貳。承大統。後信任劍俠。愈專。凡不能明正典刑者。咸令劍俠輩暗殺之。

自奪嫡之禍起。世宗兄弟之間。悉爲仇敵。互相劫殺。毫無人理。世宗既登極。更不能相容。對於胤礽黨徒。防範不遺餘力。摧殘幾無餘類。獨是胤禛等。受世爵厚祿之羈縻。而心中總未能甘服。嘗竊竊焉私議其事。世宗深知之。雖未便遽行誅戮。而一網打盡之心。計固無時或已焉。

一日胤禛等宴世宗於私邸。以江南某重要缺。爲其心腹某。向世宗要求之。世宗未之許。胤禛持之。尤力。聲色俱厲。世宗大不樂。蓋以禛等欲樹黨羽。以傾覆己也。酒未盡歡而散。快快還宮。是夜胤禛讀書於邸。第私齋。鬼影半窗。魚更三躍。猝聞檐際有落葉聲。心異之。蓋平日相謀時。此類俠客行徑。知之有素。兼之日間曾與世宗忤心。知其故。頗驚悸。喚侍人無應者。突一武裝人揭簾入。謂胤禛曰。老爺子（尋常宮中呼皇帝皆曰老爺子）問爺晚安。禛良久無以對。少選曰。皇上命爾來。何故要如何便如何耳。武裝人遂出藥粉少許。曰。韋請服此。即永無災患。禛猶遲疑。武士出匕首。逼之。禛不得已。服之。甫沾唇。立倒地。武裝人翩然躍屋。升樹去。杳不聞聲。

翌日禛室。午未啓。內監疑之。呼之不應。啓戶窺之。室扃如故。而室中虛無人。惟地下有濕痕。一片作殷紅色而已。內監白之禛等。禛心知其故。不敢言。遂含糊報胤禛卒。而猶不自安。恐世宗之加禍於己也。乃入宮面世宗。藉報禛喪。以釋己憾。世宗亦領之。復爲兄弟如初。

由是禛等益自危。陽示甘服。陰爲自固計。乃盛選技術之士。晝夜嚴防。一心自衛。一心謀世宗。世宗知之。與禛等益交惡。謀盡除之。計日益毒。於是宮中戒嚴。如臨大敵。臣工之稍有偏袒禛等者。皆不知死所。御溝中陳死人屍。往往水爲之塞。

桐城某在。受餐於某監爲童子師。有年矣。賓主頗相得。一日請於某監。欲向宮內一游。以擴眼界。某監允之。爲備腰牌。置衣帽。冒爲內庭常供奉者。臨入戒之曰。入午門時。侍衛必乘人猝不及防。猛聲呼嘯。非常入者。必驚駭失。

措驚則執之性命不可保。每入一門皆如此。然漸進防閑亦漸疎。呼聲亦漸殺。蓋謂已歷入多門必係常入宮者。非奸細也。某監既引生入游覽畢。小憩於某監坐起所。某監亦內庭有頭臉者。其坐起所亦常爲聖駕所臨。幸謂生少坐。即行恐聖駕猝來無避處也。正言時忽聞宮監噓氣聲。某監驚曰。聖駕來矣。可奈何。無已。其暫藏匿床腹內。生入炕腹。從板縫外窺。頗清晰。見世宗盛氣入盤膝坐炕上。俄有力士數人。牽一人至。面慘無人色。命之跪。不跪。曰。爾獨不念手足情乎。曹丕稱帝。即窘曹植。然固未置之死地也。爾謀奪大位。計陷儲君。懼昆弟之不甘服。欲盡殺之。以滅口。獨不念衆口史筆難摧公理乎。世宗大怒。立批其頰。命力士縛其手足。出藥粉一小瓶。色白如雪。迫令吞之。塔下置一大甕。碎屍而埋之。其時鴉雀無聞。針墮地猶能作響。世宗坐炕沿。品茗吸煙。歷十餘分鐘。命啓甕視之。力士復命曰。畢矣。世宗延頸伸腰。向甕內諦視。力士微傾甕口。流出紫黑水。世宗尙悻悻曰。爾尙能罵我否。爾等速將此拋入御溝。仍使與濁流伍。力士擡甕去。駕亦隨出。某監送駕廻。出生於炕內。謂之曰。今日之事皆見乎。曰。見之。曰。稍露風聲。爾我皆無死所。我今值未能即歸。明日尙有要事相商也。生既歸。自料無幸。然脫離無計。遂乘間將事之始末密書一紙。破棉衲而藏之。以待某監歸。

次日某監來。謂生曰。先生禍由自作。昨日我未歸。冀老爺子不問。或不知。即可無事。晚膳畢。老爺子突問曰。日間炕內何人。爾真大膽。甚怒。我急跪地。碰頭。奏爲我戚。聖怒不解。立命殺先生。我實無如之何。計所以報先生者。惟先生死後。送靈還故土而已。頃尙有宮人押以來。先生速料理。生泣曰。事已如此。更復何求。異鄉人鬼。惟生者。於

之。某監泣與訣。訣已。出藥一服。令生飲之。生既死。監歸其殯。稱病歿焉。後數月。生家人檢點箱篋。獲生絕命書。始悉生死由然。章關宮禁秘密。稍簸揚禍且立。至仍不敢爲外人道者。殆百數十年。逮清祚既斬。其戚屬始盡情傳播云。

愛國鴛鴦記 一名箕子鏡

海 瀕 原第六七集

古今來。運精金玉。精神成揭地。掀天事業。史乘載之。口碑頌之。其功可與日星并耀。其名不與草木同腐。千百載後。莫不尊重之。崇拜之。感慨留連。爭相稱道。曰。此某時某事之某人英雄也。此英雄者。雖死未死。且終不死。吾愛之敬之。而初無憐憫悼惜之心者。何也。特有名之英雄耳。其事功之偉。其享名之永。足以酬之。獨是有許多無名之英雄。其心氣足以渴雲霓。其志趣可以貫金石。其品節之純粹。精白。其愛情之悱惻。穠摯。均若受天地一種特異之稟質。山川一種殊毓之靈英。而凡有名英雄之事業。往往多取其助力而始成。乃竟身死而名不彰。茫茫宇宙。正不知埋沒幾許。殊奇偉特之姿。反使一般豎子。徼倖成名。豈不大可哀哉。搜稽而表揚之。以顯濟德。闡幽光。乃我輩後死者之責也。

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於哈爾濱。予當其時。適過哈埠。將赴黑龍江省。於哈埠停車場。候北上車。此次伊藤與俄外相暨我國專使。同乘專車來。較尋常快班車。約早一小時許。斯時站內戒嚴。普通華人不准闖入。獨俄人與日人。無論誰何。均准入站。各歡迎其國之大人。物。我國專使。則不許我國人入站歡迎之。然我國人亦本未有歡迎

我專使之意。蓋我國民向來對於國事均不注意。若秦人之視越人者。本不足怪。即有之。亦不過交涉局數員及政界幾人而已。他皆爲門外漢。隔欄遙望。予亦在欄外萬頭攢動中。延頸跂踵。見濃煙一縷。從遠樹叢中蜿蜒而出。須臾聲隆隆。勢汹汹。極壯麗。極雄偉。火車一串。天矯抵站。吾國人之旁觀者。此際心中。究有若何感想。不可知。而予則頗知此老之來實乃攫取我滿洲之不操矛盾之大盜也。忽聞汽笛一鳴。不禁心顫氣促。幾欲失聲。站內歡呼之聲。已如春雷續發。震人耳鼓。欲聾。惟見日人之趾高氣揚。狀態有非不文如予之筆所能描寫者。突於衆聲喧鬧之頃。鎗聲三發。一時驚恐聲呼叱聲互詰聲捕捉聲又雜糅紛拏。不可名狀。倏焉寂靜。視線攢集於伊藤伏尸所有清脆抗爽之音。發於混茫濁亂空氣中。今日我安重根大快得爲韓中俄三國復仇殺賊。死瞑目矣。旋繼之以大笑聲。懷厲令人聞之毛骨爲之悚。聞我國專使亦受微傷。嗚呼。當時我專使。今不知居何要職。今日人以待韓人者待我矣。伊藤當日游滿之謀。今將於是乎定。我專使當日傷痕。未知今日已忘痛否。予當其時不知是喜是悲。是忿是愧。第覺酸辛。戟鼻熱淚不禁。奮暈迸出。似對於安君若有無窮感激者。無何紛紛出站。臺見日兵縛一西服少年。氣宇軒昂。精神恬適。却有無上愉樂。佈上眉梢。而日人及他項日人均如巨蜍被觸。怒氣方張。腹膨膨而睛突突。若欲力噬是人而生吞之。是人乃旁若無人。蓋安留學日本久。精日語。日人不辨爲異國人。故能隨日人之歡迎者入站。得近伊藤而刺之。生龍活虎之英雄。頃刻間牽羊縛豕。局促爲堦下囚。大好男兒。從容對簿去矣。未幾車來。予亦遂去。又遲月餘。予以事至營口。遇吾友紀君於逆旅。談及此事。予友謂予曰。子

知安事。亦知先安而死者。尙有人乎。其死事之奇而烈。慘而豔。有情。眷屬。竟爲同命。鴛鴦美人。豪傑。固足以震鑠寰宇。照耀汗青。顧乃不能與安君之名。並爲世界所崇拜。而驚動之。是不獨爲已死者之各個人情也。予不善紀載。子曷筆之於書。或者可爲後人觀感乎。予曰。是予之責也。當時隨即據言概括之。實予筆記中。第筆記略而不能詳。茲因特有所感。而裝點成之。見東亞一亡國。一瀕於亡之一弱國。尙有兩無名之英雄。英雄雌實足爲歷史光爲兩民族巾幗鬚眉生色也。

韓國當時朝野上下。尸居餘氣。日本即不併之亦亡。况有忘廉喪恥。甘心賣國之李完用輩。作之偃乎。雖然。偃亦何能力哉。聞之老人言。虎不能食人。苟遺豕屎者。虎始得而食之。蓋虎見爲非人。特豕耳。故敢食此言。雖俚而近於無稽。然亦確有至理。可以喻大。孟子云。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即此意也。韓國苟不自亡。日本烏得而亡之。梁任公秋風斷藤曲云。遺民哀哀。箕子孫。令人東望三韓。傷心奚似。殷鑒豈在遠哉。李完用主張日韓合併。特隨日人組織一進會。連合國中重要人物。以期達到其主張之目的。又時往來於總督府。以示人能受總監之寵信。爲榮幸。伊藤亦利用之。俾能左右韓國中之人士。一日韓王召集臣宰。議日人要求條件。完用一心媚日。件件皆欲承認。恐稍事討論。即失日人歡心。餘人多半黨完用。期藉媚完用者。以媚日。幾於盈庭。諾韓王有宗室名託者。雅不以完用主張爲然。頗反對之。與完用大齟齬。力批完用頰痛數。其賣國罪議。遂以是無結果。日人亦因之稍退讓。蓋莫謂秦無人也。李託於輟議後歸私第。怏怏痴坐。如木偶。少時淚。簌簌錯落。

爲散珠時其女公子名瓊枝者在側。蓋其掌上珠也。李愛之殊甚。問曰：老父今日罷朝歸，有何拂心事而傷心？若此李曰：與兒平日所痛恨之賣國賊大爭執，是以悶耳。兒乎！吾韓國亡矣。國亡後，你我父子究不知須受若何苦楚。覆巢之下，無完卵也。焉得不悲？女曰：然則日人條件已均盡，諾乎？李曰：因子與賊忤，故暫緩議。女曰：若是甚佳。趁未定議，尚可挽回。或者有一線生機，但是賊等詭隨狡詐，百出有老父在此交涉中，必爲彼等所厭惡。此後交涉之真像，必愈秘密，將必他人尙未得知而生米已成熟飯，是不可不防。老父當速設法爲上。李曰：何法之可於是？拈髭仰首視承慶者良久，謂瓊枝曰：無已，仍須乞助於中國。女正欲有言，忽侍者入稟，郭公子來矣。李命請入。公子何人？字敬一，郭姓，積學多財，世居漢城。其先中國山東蓬萊籍，乃明末遺老，悼明室之亡，逃亡海外者也。後遼營陶朱業，遂什一於東瀛三島間，累世其業不替。至公子之父，名奇者，尤善居積，故爲漢城之巨商，與瓊枝父爲總角交，甚相契。以故瓊枝與公子兒時即同塾授中國學。兩小無猜，情同兄妹。瓊枝最聰慧，於中國學說極有研究，并精詞章學，摘艷生香，粲花織錦，乃左芬蘇蕙之流，而又喜俠好兵，每以紅拂木蘭自况。嗣二人年事稍長，雖避男女嫌而通家之好，過從每頻。二人故仍得時時相晤於花前月下，說劍論詩，且相與討論世界大勢，而情絲意緒，蕩漾纏綿，蓋兩兩芳心已在愛河情海中沐浴溫暖之波矣。自敬一留學日本東京，三年不見，一水盈盈，兩情脈脈，雖常通青島之書，不乖黃犬之信，然相思之苦，與日正長。今日寒假歸來，行裝甫卸，面父母後，即往視瓊枝。蓋渡弱水三千時，在海天雲水中，早若見亭亭倩影於釜山仁水間，招素巾以待，恨不能有費長房縮地法。

一蹴幾也。

侍者導入見瓊枝適與其父語一見之頃喜不自勝而忽見父女俱有淚痕一時不得要領呆視半晌并闕別寒喧語亦且忘却未入門時思潮起伏不知見面時若何問答若何叙述若何笑語烏知相見後反不如向無情素者尙有一定通套語互相周旋女亦目灼灼視敬一若有萬千言語當老父前不得隻字出諸口其實即不在老父前亦一時無從說起蓋人當久別積思成癖一朝相見多日所蘊蓄於中者如亂絲如叢莽倉卒不知何以理處此情此景固個中人所不能自察者也移時神經始各恢復女父即語起今日集議事商之公子欲假公子父之力密計於公使館公子曰茲事大難欲借助於中國是猶乞憐於病夫弱子欲其代爭生命於賁育之前斷無徼倖事機不密轉以速禍况中國政亂於上民煩於下禍亂正不知幾時起何暇顧人家國事任本中人西望祖國用是殷憂翁其別善圖之女曰敬哥言是李曰然則坐視乎女曰以兒之見根本解決非誅却二人不足寢奸謀能除兩猛虎或足以醒衆睡獅外無凶狠之盜內無勾合之奸藏壑之舟未必遽爲有力者所負然後激昂志士同執干戈萬衆一心全國一致心決者氣盛志堅者力強不然怵怵以依賴爲性質以就合爲政策自己無獨立能力無獨立精神祇期借他人扶助以苟求生活譬如人之生氣已盡能借他人之生氣爲之延壽命乎况乎求助者亦一垂死之人乎諺云一人拚命萬夫難當以一國敵一國豈遂無力爭之餘地哉公子曰妹言誠當此際着手即在首除元凶大愆抉去病源然後元氣乃可復然去二憾非仗隱纓紅線之能專諸要離之勇

不可。女曰：此類事，非出於萬不得已，絕不可行。今舍此，似無善策。李曰：孺子休饒舌，屬垣有耳，洩則無死所矣。復又曰：國事不振，人心已死，予老矣，風燭殘年，能有幾時？墓木不拱，與世界周旋無幾時，即能爲吾國大好河山作主人翁，亦無幾時。將來淪爲亡國奴隸，其受苦惱亦無幾時。老朽尚有何顧慮？二十萬同胞，雖明知其受苦將無窮期，然予無能爲計，獨是瓊兒，乃予心頭一塊肉，兒已無母，吾又無子，苟無所託，九泉下予目不瞑矣。時已如斯，浮雲蒼狗，變態靡常，禍患之來，恒無朕兆，知吾何日死者？故予近日來心常惴惴，似大患即在目前，嗟乎！思及予眼見爲兒，竟珍偶不至，爲曙後孤星，則予即可死，死亦可安。今日公子來，予甚喜，予老悖，不知進退，以得婿無如公子佳，且予與公子尊父交最深，情最洽，兔絲薦蘿，當非妄攀，願以弱息累公子，不知公子有意否？敬一突聞此語，如忽觸電，驚喜莫知所措。良久始囁嚅白老人曰：此小子所寤寐輾轉求之，惟恐不得者，丈今許下玉鏡，臺擬中雀屏，選小子感何可言。遂起與李鞠躬，李笑握敬一手，願女曰：兒前來，勿作兒女子態，你二人兒時即相處親密如同生，棗梨榛栗之間，鬪草評花之際，在在無少忤，今長矣，情意益相洽，予雖昏瞶，已微窺之。今予以兒託公子，兒當無違意。時女立電燈光下，雙頰暈紅如灑雨，薔薇愉覺嬌艷欲滴，俯首垂視，羞澀若無地，自容然可。可芳心其無限美滿之情，已流露於不自覺。李曰：勿爾，此男女終身事，既正當而美滿，吾想兒當甚樂，兒樂，父心慰矣。苟國亡，則吾等之生無所護庇，是爲浮蕩之生，吾等之身無所附麗，是爲寄託之身，割烹任人，生死任人，老夫鐘鳴漏盡，原無足惜。兒韶年稚齒，光陰正自不少，將來風雨甚惡，何堪家室飄搖之慘？公子大國民也，兒隨公子

去爲公子婦亦即一大國民度不至同爾父浮蕩寄託於亡國中割烹生死惟人是聽毫無自主能力言時賴以巾拭雙目老淚蓋縱橫也女亦哽咽不能語公子此時亦不覺喜極而悲英雄淚兒女淚一時忿湧而出室中闕寂無聲息者約數分鐘移時李曰公子約指鑽石乎復顧女曰兒其將予上年與兒之一小匣來須與女捧匣至授李啓匣出一物大如掌圓如月質堅而重敬一視之乃範精金而成晶光燦燦又爲電燈光所閃灼滿室爲之增輝其光反射公子鑽戒兩光相映發出最强之光線條斜刺奪人目欲昏四周精鑲盤龍二鱗甲爪鬚躍躍欲動二龍之四目乃鑲以巨珠光賸賸如欲飛去李曰此名箕子鏡吾家傳世物也聞先人言此爲至寶箕子時物秦宮鏡照膽此鏡能照心言時復授女令轉呈公子又命公子脫鑽石約指授女曰以此爲爾二人證婚祝爾等光明如鏡堅定如石女嬌羞顫類臨風花枝嬈娜靨膩不克自主公子亦痴立如醉女奉鏡匣授之久忘接受女見之急背其面嫣然一笑公子始覺遂將約指與女女受約指時手猶微微戰動公子受鏡置之胸前衣袋中李見二人斯時情景亦不禁爲之破涕

公子假期滿將束裝東渡往女處作別適女父他出二人以風日晴和小園梅花盛開携手入萬香深處共坐石磴上公子曰吾於明日行矣妹有何言其語我來女曰吾二人婚姻之願已遂尙有何說來日情話正長床第私情閨闈樂事人生幸福之所在寧不至可寶貴而極宜珍惜第當國家生死存亡關頭正我輩各盡能力致死命以相爭之日大義所關良心所激有不能犧牲以殉情愛者生非其時命也何如斷不忍自放棄其責任視國家

存亡不關痛癢。曷哉敬哥。敵國已在慄慄一息之秋。陸沉恐不遠。即急起直追。一時人心難以奮勵。如盜已入室。扼我吭。塞我口。縛繫我手足。我已失其對抗自衛能力。至於此種地位。始言愛國。晚矣。嗟乎。敬哥。貴國事尙可爲。勿使淪喪。如敵國。敬哥乎。努力前途。此次到東。聯合同志。急早進行。以救祖國。自是不可緩之要圖。能爲敵國盡力。更爲佳妙。唇亡齒寒。強暴野心。肆其鯨吞蠶食之志。曷常須臾忘。西方一片乾淨土哉。敵國亡後。貴國亦將受切膚之災矣。敬哥眼光。寧及此言時。橫波中早成流淚泉矣。旋復以首偃。公子胸前忽有物觸額際。微痛。女問何物。公子曰。我二人定情物耳。出鏡示之。女梨渦雙暈。笑謂公子曰。敬哥將刻不離此耶。公子曰。與之終焉。女聞公子是語。心忽動。慘淡顏色。忽佈於春風面上。良久復轉言。此鏡既爲我二人定情物。敬哥寶之固也。其亦知敵國亦一鏡乎。固貴國之殷鑒也。敬哥勿徒寶是鏡。公子聞瓊枝一番議論。覺句句是淚字。字是血。愛敬之心。兩兩兼至。亦不覺忍俊不禁。以手環瓊枝之頸而吻之。瓊枝亦吻敬一者。再斯時。二人濃情如酒。軟愛如膠。豔麗曇花。祇此一現。暖日在樹。微風拂衣。一縷幽香。時繚繞於俠情離話中。若有無限纏綿。不可解之意緒。恐將來此情。此景永永無可再得。枝頭小鳥啾啾。亦大似警告。此一對併命。頻伽此番情話。後即無有再唱。唱細語剖肝膽。抒肺腸之一日。嗟乎。瓊枝與敬一第一次親吻。即最末次之親吻。生離乎。死別乎。於是敬一東矣。

敬一去後。瓊枝益復無聊。日惟以吟詩擊劍爲消遣事。其父亦因與完用爭論。後見國事不可挽救。杜門不出。作公子度之生涯。衆醉獨醒。拚憔悴靈均。江潭搖落而已。幸有花妍玉腕嬌女。承歡晨夕。娛此暮景。差有生趣。國亡

後隱遯山深林密。老死爲韓國遺民。於願亦足。孰知亡國民乃日在驚濤駭浪中。不知何時墜重淵也。一日韓王宮內。召宗室大臣內眷。宴瓊枝亦在召列。自李熙遜位。伊藤總監解散韓國陸軍。後韓宮守衛均用日兵。宮中出入。必經日兵嚴加搜檢。然後放行。此日入宮諸貴婦女公子輩。齊止衛兵防所待查。禁衛軍司令官名松島桂次郎者。首見瓊枝神魂爲之奪。遂親與之周旋。若戲中小丑形狀。其醜態百出。雖丹青妙手不能曲描。其他諸婦女亦聽日兵肆意搜查。任情調笑。瓊枝此際忿火中燒。幾如火山大張。其焰將欲崩裂。遂突出掌攔松島面。松島眼爲之昏。撲於堦石。破其額。血瀟瀟出。松島未起。女已命返車去。松島既受女辱。銜恨刺骨。訪知爲托女。於是誣托勾結義兵。謀叛稟之總監伊藤。大怒。收托入獄。嗟乎。以垂老懿親。陷身狂狴。飢寒中之悲苦。傷之桁楊鞭朴。酷之不數日。竟瘦斃。當李被逮時。女在園中散步。忽婢入報。女奔出。見父已就縛。日兵數十圍護。女知不可以力爭。轉而跪地哀求。旋聞其父謂之曰。兒善自爲計。我不能復顧兒矣。女聞父言。心房如突。受利刃深銖。痛不可忍。念老父以己故。被陷犯不測。威兒罪重矣。既求釋。父不獲。即自請就捕。以免老父。日兵以未奉有捕女命令。不之允。李曰。我早知有此何足計較。兒縱爲我死。彼豈遂能釋我乎。徒多累兒耳。况兒死誰爲我復仇者。誰爲國復仇者。且亦傷郭公。子心。我既以兒婚。公子我今聽兒爲我死。何以對公子。我死晚矣。兒勿因是耿耿。復乘間以高麗語語女曰。兒有大志。宜速行。遲恐不脫耳。語未畢。日兵促之去。女撥隊近其父。輾轉牽父衣。呼天搶地。悲風四起。力擲數人。倒卒以人衆強之行。女暈絕於地。婢僕救之。甦哭失聲。轉思老父兢兢以爲父復仇。爲國復仇。爲訓果父。

不測復仇。誠要事。徒死何益者。斯時先以營救。老父出獄。爲上。於是奔走號呼。都莫之應。不數日。凶耗至。女反不成。稍料理其家事。跟跣出門。去人舉。莫知其所之。

敬一返校。謙安重根於東京市上。因抱負頗同。遂深相投契。一日星期上午。又遇安於公園。清游已倦。共約酒樓小酌。樓窗臨市塵。二人憑欄俯看市人熙攘。以爲樂。忽聞鈴聲成串。越窗而過。知報館有緊要號外。故安隨促酒家。備趣售閱。見標題大書特書。「伊藤公爵歸國。」下云。「伊公此次回國。與政府殆有密議。駐駕兩三星期。即返朝鮮。且有支那南滿之游。」云云。安看畢。即遞與敬一。曰。弟請閱此。敬一閱後。問將報紙摺疊爲玩。謂安曰。兄以爲此老。此次回國。所密議者爲何。安曰。以予度之。不獨爲敵國事。將與貴國亦有絕大關係。敬一曰。兄言誠有見。以弟愚見。貴國事已急矣。「不去仲孫魯難未已。」安點首者。再俄酒看至。遂輟談。食後各歸。遲將匝月。伊藤將返朝鮮。朝貴咸祖道。供帳甚盛。筵前大隈伯執伊手。謂之曰。公爵今日爲朝鮮總監平生志願。爲不虛矣。我公講陽明學者。知行合一之旨。庶幾近之。韓事定後。我公已瘁矣。亦可稍息。仔肩總監支那之責。公當勿予寬也。敬一有心者。故於伊藤到東京後。時時設法偵其行動。伊謀之詭譎。與窳知之頗悉。是日大隈之言。敬一歷歷聞之。心爲之寒。血爲之凝。深念瓊枝唇亡。齒寒之語。是真遠鑒。因思及瓊妹。久未有書。至一朵華雲。想不日將從百花深處。向海外飛來。於是一縷情絲。如疾電流光。倏閃入碧海西頭。綵霞明處。

日月不居。光陰容易。不情之地球。自轉又數十週矣。此數十週中。無限風雲。幾經變態。傷哉敬一。詎知心愛之人。

已先其心愛之國。并其心愛之夫。早離此污濁不平世界。冥冥不知幾千萬里。哉。乃猶日望音書。作天涯之痴想。以爲吾最親愛之瓊妹。上次予來東。魚雁頻頻。雖千里如一室。此次何以紅到石榴。更無消息。或者自定婚。後兒女子常態。對於未婚夫。每多出於羞澀。其中不無隔閡。耶。然以瓊妹性格之豪爽。當不如是膠滯。吾二人愛情之綿密。更不應如是疎闊。反覆百思。不得其故。或者其有他變端乎。念及此。冷汗涔涔。由額背出。旋自寬解。以爲倘有他。以吾家書來。不能不一告。當必無之。雖然。何以數致書。不一覆。豈知其家人正恐公子知特秘之。夜闌人靜。孤室。遠街。柝起。不禁萬感叢生。重愁迭集。無已。出寶鏡拂拭之。支架案頭。顰眉對照。壁上鐘擺。軋軋作響。窗外風聲虎虎。時從隙縫中陣陣透入。襲人毛戴。敬一不覺神氣昏頹。心境頗不了了。恍惚之際。忽從鏡中見身後一人影。黛鎖春山。愁含秋水。儼然瓊枝。陡一驚詫。神經頓復腦氣一清。跡象胥空。感想沓至。思當時明明鏡中有影。并非夢囈。心頭突突跳動。似聞其聲。睡不成寐。坐思達旦。以月餘來。并安君亦未一晤。遂匆匆往訪。至其寓。知已返國。心頗怪之。思安君不告而去。必有所圖。我何不隨其後。相助爲理。復念及昨夜鏡中人。或因我思想之切。腦筋中忽逞此幻象。歟。或實有變故。而有是惡耗。歟。思至此。決作歸計。於是渡海而西。第此行頗游移。若前途愈行愈黑暗者。

當伊藤歸國之際。韓之義兵紛紛起事。伊是以急返韓之南部民。於此時致書伊藤。措辭抗直。將有韓民不盡不體之勢。伊見韓之民氣日張。心滋懼。乃愈用其倒行逆施之舉。殺戮摧殘。殆不可以數計。甚至凡服白衣者。無論

有罪與否無幸免。義兵雖前仆後繼，毫無畏怯。無如鳥合之衆，不能當日人訓練之帥，揭竿之卒，不能抵日人鎗炮之利。率多敗衄。然猶竄伏山谷間，聯結不散。屢伺日兵勢單，突出殲之。往往爲所誅夷殆盡。由是日人仇視韓人愈甚。而韓之義兵，始終團合紛聚，如夏夜星。

古道斜陽荒山叢莽銀鞍玉勒駿馬猶龍蒼崖丹嶂間忽一朱顏玉貌翩翩年少將軍從天上下於是無數義兵均歸號召登高一呼坑谷響應向之無歸宿無紀律者一經指揮竟成勁旅時與日兵戰輒獲勝利將軍又善調遣左倚右伏西擊東聲日兵應接不暇頽形忙亂八公草木風鶴頻驚伊藤甚憂慮遂命守衛韓宮司令官松島統兵進勦將軍出奇兵以要之設疑兵以惑之趣孱兵以誘之埋伏兵以陷之戰方酣日欲暮峯錯雜溪徑迴環將軍詐敗引松島深入松島本不以義兵在意窮迫之忽前軍紛落深濠中一時震雷般發萬山欲崩火焰衝天濃煙塞谷松島急迴馬谷口兩山間鎗炮亂鳴歸路已被亂柴阻斷松島奮馬衝突忽一彈洞馬腹馬立撲松島墜義兵齊擒之日兵餘衆全殲焉縛松島至將軍前將軍熟視畢笑謂松島曰爾狗尙恣噬乎遂抽佩刀刺其胸刃透背出力拔之血縷縷濺將軍衣袖將軍長嘯一聲四山響應東嶺月正高也笑聲未止將軍淚隨聲下矣乃就戰地焚香遙奠將軍哭之痛繼以血天地爲愁陵谷欲頌衆義兵激於義憤皆伏地大哭於是哭聲淒萬壑咸謂隨將軍招國魂也又豈知將軍更有傷心處哉斯時萬象悲慘殆非人境是役也蓋所謂兩軍相敵哀者勝義兵由是勢頓壯。

松島戰沒。伊藤愈憂。召完用問計。完用遂命國人之熟於中山地理者。爲鄉導。率日本大隊。用獅子搏象力。搜剔攻勦。義兵遂不支。胥潰散。將軍僅以身免。嗟乎。商人賣物。均有保用單。完用助勦義兵。亦賣國之保用單。性質耳。義兵既失敗。將軍不得已。只好行個人主義。以誅國賊。噫。堂堂正正。轟雷掣電之愛國軍。一旦幻爲浮花泡影。將軍頓足。椎胸。嚼血。四噴腥紅。飛濺將軍之腸。斷矣。將軍之心。苦矣。將軍之志。益堅矣。

日黑星沉。魚更三躍。總監府樓窗。忽有黑影一條。輕捷勝猿。翩翻若燕。第府中兵衛森嚴。彈雨鎗林。密排森佈。無懈可擊。每門窗處。均有短小精悍兵。往來守護。即室中每窗每門。亦必各置一人。窗門各嚴局加鎖。內外電燈通明如晝。無纖毫隱暗。雖令妙手空空兒到此。當亦咋舌却步。越一更次。忽鎗炮聲。栗碌膈膊。全城驚恐。總監府束裝站隊。如臨大敵。又半句鐘。監國府遣人來報。謂頃有刺客。伏監國臥室外暗陬。監國出。猿進狙擊。傷監國左脇。雖重無恐。幸衛兵防守恭嚴。瞬息大集。刺客逸攢擊之。其人躑捷如飛鳥。一躍升檐際。七首落塔下。鏗然有聲。拾視之。甚鋒利。且刺客逃甚急。似受重傷。當不至再來也。併以此情佈告全城。人心始定。紛紛向監國府問監國安好者。及曉。尙絡繹不絕於途。

完用被刺之明日。敬一由東京首途。至漢城。始知李丈死。瓊枝逃。悲不自勝。終日悵惘。魄奪魂痴。形容日見枯悴。不言不笑。亦不食。百醫罔效。公子父母憂之。以公子櫻心疾。非散其積悶。不克清其神。而復其智。乃命有幹略之老僕。伺候公子出游。藉抒其心氣。公子出門後。茫無去向。信步隨行。老僕謹尾之不之逆。惟食飲冷暖。特經意照。

料之不少。忽一日至仁川宿逆旅中。公子忽於屋壁見字跡數行。諦視之。乃七律二章。哀感頑豔。不能卒讀。灑瀝淋漓。積塵分許。鴻爪留未多時也。而筆致幽秀。似曾相識。反覆凝思。愈思愈迷。離忽而拍案大叫曰。非我瓊妹之筆墨。而何乎。緊呼老僕。快請店主人問之。而老僕與店主適聞屋中公子拍案聲甚厲。繼之以大叫。不知何故。咸相驚奔而入。疑公子病劇。及入室。公子突前握店主腕。問之曰。請速告我。請速告我。店主益惶惑。以爲公子癩發矣。問公子曰。公子何言者。恣言之。我當盡我所知者爲公子告。久之。公子始指壁上詩大聲吟咏曰。

生離死別太匆匆。燕未西時勞已東。殘夢梨雲成慘白。好春花雨切飛紅。斜陽故國山河影。景物芳時涕淚中。拚得今生不相見。青天碧海此心同。

憔悴無端却爲誰。柔腸寸斷即窮期。東風剗地憐同病。忍淚看天繫所思。鵲已罷啼空剩血。蠶猶未死尙餘絲。春心無賴花心惱。落盡紅殘鳥不知。

此非我瓊妹之詩乎。店東翁速告我。店主人愈不解。瞠目結舌。不知所對。顧謂老僕曰。公子聲言瓊妹。瓊妹。究何人者。壁上詩乃前日一美如冠玉少年。郎題者非女流。公子認是瓊妹。則大誤。公子聞係一美少年。并非瓊妹。則大失所望。頓失知覺。倒於榻上。色慘淡如金紙。呼吸都不勻。老僕大驚。店主亦亂。百方救治。半時許。公子始稍醒。長嘯一聲曰。已矣。拚得今生不相見。妹何太忍。店主言乃一少年郎所題。我絕不信。或者吾瓊妹之化裝乎。復向主人問曰。此少年何去者。去幾日者。趨語我。主人曰。少年於一月前。由此入山。公子聞此言。甚喜。頗得主腦。蓋

聞山中義兵將領亦一少年。蛛絲馬跡頗可尋蹤。遂擬定入山尋去。恐老僕多所諫阻不便。乃曰：吾瓊妹果尚在天壤間者。我必覓得之。而後已。即不在天壤間者。碧落黃泉亦必遍訪。吾不復累爾矣。爾語回顧老僕。奚能捨公子去哉。既奉老主人命。隨公子意者。故回公子曰：公子尋李姑娘。任公子去。何許老奴願隨。不辭辛苦也。公子喜曰：然則就此行耳。

明日束裝就道。遵主人所指處行去。老僕以爲有心疾人。有何規則聽之而已。詎知公子貌似改其常度。而其心中却有一定。緣索故所到之處。皆有用意之所在。蓋以爲必有可獲瓊妹消息者。故心堅定而行不辭。况瘁也。足蘊荒山無繁愁。疾溪光嵐影飛鳥啼。猿皆似。故爲愁人重添材料者。多情公子其何以堪。一日小憩一村店。碧柳垂塘。綠槐罩屋。樹陰席地。坐者幾人。瑣瑣閒話中。一人似行客。暫息塵肩者。爭向之問長問短。聞皆係兵間事。其人曰：中有事大奇。義兵統將者本一美少年也。前數日死矣。無人不痛哭之。蓋以將軍雖英姿颯爽之豪傑。乃一溫和柔愛之慈善家。然又一恨花妬月之絕代佳人也。衆聞之皆愕然。其人曰：諸君試猜之。究是何等人。眞聞所未聞。將軍臨死時。自言爲宗室某公之女公子。激於愛國熱忱。化裝來此。爲義兵長。以除國賊。衆猶不之信。疑其人故誑言取笑。然皆樂於當小說聽。故任其姑妄言之。其人曰：謂予不信。女公子臨終有遺書一封。致漢城郭公子。女公子未婚夫也。因數日來爲女公子喪葬事。今始奉書前往耳。遂出書以示衆。公子從旁視之。眞瓊枝書。急趨向其人手中攫之。其人大怒。急收其書。且將奉公子以老拳。老僕向其人道其實。其人隨伏地叩謁。甚恭。

呈書公子。公子接書。拆之手戰。動不穩。許久。未能剖。老僕代拆之。抽書呈公子。公子讀其書曰。

傷哉敬郎。今不呼哥。而呼郎矣。此後無再呼吾郎之一日矣。傷哉敬郎。梅林話別。誰料即曠隔人天。妾行時。所以不以隻字與吾郎者。正恐一情字爲吾二人牽惹。不克竟。妾志轉傷吾郎心。以爲倘能如願。然後長跪。郎前向郎謝罪。今已矣。茫茫恨海。冤禽終古難填。杳杳情天。媚石何年能補心之傷矣。言之痛也。妾遭家不造。老父含冤。搶地呼天。百身莫贖。一死不足塞責。偷生祇爲復仇。紅拂之願。難償木蘭之裝。已改倉皇。出走。義旗期天孽之清。零落無依。匕首出政軻之計。希爲撼樹。蟬蛻竟作分枝。鸞鳳情既不能。兩全勢必出於一。捨穿腹。折臂。一彈無情。泣血椎胸。兩仇尙在天乎。未能梟他惡魔之首。終使折我精神之愛。妾目終不能瞑矣。所差強人意者。直接爲吾家仇之松島。妾於統義兵時。覆其軍。擒其人。而手刃之。庶乎稍快。然不過一么。竄小醜耳。無關大計。妾負傷後。猶忍痛強過二十餘里。至山谷中某處。乃舉義兵時所駐之村民家。未及門。揆少時。復蘇。以他事皆盡。惟未能與郎作最後之話。別不能即死。因忍死上書。書竟。妾目光已昏。而心中了。然無漬。溼主人看護。倍至情甚。殷渥。并允以棺葬我。至可感也。郎能一臨。妾於萬恨之中。或稍釋一二。郎之訂婚約。指妾已嚼碎和血吞之。蓋永永貯吾郎於心頭耳。傷哉敬郎。妾有感懷詩句云。拚得今生不相見。青天碧海。此心同。嗚呼。豈成懺語。所望者同心而已。吾郎自愛爲國珍重。

公子讀畢。放聲大哭。嘔血數升。心轉清明。轉思吾瓊卿以愛國故。甘心犧牲。吾二人最濃麗。肫摯之愛情。爲國殤。

而不悔。我若不能竟其志。祇殉情。一往遂同穴之願。不能分同志之責。猶非吾瓊卿所許。遂命其人導至其處。見孤墳三尺。新碣一方。一坏黃土。無情深深埋玉。萬古青天。有恨默默葬花。公子此時志已定。心轉舒。折山花一握。插於墓上。揮淚奠之。敬謝主人而歸。至家病若失。舉家欣慰。公子謂其父曰。古人言。父母在。子不能身。許人以死。然乎。父曰。是固然矣。公子曰。然則許人以死。私恩也。許國以死。大義也。父母在大義。亦能辭乎。父曰。是又不可以。概論。公子曰。然則兒奉父命矣。父愕然。公子遂將在東時所見。聞日本謀我種種陰詐。詭譎計畫。爲老人言之。縷縷。老人突起於座。戟指東。鬚髮翁張。公子遂乘間自明其志。老人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固願其爲英雄。豪傑。然安忍令冒險拔虎口牙。哉。况謀國自有大計。荆軻。聶政之流。不足爲正當設施。吾兒能養成。大器爲中流之柱。大廈之榱。斯爲愛國之極軌。若輕身一擲。流血不過五步。駢夷不過一人。且敵國果強。人才非祇一二。旣斃之。復繼之。不過於其所謀之進行一小措已耳。誅其一不足警其餘。况物必先腐而後生。蛙賣國者。猶是比比。國者猶是比比。又安能化億萬身一一准其罪。而虔劉殲戮之哉。兒宜見及遠者。大者勿區區逞血氣。勇而爲小丈夫之爲也。公子敬聆老父一席話。所謂如聽仙樂耳。暫明第公子多情人也。守信人也。山石可移。然諾不改。已默以死志許瓊枝。烏可自食其言。况激於愛國之真忱。眼底大仇。戴天不共。且瓊枝死後。公子已覺生人樂趣。毫末皆無。浮生只贅疣耳。惟父母之思。昊天罔極。不忍執行己志。遽然決然以傷老人心。然一念及國。輒舉親兩兩比較之。其輕重。蓋燕雀銖兩。於是決定一意孤行不少。顧慮念吾瓊卿以花嬌玉媚之女子。尙欲以纖纖素手。

扶山河於已。傾已覆之頃。我國亦已在弱昧亂亡之點兼之攻之取之悔之者。亦已攘臂伸手。我本鬚眉如戟。好身。手之健兒。涎涎類弱蟲。不且令瓊卿笑我於地下乎。適伊藤南滿之行期已定。公子以爲機不可失。不必令家人知。致生阻力。遂於伊藤啓行後。步步伺瑕隙。不肯放鬆。遂追蹤至鴨綠江岸之某車站。伊初行輕韓。無人故戒備。尙不其嚴。車停時。已夜午。站固小。燈火不明。以故公子伺於站臺邊孔道。毫無人覺。須臾伊藤下車。乘馬車過孔道。公子奮力擊之。馬行速。彈丸穿車窗而過。射伊帽。落車急馳去。公子見未能命中。急遁。適遇坐藤製顯轎者來。過公子身旁。韓國貴官例用此式顯轎。公子知係完用。就近擊之。完用自轎顛臥於地。公子復擊之中其臀。從人祇顧救護。完用公子固又善超距之術。遂乘間逸去。杳無蹤跡。事既未能得手。公子頗懊惱。知此地不可留。遂渡江至中國境之大連灣。正徘徊馬路。行予閒行。悵然如有所失。忽一人自後拍其肩。回視之。蓋安重根也。相見大喜。各略述別後行蹤。安遂携公子手。引至一處。密謂公子曰。弟來意若何。公子曰。吾仍以鋤奸剷暴爲力行。必達之目的。安兄料理如何。重根曰。弟之所謀。兄實欽佩。第伊藤既經吾弟一擊。雖不中。伊亦不能無懼。斷不能以妙手空空兒看我輩。信不再來。遂弛備解嚴。吾料彼必步步設防。節節保衛。雖洒水恐難入也。奈何。公子曰。我輩當以計行之。弟祇一人。兄來此多日。同志嘗有幾輩。伊藤此去。抵哈爾濱爲止。境弟探已悉。此行與俄外相會議。即解決南北滿問題。若聽其到哈不能得手。則會議終結。所謂萬牛回首。邱山重鼠穴。搜蛇大難。爲力吾國所蹙。何止數千哉。故弟定於伊藤未到哈以前。伺便殲之。以絕目前之患。弟所以欲同志多者。蓋恐一人力不

能周弟擬請兄約同志多人沿站佈置令其防不勝防逃於此必不得逃於彼以伊藤一生命置於重重帝網中恐亦難以倖免安曰弟言當弟欲從何處着手公子曰聞渠三日後到大連弟向機而動不定何時何地惟絕不讓渠到哈埠耳安曰然則分頭辦理弟竭其力之所能而已兄往支配各事暗中與吾弟接應惟吾弟欲不令其到哈恐難有一定把握是哈埠間之計畫更宜周密然則哈埠乃重任也倘弟與他同志均未能如志則哈埠爲要點哈埠乃最後五分鐘之爭執耳兄願當之期必得志兄已料之熟矣或不至無以報弟命吾弟爲國能預籌於未亡之先若予者當國家將亡之際方思努力愧弟多矣就此作別道聲珍重而去

盲風怪雨潑地瀾天夜深黑魍魎鬼域公子隻身行濃雲積霧中衣帽盡濕全身似沐淋漓盡致雙足躑躅泥淖趾穿踵見瓦礫沙石均與爲難時刺躪掌裂痛徹肺腑以嬌生慣養之文秀美少年錦繡裏之膏粱腴之香閨雅室居之好日和風煦之父母顧復之僕婢趨奉之何曾伶仃孤露受此道路艱難之苦而迫於義感於情不獲自己奮不顧身蕭然長往行之怡然處之泰然可見人生之大勇無非浩然之氣充塞磅礴而成故孟子云至大至剛誠哉是言也公子抵一站站名大房身天光益黑伸手不見其掌厨爾益淒厲站內人跡甚稀公子近站房燈光下出表視之已一時有半再越三十分鐘者車到矣遂鎮定其心氣凝鍊其精神無何聞遠遠汽笛鳴公子行近站臺立候移時車到小停公子一躍登車有侍者兩三人立車門側一人見公子雖有車站執事員徽章而思見好於人故向前阻詰一人以目示意公子操日語問公爵何在一人指一室公子坦然進見其所指之室

門虛掩。公子推門入。幡然一老。假寐汽榻上。似睡正濃者。公子大喜。暗想。此賊今殆。難逃公理時乎。默呼支那萬歲。吾瓊卿萬歲。今吾爲祖國除害矣。爲吾心愛之韓國人復仇矣。指勒機發。轟然一聲。烟凝滿室。電燈被烟籠罩。昏翳不明。剛公子轉身。已有人執其持槍之手。一手思抵禦。而空無一物。隨取出胸前所佩刻不離身之箕子鏡。預備抵敵。勝徒手也。旋聞室門外大笑。格格如怪梟呼。笑止。發嚴厲之聲。問曰。鼠子。爾看尙有伊藤博文在乎。我早知爾輩陰謀。暗中偵探爾等盡悉。爾輩欲以卯敵石乎。日月之明。豈囓火螢光所能奪。爾等乳兒小兒。亦思與老夫鬪智力。吾故設假人於此。以誘爾。姑與爾等一戲耳。然爾等亦頗狡猾。不以計誘爾。亦不易獲。旋指榻上人曰。爾視之。乃一革製成者。鬚眉畢肖。儼然一伊藤耳。狡哉。陰謀家。蓋無在不用其陰謀也。秦皇博浪有副車。伊藤車室有贗鼎。奸人行事千載一轍。無獨有偶焉。公子此時恨比亂山。還多且重。方寸之地。似有百萬鈔。鋒紛攢猛刺。苦楚不可名狀。忽看手中箕子鏡。奇光四射。陡思。以此鏡擲彼賊之顛。或可死之。繼思。未必即能命中。即中恐未必誅。則此鏡落他人手。何以對瓊卿。見盤龍四角。歧出杈枒。尖銳鋒利。心念以吾堂堂丈夫。身不能殺賊。亦已矣。還受野蠻人之慘酷。汚弄其何以堪。不如自裁之。乾淨暗呼。我熱愛之瓊卿相見不遠。急以鏡上龍角之尖。直刺心窩。既透。心急掣鏡。猛擲碎金。四迸鏡破。公子倒地。殞。

金陵半月記

避庵 原第十三集

歷史上盛稱形勝地。則戰禍必較酷。爭點所在不能免也。昔人謂關中經漢唐季世之亂。地氣已盡。遂爾蕭索。其

後燕薊北平起而代之。所以然者。寧非爲兵禍劇烈故歟。東南半壁。則武漢上游。戰爭先著。而金陵龍蟠虎踞。據爲都會者。往往而是。永樂靖難。瓜蔓傳抄。弘光南都。滿兵屠戮。數十年前之太平軍。一旦覆巢破卵。斬伐芟夷。如草木也。嗟乎。雖有仁人傷心劫運而已矣。彼其時流。雖呼搶淫虜。剽掠直隨。慘霧殘花。敗葉付之無情風雨。以去。居無幾何。已不能道其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不過因種族感情之惡留此一斑。實則血幕刑場。武人已視爲慣例。豈獨建虜之性使然耶。革命聲高。諸州響應。石頭城雖遭小劫。旋關臨時政府之新天地。亦云幸矣。曾不再稔。變起闔牆。忽成滔天之禍。維時白下居人。或狃於意想之文明。法制視置。帥如奕棋。肩睫之間。殺機頓烈。可憐一片秦淮月。照見城頭烏夜啼。於是而永樂弘光太平之浩劫。復見於白門。秋柳間不才雖伏處滬濱。驚心聳鼓。忽有傭婦自金陵來者云。奔命圍城中。十有七日。瀕死者屢卒全。無謂之殘生。而盛年伉儷之主公。不免蟲沙與猿鶴。語次沈瀾。悲而叩之。婦輒娓娓道覺當時慘酷情狀。歷歷見腦海。瀾翻萬怪湧現。異哉。恤緯之縻。乃等道旁之王孫。載筆從之不減荆駝逸史也。

傭婦曰。予本蘇臺某鄉人。受傭滄浪亭邊顧姓。巨室也。然稍稍中落。止一孀主婦。曙後星孤。獨鍾憐愛。故名愛珠。讀書某女校。予蠢人不能狀其秀慧。但聞同儕私贊曰。一朵能行白牡丹也。予傭後匝歲。人云書已讀畢。有水人來議出閣事。予大喜。一則好女。宜早得佳婿。一則主家有事。予獲醉飽。且多得犒賞錢也。作菀春風。佳期果近。而婿家在南京。始議送愛珠往。主婦憐愛珠幼稚。挽水人商之婿。欲令就婚。如入贅禮。往返再四。婿始允諾。及期主

家陳說之華贍。及賓客儀衛之盛。鼓樂之喧闐。服飾之豐美。予生平耳所未聞。目所未睹也。壻貌清秀。年可二十許。記得往歲隨人觀劇。臺上小生甚美。壻狀頗似。予私心竊爲小娘幸。是日予掌收發器具。皿物粟祿。無片刻暇。欲一窺愛珠。作何狀態。不可得也。但聞庭中兩使者互語云。壻兄在都督府中作某官。勢頗顯赫。壻在學堂中任教習。都督且親過其門拜謁焉。又云。壻性極和平。初本不酷待下人。及革命後。常言今日共和民國。當一律平等。爾等勿復稱老爺大人。又云。現今官僚尙有依勢嚇人者。壻輒恨恨曰。吾得志必剷除此輩。其兄或勸之。略存上下階級。輒笑而不應。故此等主人實爲難得。旁一使者忽攙言曰。爾等但言其長。未及其短。彼雖寬待我輩。然藉之取利。則甚難。一乾沒一閃鑠。彼必斤斤申斥。故校中工資。而外絕無他項。可侵漁。反不及彼兄之僕弄一手好錢也。正酬答時。忽堂上呼茶聲起。遂各就役。旣而事畢。復敘所談。皆外間新聞。或云暗殺。或云黨爭。或云第二次革命。奈何。予不解。彼等語意。木立竦聽而已。

婚事後約旬餘。壻將往南京。謀挈愛珠俱去。主婦亦束裝與偕。予從之。乘汽車甚迅利。僅五六小時間。云已至下關。主婦及壻等占一馬車。予跌坐其後。城中街衢寬平。絕似閩門外馳道。須臾抵壻宅。其家女眷殊衆。予從主婦。一一稱謂。幾有應接不暇之勢。居數日。游宴之處甚多。主婦謂予曰。吾將偕子歸。取家具。此間花園清幽。壻謂我。不如久居。此我意。亦願於此避暑也。予唯從之。返蘇約月餘。復至南京。自此予亦幾爲南京之傭婦矣。一日忽有遠客至。問克民歸乎。克民者。壻名也。時予適在亭中澣衣。答以在校中未歸。客因言請見太太。予知此客必親

故急報於堦母。母問姓名。客自言秦氏。母驚曰。渠豈從潯陽來者耶。予約略憶問答語。果自九江來者。母曰。然則吾家龍官至矣。請渠入內寢。使須臾。予導秦生入。甫及席。即縱聲曰。母知贛省大變乎。母錯愕曰。奈何。曰。某日宣告獨立以兵。戎相見矣。母曰。城內何如。曰。尙有秩序。第經濟大恐。慌戰事日亟。烽火逼眉睫。一日不可安居。母曰。嫂氏何如。曰。南旋矣。今暫居滬。母曰。盍來此。問秦生愀然曰。母以此邦爲樂土耶。母曰。果無恙也。秦生曰。克民殊憤憤。宗敏固懣。一官渠亦甘殉。臯比耶。奈何。樂此燕幕。母惶恐問。何以知之。秦生附母耳細語。不可聞。既而母色有異。搖手戒勿語。願命羅酒食。款待之。比晚。堦歸談宴甚懽。殊不及日間事。予心不能忘私語。主婦主婦謂堦悉外間事。苟有變。誼無隱。秘理勿喋。喋爲人憎惡也。予服主人有雅量。遂不復言。

越三日。秦生去。是晚堦歸。言事起矣。都督模稜。何益。留守虎虎有聲氣。獨不能慰瘡痍。輿論不無傾側。伯兄情急。不將爲蟬蛻。計恐有後患。奈何。一家聞之。皆歎惋。是夕。主婦忽有懼色。與余謀歸。計事且定。愛珠泣曰。母乃敵。屣我乎。主婦心動。謂之曰。盍勸堦俱東。愛珠泣曰。渠戀兄公。必不肯降。心相從也。克民固孝。無可復言。主婦曰。然則何如。愛珠曰。姑守旬日。徐謀於堦。主婦乃止。余自此注意探訪。維時予聞二人以上偶語。必往竊聽。意其與戰事有關。且何謂獨立。言人人殊。殆非予輩女傭所得與聞。偶出門。諏詢所答。絕可怪。一人云。噫。叛亂也。吾輩不去。且大兵至。玉石俱焚矣。又一人云。革命文明盛事也。獨立共和先聲也。且人心歸向。討乎其不得不。討何疑之。有予雖不解文語。而略悟詞意。何反覆矛盾。若此。小婢語予曰。大主公新任軍師。披八卦衣。搖白羽扇。如孔明唱。

空城計故事好看。煞人子。錚錚。響。小婢。饒。舌。何處。得。此。調。語。侮。弄。主。公。小婢。掀鼻。曰。媼。何。知。主。公。昨。宵。載。寶。歸。燦。燦。者。朱。提。數。百。笏。謝。家。姆。語。我。主。公。新。升。軍。師。何。謂。譎。語。侮。弄。也。不。日。汝。家。姑。爺。亦。升。二。軍。師。矣。予。力。啐。之。小。婢。狂。笑。跳。去。予。偶。告。主。婦。愛。珠。適。在。座。因。語。母。曰。夫。君。固。言。之。兄。公。意。助。革。軍。且。某。偉。人。引。爲。心。腹。顧。其。事。艱。險。夫。君。頗。不。願。相。從。行。將。挈。我。輩。東。遷。矣。特。以。財。政。權。與。兄。公。交。涉。尚。未。就。緒。耳。主。婦。聞。言。太。息。而。已。無。何。所。謂。大。主。公。者。忽。匿。居。室。中。數。日。凡。客。來。問。訊。俱。答。以。往。吳。門。予。輩。竊。竊。疑。議。渠。作。此。狡。獪。殆。所。謂。神。出。鬼。沒。耶。一。日。天。暑。酷。烈。予。方。敷。簟。竹。籬。下。以。待。主。婦。乘。涼。蓋。平。日。主。婦。浴。罷。必。徙。倚。此。間。晚。後。始。歸。寢。是。夕。待。久。不。至。予。怪。而。探。之。則。主。婦。方。與。愛。珠。俱。坐。垂。淚。沾。臆。嬌。斜。倚。藤。床。憂。容。可。掬。予。心。滋。駭。顧。又。勿。敢。問。潛。步。掩。入。主。婦。絕。不。覺。也。遂。悄。然。立。其。側。睇。視。壁。上。有。革。軍。光。復。南。京。圖。中。文。明。裝。束。之。軍。士。各。携。槍。砲。前。驅。攻。奪。天。保。城。其。後。又。有。一。隊。垂。髻。白。面。之。兵。則。女。國。民。軍。也。城。中。各。盡。衣。鑲。邊。曳。辮。者。奔。走。道。路。迤。邐。不。絕。殆。戰。敗。而。逃。者。兵。後。一。督。陣。之。軍。官。不。知。爲。誰。但。見。纓。帽。翎。頂。黃。褂。皂。靴。望。而。知。爲。滿。清。一。知。兵。大。員。惜。余。女。流。既。無。經。驗。又。不。識。字。徒。對。畫。神。往。而。已。予。瞪。視。良。久。主。婦。忽。大。聲。呼。余。余。恍。如。夢。覺。急。回。身。就。詢。主。婦。以。茶。壺。付。余。曰。速。瀾。茗。來。予。唯。唯。趨。出。方。抵。鑪。畔。忽。聞。砲。聲。隆。隆。庖。人。與。小。厮。皆。躍。起。曰。城。南。兵。變。矣。余。問。何。謂。兵。變。庖。人。與。予。同。鄉。且。性。敦。篤。聞。予。驚。詢。特。口。講。指。畫。語。予。曰。第。一。次。都。督。遁。走。第。二。次。都。督。才。登。位。第。三。次。都。督。又。來。爭。奪。矣。予。不。解。所。謂。但。聞。都。督。都。督。不。絕。意。謂。都。督。必。係。土。匪。領。袖。也。大。聲。曰。要。官。兵。何。用。管。不。了。都。督。耶。庖。人。與。小。厮。皆。失。笑。余。知。

語有誤不覺羞甚。庖人笑曰：此等新名詞，母怪爾鄉間人不知也。都督即南京城中最大之官，今城中無主，故屢易其位。因此爭端未已。予曰：今果孰勝孰敗？庖人曰：今兵士索餉，互相決鬪，官軍尚未至也。予曰：子不言，都督即爲官軍之元首乎？索餉爭端，卽爲官軍中演出乎？又云：官軍未至，何也？庖人笑曰：子且去休，恐不能一時明白。予性固執，必欲一詢其詳。庖人沈吟良久，曰：譬如人家兄弟鬩牆，諸弟爭一玩物相攻，不止長兄外出，尙未歸也。歸則其端不難立解矣。時水已沸，予乃淪茗而行，且行且語，曰：長兄若不早來，此一羣兄弟不知爭到何時了。語未畢，槍砲聲高下，砰訇幾無息響。方走入室，聞愛珠作泣聲，詰其夫曰：然則獨立果取消耶？軍士果劫掠耶？兄公尙在幕府中耶？吾輩居此，可保無恙耶？壻蹙蹙良久，若不能置答者久之。始微語曰：予心碎矣。

中夜酷熱不能成寐，而槍聲四起，間以巨砲不絕如連珠，令人心折骨驚。且時聞某處火起，某家被擊，某某中流彈死，主婦及愛珠等皆繞行室中，或假臥榻上不復安寢。予揮汗奔走探聽，不少暇及晨，聞都督府中大變，有一軍官帶兵直入，欲縛都督而甘心焉。或謂此軍官卽官軍之指使，暗受大總統命令，將來此軍官卽爲都督無疑。此時壻母大驚憂蓋大，主公方在都督府中數日未歸，吉凶靡定。若爲軍官指稱亂黨，則生命危矣。壻方出探未歸，一家迷惘，坐聽砲聲，覺自遠而近，咄咄逼人。須臾壻歸矣，愴急而語曰：兄終不能越雷池一步，爲某軍官所軟禁矣。得有報効金五萬，可贖之歸，自由避難他適也。吾意居此圍城中，必無良結果。毋撫膺而起曰：然則速往商會晤秦某，可得金如數也。壻果復出，既晚而大主公歸矣。陽陽若無事者曰：轅院未寧，滬浙方亟，某軍豈能動

我。毫。未。敢。可。惜。五。萬。人。貪。狼。獾。不。然。吾。將。以。此。背。城。借。一。語。畢。尙。有。自。於。意。子。等。私。贊。其。膽。壯。願。其。母。語。之。曰。若。此。紛。爭。未。已。必。且。遭。巨。劫。子。盍。挈。弟。等。避。難。滬。上。庶。外。人。字。下。豈。不。較。勝。此。危。城。哉。大。主。公。聞。此。言。意。殊。不。欲。頻。撼。其。首。曰。吾。送。母。及。弟。至。滬。然。後。更。來。此。何。如。母。嗜。曰。否。否。吾。何。愛。於。滬。子。以。爲。可。留。則。留。之。矣。克。民。亦。非。怯。怯。者。子。勿。復。爾。大。主。公。遂。不。語。克。民。亦。勿。聲。母。遂。巡。往。佛。堂。焚。香。大。主。公。起。去。克。民。仍。與。主。婦。及。愛。珠。商。離。城。策。終。不。能。決。

是時槍砲聲日夜不絕。隣里僕從往來告信者奇艱。憐憫如神龍掉尾捉摸不定。又如飛天仙。人雖甚美麗而不可近。接蓋自庖人語子之日起。至此已十日。絕不見所準備。且亦無調停法。但見時有獨立告示飛揚於秦淮河釣魚巷間。又時有取銷新聞。騰播於識字先生口中而已。此時有一至怪極奇之現象。發現則大主公絕迹不復歸。而其妻大奶奶與兒女等一夕不知去向也。先時一老僕從大主公者。自外歸。家人爭詢戰事。彼大言曰。是何妨。北軍不敢渡江。所屬集於紫金山一帶者。皆土匪乞丐耳。不出三日。事必平。爾等可勿慮。言已。入見大奶奶。既而大奶奶欣然深信其言。遂徧告同儕。俱額手稱慶。因壻家第宅宏敞。與隣里隔絕。故不能常聞外間語。言今得聞某僕敵帶之言。以爲千金可享矣。然此夕竟失大奶奶壻母大痛。欲自出尋覓矣。壻大驚。亟承命前往。至暮未歸。砲聲如驚雷。抽箭急鼓。催花耳膜。震悚無已。約更餘。壻始歸。踉蹌垂翅。面色灰土。謂其母及主婦曰。事急矣。外城已合圍。可速往某教堂。女教士處避烽火。革軍失餉。欲走擬括上中人家產。以充川資。城南秩序已亂。不可久。

留也。母急問宗敏安在。宗敏者大主公也。克民攢眉以不知對。

既而一老人于子來衣冠雖破爛而多絲織物熠然有光銜煙管呼吸不已。鼻架墨晶巨鏡。夷然曰。倉皇何事。克民告之故。老人曰。子兄無足惜。彼爲革黨所要挾。恐不免罹禍也。子謹厚者。奈何亦復惶擾。今官軍撻伐。上將已臨。轉瞬整旅入城。秋毫無犯。吾昨親見諭帖揭檠。殆徧諒然仁人之言。爾等少安。毋躁以待官軍之撫循可耳。克民唯唯。蓋老人者克民之叔父也。自是壻母深信叔父言。不宜妄動。延頸企踵以盼官軍。不敢復言他計矣。主婦頗思家欲一探近耗。而蘇寧間電信郵筒俱絕。無可置喙。愛珠日夜憂泣。主婦固不忍離。即欲離亦因城圍戒嚴。無可往處。乃與克民困守此間。是夕槍砲聲益烈。破爛之叔父復來言。臨時都督已不知所往。官軍方入太平門。大隊踵至。戰事從此可息。家人等皆色然喜。翻谷播遷者之多。事是爲民國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即舊歷七月三十日也。子與小婢等仍焚香插地上。主婦坐觀之。泫然曰。祝地藏佛。普佑明日勿聞砲聲也。子亦從之。誦佛號。惟愛珠躑躅園中。與克民論時事。不屑作此迷信事耳。

旭日如火。秋暑未退。此九月一日之晨。即予腦中所印之八月一日。所謂官軍克復南京之第一紀念日也。予以市小食出門。斜見東北角有紅旗招颺。市人搖指相謂曰。此官軍入城也。蓋壻家在城中央石壩街之後。入城之兵已至中央。則爲時必有頃矣。正跂望時。忽碎句一聲道旁。售油煤餅者大呼仆地。血湧如泉。衆皆披靡。相謂曰。速避。流彈速避。流彈予聞之。膽幾裂。舍命狂奔。至家喘息僅屬。正欲語。主婦以狀。忽庖人踉蹌來曰。吾方入市。

蔬肉豈知市門皆虛掩藍衣曳辯之兵叫罵慄哭猶如狂醉衆驚匿鼠竄則兵皆擊槍而舞持槌以逐所携衣具錢物輒宛轉棄地兵拾之不盡笑語譁然不棄者爲所擊或擒而摔之訊所有不答亦被擊槩槩就死吾知爲兵所見必無幸乃棄筐於地急抄市後小徑走過一家門不閉藍衣者方挾一婦人襪其衣婦人哀號不聽襪衣服頗麗然鬢髮已蓬鬆矣吾欲保全生命不敢一視雖至家心猶搏躍也愛珠聞庖人語急走出問曰子所云殆已至三山街乎曰然曰嘻禍及矣願謂主婦曰夫君赴校視察未返事已火急吾輩不自謀坐待魚肉耶乃急走告壻母語未已而壻歸

此時余心雖惶急乃注意視察壻之狀態顏赤目瞪額角汗津津如中狂熱手一巾頻拭其面且循其髮目四顧不知所矚若有審量然者衣羽織西服斑斑染塵垢肩背及兩股尤多望而可知曾經傾跌且不僅一次髮際亦沾蓬梗殆已失其草帽入室時辱輔翁張如有急語忽睹其妻與母絮語憬然變色急斂其皇遽之狀強笑問母曰會朝殮乎母聞其子聲不暇致答但急問曰官軍劫市中信然耶抑革軍敗退而然耶壻乃斂容對曰確係官軍但此時寇已急無由詳告街東有教堂官軍允爲中立地不入搜查婦女避匿尤相宜兒與主教頗稔速往速往得庇宇下或免侮辱也母曰固然但家無守者器物不盡供抄掠耶壻曰擇其輕便者提携之他亦不暇顧矣愛珠聞語即捷步入房中略摒擋要物主婦呼余入助力移篋數事啓以鑰取其中黃白釵釧及銀餅紙幣貯一小被包中又取新嫁衣之綺麗者分貯兩篋篋乃一月前壻從上海携歸予會迎之門而爲其提挾者也

私念物有定主設墻不携歸者一時安得此輕便具耶。

事已墻命先送母及主婦愛珠出門。瀕行時議守內室者時墻家有傭婦二婢一年及笄少不更事無任留守。一傭婦張姓常州人年三十餘尙恐少艾害事其一已老雖能經營爨下而重聽龍鐘無應變才於是衆乃公舉及子子甚驚駭深願從主婦以去。主婦亦遲回不忍舍墻與愛珠同聲曰必以家務累潘媽獨爾老成練達最可信任他人皆不及也。潘媽幸勿辭事後必有以報決不食言。墻母頻言潘媽甚佳主婦目視余不復作斷語若待子自決者子志忑再四欲不遽允而墻及愛珠挾懇摯之詞哀戚之色可憐達於極點迫人至無何奈何之境予思子然一身幸無子女夫婦累主婦遇我厚愛珠尤予所憐犧牲此身何足惜乃慨然曰子願効忠主人無所不可但偌大第宅付托一婦人可乎。墻曰否否潘媽爾第守其內外則有楊升王福二人予日間常來往於此夜則宿焉當不令爾孤寂也。予遂允諾須臾盡室入教堂視爲樂土矣。

予一身躑躅收拾雜器皿置於櫥柙又閉各室門下鍵焉。覓欄榭衝要處移坐以俟。變因思今日岑寂悽慘之境爲生平第一次自夏初再來此間未嘗片刻與主婦及愛珠相離。墻亦待予至優未嘗以勞力事相責常謂予守婦有節忠實不欺人品爲傭婦中所難得者予雖不敢當其言然自問不可謂非一知己曾幾何時忽遭禍變主人等之吉凶未卜予亦獨守此危險之地設驕兵悍卒橫來肆擾豈復苟全生命予一時感激知己之恩貿然擔任此事不啻甘投羅網其何可言思之不覺深悔孟浪一諾且即使無害而此間屋宇深邃悄然一身抑鬱誰語。

得無鬼魅逼人之懼。彼樓下甬道間常聞有鬼怪影響。平日暮夜不敢獨行。今若需往爨室取食物。必經此道。奈何思之。又不覺毛戴神悚。既而又轉念。堦曾言不時來探望。且夜宿愛珠房中。則當不患膽怯。久之日垂。垂暮斜陽映簷角。與夾竹桃之顏色相鬥。小蝶栩栩其旁。若不知人世事之悲涼者。嗟乎。此時非愛珠及主婦浴罷閒坐時耶。有時堦亦袒胸揮扇。自適其適。談書中故事。以爲笑樂。今日倉皇走人教堂。聞避難者擁塞不堪。庭院幾無隙地。安得享居家之樂。然則人事靡常。禍福倏變。天苟佑我。自當出險。何必深悲。顧見一簾榻清潔。體倦欲臥。因自語曰。今日忝爲留守。主人偃臥之福。盡予飽享矣。頽然自適。不覺朦朧。

忽足音窅然。予以爲主人至。亟起迎之。及諦視。乃楊升也。升本堦家僕人子。故從主家姓。曾隨堦兄周歷官場。年二十餘。稱狡黠。王福則宗敏。官山東時。所錄之健僕。蠢蠢無所能。然性頗忠直。此次宗敏遠去。王福獨留。殆非所眷耳。時楊升問。潘媽有食物乎。予忽爲其一語喚醒。蓋予自晨至暮。未果。腹因思潮起。落若已忘。飢至此。忽覺枵然。頓憶主婦囑余往爨室左隅。任意取食。謂廚中藏麵包。筐中有熱飯。儘穀三日糧也。蓋庖人已不知所之。而主婦等果未持糧。以往楊升且歸。取食物將齋。以餉教堂中人。故走詢予。予乃告以留物處。且偕往取也。升噉然曰。子不畏鬼耶。予雖股栗。然念升乘人之危。情已可惡。若露畏色。必爲所輕視。因正色曰。此非戲語之時。事勢危急。若此。主人蒙難。吾等生死未卜。何暇喋喋。爲楊升默然而止。予知其或銜恨。然不能顧也。既取食物。與升。予亦略取熱飯。以沸水淪之。以予蘇人不慣食麵包耳。食竟復出。則堦已歸。余迎慰之曰。女主無恙耶。曰。幸無恙。然堂無

坐處亦憊甚矣。顧不敢越雷池一步。因門外恒見有婦女被辱也。此間有倭兵入探乎。予曰：無之。婿頗以爲奇。若出意外者。予詢今日罕聞槍砲聲何也。婿曰：軍已入城。無與敵者。何槍砲爲。其有時聞槍聲者。則劫掠之爲也。此間尙非彼所注意。故爾寂寂然。某某數家已經嘗試矣。

予爲之吐舌。因問早間姑爺墜車。婿曰：奚翅墜車。予昨宿校中。與校長謀保全校事。豈知破曉即有兵持令箭來拘校長。去予正遣人探問吉凶。忽兵一隊擁入。欲據校場爲休息地。驅校中人出。略與辨。輒喏曰：我等平亂有大功。不應讓此區區。耶。予出與理論。爲所推仆者。至再。每仆則譁然笑。予憤甚。然知不可爭。乃出校。雇車將往。覓校長甫出門。途人紛紛呼詢。略一詢。皆言被劫無所歸。予知官軍必沿舊例縱掠。三日封刀安民之說。決計歸視。毋妻安頓。後再往。因囑車夫改向。甫過夫子廟。有兵紛紛爭車。予車方過。一兵叱予下。予略詰問。兵肆然。摔予衣仆道旁。自躍上車。鞭車夫東去。予遂狼狽抵家。午後予私往校窺之。倭兵守門。不容人入矣。予遂巡由小徑返。聞槍聲如爆竹。不知何處巷戰。抑係搶掠。忽遇一友人。互相問訊。渠果設肆於市者。言一切貨物俱入亂兵之手。來時驅人外出。不許携寸縑尺楮。肆中幸無婦女。否則不堪設想矣。

比隣有夫妻店。俗以夫婦同理店事者爲夫妻店。勤儉敦篤。伉儷未嘗失和。頗善居積。知者無不欽慕。今午爲丘八公（俗隱兵字）闖入。驅其夫出。夫不肯縛而擲之道旁。一兵擁其婦登樓。夫譁泣不已。兵怒發彈洞其胸。婦之究竟不知也。吾亦將歸視眷屬。覓一善地避兇鋒。最可恨者。城門守兵許入不許出。而滬甯火車早停駛。

吾輩生路已絕。有送死此雞籠（俗以喻城垣）中耳。今又有驚信說統軍上將行修憾於南京人。非洗城不可。果爾。則吾輩血肉不久必供刀俎。奔避亦何益。不如及早自裁也。語訖甚悲。予急與之作別。將返教堂中視母妻。途中思友言亦未必可信。官軍何至於此。且此時人道主義已發達。洗城何事。尙敢輕於嘗試。願又思淫掠已若此。亦復何事不可爲。則陳見殊未足恃。輾轉私念。胸如轆轤。既至教堂。則階下婦女擁立。殆禱子方排闥欲入門者。亟止之曰。男子自重。幸勿鹵莽。予告以欲見母妻。彼謂母妻在此者儘多。若人人入探。萬不能容。予又告以與主教某相稔。彼爲主教再四囑勿納。男子生張熟魏。所勿辨也。語時羣婦又簇擁而前。門前幾無插足地。門者揮手令讓。予不得已快快而歸。第不知予母等無恙否也。又予一日未食。母等雖藏餅餌。不知能充飢否。言畢。噓喘短促。流淚不已。

予劇憐主人。以文秀之少年。遭此慘禍。但不知擇一何辭以相慰藉。相對移時。予頓憶塔尙未食。欲趨鑿室治膳。亟問塔曰。麵乎飯乎。塔蹙蹙曰。予殊未能下咽。任汝爲之可也。予知塔平日喜麵包。乃往廚下。爇火取麵包烙烘。又沸水溫雞蛋數枚。持盤以進。塔始飽殮。未幾張嫗歸。言楊升取食物不能入。故予自歸取之。塔言如此。隔絕亦非計。不如仍囑母等暫歸。張嫗搖首曰。否否。主教言出必罹禍。彼驕兵正肆無禮也。塔長嘆。不言是夜。予倦極。然時聞噪聲。終不敢酣睡。約雞鳴時。王福入白。塔喁喁片晌。不知作何語。蓋塔不呼予不使入臥室也。有頃聞銀餅有聲。意囑其購物。亦不知疑及曉。忽譁聲直入臥室。雜以王福慰勞聲。予辨其人皆北音。知不佳。急拉塔匿甬道。

後積薪中。聞翻檢箱篋。逾時語聲寂然。始出視之。則室中篋箱器皿已減損什之四五。而未盡去也。王福言兵入者。有二人同鄉。力爲主人綏頰。始稍留餘地。語訖揚揚。有得色。婿好語謝之。予甚怪。王福爲人平時頗忠懇。胡一旦驕泰也。須臾楊升入。私語主人。王福實私通外兵。朋比分肥不絕之。恐引狼入室。婿患二人傾軋。乃兩釋之。囑勸王福互相保全。勿攻訐。升雖唯唯。予察其貌。殊含羞憤。蓋陰險之徒。深懲其說之不行也。詎知日方亭午。予所料即不幸而中耶。

先是十鐘時。張媽尚不歸。取食。婿情急。遣予往探之。甫出門。遊兵三五彳亍而來。予膽怯。急避入隣家。意伺其過。而後行也。不謂此三五惡魔。正覘定東隣之處。子轉瞬之頃。狂躍而入。誤以予爲屋主人。逼予獻金帛。及姑娘。予對以偶因。畏日光庇。此蒼下絕非此中人也。一兵大聲曰。然則爾不許。遽去。若不得。姑娘爾亦慰情聊勝無也。予遂爲所軟禁於院中。花壇下旋聞室中果有婦女啼哭聲。哀求聲。慘徹心肺。憶予在鄉間。聞講目蓮僧遊地獄故事。其苦趣惡態。殆不過如此。又念人同此心。當與禽獸有別。奈何男子之兇惡。一至於此。且男子中溫文爾雅如楊婿。寧非同一人。乃至彼兵士。即殘酷無人道。若此天胡爲必生此等惡人。以禍我輩良善婦女。殆果所謂劫數難逃耶。予時正跌坐石上。作種種幻想。忽兵携皮夾。出一手持女履。一旦嗅且語曰。得此亦復足樂。予視之。怖甚。蓋其醜惡絕類。野獸汗珠。浸淫髮辮。搖曳雖予常見之。餅師賣菜傭。斷無如此穢劣也。予常往劇園觀演。張飛周倉。以及醜鬼楊凡。鐵公雞。海蘭葵等。其貌亦甚可怖。然知其喬扮。則心中轉視爲好。弄不謂今日乃真見之。可

隣女娟好。雖年其母亦僅徐娘。將何以堪。此蹂躪思之。骨寒齒戰。正欲說法。一覘乃紛紛者。各挾箱篋。走出。予僞扶創作呻吟聲。不敢仰視。一兵指予。喏曰。老貨不需汝矣。其語絕穢。予羞不欲聞。俟其遠去。入室一窺。噫嘻。予何爲好事。幾能入而不能。出蓋腦暈目眩。足軟且仆。此身如已不在人間。世矣。悲夫。室中何所見。血泊中一妙齡女子。瑩肌裸然。腥紅狼籍。與之相映。雖至殘酷之惡魔。必掩目不忍諦視。而彼徐娘者。一帛懸梁。裂目吐舌。其旁猶襯衣未蔽體也。

予本欲狂奔而去。乃覺足絆於千鈞之鐵寸步不可移。嗚呼。予事後言之。終不禁驚悸淚下也。斯時予無奈何。爲之虛掩外戶而出。蹣跚至教堂門左。果見婦女成羣。或坐或立。彼十惡之游兵。遙望而不敢入。予嘆。隣女咫尺。胡不來是。而在家待死。又念外人勢力。若此誠不如早奉大英大法。大德國皇帝之爲愈矣。何爲光復何爲。中華民國。何爲共和。彼等爭權奪利。所苦哉。我輩婦女耳。且吾聞外國最重婦女。儼立外國君主。則婦女之名節可保。此等惡魔。必不敢若是橫行。此時予不覺忿火中燒。念慮橫決。不知中國爲何物。想見予面者。必能辨予面之頓赤也。無何由門入院。不見壻母主婦等。且人頭攢簇。未有別認。久之。忽睹小婢及張媽往來人叢中。予遂大聲疾呼。張媽乃拉予過一小院。則壻母等列坐一長椅。不似亭中婦女之露立。此室中婦女約百人。想皆係貴家受特別優待者。予乃以食物進。主婦見予往。甚歡。俱起立。問室中現狀。予一一告之。愛珠且握予手。若禮上賓者。予驟當此寵遇。不覺顏汗。豈患難中。遂不拘主僕名分。耶。然愛姑娘本一最婉篤之女子。待人無疾聲厲色。予深感之。特

今日尤謙恭耳。婿母亦命予暫坐。予雖不敢坐，亦不欲拂其意。斜倚椅作半坐狀。彼等論室中事及婿所口述，彼等且啖且聽，殊有滋味。久之始辭歸。主婦謂有婿在室，子何爲急急待晚始歸可耳。噫，豈知斯鑄錯之一端乎。須臾聞他婦女言：今日下午游兵已略有約束。蓋某上將前隊已下令箭飛騎入城傳告不許淫掠也。但聞城南騷擾如故。吾輩此時尚不宜出婿母等聞之，遂命予以此轉告婿。倘明日確有禁掠舉動，速來迎吾等歸也。予領命而出，捷步至家。幸未遇一兵，私喜他婦女之言果驗。及門不覺大驚，乃王福與楊升爭鬪，洶洶欲揮拳。余急詢何事。王福正期期難說，而楊升謂彼引同鄉兵來，又掠物去矣。語未畢，王福攘臂爭辯，願彼操山左音。予本不能解，且詞意愈急，則愈難清朗。狀又猛惡，萬不及楊升之圓熟。便佞。予遂舍王福而聽楊升。楊升乃歷述兵來肆虐，主人忿忿往，想兵官去。予問現主人歸未，答以未歸。王福則大言已歸。楊升又憤與爭。予聞二人語絕不相符，駭甚。勸王福勿躁，怒慎守門戶。乃喚楊升入內室。是時予幾欲以主婦資格代訊，鞠訴訟之權。然諸君試設身處地思之，終不免有此一舉也。楊升隨予入內，頗露愧色。惜予方挾偏見，未能察及。升媿媿與予言，福如何復引狼入室。如昨日事，主人如何不允憤而外出。將訴諸長官兵士，如何追擊王福。又如何搶步與兵耳語。兵士如何復入，齒掠一空。福與偕去，移時始歸。而主人久不返。予乃覓一友在長官署充役者，探消息。則主人絕未詣長官署。至今未下蹤跡。予聞升語大驚，呼曰：主人殆矣。疾趨出問王福曰：子言主人已歸，今果安在。福口講指畫，言主人將牽楊升訴之官。旣而有友人來，緩頰始復歸。猶呼楊升詰責。忽有兵士數人來，絕非予所識者。予正欲隨入窺覘一

兵士出手槍擬予。予少却。廳事後有槍聲。頓起。凡數響。又久之。兵士始去。楊升忽云。主人無蹤。且私語我。云少頃潘媽來。子但云。主人未歸。吾自當以酒食酬恩也。予雅不願聞此等語。故致爭執耳。予聞王福言。與楊升絕異。且似楊升。於此案大有疑竇。不覺木立移時。既而思事情重大。非稟主人不能決。乃囑楊升。母令王福遁。自往教堂。訴壻母。主婦等愛珠聞之。大駭。心急欲歸。主教或阻。以暫緩不聽。壻母等令予翼愛珠。幸未逢游兵。抵家。則楊升迎。謂曰。王福已遁矣。主婦愀然曰。情虛畏罪。若然。則壻爲王福所害無疑。願壻終無蹤影。於是令楊升四出覓之。是晚。楊升。王福俱不歸。游兵一夕數驚。幸未逼入內室。然主婦愛珠等憂慮悲感。心膽碎矣。竟夕無人能熟睡者。及晨。小婢啓後戶掃除。陡作驚呼而入。云。見一屍橫臥草間。流血縱橫可怖。予聞聲亟先往。不覺號陶曰。果吾姑爺也。乃在此。壻母。主婦。愛珠等俱大慟。愛珠尤哀動行路。忽一游兵繞道來視。蓋後戶外一荒原。向無行人。游兵聞哭聲。覓得突插語曰。人已死矣。哭之何益。不如從吾行樂去。予大驚。幾仆。獨愛珠仍掩面痛哭。若罔聞。知兵見在弱。可欺。舉手將用武。愛珠陡拾地上石擲。其面傷。眼鼻血出。痛極據地。而伏。手槍落足旁。愛珠躡起。奮之力撥其機。碎然有聲。兵斃矣。

楊升子子自外來。鼓掌呼曰。主僕能殺賊。大佳。予覺其神色頓異。壻母因問。昨宵子何往。升昂然曰。大主公召予往都督府耳。上將來。當暫居此間。蔣氏第。予從大主公先爲掃除。忙碌無片刻閒。語未畢。壻母亟問曰。大主公安在。升曰。昨方至城中。本擬即歸。奉上將命不得間。先遣予一探耳。不意二主公若此。予當速往報。或即來料量也。

壻母急曰。王福安往。升曰。亦在彼。且語且去。主婦聞之。謂壻母曰。大主公來。必能爲弟伸雪。不難。一究罪人也。壻母唯唯。愛珠仍哭不已。頃之。宗敏果至。壻母急慰問。欲得不告而去。及眷屬安往之實情。宗敏搖手曰。此非其地。蓋即返密室。壻母遂入。予牽主婦衣。願往探聽。主婦頷之。予遂悄然入。聞宗敏傲然語母曰。始吾從革軍都督。以爲其不日成事。致富貴也。不意事事掣肘。且兵單餉絀。敗象已見。吾知不足恃。然稍露底蘊。必遭波累。故不敢告人。又恐官軍既來。指名搜索。則禍且夷族。計不如先自輸誠。必可得上賞。然自賊中往官軍將。不遽信。故私挈妻子去。以爲之質。吾計果行。上將頗信任。行且以某官界我倉卒。不敢歸母當諒。我不日報養奉甘旨爲壽。母增光也。母有喜色。若忘次子之慘史者。瑣瑣良久。始曰。然則克民冤當雪。否宗敏掉首作冷峭之笑。聲夷然。語曰。死於兵亂。何冤之云。且官軍有功小小取物。亦循例事。值得爾許張皇。吾方受恩於上將。而訟其麾下殺人淫擄。寧非自絕。其吮吾弟昧昧不思安分。輒與亂黨通聲氣。死不足惜。速令掩埋。毋令上將偵悉。致累家族。且妨吾前程也。母似首肯。予聞之。身如墮冰雪中。覺一縷寒氣。自踵達頂。血輪皆凝凍。脈之搏躍幾絕。亟返身視主婦。則仆屏後矣。強扶之起。時宗敏已出室。愛珠突入。踞姑與兄公間而哀之曰。夫死不明。兄公來。毋縱奸人得志。宗敏僞作悲泣狀。而答曰。弟死誠慘。然死於亂兵。將安所訴。而理之。愛珠曰。不然。楊升及王福與知之。但鞠二人。冤自可雪也。宗敏曰。彼等方在都督府。給役有間。當徐問之。如有弊。自不使漏網可耳。愛珠大哭曰。兄公語緩。若此。吾復何望。語已頓首。再四求必縛二人送執法處。宗敏曰。若是迫我就死地耳。二人不足惜。吾將何以對官軍。愛珠知宗敏

官遂不可理諭。奮然起曰：「然則官者是官，死者是死，耶復何說？」宗敏佛然，甫旋踵，砰聲起於腦後。愛珠舉手槍自擊死矣。衆爭前奪之不及。予此時極欲勸愛珠勿爾，不知足何故不能移口，又何故不能啓也。生平所見之慘劇，此實爲最。雖昨日謂憐女橫陳，尙無此傷心怵目哀哉。主婦躍起，亦以頭搶壁。子乃與婿母及張媽用力抱持之，得不致變。子因取椅令主婦坐，急命小婢呼庖人至，令與健男子負婿屍入室，與愛珠並陳。主婦仍哭搶不已。予私謂之曰：「主婦奈何無計不稍忍，冤誰雪乎？」主婦聞此語，似以爲然，乃從容與婿母商市，構斂雙尸，草草含殮，計匿棺柩。至此適半年而已。是日已爲官軍入城後之第七日。主婦謂子曰：「倘欲雪冤計將安出？」子曰：「此時上將入營，行轅劫掠已止，聞有檄文告諭，凡兵騷擾者苟發覺，殺無赦，是秩序已復，法律已伸也。彼宗敏官迷天良已滅，故坐視骨肉之死而不一呼，顯知己之富貴而已。他何所問？今愛珠被逼而死，仇隙已成，萬無倚彼雪冤理無已。吾儕試爲之乎？」主婦首肯，越日不辭婿母而出，緣途問訊得蔣氏第，果見兵衛森嚴，都督之行轅在也。子教主婦曰：「吾輩來仗一腔義憤，幸勿遠巡也。」主婦膽果壯，氣益勇，直躡轅下，呼冤衛兵環詢何事，告以故，乃引入旁室，令少待須臾。一官仍戴翎頂，長袍短褂，腰間懸刀，從者四五人，簇擁坐一小廳事中央。呼主婦及余入，詢姓名，訖又觀轎詢顛末。語宗敏官如有所驚，若曰：「此楊參謀也，奈何不安頓訖事，令婦女奔走旋婉諭曰：爾主僕姑退，吾當請楊參謀來一詢之。」子乃與主婦出不願返楊室，躑躅行轅附近，顧兵卒雜沓，譁笑無常。主婦年雖逾四旬，而風貌猶存，不堪侮辱。幸道子等出之，兵士尙誠懇，謂爾等在此不方便，不如暫歸。子乃告以不歸之故，兵曰：「若然。」

則亦可寬一棲身處。勿暴露也。子乃與主婦覓隣右一室。僞爲避難將歸。吳下者始知滬寧火車尙未開駛。須遲三五日。主婦謂予曰。此時無火車亦佳。正可探聽行轅消息也。

逆旅主人亦一老嫗。子外出未歸。婦適鄉間母家。僅小僮應門。外有店夥而已。子每晨殮竟。則往行轅探詢。迄無確耗。勢成爛案矣。至第五日。見前導引之兵士候於門。招手曰。爾二婦速入。官長有以諭爾。子喜甚。即返告主婦。投袂赴之。拽辮垂刀之官。又出如前日狀。拈髭半晌。作北語對予曰。此事已隔多日。勢難確查。楊參謀言兩侍者已擯去。不知所之一時。末由緝獲。俟軍事稍定。必當爲骨肉伸雪也。據此則爾等婦女無煩跋涉。如不願復居楊氏。儘可自由返蘇。本官因楊參謀盛意。格外體卹。贈爾等三十金。幸即日離此。勿再曉瀆。主婦聞言。勃然色變。大有辭職之意。子乃從容進曰。敝主婦傷培痛女。故不憚奔走。力求伸冤。今楊參謀既能關懷。若此。他日自當水落石出。敢不遵斷。官視予而笑曰。子一傭婦。乃無異女。蘇秦好好。回鄉慎勿唆訟。予聞此。不覺羞慙。蓋予生平未嘗見官長。此行實爲慘狀所激。而成今聞唆訟二字。一似予身頓爲刁悍潑辣之婦女。子素以謹慎老成自命。且一嫠婦。何堪此惡名詞也。然實無可置辯。遂代主婦受金。唯唯而退。子意蓋謂主婦行李盡失。又不願再返楊氏。則返蘇有備。略置行裝。得此亦不無小補也。嗟乎。豈知匹婦懷金。頓成禍水。耶。予之領取三十金出轅也。有兵士目之。子不之覺。正貪與主婦辯論。未嘗一顧。不知兵士乃尾行及門矣。主婦又命予購物數事。明晨即出城。子忽厭倦。且時已傍晚。恐徬徨間昏暮前途。大有可慮。城中電燈俱損壞未修。行者往往遭人襲擊。主婦亦以夜出不宜。

議遂中止。晚殮甫罷，主婦憶女感痛，咽泣移時。余竭力勸慰，將就寢矣。忽聞叩門聲，甚厲。居停媼隔板壁而嘻曰：「今殆矣！何酷似前夜之聲耶？此必傷兵也。」主婦驚顛，謂予曰：「十四日流離辛苦，終不免於一死乎？」予搖手曰：「勿聲看渠作何狀，須臾聲益急，貧家屋不堅，牢白板支撐，有何抵抗力？况又曾經擊破而修葺者，兵士見無人應門，怒舉械一擊，如摧枯拉朽，排闥入矣。」聲言予奉命查汝家容留外客，得母女叛黨，時予榻前燈已吹滅，兵士持照夜燈毀門入，呼予起，厲聲詰問姓名，里居，訖又指主婦問予，瑟縮代答。兵言予奉命搜查，爾等勿懼，語已傾倒，筐篋翻被單衣，竟發見三十金之紙裹，即納懷中。予跪懇賜還，其半藉得還鄉，兵提予起，語曰：「汝尚不甚老，能伴予眠，可與一金。」予怒叱曰：「爾官兵出此無禮之言耶？時同來兵正欲犯主婦，主婦大呼峻拒，且曰：『吾二十年寡婦，容汝犬彘侵犯哉！』兵出語穢，肆主婦舉榻前矮几投之，兵力猛奮，前撲按，主婦忽出剪傷其頰，血涔涔，灑予往助之。予遂乘間拉兵足，躓於地，兵忿甚，手槍數發，主婦斃矣。傷哉！予此時不復知命在何所，直前持兵，兵絕裾遁出，予狂呼救命，四隣俱起，即兵已不知所之。予即欲往行轅呼籲，居停媼遂巡起曰：「無益也。」予疑居停媼知情不之，顧經叩轎而呼，守夜兵訊明，立派四人至驗狀，訖面囑予少安，毋噪，必有辦法。予慟哭終夜，次晨復有兵官至，殊露悽慘之色，謂予曰：「遊兵已遁，苦無查法，今與爾五十金，速市棺斂汝主婦尸，餘可扶櫬返蘇矣。」予苦乞伸冤，兵官許之，然窺其意，不過敷衍耳。

予不得已，斂訖，又畀居停媼五金，止餘五金耳。因思扶櫬返里，必不敷，不如歸告小主人，必有計議，乃哭拜主婦。

概前憫憫出門。自思主僕俱出。隻影而返。五中迸裂。無淚可揮。不知天地東西人間何世也。遷迤出儀鳳門。兵士略訊予安往。即放出。遂乘人力車至火車站。購票登車。遠見下關一帶荒涼焦土。其頽垣破壁之僅存者。正似予之屢經喪亂。猶苟延此殘喘也。既抵蘇。旬。往滄浪亭畔。覓小主人。小主人者。主婦之族姪爲後者也。銜主婦之以質畀愛女。常怏怏。不聞慘斃。殊秉冷靜態度。略訊柩所曰。俟事定當往也。又曰。予此間無所用。汝汝且歸鄉。予飲泣諾之。遂返田間。旬月。予姪亦不孝。無何仍來滬。覓食。予九死餘生。萬事覘破。尙復何言。所期此後太平。不復遭予主婦等之所遭也。予苟積有餘資。尙當一往金陵。哭祭予舊主婦及愛珠。以盡區區之心。言已。淚垂盈臆。既而曰。吾從鄉間出時。至蘇過小主人。聞小僕言。小主人後往南京。與壻兄投機。今已得官某縣。大令云。甦庵曰。傭婦有心人也。一幅亂離圖。現身說法。曲曲繪出其針對薄俗處。非率真人不能道。家庭慘劇。尤慨乎膏之。竊謂較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僅寫虐殺之慘狀者。更爲悽惻動人也。

刺馬記

悟痴 原第三五七集

嗟乎。古今來義夫節婦。具百折不撓之氣者。豈真樂死而惡生哉。亦以舍義而生。毋寧死抗節而死。奚必生。蓋心目中祇知有義與節。不知有生與死也。世傳張文祥刺馬新貽事。言人人殊。類多失實。夫崇拜文祥者。不曰大俠客。即曰一男子。抑知其妻黃氏。奇節異行。尤巾幗之矯矯者乎。好險如馬賊。能全其身。而不敢犯梟狼。如范嫗。能格其心。而使爲我用。及事不可爲。猶遺書文祥。令全生。以遠害。徐圖報復。而文祥得書。大慟。遂矢以烈報之。於

是日伺馬隙一刺不中而再刺再刺不中而三刺七首有靈卒洞馬腹然則新貽之死雖文祥刺之而實不啻英如刺之也烈哉烈哉以視梁綠珠之墮樓朱貴兒之罵賊有過之無不及已。

黃氏英如小字燕兒以其母夜夢飛燕投懷而生故名山東濰縣袁村人母早逝父醒予世務農業粗通經史因爲仇家所誣僦居濰縣之東門街設一小雜貨肆借謀生計時英如年已十九矣明眸皓齒丰致天然而一種剛烈之氣令人望而生畏誠所謂艷如桃李而冷若冰雪者也。

一日肆中忽來一少年揖醒予而言曰丈如許溫文何操此賤務豈有逼而然耶醒予因女在肆而來客忽作無謂之厲旋疑其有心輕薄不禁怒詰之曰與君素昧生平何勞下問君休矣母以不入耳之言來溷乃公也少年笑曰丈非龔居黃村姓黃而號醒予者耶醒予曰然君問何爲少年曰有令甥陳景威書銀寄贈因未識荆故先以言相探耳醒予亦謝曰唐突忽怪隨令英如烹茗款客少年將書給閱並銀五十兩呈上醒予閱訖始知來客爲張文祥與英如亦表兄妹也遂喚女出見英如見文祥氣概不凡暗忖閱人多矣未有英偉如此君者雖無愛慕私心却有惺惺惜惺惺之意醒予曰日云暮矣賢姪遠來不易敝肆雖陋尙有下榻之處可否留此暫滌塵襟乎文祥曰既蒙長者許宿敢不如命。

東門街市場寥落地又荒涼爲強梁萃集之所祇以居民貧困者多故若輩亦漠視之有誦賊飛天鼠者偶過肆前突見文祥衣服麗都又察知其黃白物不覺暗暗垂涎欲於當夜肆其穿窬之技而醒予不知也晚膳後新月

一、鈎、疎、星、幾、點、主、賓、者、名、清、談、各、訴、生、平、之、志、英、如、侍、坐、父、側、時、時、矚、目、文、祥、流、盼、不、已、直、至、夜、漏、三、下、始、各、與、辭、歸、寢。

文祥下榻客舍。與英如臥房。僅隔一天井。醒予則宿於肆中。鷄聲四唱。文祥尙未睡熟。忽聞天井中似有人跡走動。披衣潛起。向外注視。隱見女之臥室。雙扉半掩。燈光明滅。心疑此女莫非不貞。月上柳梢頭。已人約黃昏後乎。遂躡足至女房外竊聽。又無聲息。用舌尖舐破紙窗。向內偷瞧。果見一人由床後走出。偃腰而行。行至床欄邊。側耳俯聽。似深床中人睡覺也。未及摸索衣袋。取鑰在手。意欲向櫃櫥啓鎖。文祥至此始悟。非有約之情人。乃妙手之偷兒。遂大呼破扉而入。曰鼠賊安敢如此。

醒予已入睡鄉。忽聞後宅大呼有賊。倉皇奔入。已見文祥由女房躍出。挾一賊人摔之於地。醒予就燈光下視之。不識伊誰。文祥曰。此賊匿伏表妹床後。意欲竊去景威所贈之銀。幸爲姪所獲。俟天曉。捉將官裏去。以重懲之。賊伏地請曰。小人亦良家子。祇爲貪官污吏所逼。不得已而爲此。然小人知罪矣。倘蒙赦宥。如有用。小人處將來願効死力。文祥曰。視汝面目亦頗不惡。汝何名。有何技能乎。賊曰。小人名金萬雄。綽號飛天鼠。十餘丈高垣。若躍身而上。絕跡飛行。如履平地。文祥曰。汝既具此好身手。亦奇男子也。願以功名爲重言。訖轉入己室。贈與紋銀四十兩。令圖他業。萬雄感激涕零。誌文祥之姓名叩首而去。

醒予見文祥如此慷慨。心甚喜。其爲人惟結識萬雄。稍嫌鷓突耳。忽憶女兒英如。未知曾受驚否。跨步入房。搗起

紗帳視之見英如擁衾僵坐。面容慘淡。急撫其背問之曰。吾兒受驚否。果無恙耶。英如忽失聲嘆曰。兒聞女子以守身爲貴。今表兄進房捕賊。不知兒未披襟致褻體。遂爲窺見。雖曰倉猝不及防。然此後有何顏相對耶。醒予聞言。沈思半晌。乃慰之曰。汝言良是。予察文祥舉止豪爽。其人必重義氣。以汝歸之。終身得所託矣。况當日昭王之妹楚芊爲鍾建所負。遂誓不他適。此例正可相援。吾兒勿懷他念。阿父當爲兒玉成之也。

翌早文祥起身。不見英如出外。祇有醒予一人在肆應接生意。即烹茶炊飯。亦喚一鄰嫗執役。心疑昨夜莫非受驚臥病不起耶。至午後店事稍閒。醒予邀至茶樓茗話。文祥已猜有幾分私心竊喜。方欲以言挑之。果見醒予燃燈長嘆曰。老夫已矣。賢姪如此英雄將來。必有爲。今有片言未知見納否。文祥曰。有何見諭。敢不如命。醒予曰。賢姪授室。否。文祥曰。尙未。醒予喜曰。如此則小女有所託矣。乃將昨夕進房捕賊。英如誓不他適之意。宛轉訴明。且曰。小女素性剛介。許多富家貴閨倩媒求婚。皆不許可。而獨器重賢姪。似亦宿緣。况楚芊歸鍾建。往例可援。賢姪其許我乎。文祥曰。以姪不才。得爲東床坦腹。幸何如之。但客中無以爲騁。奈何。醒予曰。旣承金諾。何用聘禮。惟媒妁不可無。當召景威甥。執此斧柯耳。

景威旣至。擇日遂成嘉禮。時洪秀全楊秀清倡義金田。據荆襄。破武昌。定都金陵。建國號曰太平天國。英如見時事日非。乃勸文祥曰。大丈夫須乘時立業。陳勝吳廣一耕傭耳。且能號召天下。割據稱雄。况君素以英雄自命。豈鬱鬱久居此耶。文祥嘆曰。予欲講纓久矣。惟投清投洪。此志未決。英如曰。盍與景威謀之。文祥曰。善。遂備旨酒一

甕。烹。着。數。色。立。邀。景。威。至。密。議。其。事。景。威。曰。予。觀。清。廷。君。臣。泄。沓。上。下。相。朦。恐。氣。數。已。將。盡。今。侍。王。李。侍。賢。攻。破。杭。州。前。已。有。書。相。召。因。母。喪。不。果。行。弟。欲。出。山。曷。其。往。投。侍。王。當。不。難。獨。建。旗。鼓。也。

李侍賢本與陳景威有舊。一見其至。大喜。立授檢點之職。而使文祥副之。令二人督兵一萬。往攻處州府。處州知府馬新貽。籍亦山左。登以守禦。相持半月。餘。援兵不至。府城遂陷。新貽帶印匿入民房。爲文祥部卒搜獲。遂匍匐乞降。文祥曰。聆汝言。亦我同鄉。果真心效順。願爲生死交。新貽見文祥。亢爽知其可欺。遂亦僞作激昂之狀。曰。大丈夫既遇知己。豈不願披肝瀝膽。共圖事業。惟恐吾兄不見信耳。文祥折箭爲誓。立釋其縛。歎之。後營時。英如亦在軍中。助夫殺敵。文祥喚出相見。令新貽以嫂呼之。景威適至。文祥曰。兄來大好。弟又得一英雄之友矣。景威亦喜。三人遂締金蘭之誼焉。

文祥退入後帳。英如迎謂曰。君觀馬叔何如人也。文祥曰。亦余輩同調也。英如曰。不然。妾觀馬叔氣驕而色詭。當妾出見時。流眸四顧。其心術必不良。善君與久。恐受其欺。宜慎防之。文祥曰。汝真婦人之見矣。豈有良友如新貽。而猶疑其有異志乎。英如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君勿謂婦人之言不可聽也。正議論間。景威忽至。袖出一檄。文曰。頃由金陵傳來。天王有令。自天豫（爵名次王一等）以下。不准攜帶婦女隨軍。各屬投降降男女。男歸男館。女歸女館。違令者殺母赦弟。婦今在軍中。深爲不便。吾弟宜別籌寄頓。文祥曰。岳父已亡。處州距家鄉又遠。無處寄託。奈何。景威沈思半晌。忽曰。無憂矣。可急召馬弟來。

新貽眷屬。本在處州府署。得此消息。不待傳知。急令其妻張氏。自乘小轎。而以簇新之藍呢大轎。來接英。如并於署內。讓出上房。一切陳設。布置整潔。使一老媪名范家媽者。隨往迎接。文祥見其如此。周妥。不但不疑。有陰謀。且真視爲骨肉之親。向前執其手曰。古人託妻寄子。何等高義。不意吾弟爲我分內。顧之憂。此後徵調何方。毫無把握。今汝嫂得與弟婦同居。恩兄亦從此一意功名矣。復顧景威曰。余三人患難富貴。將來共之。誰渝此盟。神人共誣。言訖。即催英如登輿。英如總疑新貽非善士。怏怏不已。與文祥灑淚而別。

時清帝命廣西提督向榮爲欽差大臣。率張國樑等圍攻金陵。甚急。洪天王檄調李侍賢回援。而以堵王文金督師攻浙。文金別號黃老虎。馭下極嚴。性情狠傲。往往以小故鞭撻將弁。陳張鎮守處州一帶。請兵請餉。多不撥給。景威憤然曰。我等衝鋒陷陣。豈能枵腹從事。士爲知己者死。侍王既去。予輩失所恃矣。文祥曰。兄且暫耐。再煩馬弟一行。往堵王處請餉。如不應命。再作別計。何如。正計議間。忽接金華警信。言杭州省城爲清師左宗棠攻克。衢嚴二府戒嚴。處州震動。堵王傳檄陳景威。令其督同張文祥。用心守禦。倘城池有失。決以軍法治罪。景威見檄大怒曰。兵餉不給。督責轉嚴。何以服三軍之心。耶。文祥亦憤然曰。丈夫屬世。何地不可建功。豈甘鬱鬱久居人下。於是邀新貽入後帳。共商倒戈之策。景威曰。以大勢觀之。處州雖暫無虞。然黃文金之家屬財寶。全在湖州。彼必以全力保護。故於我等守土。但知責備。不知助兵助餉。一旦譁潰。城池不守。我輩尙有死所乎。文祥曰。何不潛往金陵。仍投侍王。景威搖手曰。談何容易。清總督左宗棠於衢嚴一帶。層層扼守。豈龍飛渡。新貽曰。即可偷渡。侍王

亦必責我擅離職守。文祥怒曰：如汝二人言，直坐斃處州耳。新貽笑曰：兄請勿憂，弟有一策，不但反敗爲功，且於我三人功名大有希望。

新貽言至此，即起身周巡室外，見無一人在側，乃密密獻議曰：聞左帥前鋒王開銘，此人與弟有舊，弟擬夜往王營，陳說處州可取狀，彼必令弟督兵來攻。二兄僞敗，讓出城池，則弟得軍功，可冀重用。弟彼時再召二兄共圖富貴，是一舉而三善備焉。二兄以爲然否？文祥鼓掌曰：此策甚是。景威曰：妙則妙矣，但恐弟大權在握時，忘却我二人，奈何？新貽曰：弟承二兄保全，豈敢有二心。倘渝是言，將來死於毒刃之下。

三人議定，當夜潛送新貽出營，徑投王開銘軍中。私將來意訴明，開銘大喜，飛稟左督，立撥馬步十營歸新貽節制。責令克復處州等府。新貽自此得手，不數年居然位至浙江巡撫。時英如亦隨其妻住於署內，屢懇新貽往召其夫。新貽口雖答應，並無片紙與陳張二人通消息也。

文祥與景威自處州詐敗，讓功新貽，一時無可投奔，遂私回山東原籍，探視家屬。誰知親朋星散，戚友凋零，景威之妻投井而死。文祥之弟被擄未歸，二人互相嘆息。景威曰：幸弟婦隨同新貽在南，諒可無害。惟聞道路傳言，新任浙江巡撫亦馬姓，未知可是馬弟否？文祥曰：但願天如人意，使馬弟早任封疆，則弟固可夫妻完聚。即兄亦不難再整門庭矣。景威曰：弟休作滿語，愚兄甚疑之。計自處州別後，忽忽已越四年，從前軍書旁午音問不通，猶可爲馬弟原也。今則金陵已克，天下漸次肅清，仍無寸緘寄我何耶？况弟婦在彼，亦雁杳魚沈，尤出情理之外。文祥

曰。兄且勿疑。予料馬弟必不變心。俟到浙江。自能得其確耗。

二人甫到蘇州。即聞新任浙撫果屬馬新貽。不禁暗喜。趕到拱宸門時。已見官廳前紛紛車馬。由藩臬至府縣。莫不衣冠齊楚。伺候迎接。二人亦不暇計較。急在紙鋪內買一紅柬。聯名上書陳景威張文祥。置於袖內。見官廳前站一差官模樣。聽其口音。亦似山東。遂向之一揖。請其代達。差官以同鄉故。並不稽延。立引二人入見。詎意新貽見着紅柬。轉申斥差官曰。汝好糊塗。今日我纔赴任。豈能遂見私親。可傳諭二人姑候。相召可也。

差官出外。將言回復二人。氣得文祥烈燄中燒。憤不可遏。幾欲直闖進去。景威極力勸慰。姑覓一客廡。卸下行裝。再作別計。文祥曰。兄疑此賊變心。弟猶未信。今觀其如此發付。猶望其處富貴耶。噫。予妻在彼。尚不知作何景況。倘此賊不顧倫理。強逼予妻。彼曾言死毒刃之下。余即當磨厲以須。食其肉而寢其皮也。景威忙掩其口曰。弟癡發矣。此何時。此何地。耶。倘弟言漏入彼耳。不但立時禍作。即恐兄亦因之牽累矣。二人正鬩閫間。忽見寓主人搶步而入曰。爺誰。陝。景威巡撫大人有命。晚二鼓後。請入撫署相見。

景威晚膳後。端整衣履。將行文祥曰。召兄而不召弟。彼必有愧對處。弟誓與兄偕往。景威曰。或有別故。弟姑待之。俟我返。自當一一相告。既至撫署。到號房告知。即見前差官向之招手曰。爺隨俺入內。大人在花廳傳見。曲曲折折。行過幾多廊房亭榭。始到花廳。新貽常服便帽。容色與前迥不相同。景威一見。屈膝請安。新貽一手扯定。邀之入坐曰。一別五年。兄與文祥皆安否。景威曰。託大人福蔭。身體尚好。新貽笑曰。予與汝兄弟也。甚麼。大人不准如。

此稱呼前在官廳。非不相見。實以耳目太多之故。今夕請兄而不請文祥者。以彼性情過烈。恐一言不合。卽是。非况其妻在處州。卽自行走出。未知文祥兄曾遇之否。景威駭曰。一向在大人處。何以令其出走。新貽冷笑曰。軍事倥傯。豈爲一婦人留心。本擬保薦二位。以踐前言。無奈尊名已登叛冊。弟費多少心思。始能彌縫。無事。今我甫到任。清苦異常。願各贈銀百兩。以謀生計。此後公門中宜少出入也。景威聽到此處。丹田一股憤氣。再按捺不住。將其贈銀。拋散滿地。大聲喝曰。汝好。汝好。遂大踏步而走。不意方到儀門。迎面忽來數卒。不問情由。一索縛定口內。呼曰。賊已捕獲矣。汝等速送往仁和縣。傳大人命。令其嚴辦。

文祥在廨候景威。直至天明不返。心疑新貽故人情重。或留與寢食。將復來召己。均未可知。方自悔昨晚出言不遜。未免愧對新貽。乃候至日。又西斜。仍不見景威蹤影。心內愈加惶急。因囑託廨主陳景威若歸。請其勿外出。我片時卽行旋廨也。遂忽忽往撫署探詢。一無音耗。忽遇在官廳之差官。向其問信。差官扯入一僻巷。附耳告之曰。汝不見陳景威乎。昨夕由俺帶進。不知其如何得罪大人。已捕送仁和縣。照賊人治罪矣。我因與汝同鄉。故密密相告。文祥聞言。渾身抖戰。一時淚出痛傷。幾欲失聲大哭。差官急掩其口曰。俺好意告知。汝若如此。必牽禍於俺矣。文祥拭淚謝曰。情急勿怪。但我有一腔冤憤。無門可訴。恩君如肯援手。請帶入仁和縣監獄。令我見景威一面。死亦甘心。差官詫曰。觀汝二人如此。義重莫非馬大人有不是處。可能將當日情事。使俺知道。麼。文祥曰。正欲上陳。恐恩君懼有牽累。不敢瀆述耳。差官毅然曰。汝以俺爲何如人也。旣爲男子。豈無血性。來來來。

轉出曲巷。恰有一小酒樓。差官將文祥引入。幸無酒客。二人聯肩坐下。文祥遂將從前之事。一一傾吐。差官聽訖。不覺拍案大怒曰。天下竟有此負心人乎。俺亦不願幹此差事。願助汝一臂。可先往縣監探望。陳君詢其昨夕進見。究因何事。問罪再議。後策。

差官導文祥直入縣監。獄卒見是撫署內員弁。那敢怠慢。忙邀入獄神堂奉茶。差官曰。不必。昨日大人送來陳犯一名。未知你家官兒可會照辦否。獄卒曰。昨晚堂訊。本官百般嚴訊。奈該犯狡猾異常。未得實供。差官曰。現監何處。獄卒曰。在內羈。差官曰。俺奉大人密諭。須面詰該犯。此位亦大人所遣者。（指文祥）汝可速引入。禁止他人勿得擅入。以防走漏消息。

獄卒將二人引入內羈。自行退出。文祥搶上一步。見景威蓬髮垢面。雙眸緊閉。僵臥於匣床之上。胸攔阻棍。足曳鐵練。一領破蓆。血水淋漓。不覺肝腸崩裂。撲向前抱之而泣曰。景哥醒來。劣弟在此。景威徐啓雙眸。見是文祥。淚如泉湧。欲將身兒撐起。奈筋骨已被刑傷。不能展動。文祥按之曰。狠心賊。下如此毒手耶。吾兄。但有言語。分付劣弟。誓不與此賊俱生也。景威流淚曰。此位何人。文祥曰。兄奈何不識耶。此即官廳前所見之差官也。若非其仗義帶入。弟安得至此。景威感於蓆上泥首曰。願求恩人大名。差官曰。俺姓雷。名得勝。今晤文祥。始知馬大人衣冠中禽獸。兄如有用俺之處。願拔刀相助。除此不義之賊。景威歎曰。恩人如此高義。愧死馬賊。又囑文祥曰。愚兄腿筋已被夾斷。即出獄。亦成廢人。惟汝妻已爲馬賊所佔。不但死我。且欲死汝。大丈夫處世。恩仇不可不分明。賢弟。嗣

後必可來。此來則無益於我。有害於弟。能復仇。即可對我。對汝妻矣。言盡於此。可速去。文祥哭曰。兄爲弟而得禍。弟寧與兄共死。不忍去也。景威怒曰。共死何益。且累恩人。獲譴汝心安乎。雷得勝曰。張兄自以復仇爲要。休作兒女子態。至陳兄傷勢。俺自有法療之。言訖。強扯文祥。出監令將淚痕拭盡。毋爲獄卒窺破。文祥哭拜於床前曰。劣弟去矣。不飲馬賊之血。九泉下無面目見兄也。景威含淚點首。三人遂倉皇而別。

出獄後。雷得勝伴怒獄卒曰。俺大人傳諭。但令你家官兒細心研訊。爲何將他非刑責打。倘因傷斃。命教俺如何。回話嚇得獄卒面如土色。忙辨曰。此不關小人之過。得勝復曰。汝可速覓金瘡藥。將他醫治。每日飲食須好。好調理。俺在大人前。遂不提此事。獄卒連聲答應。得勝伴央文祥曰。望爺在大人前。遮掩一二。否則此卒無死所矣。文祥亦伴允之。既出外。密購一利七首。煮以烏頭。變易姓名。從此以復仇爲念矣。

新貽自將景威下獄。情知文祥在外。必是禍根。暗忖當機不斷。反受其禍。乃將范家媽喚至。密謂之曰。子有心腹事。託汝若能爲予辦到。不獨汝一身吃着不盡。即汝子范廷武亦當保舉他。陞官發財。汝願之乎。范家媽曰。老婢蒙大人恩養。正慮報效無門。如有差遣。雖蹈湯赴火。亦不敢辭。新貽喜甚。因將愛戀黃如之意。密密告知。且囑之曰。此女性情甚烈。祇可智取。不可力求。范家媽曰。老婢領會得。大人毋庸過慮。

英如日偵文祥消息。終覺卜斷金錢。信沈青鳥。欲於侍婢中探詢。爭奈派來服役者。一爲年邁之鬻媪。一爲年稚之雛婢。無可與語。悶坐空房。終日淚痕洗面。忽簾鉤微動。趨進一人。則范家媽也。見其笑容可掬。手桃花一枝。向

之低語曰。如此春光。奈何辜負。耶。後花園中。錦天繡地。大人獨在留春亭賞千葉桃。密令老嫗來請娘子前往一游。不可拂其雅意也。英如曰。多謝。嫗爲我傳語。大人一日不見丈夫之面。一日不出此房。他賞他的春光。干儂底事。范家媽婉勸之曰。娘子差矣。無論大人來意。不可拂逆。即欲探令夫消息。亦必得其歡心。方可有濟。若困守房中。恐大人貴步。未必肯踐此地也。英如冷笑曰。汝大人真貴人耶。問其何以致貴。語至此。忽見新貽從房外走入。厲聲謂之曰。問我何以致貴。因汝丈夫致貴。尙有何說。范家媽急推新貽之背向外走。曰。大人請回貴步。娘子一時失言。何必掛懷。待老婢緩緩勸解。自可回心轉意。英如見此情形。知必不懷好意。然鳥困籠中。魚遊釜底。亦徒喚奈何而已。斜月照窗。背燈枯坐。回想丈夫一別五年。豈不知我在撫署爲馬賊所困。又豈不知我之烈性。決無失節之理。何以音信杳然。竟不能通一絲聲氣。噫。莫非已死於軍中。再不然。即爲馬賊所害。百轉柔腸。幾欲寸裂矣。忽覺窗外人影一閃。寂然不見。急喚。嫗。嫗不應。又喚小婢。婢亦不應。知有異。吹熄銀燈。覓取利剪。一柄匿之袖間。以覘其變。須臾窗紙颯颯作聲。似拋無數泥沙。又覺有聲啾啾。其聲如泣如訴。不禁毛髮直立。暗思。我命將盡。此必鬼魂來作祟耳。又或吾夫遇害。英靈來告我耳。正恍惚間。窗戶驟啓。躡進一鬼。長髮披面。渾身黑衣。向臥床直撲過來。英如頓悟。急取利剪向鬼之左脅戳去。鬼側身一閃。英如逼進一步。方欲奮力亂刺。忽窗外又躡進一鬼。將英如當頭一擊。英如仆地。前鬼復由窗躡出。渺無形跡。

紅日穿樞。英如始悠悠醒來。回憶。昨宵與鬼相搏。擊刺有聲。決非鬼物。噫。以堂堂封疆而作此狡獪伎倆。可笑可。

鄒方倚枕沈思。已見范家媽走入房內。手持參湯一盞。向英如笑語曰。昨日大人偶因酒醉。觸犯娘子。今遣老婢。特來謝罪。此參湯係大人手造者。尚乞飲盡。毋辜來意。言次。將湯奉上。英如不語。舒腕接過。湯盞乘其不備。劈面。潑去一盞。熱騰騰參湯。澆得范家媽耳目口鼻淋漓。滴滴直流。至胸腹下。不禁大怒。厲聲罵曰。你只賤人。太不識羞。隨手掇起一根門撐打來。英如用臂一擋。頓成兩截。范媽憤極。一頭撞去。英如立足不穩。撞倒床邊。額角恰恰。碰在參盞。磁鋒犀利。頓將太陽穴割破。鮮血迸流。有如萬點胭脂。沾染衾枕。蓋立時氣閉。幾同離魂之倩女矣。范家媽慌得手足無措。急令雙媪去取入珍散。自己跨上床沿。扶掖英如。摩挲傷痕。不意雙媪誤會。不取入珍散。轉將新貽精。至新貽一見。英如傷重。玉容慘淡。血色毫無。疑其已死。遂將一派怨恨之心。移于范媽之身。用靴尖。將其亂踢。口中大嚷。倘張夫人因傷致命。定將你只老奴才活活處死。隨令人去取珍藥。傳到瘍醫敷治。約曆炊許。英如慢啓秋波。芳魂徐轉。新貽始覺放心耳。

入夜。英如稍稍清醒。不語。亦不食。范家媽哀之曰。望夫人垂恩。老婢稍進飲膳。將息貴體。母令大人將老奴活活處死也。英如聞言。忽從床中坐起。正色語之曰。汝輩小人。可恕則恕。但汝之苦苦哀我者。欲我順從焉。賊汝即自命。功臣希圖賞賜耳。我萬一今日死去。則汝之性命亦化烏有。爲汝思之。殊不值得。况我心如鐵石。豈可斷身可碎。節決不可移實。告汝我之所以不死者。尚冀出此囚房。與丈夫一面耳。今馬賊既百般凌逼。不但此房不出。即此床亦不下矣。進飲膳。何爲。

范家媽聆此一番正論，不覺肅然起敬，跪而謝曰：「夫人真女中英雄也。生奴雖愚鈍，然於古之烈婦貞姬，聽人傳說，往往爲之流涕。今見夫人抗節輕生，不畏強禦，真使老奴心折矣。夫人如有不了之願，請分付老奴，決不誤事。莫如恐其有詐，默然不答。」范家媽情急自誓曰：「夫人猶疑老奴乎？若口是心非，哄誘夫人老奴，僅有一子廷武，便令其不遂，好死。莫如聽至此，泫然泣下曰：「汝今爲我之恩人矣。我有密書一緘，可交付汝子，面給我夫，令其全身遠害，徐圖復仇之計。我在九原當佑汝母子也。我本擬今夜即死，然恐馬賊遷怒於汝，祇得忍死須臾。汝於明日將馬賊誘至我，即當其面畢此餘生。與汝始終不相涉。言訖，令燈移近床頭，自將襯裏白衫扯下一塊，咬破指尖，以血當墨，歪歪斜斜寫成數十字，用口脂封固，交付并屬其貼肉藏好。然後長嘆一聲，秋波中珠淚迸流，化作桃花萬點，不知是淚是血矣。」

次日清晨，英如用黑絹一方，包紮額傷，即盤膝坐於床上。范家媽已將新貽請來，未敢遽進。先舉首向房內一探，見其烏雲不整，兩眼炯炯，有光。雖面容消瘦，而一種病西施模樣，令人又憐又愛，不覺心神飛蕩。一側身坐於炕邊，英如俟其坐定，暗取利剪在手，佯笑謂之曰：「馬大人，你既有心愛我，何不明告我夫，令其寫一退婚書，以免旁人議論。新貽不知是詐，只道他回心轉意。一時心花怒放，急立起身向之一揖曰：「下官爲夫人朝思暮想，煞費精神。祇畏夫人嚴正，不敢瀆請耳。英如笑曰：「既如此，可將房內諸人遣出。妾尚有要語與大人相商。」

新貽稍稍躊躇，即麾手令衆人暫退。英如向之招手曰：「請挪近一步。妾有心腹語附耳。新貽見其突改常度，亦慮

有他變。姑將身軀湊近。英如含笑挽其右袖。忽從褥底掣出利剪。劈胸刺來。新貽眼快揮袖一甩。倒退數步。大聲狂呼曰。汝等速來。房內有賊。

英如見剪刺不中。急將床頭所列之漱盂茶碗。乒乓。如流星趕月。一般直向新貽飛來。時值殘春初夏。新貽僅着單衣。渾身打得青腫。澆得透濕。惟抱着頭面東西亂閃。房外衆人聞呼有賊。一擁齊進。及進房。又不見賊在何處。祇見英如趕打他家大人。未免發怔。新貽急向床內指曰。只賤人便是賊。汝等還不下手。英如見事不濟。大呼衆奴休得無禮。回過剪鋒直向心口刺入。霎時間血濺繡衾。香魂頓杳。嗚呼慘矣。嗚呼烈矣。

新貽見英如已死。驚魂稍定。方欲跨步床邊。自來檢視。突見英如雙目圓睜。怒氣勃勃。不覺駭得倒退。急奔出房。呼范家媽至前曰。只個人真可怕。我的聲名要緊。汝須辦得乾淨。勿使外人知道。范家媽曰。諸事皆易。惟尸棺宜埋何處。新貽曰。即埋入後花園留春亭畔。不可走漏風聲。重託汝。重託汝。

范家媽奔進房來。見英如橫臥床欄。剪尖埋入胸口。裏衣密密層層。蓬得甚緊。坐在床邊。暗暗哭泣。一面只將剪尖輕輕拔出。餘血一噴。面色頓改。惟雙目仍不瞑耳。遂跪下。低聲祝曰。夫人英靈不遠。分付遞書之事務。令小兒辦到。祝訖。將其雙目揉搓。果然即合。而面容轉紅潤。如生。徧體異香。毫無血腥氣味。

新貽身被傷腫。恐人窺破。躲入上房調治。數日不敢見客。又慮文祥知此消息。必不干休。心中暗暗籌畫。忽想署內員役與文祥同鄉者。惟雷得勝。幸我平時待他不薄。此事可令他了之。隨喚外役傳進。得勝見面請安畢。垂手

侍立新貽含笑。令其入坐。得勝曰：沐恩（卑稱也）蒙大人栽培，何敢抗坐。新貽曰：我看汝甚有出息。月內海塘工竣，我保舉個守備與汝，飭藩司與汝個優缺。何如？得勝曰：此是大人恩典。沐恩何以報答？新貽搖手曰：休要客氣。我今有件事兒，汝能辦到，雖頂兒紅，也不難得勝。曰：敢問大人何事？新貽密語之曰：張文祥汝識之乎？得勝曰：與沐恩同鄉。新貽曰：好極。此人是紅巾餘孽，我頗待之有恩，誰知其結連捻匪，又將背叛朝廷。今屬汝將他誘至或即暗中爲我除去。則陞官發財，當爲汝預賀矣。得勝唯唯而去。方欲至厲，尋訪文祥，忽背後有人呼曰：雷兄暫停。貴步有要語奉囑。得勝回首視之，認得是范廷武。忙回步問曰：有何見諭？廷武曰：途中不便告語，請至寒舍。自當奉告。得勝無奈，只得偕至范宅。廷武延入後堂，笑問之曰：兄日前帶領何人入仁和縣監探望陳景威乎？得勝失色。支吾半晌，始答曰：去是去過一次，然并未有何人偕往。廷武大笑曰：兄尙瞞我耶？獄卒已告我矣。且日前酒樓一席談，與何人議何事？弟皆竊聽分明。得勝見他和盤托出，知不能再諱，因告之曰：事誠有之。然兄奈我何？廷武曰：兄且休疑，請看一物。即於貼身取出英如密書，得勝見書面字跡如硃點，疑是堂標硃簽，不覺大驚，雖欲脫身亦不得矣。

廷武將書遞過，得勝定睛細看，始悉非硃簽，乃一封血書也。驚問曰：此是何人所寄？令人見而酸鼻。廷武嘆曰：尙有何人？乃文祥兄夫人之絕命詞也。得勝大駭曰：兄從何處得來？

時范家媽隱於房內，見問至此，乃出房相見，將新貽如何誘好英如如何拒好，此血書係抗節前夕付於老身。

令小兒面交其夫者。今得雷老爺同心仗義張夫人爲不死矣。但此書一日不達文祥張夫人之目。一日不瞑。即老身之心亦一日不安。雷老爺其與小兒面見文祥親手交閱。則老身當爲死者九叩首以謝得勝。起立曰。老伯母一女流。且如此肝胆。况姪輩忝爲男子乎。但請放心。此書必不落他人之手。言訖。即偕廷武尋訪文祥。杭州西冷橋畔關帝廟。素稱靈感。杭人之求籤祈神者。善男信女。絡繹不絕。文祥自出縣監。滿腔怨憤。呼籲無門。路通西冷。見廟內外人山人海。不覺捱身走入。瞻仰聖容。默默通誠。禱祝畢。道士遞過籤筒。雙手捧定。輕搖三次。筒內躍出一籤。道士在旁拾起。上書三十三籤。忙將籤簿揭開。其詞曰。

前三三與後三三。尸裏難教馬革還。記取月明逢二九。妖星此夕隕江南。

文祥閱詞。暗暗驚異。何以靈感如此。道着心事。但月明二九星殞江南。又作何解。莫非馬賊不應死於浙江。塵展轉猜詳。頗覺玄奧。只好默記在心。留爲後驗。返廨後。囑託廨主。如有雷姓者過訪。即時延見。餘人即告以張某男遷不必入告。隨入臥房。將所購之匕首取出。試其鋒芒。甚覺犀利。滿心歡喜。又取籤詞默默念誦。忽廨主領二人入內。前走者爲雷得勝。後行者不知伊誰。突然一驚。急將匕首藏好。伴臥床衾。作呻吟之聲。

得勝邀廷武進房。知文祥詐病。暗推其起身。曰。兄勿致疑。此位范君廷武亦爲兄事。仗義而來。可速起。謝文祥始覺安心。先向廷武道歉。然後私問得勝曰。此君究屬何人。得勝曰。尊夫人抗節死矣。若非范君之母。暗中維持。恐已爲馬賊所逼。即使苦志完貞。亦無由知其百折不撓之氣節。乃天鑒尊夫人之義烈。竟使馬賊神智顛倒。既不

疑。范。君。之。母。復。不。疑。我。有。他。豈。非。預。奪。其。魄。乎。

文祥聞其妻抗節而死。撫膺大慟曰。哀哉。吾妻烈哉。吾妻九泉下。何以對吾妻也。得勝勸之曰。尊夫人完貞而不辱。勝於失節而求生矣。兄但當思慰其志。何必作楚囚之泣。耶廷武將其臨命情形詳述一遍。乃鄭重取出血書遞給。文祥曰。此尊夫人絕命詞。託家母轉致於兄者。今書已達到家母。畢其責矣。文祥收淚謝而又謝。接過血書。手戰不已。見是白紗一幅。尙含麝蘭香氣。知是襯衫所扯下者。字跡歪斜。血蹟模糊。陡覺肝腸寸裂。乃忍痛讀其詞曰。

夫子鑒。妾自處州別後。內外信息隔絕不通。馬賊用軟手段。始以甘言誘我。繼以威力脅我。計不得逞。竟敢弄神弄鬼。欲遂其淫兇之願。幸妾窺破。得完清白。妾今死矣。夫子即欲復仇。亦宜善自爲謀。然後徐圖。此賊魂魄。有知常隨左右。飲食起居。伏維珍重。莫如嚙指書。

文祥閱畢。狂呼一聲。倒仆於地。二人慌忙將其扶起。灌以薑湯。始悠悠醒轉。伏身向二人泥首曰。感二位天高地厚之恩。結草銜環。亦莫報萬一。但我妻以烈死。我豈不能以烈報之。急掣匕首。竟欲自刎。二人立掣其肘。責之曰。汝若死。何以對汝夫人。又何以對某等。大丈夫當恩怨分明。豫讓之漆身吞炭。程杵之効忠存孤。皆成其復仇之志。吾兄素讀春秋。奈何不明大義。而効婦人之短見。耶。文祥流淚謝曰。非某之不明大義也。回念吾妻苦諫。不但不從。反迫之使隨馬賊。一旦慘死。恨不立追之地下。故情急出此耳。今恩人以正言見責。祥知罪矣。不刃馬賊。從

此不敢言死。得勝曰：是則是矣。然善自爲謀，一語尊夫人所切囑者。吾兄亦須謹記。文祥曰：謹受教。又詢棺葬何處。廷武告之。各人始灑淚分袂。

新貽自莫如死。後終日咄咄書空。如有所失。一日獨坐簽押房。見有仁和縣公文一角。拆封視之。內言陳景威一犯。自刑訊後。病勢甚重。該犯又無口供。倘因傷斃命。恐干未便。特請示辦理云云。未免又添煩惱。立將仁和縣傳至。怒斥之曰：陳犯雖無口供。難道貴縣不能作主。似此漏網逆徒。即立斃杖下。亦何所惜。有甚麼便不便耶。嚇得仁和縣跪倒。連稱卑職糊塗。卑職該死。仁和縣返署。即請刑名先生商議。刑名先生曰：雖撫大人授意。然據晚生看來。此中必有挾仇之處。東翁何不於夜靜時。提該犯至後堂。問個明白。再叙詳稿。縣主連聲稱是。誰知是夕文祥偷進撫署儀門。遠遠偵察。因見防護兵隊巡邏甚嚴。不敢冒險前進。快快退回。恰好經由縣署。見頭門雖閉。隱露燈光。意欲探望景威。遂掩進頭門。躡着步兒一路行去。不料走錯方向。誤撞到簽押房。竊聽得縣主與刑名先生私語。擬帶景威入後堂問供。不覺暗喜。感謝天與其便。今夜必得真消息矣。

夜漏三下。縣主在後堂坐定。傳諭禁卒。令將監犯陳景威帶入審訊。時文祥遠遠閃在暗處。須臾景威已至。手銬足練。叮嚀有聲。因刑傷未愈。獄卒左右挾持。使之匍匐階下。只聽縣主低聲問曰：陳景威。汝與馬大人有何嫌隙。可據實供來。本縣亦是強項。令自當爲汝作主。只聽景威朗聲答曰：感謝老爺高厚洪恩。犯人何敢虛詞。取罪因將由。處州詐敗讓功。新貽直至撫署。面見責其負義之處。歷歷供出。只聽刑名先生在旁嘆息曰：晚生早知此案。

必有挾嫌。今果然矣。東翁擬如何辦法。縣主起身。令獄卒帶景威回監。自與刑名先生到簽押房商議詳稿。文祥躡足在後。忽見一哈吧小犬。臥於簽押房窗外。恐被見而亂吠。遂隱身一槐樹後。候至夜闌。犬仍蟠臥不動。情急欲跨步越過。那縣主已與刑名先生出房。哈吧犬兒亦搖尾隨行。文祥仍閃入樹後。俟二人行過。方敢走出。隱見簽押房竹籬低垂。燈光已滅。文祥趨至房內。取出火種。將燈燃明。見几上詳稿已謄清。另有公文一件。係明日遞往撫衙者。折開細閱。頗爲景威開脫。但擬一脅從罪名。流徙三千里而已。文祥甚感刑名先生玉全惟恨。知縣初次堂訊。便將景威用刑。因思得一策。檢張白紙上畫死馬一匹。馬頭半墜。血漬糝糊。畫成夾入公文。仍將其緘口。依樣封固。置於几上。

雷得勝自別文祥。回見新貽。假說文祥遁去。不知蹤跡。只好緩緩緝訪。新貽快快不悅。時值暑天。焦熱異常。獨坐留春亭畔。對著荷池納涼。外間傳入仁和縣公文。新貽接在手中。展開細看。見詳稿爲景威開脫。僅擬一徒罪。不禁勃然大怒。怒猶未已。又見有一幅白紙。其角外露。抽出一閱。變怒爲驚。立喚差官。將仁和縣傳至問話。

縣主既至。新貽畏熱。即請入留春亭相見。禮畢。新貽冷笑曰。頃閱貴縣詳文。無一字不避重就輕。想該犯情面較我。還勝幾分。縣主正色曰。大人此言差矣。若論該犯口供。與大人頗有違詞。卑職委曲求全。該犯始勉強畫供。新貽愈怒曰。據汝所言。何不將我傳去。與該犯對質。但有一物在此。請問貴縣。是侮弄我。抑恐嚇我耶。言次。擲之於地。縣主俯身拾起。見是死馬一匹。不勝駭異。忙屈膝請罪曰。卑職不知此物何來。還望大人明示。新貽詫曰。汝真

不知耶。何以夾入公文之內。縣主辯曰。昨日詳稟。親手檢封。今晨始行發出。籤押房。又無閒人混入。那有此不祥之畫。新貽見辯得近理。本已相信。惟欲置死景威。即不容其再辯。大聲喝曰。陳犯確係紅巾首要。令汝推勘。汝胆敢顯然袒護。非知情故縱。即得賄賣法候本部院親提鞫審。看汝這仁和縣還做得成麼。言至此。忽亭後起一陣旋風。吹得滿地蓮葉摧折。有聲。霎時間。陰慘之氣逼人。毛髮似見一婦人。渾身血污。掩在新貽背後。滿面怒容。唬得仁和縣瞪目直視。急問曰。大人身後立者何人。新貽掉頭來。見是英如。顯魂忙跪倒於地。叩首曰。請夫人恕罪。斷不敢處死。陳兄當請高僧爲夫人超度。英如始冉冉而沒。新貽定神半晌。又向仁和縣拱手曰。貴縣請回。千乞涵恕。言畢。跟跟跄跄。趨入上房。

金萬雄得文祥贈銀後。果然棄却本業。投入軍營。新貽見他身段矯捷。跳躍如飛。遂拔爲親兵管帶。作個貼身護衛。自按到公文內死馬。又在留春亭遇鬼。驟得怔忡之病。不但聞雷閃電。魂魄震驚。即鶴唳風聲。亦心神不定。直至八月後。上諭到浙。調署直隸總督。始覺稍稍寧靜。然懼文祥之心。終無一時釋也。此日因升署。喜信賀客紛至沓來。不覺精神爲之一振。飲得大醉。踰臥籐榻之上。時已金風送爽。玉露迎秋。娟娟新月。夜色澄空。因思苦茗解渴。呼侍兒去取。詎知去不移時。即聞狂呼有賊。茶盞跌得粉碎。新貽一時胆大。由籐榻躍起。飛步向前。剛至花廳六角門邊。突見一黑衣人。閃在桂花樹後。驚得一身冷汗。酒意毫無。且退且呼曰。親兵何在。速來捕賊。此夜正金萬雄值班。聞呼急急趕來。手持洋鎗。飛身一躍。已上廳簷。俯身一望。果見黑衣人攀着桂枝。跨步欲遁。急攀機開。

鎗。黑。衣。人。一。閃。亦。上。高。垣。向。東。飛。逃。萬。雄。緊。緊。跟。追。黑。衣。人。已。墮。下。萬。雄。亦。隨。之。落。地。約。距。數。武。忽。聞。黑。衣。人。低。語。曰。汝。非。飛。天。鼠。耶。何。忘。東。門。街。贈。銀。時。也。

萬。雄。聞。言。定。睛。一。看。不。覺。撲。跪。於。地。曰。原。來。是。恩。人。想。煞。萬。雄。矣。但。今。夜。何。以。來。此。文。祥。微。微。搖。手。曰。此。非。說。話。處。汝。可。假。作。追。我。且。到。無。人。處。再。說。於。是。文。祥。前。奔。萬。雄。後。趕。趕。到。署。外。演。武。場。四。顧。渺。無。人。跡。文。祥。乃。席。地。而。坐。萬。雄。先。自。請。罪。然。後。根。問。別。後。情。事。文。祥。嘆。曰。一。言。難。盡。但。我。與。馬。賊。不。共。戴。天。之。仇。既。死。予。妻。又。死。予。友。並。將。當。日。如。何。結。義。今。日。如。何。負。心。一。一。訴。明。萬。雄。切。齒。曰。我。因。感。其。提。拔。之。恩。故。竭。力。事。之。然。萬。不。料。其。昧。良。至。此。也。文。祥。曰。今。夜。若。非。汝。在。此。馬。賊。死。我。手。矣。雖。然。此。亦。天。數。與。汝。何。尤。萬。雄。悔。曰。以。怨。報。德。我。負。恩。人。多。矣。文。祥。曰。不。知。者。不。罪。何。負。我。之。有。萬。雄。曰。馬。賊。如。此。心。術。我。亦。行。將。逝。矣。文。祥。勸。曰。於。我。爲。仇。於。汝。則。爲。恩。各。行。其。是。乃。大。丈。夫。所。爲。我。去。矣。汝。自。珍。重。陳。景。威。得。仁。和。縣。保。全。擬。成。徒。罪。發。配。甘。肅。蘭。州。府。文。祥。探。着。此。信。喜。出。望。外。心。想。馬。賊。赴。直。隸。總。督。任。當。由。德。州。經。過。陳。兄。站。道。亦。必。由。德。州。經。過。我。不。如。到。彼。守。候。豈。非。一。舉。兩。得。况。馬。賊。遭。此。一。番。驚。嚇。防。衛。必。嚴。在。此。尤。覺。無。益。遂。一。路。由。清。江。浦。直。下。夜。宿。曉。行。已。距。德。州。不。遠。計。算。日。期。約。半。月。有。餘。雖。到。家。鄉。然。故。居。片。瓦。無。存。頽。垣。廢。井。中。僅。有。新。編。茅。舍。數。家。正。在。感。嘆。瞥。見。一。男。子。推。開。柴。扉。呼。喚。小。兒。文。祥。認。得。是。親。弟。文。瑞。悲。喜。交。集。向。前。低。喚。之。曰。阿。兄。歸。矣。吾。弟。何。不。識。也。文。瑞。凝。眸。諦。視。見。其。面。色。雖。改。聲。音。依。然。急。扯。其。衣。袖。問。曰。吾。兄。近。數。年。飄。零。何。地。文。祥。悲。從。中。來。哽。不。成。語。文。瑞。大。驚。延。入。屋。內。叩。問。其。故。文。祥。合。

淚曰。吾弟現有幾子。文瑞曰。弟自遭擄流落江南。幸遇一老翁。招贅爲婿。已有兩男矣。文祥喜曰。二姪何在。文瑞即令其妻出見兩兒。隨後叩見。畢。文祥指其次者。謂之曰。愚兄欲此子承祧。吾弟其許我乎。文瑞訝曰。兄正壯年。且聞嫂嫂黃氏前在浙江。即有不幸。亦可續絃。何急急求後嗣乎。文祥乃將復仇之事。叙說一遍。且囑之曰。愚兄此行必死。恐將來牽涉吾弟。可改張姓爲文繼。我之姪。即名文念椿。以誌不忘。文瑞哭曰。仇讎當復。吾兄尙宜三思。文祥怒曰。旣復仇。何惜死。汝但善撫我兒。卽爲悌弟。餘無他囑。我行矣。

德州係南北通衢。進京要道。來往官員絡繹不絕。文祥恐其弟尋訪。又恐形跡易露。覓一荒涼古廟。暫且棲身。日間則於驛站附近探尋新貽赴任。及景威赴配所消息。一日夕陽欲下。遙見三人走來。中間一人獄囚模樣。似是景威。忙閃入樹林之後。漸行漸近。果屬景威。不誤見三人行至王家飯店。將包裹卸下。知其寄宿於此矣。

黃昏後。文祥亦來投店。因廝客已滿。止有馬廐旁草屋尙空。文祥遂安身於內。暗覘客舍。見景威三人宿於一間耳房。兩解差相謂曰。今晚須到德州署投文。明早可行矣。一差曰。我覺腹中微痛。汝可自去。文祥聽畢。回入己屋。須臾星光滿天。更鼓已起。趨到耳房。向內一探。僅有景威一人。臥於草榻之上。忙掩身入內。附景威之耳。悄語曰。劣弟張文祥在此。景威大驚。急起身視之。果是文祥。忙推之曰。速出。速出。可在後院候我。

文祥剛出耳房。已見那解差走來。口內唧噥曰。肚皮不好。明日不知可能上路。進房後。但聞其呻吟之聲。俄見景威果到後院。文祥由暗處閃出。二人相遇。如在隔世。景威曰。弟到此何爲。弟婦究竟是生是死。文祥泣曰。抗節死。

矣。弟知兄發配蘭州，必由此經過。故預來等候。又聞馬賊調署直督德州，亦必由之路。意欲半途要截。洩我冤仇。景威曰：弟誤矣。馬賊聞由上海乘火輪船前赴天津。蓋防路中有人暗算也。文祥恨曰：天豈不欲死馬賊耶？何事。機不順如此。但匹夫不可奪志。雖石爛海枯，必手刃馬賊而後已。第今千里相隨者，有一事累兄。即將遇弟。繼姪之事，并令其改姓爲文詳。述一遍。景威嘆曰：果得赦回，決不負託。惟竊觀馬賊祿數未終，吾弟宜慎圖之。文祥哭拜曰：小兒念椿教養，是賴從此一別永無相見期矣。景威猶欲有言，忽聞解差在房內喚曰：陳景威還不回房，豈思兔脫耶？二人不得已，含悲分散。

次早文祥起身直往天津。探訪新總督到任日期，不意新貽早數日過此，已赴保定省城。文祥欲往，奈身受風霜，忽然臥病月餘，及愈後欲行，聞路人傳說洋人傳教，百姓不服，燒教堂，殺教士，釀成交涉重案。馬制台將來天津辦教案矣。文祥得耗，暗喜以爲相遇之巧。早晚或在行轅，或在碼頭，密密伺察。一日見路人填街塞巷，喧傳馬大人將至，遂擠入人叢中立望。遙見洋鎗排隊而來，中間一頂綠呢大轎，戈什哈親兵前後擁護，不必說近不得身。即稍稍向前，早被巡捕驅逐。頃刻間行轅砲響九聲，綠呢轎已飛抬而進。

日影西斜，文祥先來行轅，探看路徑。見東西轅門內外帳篷支得密密層層，皆有兵勇駐紮，無隙可入。又繞到後面，察看却是一堵矮牆，牆內修竹森森，樓房高聳，手攀牆垣，俯首內望，滿地盡是荒草寒蟲，亂鳴杳無人跡。知此處必無人到，看眼中且回寓攝養精神，向暮再至。

轅門砲響二次。更鼓已起。文祥繫縛停當。飛步向轅後走來。聳身一躍。已入矮牆。行不多時。隱聞人語嘈雜。遙向燈光處閃進。原來是廚房一所。肉味酒香。芬芳撲鼻。文祥恐人撞破。恰好有一柴堆。側身掩入。忽有兩名伙夫。各持火叉向柴堆取草。文祥不動。聞一伙夫埋怨曰。酒被小三兒偷吸。却誣賴是俺。一伙夫笑勸之曰。汝面上却有酒意。難怪旁人疑汝。但今夜大人宴客。不知何時始散。俺們幹只差事。真是晦氣。文祥俟伙夫去後。鑽出柴堆。四面一望。盡是高牆。不知從何處入內。祇見向西牆脚下。有一狗竇。文祥亦不暇計較。蛇行穿進。穿出竇外。恰是花園。樹木扶疏。假山高壘。文祥稍息氣力。擬即向前再探。忽見手燈數對。遠遠引至一人。正是馬賊新貽。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無奈隨從甚多。不敢下手。甚可忿也。

稍行數步。有一月洞門。門外長廊曲折。燈光燦爛。往來人多於細。心想此處豈能混入。不如躍上廳牆。俟馬賊酒闌送客時。即乘隙刺之。便轉身入園。踏上假山。方欲作勢上躍。不意用力太猛。砰然一聲。踏倒假山石一塊。一時園內園外。擁進多人。齊呼有賊。文祥心慌。飛上高簷。竭力奔走。只聽洋槍一響。一彈正中左臂。由簷上跌落。墜根。忍痛立起。慌不擇路。揀荒僻處亂奔。

忽聞背後洋槍聲如貫珠。緊緊追來。文祥嘆曰。此番死矣。倏起一陣陰風。吹得木葉亂飛。星光黯淡。似見一婦人向己招手。迷惘中也不辨是誰。急急隨行約走一時許。後面槍聲已寂。那婦人回過身來。復作摩手狀。文祥向前一步。方認得亡妻英。如在前導。引欲問其故。英如倏忽不見。但聞輪船汽筒鳴。鳴租界馬車。鱗鱗不知如何已到。

大。沽。口。矣。

文祥於租界覓寓住下。檢視臂傷。幸槍彈穿透。未損筋骨。惟運動不靈。難以用力。權在寓內養息。光陰荏苒。又值殘冬。偶閱新聞紙。見奉上諭。直隸總督着會國藩調補。所遺兩江總督。即着馬新貽署理。心內又驚又喜。始悟在浙江關帝廟所祈籤句。有妖星此夕隕江南。真是靈應。不覺手舞足蹈。向北指曰。馬賊馬賊。汝亦知死期已近乎。時哉不可失也。即日趕辦行李。沿江河南下。私念馬賊此次在江南晉轅。或防衛稍有疏忽。即可乘機而動。倘一擊中之。亦天所以報節烈也。然妖星江南籤語。已確鑿可證。特未諗所謂前三三與後三三。三者究竟作何解釋。尙在疑團中耳。

繼又轉念。余爲烈妻報仇。切此身之禍福。吉凶早已置之膜外。然余只一弟承先。繼後宗祧。賴之余。卽爲烈妻而死。亦不可無一言以慰吾弟。余將從便道歸家。與吾親親手足訣。最後之一別乎。雖然路奇折。彼愛兄者。又必拘手足之見。與乃兄作最後之團聚。卽允余焉。亦必羈留三兩日。恐於馬賊晉轅之時期多所錯誤也。余何如決計遷行。

旣抵江寧。下關一帶熱鬧特甚。蓋是日卽新貽接篆日也。文祥不暇他顧。忽忽雇車至督轅前。但見轅外戈戟異常森嚴。人衆擁擠。卽插足已無餘地。雖號砲來時。明知馬賊穿轅而進。然三寸刃。固未能越人而過也。逾時人亦歡伸首望轅內。殆遙遙不可辨。只好找客寓寄身去。

越日陰雨連綿。文祥在寓異常焦悶。忽聞店主人與人口角。似是山東鄉音。忙由壁縫朝外窺看。見來客年約五十許。頭戴一頂舊涼帽。身穿一件夾紗袍。縐痕重疊。大約纔從質典內贖出。硬欲在寓賃一房間。舖主如何能容。那來客便擺起候補官的架子。大聲說道。你可知道俺名周國材。是個什麼人呢。舖主冷笑道。任你是什麼人。寓內總沒有空房間。請你老休怪。那周國材也不言語。氣吁吁的向一只破靴裏抽出一頁梅紅簡。直送到店主人面前。指着說曰。你瞧瞧這履歷兒。店主人見紅簡上一行細字。寫著欽加同知銜分省候補知縣周某。不覺失聲笑曰。你老既是一位大老爺。現已九月深秋。如何還戴頂涼帽。穿件紗袍。難道官場中至今沒有換季麼。國材聽到此處。忽然長嘆一聲。扯著一只木凳坐下。搖著頭兒說道。你老班可記得戰國時有位蘇季子麼。失運時黃金用盡。黑貂裘做運來時佩六國相印。何等煥赫。况我的舍表弟馬新貽。今做兩江總督。哼哼。我若見著他。立刻補個好缺。或即是上元江寧兩縣。亦未可知。到那時俺便是你們的父母了。

文祥在房偷聽。只副形容。真是肚腸笑斷。然一轉念。或此人與馬賊竟有些關係。意欲設法使他宿下。做我的暗中綫索。誰知店主人見他說與馬制臺有親。亦立時改口說曰。我不是敬重你老。是候補大老爺是敬重你老。與制臺大人中表弟兄。僅有一間耳房。你老好在單身請進去安歇罷。次早文祥尚未起身。即聞周國材央及店主人替他借一頂大帽。一套夾袍褂。還要借個茶房做跟班。好去上制臺衙門。見他表弟馬大人。求差求人。文祥此日。跣步不敢出門。專盼他回寓如何光景。直至林鳥歸山。晚煙四合。始見他慢慢走回。店主人忙迎上一

步問曰：你老總應見着令親馬大人了。國材一面卸下衣帽，一面笑微微的說曰：見雖未曾見面，却令巡捕官分付俺，遲幾日兒進見。俺好喜也。既許傳見，沒有不予俺差缺之理。文祥聞言，未免又將信將疑，心念今晚不如設個法兒，探探他的口風。遂裝着一個斯文儒士口內，操著江南土音，向耳房門輕扣兩聲。房內問曰：是誰？文祥曰：同寓客人。因天雨無聊，特來奉謁，藉資消遣耳。國材忙開門迎出，向文祥拱手曰：俺觀足下亦是斯文中人，致問尊姓大名，貴籍何處呢？文祥曰：小子文士璋，祖貫山西，因在岳家讀書，入了上元縣學，故即在此寄籍。國材忙致敬曰：原來是一位秀才公。但文兄既在岳家，何以又住只小客寓呢？文祥嘆曰：小子因屬貧寒，內子倚其富豪，往往白眼相加，故小子與之反目。情願遷出，甘受淒涼，不願仰他人之鼻息也。國材亦長嘆曰：文兄之志，與弟可謂同病相憐。文祥驚問曰：老先生亦與夫人反目乎？國材搖手曰：非也，非也。俺所恨者，即是舍表弟馬新貽耳。文祥拱手曰：願聞其詳。國材曰：舍表弟家本赤貧，且又早失怙恃，養之教之，無一非周氏之力。原冀其共患難者，亦共富貴。不意在浙江任上，隻字不通，及到直隸，又因洋人教案，調任兩江。俺已去信三次，訴說家况，他總以自有位。置一語聊相慰藉，轉累俺典衣質物，奔馳來此。今日雖未見面，却令俺遲日再見，不知是得馬還是失馬呢？文祥聞失馬二字，怦然心動，遂以語激之曰：諺云：日近日親，日疎日遠。制臺大人雖受尊府教養之恩，然既位任封疆，豈能常將前事紀懷？老先生若不常去親近，恐貴人多忘事，亦遂淡然置之矣。國材點首稱是，忽又喟然曰：文兄不知寒士苦衷，無論衣履不給，難以向人頻頻借用，即使可借而上一次轅門，如門包等使用極少，亦須五

六星紋銀令俺從何處措辦呢。文祥遂於袖內取出碎銀一包，約重四兩餘，奉上曰：「此小子每月所得膏火，權濟老先生之急，何如？」國材忙起立曰：「那有此理！只恐不能。」文祥大笑曰：「小子雖寒，尚非鄙俗一流。願老先生勿却。」國材亦笑曰：「如此愧領矣。俟將來得着好差缺，當以優席相待。」文祥忙致謝曰：「倘蒙青眼，敢不効勞。」言訖辭出。國材殷懃備至，直送文祥至住房，始別。

次日，國材購得呢大帽羽緞夾外套等件，便早去上衙門，晚去上衙門，約上了二三次。忽一日，氣憤憤，走回口內，連呼負恩賊不已。文祥覓到他房間，問曰：「老先生事究如何？可有佳消息否？」

國材將帽兒摔於桌上，戟手向着督署，詈曰：「休題此賊子，俺與文兄不過萍水相逢，且承慨贈銀兩，誰知此賊受我周氏大恩，竟閃在窟裏不肯見面。今次更說得好，凡屬私親一概不見。文兄你可替俺設個法兒，迫令此賊見俺一面，死亦甘心。」

文祥沈吟半晌，問曰：「你不能進去，難道他終不出外麼？」國材曰：「我纔回寓時，見頭門懸出一牌，上書本月十八日，本部堂在東校場校閱步箭，到了那日，自然出來。但公事場中如何容俺私見呢？」

文祥喜曰：「事可爲矣。此賊必應籤句矣。」國材訝曰：「文兄你說應什麼籤？」文祥自知失言，忙掩飾曰：「老先生莫聽錯口，書我說是此日不能迴避，非說什麼籤句也。」國材曰：「他校看步箭，能容俺混鬧麼？」文祥曰：「但請寬懷，我有個好友在那裏充巡哨官，託他暗中關切。老先生將從前事實索性叙明，令他在廣衆之中，不敢不接待你。如有護從，」

兵士阻攔。你便拚命高呼說馬大人家中有急報。我是大人的表兄某。你們速速通知。屆時小子亦暗隨在後。助汝一臂。事無不諧矣。國材喜諾。準備臨期照行。

馬新貽自兩次受驚進署之後。深居簡出。又招衛隊二十名駐紮署內。專備伺察刺客之用。南京制臺衙門。却是洪天王宮殿。四面牆基堅固異常。不比直隸督署。有隙可乘。文祥早於暗中探看數次。無奈署前署後均有兵卒密密梭巡。真如界劃鴻溝一步也不敢偷越矣。

文祥悶悶不已。一面走着道兒。一面心裏籌劃。恰恰路角轉灣處。擺列一個水菓攤。他却無意碰倒一塊木板。將上面磁盤內擺的梨兒橘兒骨碌碌滾滿一地。那攤主便將他衣領揪住。要索賠償。正在難解難分。忽迎面走來一人。向攤主勸道。只位朋友也是無心之錯。我代他賠給。了便是說着。即於腰袋內取出碎銀約數錢。光景那攤主方肯放手。文祥經此一嚇。擺脫不得。忽見有人替他賠償。方欲致謝。誰知其人非他即胞弟文瑞也。陡吃一驚。又不便詢問蹤跡。只得默默示意。文瑞引入一小飯店內。將房門掩上。然後含淚告曰。弟知兄爲嫂復仇。必日伺馬賊左右。故由保定趕至南京。天幸今日巧遇使我兄弟復得會面。真不負此一番跋涉也。文祥嘆曰。弟之來此。我豈不諒苦衷。但有損於汝無益於我。且益增我煩惱。汝若曲順我心。速出南京。城方是愛兄之意。不然即爲逆弟矣。文瑞泣諫曰。嫂之死。節清白著矣。兄既讀書明理。宜審其遠。且大者似不應以一婦人而守此。硜硜之節也。文祥正色曰。弟言差矣。夫攝政專諸非古之義士耶。然且以身許友。况汝嫂爲我抗節。百屈不撓。我若貪生忍恥。

不獨無面目見汝嫂於地下。且亦失大義於人間。如弟所言。我將馬賊放手。然天下後世將謂我何哉。言時齒齧。乾有聲而血淚且模糊矣。

文瑞知不可挽回。不敢再諫。忙於纏袋中掏出紋銀兩小錠。遞於其手曰。兄之所論甚是。但既志在復仇。何能無錢。願兄留此。臨急亦可以應用。弟請從此別。文祥問曰。銀自留此。惟弟欲何往。可實告我。文瑞泣曰。從此兄爲其兄弟。爲其弟。各盡其道可也。

清帝同治四年九月十三日。秋氣漸深。涼風侵骨。文祥向成衣店令其製緊身一件。馬褲一條。宛如武伶裝束。將小匕首用烏豆煮而又煮。藏於身畔。日伺馬賊之隙。無奈防衛森嚴。一座制臺衙門。雖蜜蜂兒亦難鑽入。文祥咄咄。書空終日。如痴如醉。一日經過城南關帝廟。觸動在蘇祈籤之事。信步走入。瞻仰聖容。遂屈身跪於蒲團之上。令廟祝遞過籤筒。默默通誠。須臾躍出一籤。拾起視之。不覺咋口。橋舌。蓋與浙江所祈籤語。絲毫無訛也。

心中默念。聖帝既示我朕兆。一再指示。均屬此籤。則馬賊必死。江南無疑。但前三三與後三三。又何作解。忽想着現值九月三三。豈非九數。若記取月明逢二九之句。或者即月之十八日。亦未可知。越想越喜。回到寓中。於燈光下。抽出匕首。向之撫摩曰。汝隨我年餘。未得果腹。此月內當餉汝以馬血矣。

文祥暗思。關帝籤句句皆應矣。所謂記取月明逢二九者。即隱含九月十八之義。然轉念此舉再不成。又當如何。因將英如靈位。由貼身取出。供於几上。揮淚祝曰。愚夫二次刺馬賊不中。今雖有機可乘。未知能如願否。再有反。

覆。愚。夫。計。窮。力。盡。亦。惟。有。從。賢。妻。於。地。下。祝。至。此。忽。覺。靈。位。在。几。上。隱。隱。躍。動。隨。起。一。道。冷。風。逼。人。毛。髮。似。見。亡。妻。全。身。畢。現。面。目。似。有。笑。容。一。轉。瞬。間。再。再。已。歿。督。轅。更。鼓。正。在。三。更。三。點。

文祥定神片刻。又疑慮俗說夢笑即是哭。莫非予妻知事不成。先在暗中哭麼。果如此。尚何生。爲然。又念亡妻從未露形。今因我祝告。忽現全身。且笑容相對。此必事成之兆。於是千回百轉。一念憂。一念喜。直至窗外曙光射入。始沈沈睡熟。

睡至辰牌已後。一覺醒來。見紅日穿窗。雨聲已住。忽聞門外金鐘十三響。無數馬蹄聲過去。文祥心慌。疑是馬賊出轅。從床心一躍起身。疾問店主。曰。外面官員是誰。那店主。人也不清楚。隨口答曰。聽說是制臺大人。

文祥聽畢。慌上加慌。急將短衣稍稍繫縛。藏好匕首。飛步直前。那官轎已將進東轅門。捨命趕上。疾向玻璃窗內一望。見轎中坐的却是面白無鬚。并非馬賊。不覺倒吃一驚。閃身退入人叢。扯着一老者問曰。此位大人是誰。那老者曰。此是魁將軍來拜制臺大人的。

文祥方欲轉身。只見周國材在人叢內招手曰。文兄這裏來。你如何今日高興。也出來走走。又如何只般裝束呢。文祥亦向之招手。俟其近前。附耳曰。老先生的機會到了。我那好友已允在暗中照應了。

此時積雨初晴。道途泥濘。甚難行走。二人回至寓內。國材忙問令友何人。文祥曰。姓名不便告知。但敝友是個戈什哈。大人極寵信他的。我已將老先生進見之事。一一述明。老先生明日。但放膽向前。敝友自能爲力。

九月十八日。天色將明。文祥即將英如靈位。暗暗燒燬。又取出匕首。拂拭一番。按膝而坐。時漸向辰。天光忽暗。却浙瀝浙瀝。落下雨來。心念馬賊。倘因雨阻不出。又將奈何。正在躊躇。忽聞遠遠礮聲九響。霎時人山人海。喧傳制臺出轅。去回拜將軍矣。文祥早將店帳算清。與店主人作別。亦不暇再覓國材。時天已開霽。一輪紅日。晶晶三竿。直向東校場奔去。即見有無數官員。自上藩司。下至一府二縣。無不在官廳前排班伺候。須臾金鑼十三響。遙見鎗刀映日。甲士如林。左右前後圍繞着馬賊的綠呢大轎。如一道電光。向校場中射來。

各官員脚靴手版。仿佛鴈翅一般。齊來參見。文祥此時擠不上前。只閃在護兵背後。翹足而望。忽聞有人喊道。候補知縣周國材。有事求見大人。即見衆護兵齊聲喝令退下。旋又見一差官。高聲唱名道。周國材進見。文祥聽得周國材進見五字。忽如瘋魔發作。即從護兵隊裏奮身躡入。說時遲。那時快。躡到公座邊。兩旁護衛要阻。亦阻不及。被他用一個飛燕掠地勢。左手揸開五指。右手認定馬賊左脇。一匕首刺去。只聽呵哨一聲。俺被毀了。

一時校場中人聲鼎沸。雜亂如麻。只見那藩台梅啓照高聲嚷曰。速拿刺客。只見那唱名差官連聲應曰。刺客周國材已捉在此。只見那督中協王金發指揮護兵曰。速將大人抬往廳後救護。真嚇得人人喪膽。個個亡魂。頃刻間。鬧得天崩地裂矣。

時文祥用力太猛。連刀柄戳進寸餘。不及掣回。因見衆人誤認周國材作刺客。如鷹抓燕雀一般。掉倒在地。可憐。

周國材極口呼冤。那有一人理他。霎時手銜脚镣。全套刑具。齊上前牽後挽。直至梅藩台前。喝令跪下。文祥定一定神。暗想紛亂之際。我豈不能逸去。然大丈夫作事磊落。光明豈可惜一己性命。貽害他人。遂挺身直立。大呼曰。殺馬新貽者我張文祥也。

時雷得勝。范廷武二人已陞至親兵管帶。因文祥變換面色。漠不相識。今聞其直認不諱。欲救無可救。欲捨不忍捨。又恐衆人肆意毒毆。忙分開四圍護兵。邁步上前。口中大喝道。你只該死。逆囚敢於行刺大人一邊。一個簇擁著。就走中協王金發亦押送在後。梅藩台分付將該逆嚴加搜檢。是否還有兇器。一面驅逐閒人。一面飛告制台家屬。到此救護大人傷勢。

文祥見雷范二人護持左右。知其暗中相救。然既拚一死。毫無怯容。大踏步向官廳走去。遙見藩司中坐。府縣兩旁侍立。無數軍兵環繞。刀鎗對架。作十字形。文祥在前。國材在後。二人屈膝蛇行。匍匐公案之下。梅藩台拍案大罵曰。你名張文祥麼。文祥曰。俺便是。梅曰。料你是個小人。決無此膽。是誰主使。從實供來。文祥睜目曰。你問我主使麼。是王爺令俺刺。只賊子的。梅大驚曰。王爺是誰。文祥冷笑曰。荆王。梅沈吟曰。荆王又是誰。文祥復冷笑曰。聞你是翰林出身。如何荆王也不知道。俺實告與你罷。在漢先封壽亭侯。蜀晉封荆王。今則晉封大帝矣。便將在浙江所祈關帝籤句。琅琅誦出。梅大怒曰。一派胡言。可惡之至。但馬大人與你何仇。下此毒手。文祥厲聲曰。若論馬賊之罪。擢髮難數。要俺供明。可將紙筆來。按原供有萬餘字。惜未傳出。梅又指國材問曰。此人是汝之同謀。

否。文祥正色曰。冤有頭。債有主。殺馬賊是俺一人。獨斷俺那裏。認識此人。梅冷笑曰。汝既直認。倒是個好漢子。但案關大逆。本司亦不苦你分付。江寧府將該逆小心看管。待本司請旨定奪。

清帝同治。尙在冲齡。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得着梅啓照奏摺。甚爲震駭。立調曾國藩總督兩江。并簡戶部侍郎鄭敦謹。馳驛迅往江南。會訊此案。務期水落石出。毋許狗隱。時文祥已收入府監。江寧府擔着血海千條。自己看管。不敢付託他人。令兩縣多帶巡役。輪流值宿。又調營兵五百名。日則巡邏。夜則支更。以防不測。文祥雖嚴刑拘繫。却喜身未受傷。且手刃仇人。可對亡妻於地下。此心轉怡然自得。一夜約值四鼓。看役漸有懈怠。忽聞監屋瓦面似有人步履之聲。倏見鐵欄外黑影一閃。心疑莫非英如知己復仇。又來相探。摩正疑惑間。瞥見黑影微微搖動。倏如蛛之吐絲。由鐵條上面掛下來。急睜目視之。乃飛天鼠金萬雄也。

萬雄躡着步兒來至面前。附耳泣曰。恨我不在校場。未得將恩人縱去。可惡雷范二人。不念交誼。竟將恩人擒縛。獻功此真狗彘不食其餘者也。文祥詫曰。汝錯怪二人矣。俺若非二人暗護。身體尙有完膚乎。但賢弟前程遠大。何必冒此萬險。來探愚兄現愚兄心事已了。賢弟宜爲我賀。何作楚囚之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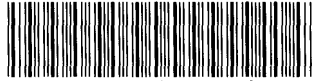
萬雄又泣告曰。外間防伺雖嚴。然尙有隙可乘。小人願與恩人私逃。文祥笑曰。我果欲逃早逃去矣。一則丈夫作事來去明白。一則周國材無辜牽涉。情有不忍。賢弟速行。勿以我爲念。

萬雄見其志已決。只得哭拜於地曰。恩人保重。但小人區區之心。尙祈鑒納。言次遞上一小紙包。低聲囑曰。此珍

珠紅也。(即鶴頂紅)願恩人臨期服之。自無知覺。文祥不勝感動。相持而泣。萬雄恐有人進內。急曰。恩人未了之事。小人自有措置。我去矣。言訖。飛上鐵條。如猿升木。瞥然已杳。

越數日。曾國藩借欽差鄭敦謹已到江寧。立提文祥親審。文祥侃侃鑿鑿。將結義讓功逼妻死節原委。一一訴明。欽差亦爲之動容。意欲代其平反。無如馬賊聖眷甚隆。當曾國藩陛辭時。皇太后令其嚴辦此案。以儆凶逆。因與鄭欽差密議。拜摺進京。旋奉朝旨。據曾國藩鄭敦謹會奏。以張文祥係紅巾餘孽。潛伏省城。希圖煽惑。馬新貽不動聲色。搜捕甚急。該逆情虛反噬。膽敢乘該故督校閱步箭時。行兇暗刺。除將疏防之將弁按律懲辦外。該逆張文祥。着即凌遲處死。并於馬新貽靈位前。摘心致祭。以慰忠魂。而褻逆魄。欽此。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2713B

